武俠世界
$2.00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輻射怪魚 馬雲·著



科學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爲患社會。這是一個科學時代，自然會發生許多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輻射怪魚」是開始發生在一缸熱帶魚裏面的小事件，但以後的發展却令人担心，實在不僅僅是那個小小水族箱裏的風波，而是足以令世人担憂的大事，該故事將於下期在本刊發表，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3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文 羽新
圖 朱培

黑夜之歌



流浪歌手

人們常說，這世界上百份之九十以上的罪惡都是藉黑夜的掩護來進行的。但是人們却又在日過中天之際就迫切地企盼黑夜早些降臨。原因是——黎明教人勤奮工作，黑夜教人休憩遊蕩。好逸惡勞是人類的通病，因此黑夜博得了絕大多數人類的青睞。它一撩粉腿，就輕易地踢走了光華照耀的太陽。

美洲最出色的是邁阿米之夜，歐洲最美的夜色當推巴黎；在亞洲，自然是日本東京的銀座夜色首屈一指了。

有人說：邁阿米之夜是淸新的；巴黎之夜是瘋狂的；而日本東京的銀座之夜却是罪惡的。

我們別輕信傳言，現在讓我們來瞧瞧！

東京銀座區七丁目一條窄巷的巷底在夕陽甫墮，夜幕初昇之際就亮起一方閃爍的霓虹燈——「夜之歌酒吧」。好美，好誘人的招牌啊！

窄巷裏，有好幾十間酒吧和啤酒屋，位於巷底的「夜之歌」並沒有佔到地勢之利。然而它的生意却非常好。因爲它是銀座區少得出奇的純酒吧。在這裏，沒有陪酒的吧孃，也沒有令人心旌搖蕩的脫衣艷舞。只有好酒，道道地地的好酒！

到這兒來喝幾杯的大都是中年人，三朋四友聚在一塊兒談談心或者一個人靜坐片刻以滌盡心中的煩悶。這裏不供應節目，有時却有幾個流浪歌手到這兒來撥弄吉他唱幾闋民謠小調，倒也賞心悅耳。

愛狂的小伙子是絕不會到「夜之歌」來流連的。但是近十天來却出了一件怪事——一個年齡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每晚必來，而且總是頭一個登門。他是個很安份的客人，却不是好主顧。一杯百元日幣的威士忌在他手裏要泡上好幾個小時。

年輕貌美的酒吧主持人千代小姐並沒有對這位只化費一百元日幣就將座位佔據整晚的年輕客人生出厭惡之心，反而有些對他發生興趣。倒不是由於兩性相吸的自然原理，而是因爲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以及那種淺飲低酌旁若無人的神態吸引了她。在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如此沉靜的年輕人眞是太少有了。

今晚仍是如此，「夜之歌酒吧」的門剛一打開，這個年輕的客人就到了。他仍如往常選了那張最靠邊的高脚椅，然後輕聲說：「威士忌！」

其實，不等他開口，老酒保就已經將一杯琥珀色的酒汁送到他的面前了。

酒吧總要到七、八點鐘才會有較多的客人。在

以往，這一段時間千代總是和這位年輕客人默默相對的。而今晚却有了第三者；她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是緊跟着那位年輕客人後面走進來的。

這少女肩上披着長直的秀髮，穿着白衣，黑裙，帆布平底鞋，渾身上下沒有一絲脂粉氣。手裏還提着一支吉他，看樣子是一個流浪女歌手。

她先瞟了那個年輕客人一眼，然後向千代小姐深深一鞠躬，很禮貌地說：「請問小姐，我能在這裏獻唱嗎？」

一進門千代就在注意她，活潑而秀麗，不像一個江湖藝人，因而和悅地問道：「外地來的嗎？」

「北海道。」

「很遠啊！」

「是的。」少女面上綻着初春般的笑容。「很遠。一路上走了有三個多月，因爲我要靠唱歌賺錢作旅費。」

「到這兒來是……？」

少女機敏地回答：「尋訪家父。他有五年未和家裏通信，所以我陪家母來。不料家父早在兩年前就離開他原來工作的地方了。」

「沿途賣唱的生意還好嗎？」

「客人都喜歡聽我唱的歌。」

「唔！這裏的規矩，酒吧是不付酬勞的。」

少女很世故地點點頭：「我知道。客人會給點賞錢吧！聽說東京的人都很慷慨哩！」

「只要妳唱得好，客人一定會給賞的。」千代的眉尖突然皺了起來，低聲問道：「小姑娘！妳向『黑羽組』的人打過招呼嗎？」

少女瞪着兩隻溜圓烏黑的眼睛，茫然地問道：

「一定要經過他們的許可嗎？」

「照規矩流浪歌手都要向『黑羽組』打招呼，繳規費，因爲這裏是他們的地盤。不過……」

「啊——」少女有些受驚的樣子。「我們母女二個人尋父不着，流浪貴地，他們不同情嗎？」

「也許他們會同情妳的處境，那要看妳如何應付了。」千代歉疚地笑笑。「到時候我可不能幫妳說話，妳小心一點好啦！」

「謝謝妳的指敎！」她深深地一鞠躬。

「大概要到七點半鐘以後客人才會多起來，妳現在可以先休息一下，要喝點什麼嗎？」

「不了！」少女禮貌地婉謝，然後以目光望向那位年輕的酒客。「我現在可以先爲這位先生唱一曲。」

在她們談話時，那位年輕酒客毫不關心地看着自己的酒杯，現在他抬起了頭，望着清秀的賣唱少女，這證明他暗中還是在注意她們的談話。

眼看那少女將吉他掛上肩頭，撥弄着琴弦。於是他連忙一揚手：「等一會兒再唱吧。」

「不喜歡嗎？」她修長的眉尖蹙起來了。

「很喜歡聽聽妳的歌。」他那兩道濃眉連連地挑動了幾下。「東京的人的確很慷慨，但是窮人却無從慷慨。我身上的錢只够付這杯酒賬。」

少女爽朗地笑了，聲音甜美地說：「那沒有關係，只要你不討厭就行了。」

她的話使得年輕人有些意外，也有些窘；他掩飾地端起杯子，將殘酒一飲而盡。

站在櫃枱面的酒吧女主人千代小姐親自拿了酒瓶過來，笑着說：「再來一杯。」

他連忙用手蓋住杯口，搖搖頭：「不了！我方才就已說過，我身上只有一杯酒錢。」

「這一杯是奉請的。」千代面上的神情謙恭而又虔敬。「你已經連來十個晚上了，本店對這種老主顧應該表示一點謝意。」

他收回了蓋住杯口的手，讓她將空杯注滿。沒有道謝，也沒有展露一絲笑容。縱使如此，女主人已感到非常滿足。在她的料想中，這個神情冷漠，倨傲的年輕人也許會拒絕她的盛情。

「先生！」少女說：「我要爲你唱一曲『黑夜之歌』。」

琴聲鏘然，嘹亮圓潤的歌聲自那少女的口中流瀉出來：

「黑夜無情，
它帶來重重陰影；
黑夜無情，
它啃噬我的青春；
它使我在它黑色的裙底沉睡，
永不嚮往白日的光明。
黑夜無情，
它敎我調脂弄粉；
引領我到燈紅酒綠的歡場，
出賣包含辛酸的笑聲。
黑夜無情，
它帶來重重陰影；
黑夜無情，
它啃噬我的青春。
黑夜無情！黑夜無情……」

歌聲終了，但是凄凉的餘韻却仍在空間盪漾。

那年輕酒客聽得十分神往，而他却沒有鼓掌呼好。只是端起酒杯，仰頸一口喝乾。千代又爲他斟上一杯，等他發覺時，杯中已滿了。

他冷漠地問：「這一杯又是請客嗎？」

「你沒有鼓掌，是這小姑娘唱得不好嗎？」千代冷冷地瞅着他，目光中含着責備的意味。

「唱得太好，但她不該唱這種歌。」

「爲什麼？」

「詞句消極，曲譜凄凉，不適合她的年齡。」

多少天來，這位年輕人第一次說了這麼多話，也是第一次說出了內心的話，千代似乎發現了什麼。她的目光在他臉上搜尋了一陣，然後好奇地問道：「先生！你不是日本人吧？」

「我是中國人。」

「哦！你的日語說得很好哇！」

「五歲就到貴國來了。」

「你住在……？」

「河邊的小旅館裏，」他特別加以補充：「我是說現在。」

「那麼，以前呢？」

「以前？」他苦澀地笑笑。然後轉過身去，望着撥弄琴弦的賣唱少女。很明顯，他不願別人追問過去的事。

千代以憐恤的眼光望了他一陣，走開了。

時間飛快地溜過，轉眼又到了九點鐘。

「夜之歌酒吧」裏座無虛席，還有些客人手端酒杯站着。他們絲毫不覺得累，因爲那少女的歌聲使他們忘記了一切。

突然，酒吧的兩扇玻璃門砰然打開，五六個彪形大漢出現在門口。千代看了一眼，低聲道：「糟！『黑羽組』的人來了。」

她站在那年輕中國人的面前，這句話自然是對他說的。而他呢？却一個勁地旋動着手心裏的酒杯，似乎對那賣唱少女的處境一點也不關心。

那幾個彪形大漢在進門處停了一會兒，就走過去將賣唱少女圍了起來。她還不知道大禍將要臨頭，竟然流露出天真無邪的笑容。

在那幾個大漢當中，有一個穿黑色襯衫，結白色領帶的突然一伸手將少女手中的吉他抓住了。

少女這才發覺事態有些不尋常，凍結了臉上的笑容。張口結舌，不知所措。

一個不知厲害的酒客衝上去干涉：「你們想幹什麼？人家一個小姑娘……」

「拍！」答覆他的是一記重重的耳光，打得他踉蹌踉蹌嘴角滲出了鮮血。其餘的客人知道是怎麼回事了，紛紛退縮一隅，再也沒有人胆敢去出頭。

結白領帶的將賣唱少女打量了一陣，陰冷地笑着問道：「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北……原……惠子。」她囁嚅地回答。

「懂規矩嗎？」他臉上仍浮現着陰冷的微笑。

她深深一鞠躬：「初到東京，一切請包函。」

「賣唱要繳規費，懂嗎？」

「惠子隨家母前來東京尋父未遇……」

「少說理由！」結白領帶的傢伙一聲叱喝，嚇得北原惠子想要後退，吉他却又抓在對方手裏。「不繳規費不准唱。」

「是！是！」北原惠子連連點頭。「請問規費如何繳法？」

另一個大漢摸摸她裙下的一個口袋，不懷好意地笑着說：「嘿嘿！進賬不錯嘛！」

「哼！」結白領帶的傢伙以邪惡的眼光，向全場掃了一眼。「人長得漂亮，自然有客人願意賞錢了。」

北原惠子脹紅了臉，低聲說：「大哥請不要開我的玩笑……」

「開玩笑是看得起妳！告訴妳！每天規費兩千元，少一塊錢也別想張口。」

「啊——」北原惠子驚呼了一聲，然後拚命搖頭。

結白領帶的向他同伴歪歪腦袋：「來！給她一點敎訓。」

一個大漢立卽抓起她的吉他就要往地上砸。北原惠子尖叫一聲，飛身撲上去將吉他抱在懷中，死也不肯放手。

滿酒吧的客人無不怒在心頭，但是誰也不敢出頭惹事。他們的血液倒不曾冷却，只是他們不願意自己的熱血流到血管外面來。

這時，那個年輕的中國人却站起來了。

站在他面前的千代立刻發覺了他的意圖，情急中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壓低了聲音說：「不要惹事。那傢伙名叫金東昌，是個韓國流浪漢，更是個亡命徒。他是『黑羽組』最兇狠的打手。」

他連一秒鐘也沒有猶豫，就將千代那隻關注的手甩開了。

有人排衆而出，是座上酒客所企盼的。但是大家也都爲他担心。因此，所有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放開她！」他的聲音極其低沉。

然而他的神情却具有無比的震懾威力，抓住北原惠子吉他的大漢不由自主地放開了手。而另外幾個人却向他圍了過來。

他視若不見地走到結白領帶的傢伙面前。冷冷問道：「你就是『黑羽組』的金東昌嗎？」

對方楞了一下，隨卽展露了使人胆寒的笑容：

「嘿嘿！想不到你還認識我！」

「堂堂男子，不該欺侮一個少女。」

「你在敎訓我？」金東昌的眼球上突然佈滿了血絲。

「我只是勸告你。」

「這是我的答覆。」金東昌飛快地揮出一拳，結結實實地敲在那年輕中國人的下顋處。

他的身體搖幌一下，嘴角處立刻滲出了鮮血。

金東昌帶來的那一羣人可吃驚了，捱他鐵拳還能屹立不倒的，這小子還是頭一個哩！金東昌本人也是吃驚的，他雙拳緊握，後退半步，準備對方的反擊。惡戰顯然一觸即發。

出人意外的，那年輕人的面部竟然沒有絲毫慍怒之色，冷漠的表情像是一尊石刻。緩緩抬起手背拭去嘴角上的血漬，聲調沉靜地說：「我是中國僑民，名叫張家凌，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我在新宿車站處搬運工。晚間六時半至十一時在這間酒吧。然後回河邊的『流乃莊旅店』睡覺，你記住，隨時隨地都可以來找我。」

大家都莫名其妙這小子何以來上一大段自我介紹，却見張家凌肩膀微微一幌，接着砰然巨响，金東昌突然向後倒下。顯然他是捱了對方重重的一拳，但是誰也沒有看清楚那中國小子是如何出手的。

蛇無頭不行，金東昌的手下，個個都楞住了。

張家凌根本無視於那幾個大漢的存在，向北原惠子招招手說：「惠子小姐！我送妳回去吧！」

她走到張家凌面前，投給他一個感激的目光。輕聲說：「謝謝你。」

「妳住在那裏？」

「我也住在『流乃莊』。」

「眞巧，我們走吧！」

經過櫃枱時，張家凌不忘禮貌地向千代說：「謝謝妳那兩杯酒，使我增加了不少力量。金東昌沒有些個小時是醒不過來的。」

千代有着欣喜的神色。但是當她看到張家凌和北原惠子雙雙離去的背影時，一股妒忌的意識却莫名地在心底昇浮起來。

張家凌和北原惠子走了；被打得昏厥的金東昌被他的伙伴抬走，整個酒吧立刻亂閧閧地鬧翻了。

張家凌立刻成爲酒客們談話的中心資料：他的神拳；他那凜凜不可侵犯的神情……

老態龍鍾的酒保走到痴痴發楞的千代身邊，悄聲說：「千代小姐！妳知道那個中國小伙子的來歷嗎？」

「你知道？」

「他是張雲的兒子。」

「那個張雲？」

「張雲就是赤坂區一家『中華擊技館』的館長啊！」

「他的兒子怎會在車站當搬運工？」

「唉！」老酒保嘆了一口氣。「張雲擲骰子輸了八千萬日幣，變賣了所有的財產償淸賭債還不够，被債權人逼得跳下了東京灣……」

「哦！」千代面上浮現出驚詫的表情。「這是多久的事？」

「一個多月以前的事。」

「難怪他的神情那樣刻板冷漠，這種打擊教誰也承受不了啊！」從千代的語氣中可以聽出，她已暗暗對張家凌生出憐愛之心了。

×　×　×

「流乃莊旅店」位於西銀座的河邊，在這條臨河的街道上，有數十間維持着古老風貌的藝姐間，雖然目下的年輕人已不喜愛這個調調兒，但是仍不乏好奇的觀光客來此試作問津牛郎。

「流乃莊」在這種環境裏不能算是一個安寧之所，但這間旅店收費低廉，一些居無定所的流浪漢都願以此爲家，暫避風雨。

在途中，張家凌和北原惠子似乎有些初見的忸怩，並未作深入的交談。來到旅店的玄關，張家凌才問道：「惠子小姐！明天還去唱嗎？」

「他們會讓我唱？」

「如果象徵性地收一點規費，就不要去破壞他們的規矩。若是獅子大開口，就不要去理他們那一套。」

「張先生！」她搖搖頭。「我不願意你爲了我的事情去打架，那樣會使我內心過意不去。」

「沒關係！」張家凌捏緊了拳頭，骨節發出咯咯的响聲。「這是個人吃人的世界，你不吃人，人就吃你。我想他們明天也不敢再找妳的麻煩。我下班回來接妳一道去。好！再見。」

「謝謝你。」

「噢！對了！」張家凌又叫住她。「今晚的事別讓妳媽知道，免得讓老人家担心害怕。」

北原惠子嬌憨地笑了：「張先生！我媽才不是老人家哩！她今年才三十五歲。」

「對不起！」張家凌訕訕地聳聳肩頭。「在我的想像中，做母親的人都是老人家。」

北原惠子又笑了，這次却沒有笑出聲來，她再次向他鞠躬道別，向旅店的後進走去。張家凌出神地望着她的背影。

在他身後突然响起了一個輕脆的聲音：「嗨！你眞有一手，這個賣唱的小妞也教你勾搭上了。」

風塵鐵漢

不用回頭看，張家凌也知道說話的人是旅店的老闆娘吳美麗。她原是住在香港的中國人，糊里糊塗地認識了一個日本遊客，和他結婚來到日本。却想不到她的丈夫是黑社會中的一個流氓。

去歲，她的流氓丈夫捱黑槍死了，留給她這間小旅店。現在她是個寡婦，一個方二十出頭的小寡婦。

她的身裁十分美好，人如其名般的美麗。然而張家凌却懶得多看她一眼，疾步向他的房間走去。孰料，小寡婦却亦步亦趨地跟來了。

張家凌仍然沒有理她，扭開了電風扇，往榻榻米上一倒，眼望着天花板抽起烟來。

「沒有那個男人在我吳美麗面前這樣神氣過，」她先拉上紙門，然後在他身旁坐下，奪去他手上的香烟吸了一口，又揷回他的唇間。「就只有你這個宣告破產的窮小子，告訴你，別過份驕傲。」

張家凌將那支只抽了兩口的香烟丟進了烟灰缸，在榻榻米上連打了兩個滾，離得她遠遠的。這才冷冷地說：「妳既然知道看顏色，就不該老是來纏着我。」

「姓張的！」吳美麗噘着嘴說：「你這個人說話眞不憑良心！我那一點不是爲了妳好？」

「我做我的搬運工，妳做妳的女老闆，大可不必爲我操心。」張家凌背着身子對她說話，似乎連看她一眼都不願意。

吳美麗又坐到他的身邊，扳過他的身子。「跟黑羽太郎有什麼不好？在銀座只要提起『黑羽組』，任何人都要彎腰低頭，我保證你不出多久就會竄起來。」

「我告訴過妳無數遍了，我不願意給流氓做打手。」

「誰教你做打手了？」她俯下身去：壓在他的肩膀上。「就憑你這塊料，我還捨得教你去做打手嗎？」

張家凌却毫不容情地推開了她：「別靠得我這樣近，我現在的工錢剛够養活我自己。如果有多下來的錢，我倒願意買妳一夜。」

「你別看錯人，拿錢買不到我。」

「我看妳有些像，不然，妳的言行不會那樣下賤。」

這句話可讓吳美麗惱火了，不過她很快又將怒火按住。反而在他身邊躺了下來。媚笑着說：「我今晚不走了。」

「爲什麼？」他倏地坐了起來。「我付了房間錢的。」

「你不是說我像個下賤女人嗎？那麼，我就作個下賤女人吧！」

「上別的房間去找別的男人，」他轉過身去，根本無視於她的存在，「我沒有錢付夜渡資。」

「免費，或者讓你欠。」

張家凌想不到吳美麗如此歪纏，憤而起身去拉開了紙門，手一擺說：「吳小姐！妳是這裏的女老闆，躺在客人屋裏算什麼名堂？倘若我叫嚷起來，妳顏面上就難看了。」

吳美麗倒未防到他會來這一手，面孔氣得發青，原已够挺拔的胸部也就更加脹鼓鼓的了。她雖然心肺氣得要發炸，但是她的聲音却還很平和：「今天怎麼變得這樣兇？」

「工作太累。」

「哼！」她鼻孔裏發出了一絲冷笑，「只怕不是這個原因！」

「妳說對了，原因很多。」

「別以爲我不知道，」她坐起來點燃一支烟。「北海道來的那條小爛魚迷住了你，說不定你還想來個一箭雙鵰哩！」

這句話將張家凌逗火了，他低吼一聲：「妳說話要有分寸一點！」

「見多了！十個賣唱的女人十個爛，誰還不知道？」

「妳再說一句，我就敲爛妳的嘴。」

「哼！將一個賣唱的女人看得那樣貴重，却將我看得這麼下賤，我趕她們滾蛋。」

「妳憑什麼？」

「我不歡迎她們住我的旅館，怎麼樣？」吳美麗說完就要奪門而出。

張家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眼光裏暴出閃電，聲音像悶雷般吼着：「妳敢！」

吳美麗雖然痛得額上滾下汗珠，却依然橫蠻地說：「我沒有什麼不敢。」

張家凌無情地加重手上的壓力，沉聲說道：「妳要對惠子母女有點不禮貌，我就扭斷妳的手。」

「你吹牛！」

「一點也不吹牛！一個小時以前我在『夜之歌酒吧』還揍了『黑羽組』的金東昌一拳。」

「你揍他！」吳美麗面上露出驚疑參半的神色。「金東昌幾曾被人揍過？如果眞的，你將有麻煩了。」

張家凌鬆開了吳美麗，神情淡漠地說：「不要那麼緊張，金東昌先動手打了我一拳，我回敬了他一下，這不是很公平嗎？我不知會有什麼麻煩？」

「金東昌不是一個普通打手，他不會無緣無故揮拳打人，你一定有什麼事情激怒了他。」

「他向惠子小姐收規費的態度太惡劣。」

「又是爲了北海道來的那條小爛魚？」

「拍！」吳美麗面上挨了一記耳光，雖然張家凌出手的份量很輕，她的嘴角仍然流出了鮮血。

她撫摸着發熱的面頰，喃喃自語地說：「你打我？」

「即使黑羽太郎站在面前，我也敢打他。」

「好！張家凌！我姓吳的見過流浪漢太多，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不識好歹的東西。」

她倉惶地奪門而出，張家凌却又攔住了她：「吳小姐！我再告訴妳一次，我不是流浪漢。雖然搬運工不是一份好職業，但我不是一個無業遊民。」

他說完後，收回了手。吳美麗像逃避瘟疫似地離開了他的屋子，在走道上，她心裏萌生到後院去找北原惠子出氣的衝動，但她忍住了；十天來，她已深切瞭解了張家凌的脾氣。

她剛走到玄關，一個女侍迎向她，低聲說：「黑羽先生派人來找妳。」

「在那裏？」

「我知道妳在張先生的屋裏，所以推說妳出去了……」

「來人走了嗎？」

「他說一定要見妳，所以在妳屋子裏等。」

吳美麗來到自己的屋子，她看到一張冷漠的面孔和銳利的眼睛，來人正是她方才和張家凌談起的金東昌。

「你？」她是有點感到意外的。

「那個姓張的中國人回來了吧？」

吳美麗有些吃驚，金東昌是來找麻煩的嗎？她雖然在半分鐘以前渴望有個人出來將張家凌狠狠揍一頓，好讓自己出口氣。可是眞有人來找張家凌，她又不願意了。她很喜歡張家凌這種男性；英俊、粗獷、傲慢。自從他住到這家旅店的頭一天晚上她就動了心，雖然對方一點好顏色都沒有給她看過，她仍然沒有改變初衷，而且她對男性的網羅從未失敗過，因此她要堅持到底。

「是來報仇的嗎？」她注視着金東昌的反應。

「我不希望有人在我的旅店裏打架。」

「黑羽先生要見他。」金東昌冷冷地說。

「要你帶他去？」

「要妳陪他去。」

「我已經向他說了兩次，他不肯。」

「吳小姐！妳不該向黑羽先生推薦這傢伙。」

「他是人才，就憑他揍你那一拳……」

金東昌截住她的話說：「別担心我揍的事，妳現在該爲妳自己担心。」

「我……？」

「黑羽先生說，午夜以前一定要見到那個姓張的。」

「他不肯去怎麼辦？」

「過了午夜，黑羽先生自己會到這裏來拜訪。妳可以想像得到那會有什麼後果。黑羽先生對工作不力的人一向都是處罰得很嚴厲的。」

金東昌走了，留下吳美麗一個人在那裏發楞。

她看看錶，十一點不到，離午夜還有一個多小時。乘車到黑羽太郎的居處去，不需要十分鐘，但是說服張家凌的時間也許一小時還不够。她決定勉力一試，萬一黑羽太郎怪罪下來，那可眞吃不消。

吳美麗再次來到張家凌屋裏，門開着，人却不在。她見他的衣服掛在壁上，猜想他是到浴池去。

五分鐘後，張家凌披着浴巾回來了。一見吳美麗坐在他的屋裏，不由皺起了眉頭說：「吳小姐！妳怎麼老是纏着我呢？東京的旅店不是只有妳這一家，妳最好不要失去我這個顧客。」

「我打賭你現在不會搬。」

「妳那樣有把握？」

「當然，後院裏住有北原母女，你會放心離開她們？」

「妳是想激我搬走後再對付她們嗎？我不會上當。」

「那麼我方才的打賭就贏了。」吳美麗收起了笑，正經地說：「張家凌！將衣服穿起來。」

「幹什麼？」

「金東昌找你來了。」

「那是不足驚奇的，我在揍他之前就說出了我的姓名和地址，他的人呢？在外面等我嗎？」

「他已走了。」

「是來探探虛實嗎？」

「他來轉告黑羽先生的命令。」

「對妳的命令嗎？」

「也可說是對你的，他午夜前要見你。」

「他不够資格對我下命令。」

「你這樣做無異是向他挑戰。」

「妳即使說我在向整個東京的黑社會人物挑戰也無所謂。」

「你今晚非去不可。」

「不去。」他堅決地搖頭。「妳要介紹我到『黑羽組』去做打手，事先並未經過我的同意。」

「不是做打手……」

「不管做什麼，我都沒有興趣。」

「張家凌！今晚的情形有些特殊。」

「我不覺得。」

「今晚你打了黑羽先生的得力幹部，他也許要聽聽你的解釋。」

「讓他來找我好了。」

「你若不去，他就會來的。」

「那麼，我等他吧！」

「不行，那會連累我。」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向他推薦了你，前天召見你不去，昨天召見你又不去。今天你打了他的幹部，他可能會懷疑我在要什麼花樣。」

「聽妳的口氣，好像很怕黑羽太郎？」

「當然。」吳美麗毫不掩飾地說：「我吃的是他的飯。」

「妳也是『黑羽組』的一員嗎？」他問。

「我丈夫原來是『黑羽組』的幹部，去年被仇家殺死，黑羽先生就給了我這家旅店，讓我經營謀生。」

「好吧！今晚我去一趟。」他終於答應了。

吳美麗有說不出的欣喜，眉開眼笑地說：「你不應該使我爲難的。」

張家凌流露一絲苦笑，點點頭說：「的確，我該想想妳的好處。剛住進來的幾天，我身無分文。妳不但未向我催索房飯錢，反而借錢給我作車資出去找事……」

「別說這些了！只希望你以後說話別教人太難堪。」

「可是妳以後也別老是纏我，我喜歡穩重規矩的好女人……」

「不喜歡我這樣主動向男人獻殷勤的壞女人，對嗎？」

「妳知道就行了。」

「那是我對你特殊。」

「那更糟！我不喜愛別人對我另眼相看。」

「不同你磨牙了，快換衣服吧！」

「妳在玄關等我，我五分鐘就出來。」

「讓我服侍你換衣服吧！日本男性的日常生活都是由女性照料的。」

「我是中國人，所以不將女性看成奴隸。」

× × ×

十一時三十分，吳美麗和張家凌來到銀座六丁目一座六層樓的前面。吳美麗停妥了車，說了聲：「到了，下車吧！」

張家凌下了車，仰首看去。六層樓的頂端的霓虹燈在夜空中光芒萬道，那是「黑羽產業株式會社」幾個字。

電梯直達六樓，看樣子吳美麗時常在這裏走動，因爲每一個來去走動的人都向她頷首招呼。她引領張家凌來到一間掛着「社長室」牌子的門口，先整整自己的衣裙，才去舉手敲門。

開門的是一個黑皮膚的英日混血兒的高大男人，他先將房門開了一道縫，看清了是吳美麗之後，才將房門整個打開，彎腰向內擺手。

裏面是一間很大的起居室子，陳設非常華麗。屋子裏有兩男兩女，聚精會神地圍在一張圓桌上。

內中有一個兩鬢灰白，約莫五十歲的男人，見他們進來，抬起頭來看了他們一眼，伸手向旁邊一指，那意思是先教他們坐一會兒。從那雙銳利的目光和那張極具威嚴的面孔看來，張家凌知道他就是自己要見的黑羽太郎。

黑羽太郎向來客打過招呼後，又坐下去，向坐在他對面那個下腮削瘦，約莫三十歲出頭的男人說：「來，再試一次。」

那個男人拿着一隻木杯，凌空搖幌。張家凌聽到那種聲音後，才知道那隻木杯裏裝的是骰子。

張家凌不禁皺緊了眉頭，他對那幾粒骰子可說深惡痛絕。就是爲了那些鬼東西，才使他的父親跳下了東京灣使「中華擊技館」的基業毀於一旦，整個產業不用說，全部拱手讓。

那邊搖骰子的人已砰地一聲，將木杯中的骰子扣在桌面上。當他移去木杯時，贏得一片讚嘆聲。

張家凌坐的位置離他們很近，放眼望去，只見攤在桌子上的六粒骰子朝天的一面都是六點，這是最大的點子清一色。

「行了！」黑羽太郎伸手收起了桌上的骰子。「我決定聘請你，利益得到後你分三成。」

「是！」搖骰子的男人恭敬地回答。

「明天晚上我派人送一千萬塊錢給你，然後你進入『珍珠俱樂部』去賭博。記住！這一千萬塊錢要分五天輸光。」

「是。關於對方……？」

「對方是九州的首富，聽說對方在這方面很有點功夫，在九州可說沒有對手，所以才使他有信心到東京來挑戰。五天以後他會到，不過他一定先派人到俱樂部去觀察動靜，因此這幾天你只能輸不能贏。」

「不知道他這次帶多少錢來？」

「聽說這次帶來了三億。如果你運用的手法高明，使他一直賭下去，我們可能會贏進十億日幣，這不是個小數目。」

「如果這次我的老師也在的話，那就太有把握了。」

「他在那裏？」

「他有地址給我，那地方是一間酒吧。我說出老師的名字，酒吧裏的人說他們那裏沒有這樣一個人。」

「啊——不要缺乏信心。你的技巧很高明，我見過很多賭徒，他們的技術都不如你。」

「請放心！我會全力以赴。」

黑羽太郎又向在座的兩個女人說：「妳們明天也要住進『東京大飯店』去，那傢伙訂的房間正好在妳們兩間屋子的中間。那傢伙不但好賭而且好色，盡量利用機會接近他，了解他，我們不能偷鷄不着而蝕掉一把米。」

兩個女人同聲說：「知道了。」

「你們回去吧！」

兩女一男走了，屋子裏面只剩下他們三個人。

「我是黑羽太郎。」聲音冷漠而倨傲。

「我是張家凌。」他以同樣的語氣回答。

「嗯！吳美麗曾經談起過你，金東昌也談起過你。」

「我今晚在『夜之歌酒吧』一拳揍昏了金東昌，但是我不會道歉，因爲我先被打才還擊的。」

「你用不着道歉。」

張家凌倏地站起來說：「那麼我該走了，我是爲這件事來的。」

「坐下！我找你不是爲這件事。」

「我對你的事不感興趣。」

「這不是興趣問題，是彼此的利害問題。」

「我不懂你的意思。」

「方才那個擲骰子的人你見到了，他是個職業賭徒。」

「我不關心。」

「他曾贏錢。」黑羽太郎的目光像利刀一樣盯在張家凌的臉上。「但他不是靠運氣，而是靠手法的。」

「手法？」張家凌喃喃地，他根本不懂這兩個字的意義。

「弄假，」黑羽太郎直截了當地說：「也就是詐欺。」

張家凌聽明白了，不由冷笑着說：「反正你們一天到晚都是幹害人的勾當。」

黑羽太郎不去理會他的諷刺，語氣冷冷地說：「方才你已聽到了我的計劃，除非從現在開始，你成爲『黑羽組』的幹部，否則，你不會活着離開這裏。」

張家凌既驚且怒，憤然地說：「你是想藉此强迫我參加你的組織？」

「我不會强迫你，我一定要你自願。」

「那麼你會失望，我絕不願意參加你們這種非法集團。」

「我有理由要你自願參加。」

「那理由一定要我心悅誠服。」

「好！你仔細聽着！」黑羽太郎換了一張椅子，離張家凌近些。「令尊在一個半月前一夜之間輸了八千萬日元，賭的也是骰子。在他輸垮以前他曾小贏幾場，我懷疑有人在向他設局行騙。」

「你有證據？」

「如果你是我的幹部，那我會幫你找證據。」

「方才你是威脅，現在則是哄騙。不管你用什麼方法我都不會上當，你的心機算是白費了。」

黑羽太郎並未激怒，面上仍是帶着一股微笑。

「年輕人傲一點是好的，太過於自信却不大好。『黑羽組』沒有你這個幹部也不至於會垮掉。」

「這就是令人不解的地方，你因何要這樣爭取我呢？」

「我很愛惜你，當搬運工可說是委屈了你。」

「你的言辭很動聽。」

「當然也有一部份是爲了本組的前途。」

「我相信你這句話是眞的。」

「和令尊賭錢的人都是找不出來頭的人，而且從令尊自殺後都沒有再出現過，奇怪嗎？」

「你因此而懷疑，是嗎？」

「你們那幢房子落到了『馬場組』的手裏，聽說最近要動工改建成一幢十層高的遊樂大厦。」

「那個『馬場組』？」

「赤坂區的一個組合，領頭人是經營妓寨出身的馬場信夫。很明顯地，他看中了『中華擊技館』那塊地皮，所以請來賭博郞中，使令尊大輸特輸，然後達到他們的目的。」

「眞的？」張家凌的聲音在發抖。那不是吃驚、害怕，而是由於憤怒、激動，使他的血脈賁張。

「有很多跡象，證明是眞的，不過，我們需要找到證據，最主要的是，找到在賭場上贏錢的那個人。」

「找得到嗎？」

「這些人都在黑社會的圈子裏，你不踏進黑社會裏來，永遠摸索不到這些人，也永遠弄不清楚事的眞象來。」

「這的確是個好理由。」

「你多作考慮吧！」

張家凌毫不思索地說：「我參加了。」

「自願的？」

「嗯！」

「那麼，從現在起，你要稱我黑羽先生，而且我說的每一句話你都要遵守，因爲那是命令。」

「我知道。」

「好！」黑羽太郎一本正經地說：「從今天起，你是本組的第一幹部，金東昌作你的副手。負責管理本組地盤內的遊樂事業，自然要包括向那位從北海道來的賣唱少女收規費。」

「知道。但是收費也該合度……」

「那是你的事，你有權斟酌。」黑羽太郎說着又轉向吳美麗說：「妳明天替張家凌找一層公寓的房子。」

張家凌搶着說：「不！我仍然願意住在『流乃莊』。」

「是爲了不想離開吳美麗？」

「黑羽先生！」張家凌冷冷地說：「你會錯意了，我並不想住高樓大厦，我願意住小旅館。」

「好！隨你的意思。」黑羽太郎點點頭說，「還有，吳美麗今晚開始是屬於你的，這絕非命令，而是出於她的自願。」

張家凌有些發楞，側臉看看吳美麗，她正在對自己笑，他皺了皺眉頭，終於忍不住說：「我可以拒絕嗎？」

「不行。」黑羽太郎一口回絕。「你是本組的第一幹部，並非打手之流，必須要有一種黑社會人物的典型。離開酒與女人，你永遠不像一個黑社會人物。再說，新進幹部也需要有人加以考核。」

考核？不如說是監視多好呢？張家凌點點頭，不再提出抗議，他突然對黑社會感到興趣了。

同流合汚

他們回到「流乃莊旅店」時已是凌晨一時了。吳美麗跟着張家凌進了他的房間，親暱地叫着他：「家凌！搬到我的房間裏去吧！」

「必需嗎？」張家凌冷冷地問。

「我睡在你這裏算什麼呢？」

「我睡在妳屋子裏又算什麼呢？」

「你是老闆，」吳美麗俏巧地笑着。「我是老闆娘啊！」

「嘿！」張家凌自嘲地笑着。「我眞是一步登天了，請問老闆娘，我能行使做老闆的權利嗎？」

「當然可以。」

「那麼，從今天起停止向北原母女收宿費。」

吳美麗楞住了，良久，才囁嚅地說：「只要你沒有動歪腦筋，這是可以的。」

「哼！」張家凌冷笑着說：「我現在是一個流氓，應該有自知之明，怎麼可以在一個正經的女孩子身上打主意呢？」

吳美麗的面色畧有不悅，冷冷地說：「那麼，我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了？」

「不要談論這些啦！」張家凌倒不願過份傷害她的自尊。「教女侍來給我搬東西吧！」

吳美麗的臥房相當寬敞，是西式設備的套間。

張家凌一過來她就爲他倒了一杯酒。

張家凌並未立刻擧杯就唇，目光冷冷地看着她：「美麗！我是妳死了丈夫之後的第幾個男人？」

吳美麗的目光跳動了一下，垂下了頭，語氣幽怨地說：「家凌！你對我可能有誤解。」

「誤解？」這兩個字好像是從張家凌的鼻孔中擠出來的。

「你一定以爲我是一個浪漫成性的女人，其實，唉！」她吁嘆一聲，接着說：「我只是走錯了一步路。」

「在人生的路途上是一步路都不能走錯的。」

「所以我現在每走一步路都非常小心。」吳美麗抬起頭來，這時她的目光顯得特別清澄。「表面上我好像浪漫已極，那只不過是爲了符合我的身份。我暗中已下決心，雖是不潔之身，也要奉獻給我所愛的人。」

「是嗎？」張家凌喝下了半杯酒。

「你方才在黑羽先生房裏見到的兩個女人，一個名叫久美，一個名叫幸代。爲了工作她們經常要犧牲色相。『黑羽組』的女幹部有十幾個，全都被黑羽先生佔有過，只是我沒有。」

「是妳守身如玉？還是妳享有特權。」

「兩者皆有。」

「吳小姐！」張家凌緩緩地說：「我對方才的話表示抱歉，如果妳同意的話，我還是回到原來那間子裏去睡吧！」

「爲什麼？」

「繼續保持妳的純潔。」

「保持到此爲止了。」吳美麗落落大方地說：「家凌！我喜歡你。不然，我不會一再向黑羽先生推薦你了。」

「喜歡是愛嗎？」

「這兩個字眼在女人的心中意義是相同的。」

「如果妳愛我，不會有好結果。」

「愛情本來是盲目的……」

張家凌不願再和她討論這個問題，一面關了燈，一面說：「睡吧！」

在黑暗中，當吳美麗火熱的胴體投進張家凌的懷裏時，他無暇去思索愛情與道德的問題，他畢竟是一個年輕力壯的男人。

× × ×

「夜之歌酒吧」仍是在晚上六時半開始營業。

張家凌也依時在酒吧門口出現。千代喜悅的神情像閃電般一瞬卽逝，她眼前站的彷彿已不是往昔的張家凌。

他穿着簇新的西服，這反而使他失去往日的瀟洒。吳美麗親暱地挽着他的手臂，這更使千代感到錯愕與惶亂。其原因並不是出於妒忌，而是出於驚

震；吳美麗原是浪人之妻，丈夫死後，在銀座地區更是聲名狼藉，這個可愛的青年怎會和她纏上呢？

今晚張家凌沒有坐在櫃枱邊，他和吳美麗選了一張離櫃枱很近的枱子坐下。吳美麗緊緊地依着他，像是存心要向千代示威。

老酒保拿了兩隻酒杯放在櫃枱上，又拿過了一瓶威士忌，正要往杯子裏倒，千代却伸手攔住他。

張家凌笑着說：「這位小姐眞聰明，我們今天要開香檳。」

老酒保訝異地問道：「是什麼重大事情值得慶賀嗎？」

吳美麗搶着說：「這位先生從今天開始就任『黑羽組』的第一幹部，成爲黑羽先生的得力助手，這還不值得開香檳嗎？」

千代和老酒保都楞住，久久說不出話來。

「這眞該値得慶賀，」千代臉上的笑容有些僵硬。「以後小店還要請張先生多多照顧哩！」

「妳知道我姓張？」

「銀座和赤坂間隔不遠，識你的人不少哩！」

「噢！那麼我應該如何稱呼妳呢？」

「家凌！」吳美麗笑着說：「你不是天天在這裏喝酒嗎？怎麼連中村千代小姐的芳名都不知道呢？她是銀座有名的美人哩！」

「吳小姐眞會說笑話，」中村千代的話聲也有些僵硬了。「誰都知妳是銀座最出名的女人。」

「是浪漫出名嗎？」

中村千代眉尖蹙了一下，有些不快地說：「吳小姐！妳該知道我是不喜歡說笑話的。」

「噢！對啦！」吳美麗嬌笑連連地說：「家凌！千代小姐還有個綽號叫做『冰美人』，你可千萬少惹她爲妙啊！」

眼看她和張家凌肆無忌憚地調笑，中村千代心頭挺不是滋味，但又不敢招惹這個潑辣女人。勉強地展露了一絲艱澀的笑容，然後將目光移向別處，圖個兒不見爲淨。

張家凌看得很明白，眼前的氣氛是極不調和的。而他却無意使氣氛融洽。吳美麗和千代生活在漠不相干的圈子裏。一個黑社會中浮沉；一個是在正常的生活環境裏，要她們平和相處那是不可能的。同時，他也發覺千代對他有幾分好感，但他却無法承受。

老酒保爲他們送來了盛在冰箱內的香檳，並開啓瓶塞爲他們斟上兩杯。當吳美麗舉杯時，張家凌看到她眼中漾着耀人的光輝。這瓶香檳並非爲他躋身「黑羽組」而開，倒像是慶賀他們昨夜燕好哩！

就在這時，身揹吉他的北原惠子進來了。她好像沒有發現張家凌在座，逕自走向櫃枱，向千代一鞠躬。以恭敬的語氣問道：「我今晚還能在這裏獻唱嗎？」

中村千代笑着往張家凌一指：「張先生現在是『黑羽組』的第一幹部，他不會找妳麻煩的。」

北原惠子轉頭望去，看到了緊偎在一起的張家凌和吳美麗。在這一瞬間，她感到無比的錯愕。張家凌會成爲「黑羽組」的爪牙？又會和吳美麗那樣親密？實在太令人意想不到。一夜之隔，這個世界好像完全變了樣。

張家凌看出了這個涉世未深的少女內心中充滿了迷惑，而他却無法爲她解開心中的疑雲，只得冷冷地說：「惠子小姐！妳不但可以在這裏唱，還可以到別處去唱。只要是在『黑羽組』的勢力範圍之內，就絕不會有人出面干涉妳。」

「謝謝你。」她的聲音很輕。

「用不着謝。從今開始，要按日繳納規費。」

這句話反而使北原惠子輕鬆不少，她點點頭說：「只要我繳得出……」

「每天一百元，這是很小的數目。」

又一次使北原惠子意外，對張家凌的爲人也覺得更不易瞭解了。她無法弄淸楚他到底是壞人還是好人。

「惠子小姐！」吳美麗插嘴說：「早上我已命女侍轉告妳了，從今天起，本店不收妳們母女倆的宿費。」

「謝謝妳，可是……」北原惠子婉轉地說：「……家母認爲不便受這份恩典……」

吳美麗的臉色立刻變了樣，轉頭向張家凌冷笑道：「聽見沒有？人家不領這份情。」

張家凌對北原惠子的婉謝沒感到難堪，愈是在逆境中的人愈有這種傲氣，他自己就正是如此。因此，他笑容可掬地說：「令堂的想法令人可敬，有困難時大家再商量好了。」

「謝謝你。」北原惠子面上仍然充滿了笑容，不過畧顯勉强之色。她手裏撥弄着吉他。「讓我爲兩位演唱一曲吧！」

「好！我今晚有錢給賞，不過……」張家凌皺了一下眉頭。「不要再唱那首悲愴的『黑夜之歌』了。」

北原惠子楞了一下，隨又笑着說：「那麼，我唱一首輕鬆的歌曲吧！」

她剛開始彈奏吉他，門口突然湧現了好幾個人；那不是客人，而是金東昌和他手下幾個打手。這一羣人的出現，使她在潛意識中感到顫慄，緊抓吉他的手也鬆弛了，身子緩緩地後退。

金東昌根本沒有看向她，示意他的手下站在進

門處，然後向張家凌的座位走去。

張家凌並沒有顯露倨傲之態，他站起來，笑臉迎向他：「金！來喝一杯。」

金東昌面上一無妒忌或憤恨之色，若非他對張家凌心悅誠服，則必定是他善於掩飾，他搖搖頭說：「謝謝，我沒有時間。」

「有事嗎？」

「有點事想請示你。」

「不必如此客氣。」張家凌在爲對方留餘地。

「這是黑羽先生的交待，凡事都須請示張大哥以後才能去做。」

張家凌輕蹙了一下眉尖，似乎對金東昌的稱呼不大習慣。他知道那不是親密的表示，而是對他職位的尊稱。

「說吧！」他擺擺手。

「十丁目有一家『中華料理館』拒繳規費。」

「噢！爲什麼？」

「據說，營業情形不好，店主人染病在床。」

「實情嗎？」

「我們查過，確有其事。」

「能免嗎？」

「那會引起不良後果，附近幾家料理店也在藉故拖延。」

「按規矩該怎麼辦？」

「應該砸壞那家料理館。」

張家凌開始沉吟了，這無異向他的良知挑戰，絕不是他心甘情願的事情。但是，這極可能是黑羽太郞給他的一個考驗。橫下心來去摧毁那一家食堂嗎？他隱隱感到心在絞痛。

「這家料理店是中國人開嗎？」他沉靜地問。

「是的。」

「家凌！」吳美麗在旁邊叫了一聲。她認爲張家凌太笨，卽使有意坦護那家中華料理館，也不該露出痕跡來呀！

孰料張家凌却冷酷地下達命令：「按我們的規矩行事，將他們的傢俱砸毁一半。」

「是。」金東昌很恭敬地應着，接下去他又很謹愼地問道：「張大哥親自去嗎？」

張家凌知道這又是另一次考驗，很冷靜地反問道：「有要我去的必要嗎？」

「店主的兒子是赤坂『中華擊技館』的高材生，很有兩下子，不好對付，如果張大哥願意……」

張家凌不等他說完，就站了起來，冷笑着說：「任何人也不是我的對手。來！結賬！」

老酒保送上賬單，張家凌看了一看：「千代小姐！昨天我還欠妳兩杯威士忌未付賬哩！」

「那是奉請的。」

「不好意思吧！」

「沒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承認你欠賬，本店從不欠，這個規矩不能被你破壞。」顯然，中村千代存心用這種語氣去刺激他。由於張家凌的轉變，使她心中存留一些好印象已全部抹殺了。

張家凌何嘗不明白，他只是淡淡地笑笑，就擁着吳美麗走出了酒吧。

「這女人說話好神氣！」吳美麗從旁煽動。「你也不教訓她一下。」

「人家交了規費。」

金東昌等人是乘車來的，已先一步打開車門，恭敬地說：「張大哥！請上車。」

「美麗！」張家凌鬆開身旁的女伴。「妳先回旅店去。」

「不！我跟你一起。」吳美麗不識趣地撒嬌。

「回去！」張家凌嚴峻地說。在這一瞬間，他將北原惠子的冷落，中村千代的譏諷，以及自己良知的鞭策所匯集成的一股怨氣都發洩出來了。因此這兩個字聽起來像是利刀般尖刻。

吳美麗不由往後一退，她還不曾在大庭廣衆之中如此被人喝斥過。如果以這種口氣對她說話的人是金東昌，她會毫不考慮地摑對方，可是現在她忍住了，因爲張家凌的確是個令人折服的男子漢。

她眼看車子開走後，才落下一串委屈的淚珠。

× × ×

張家凌一個人回到「夜之歌酒吧」，一個人低頭喝着悶酒。北原惠子正在彈，仍是那首悲愴的「黑夜之歌」。張家凌不由得皺緊了眉頭。

他抬頭望向中村千代，她的目光冰冷，使他心底打了個寒噤。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對他的行爲不恥。管他的！他心裏喊着，然後灌下了一杯酒。

北原惠子唱完了，大家都在鼓掌叫好。她望向張家凌，那是不經意的一瞥，而張家凌却抓住這一瞬卽逝的機會向她招招手。她走過來，面上浮現勉强的笑容：「想聽一支歌嗎？」

「不！」張家凌拍拍身旁的凳子，示意她坐下。「我想和妳談談。」

「就這樣談吧！」她委婉地說：「我一旦坐下來，以後客人要我到枱子上坐一會兒，我就不便拒絕了。」

「唔！妳很老練嘛！」

「這是家母的敎導。」

「妳是一個好女孩。」

「謝謝你。」

「惠子！」張家凌直呼她的名字。「能替我辦一件事嗎？」

她楞了一下，然後皺眉問道：「甚麼事呢？」

「我方才帶人去砸了一家中國人開的食堂。」

「唔！」她怯生生地望着張家凌，不知他因何要對她提起這件事。

「他們實在很苦。」

「那……」她語氣有些猶豫，最後終於將心裏的話衝口而出：「爲什麼不同情他們呢？」

「有許多理由使我不能同情他們。」

「你現在後悔嗎？」

「不！」

「哦！」她感到非常失望。

「妳能早一點離開嗎？」

她無言，眼色裏浮現出問號。

「能嗎？」他再問一次。

「如果你有事，而必須要我去辦……。」

「我只信任妳。」

「謝謝，什麼事呢？」

「我這裏有六萬元，」張家凌掏出一個紙袋交給她。「這是我出賣良心的錢，現在我要拿來買回良心。」

她接着，但她茫然不解。

「送到十丁目那家中華料理館。」他輕聲說。

她點點頭，不過她仍然不懂。何以張家凌在一前一後有迥然不同的心理。她望着他，似乎想尋求解答。

「不要說出這筆錢是我送的，也不要將這件事情告訴任何人。」

北原惠子冰雪聰明，突然有所頴悟：「張先生！你參加『黑羽組』好像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是的。」

「爲什麼呢？」

「別問，同時也請妳守密。」

「一定。」她笑了。「當我聽說你成爲『黑羽組』的幹部時，我感到非常難過。」

「我該謝謝妳的關心。」

「我想你絕不是那種人，總算沒有看錯。」北原惠子說到這裏，面上浮現了一抹羞澀的紅暈。

張家凌起身離座，他說：「惠子，我先走一步，這件事拜托妳了。」

「放心吧！我立卽就去。」

身入虎穴

「珍珠俱樂部」是赤坂區「馬場組」轄下的一大賭窟。這裏每夜都是呼么喝六地盛況空前。

「馬場組」的老闆馬場信夫在戰時曾是日軍憲兵軍官，是以深通謀畧。他的手下從不做一件違法的勾當，一切爲非作歹的事都假手於職業性的歹徒。因此在警方的檔案中，他是一個行爲正經的合法商人。

八時正，馬場信夫出現在「珍珠俱樂部」五樓的大辦公室裏。到九時以前，他要坐在這裏聽取各部門幹部的業務報告，然後再由他下達指示。他處理問題果決而陰狠，從不拖泥帶水的。

第一個求見是負責三樓賭場的幹部小野雄山。小野身裁頎長，貌相斯文秀氣，看上去是個文弱書生。其實，他的心機和智慧使他成爲一個典型的黑社會人物。

「老闆！」他一進門，就顯示他今天有特殊的情況報告。「張雲的兒子張家凌已經在這裏連續出現三天了。」

「噢！」馬場信夫放下咬在唇間的煙斗。「怎麼到今天才來報告？」

「頭兩天沒有注意。」

「只要他有錢，我們沒有理由趕他出去。」

「問題是他現在已參加了『黑羽組』，黑羽太郎任命他爲第一幹部，代替金東昌的地位呢。」

馬場信夫兩道濃眉聳動了一下，問道：「消息正確嗎？」

「絕對正確。他已在銀座區露面收過規費。」

「嗯！」馬場信夫開始沉吟着。良久，才又抬起頭來問道：「還有別的事嗎？」

「在搖骰賭室裏，這幾天也出現了一個陌生客人。」

「他贏了多少？」

小野雄山却說出使他意外的答案：「他已連輸三晚，每晚都在二百萬左右。」

「那應該是我們歡迎的客人。」

「老闆！」小野雄山壓低了聲音說：「我從前晚開始就在注意他；手法很熟、很穩，表情也很沉着，証明他是一個老賭家，根本就不該輸在一般的賭客手裏，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輸了。」

「魏江怎麼說？」

「昨晚魏江曾和他對賭三局，那傢伙連番敗北，七十萬元一局，輸掉了二百一十萬元。」

「魏江沒有看出什麼毛病嗎？」

「他說這個人輸得很怪。」

「唔！」馬場信夫又開始沉吟了，許久之後，他才抬起頭來問：「小野！你認爲內中有什麼問題嗎？」

「明晚一場豪賭就要開始了，每個人都想一宰九州來的那條肥豬，那傢伙可能是黑羽太郎請來的高手。」

「我們有魏江這位高手，九州來的肥豬不會落到別人手裏去的。小野！你留意一點就行了。」

「老闆！」小野雄山神色凝重地說：「這件事情並不樂觀。魏江的賭技雖然高明，畢竟還沒有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放心！我們還有一張王牌。」

「中村一郎嗎？」

「他在京都，隨時可應命而來。」

「老闆！我担心的是到時不能出場。」

「爲什麼？」

「張家凌加入『黑羽組』，這件事情就已經不單純，他每晚在這裏出現更顯出不單純了。」

「嗯！」馬場信夫在這一瞬間，面上露出了可怖的獰色，顯示他心中有了陰狠的決定。「『黑手北原』有連絡嗎？」

「他可能藏身輕井澤，也可能在赤羽。」

「立刻派人去找他，命他明晚天黑前趕到俱樂部。」

「老闆！警方對他並未放棄追緝啊！」

「敎他小心一點，明晚過後，我們再送他離開東京。」

「是！」小野雄山恭敬地應着。「還有甚麼吩咐嗎？」

「爲他準備一支槍，槍裏只要裝兩發子彈。」

「知道了。」

× × ×

三樓的賭場一到九點，就熱鬧起來了。

張家凌坐在輪盤賭枱上，漫無目的地下注。他面前堆了一大叠五百元的小額籌碼，每一局只押一個。卽使他一次都不曾押中，賭到明天早上，他也不會輸出十萬元以上。

他不時將目光四下游動，忽然一個惹火的影子落在他眼裏，那是個穿着十分暴露的性感女郎。

張家凌是見過世面的人，一眼就看出對方是個貴婦，單是她右手無名指上那枚豌豆般大小的鑽石戒子就不是一般女人買得起的。

她混身散發的魅力像一股耀眼的光芒，使張家凌有一瞬間的昏眩，也使他的目光無法離開她的胴體。她嘴角牽動了一下，那是一個不易覺察的笑容。然後，她欵擺柳腰向他走來，在他旁邊坐下。

「手氣好嗎？」她問，聲音美得迷人。

她美、她媚，但她來得蹊蹺。張家凌心裏有了警惕；如果這女人是「馬場組」的眼線，他倒是非常樂意和她接近的。

「輸了一點！」他顯得不在意地將剩餘的籌碼往她面前一推。「試試妳的手氣如何？」

「用你的錢？」她歪着頭，那種情態更撩人。

「贏了也是我的。」

「唔！」她輕笑着。「我可要孤注一擲啊！」

「隨妳吧！」

她落落大方地將全部籌碼押了出去，半分鐘後這堆籌碼到了莊家面前，她的手氣並不好。

「抱歉！」她兩手一攤。「輸了！」

「我並不是想到這裏來贏錢的。」

「還要玩嗎？」她拿起手邊的皮包，那上面鑲滿了閃亮的珍珠。「這次該輪到我買籌碼了。」

他伸手攔住她，很自然地壓住了她的手。「我想歇一下，聽說這間大樓裏有娛樂場所。」

「有的。」她不着痕跡地抽回了她的手。「你是想喝一杯？還是想看看精采的表演？二樓的夜總會……」

他搖搖頭打斷她的話：「我倒想作點別的，比如說，在一個清靜幽雅環境裏聊聊天……」

「聊聊天？」她眉兒一揚：「和誰？」

「自然是和妳。」張家凌很自然地說出要求。

「唔！」她低應着，同時投以一瞥，那是一個默許的眼光。「來吧！四樓有很幽靜的茶座。」

大家都在關心着輸贏，似乎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們的離去。

在電梯中，他們靠得很緊。軟玉溫香的滋味却只幾秒鐘就已消失，三樓和四樓的距離太近了。

「第一次來這裏玩嗎？」踏出電梯時她問。

「來了兩三次了，不過只到過三樓。」

「這裏不錯，」她挽着他推門而進。「有酒、有音樂、有舞池。可以淸談，也可以擁舞。」

張家凌向四周掃了一眼，笑着說：「唔！這裏眞是幽靜，在三樓輸得傾家蕩產的人，如果到這裏來坐上半個小時，就不會興起自殺的念頭了。」

「你很幽默。」

「幽默的人不會苦惱。」

就座後，張家凌點了威士忌，她要了白蘭地。侍者將酒送來，兩人舉杯。

「明知道請教芳名是俗套，」他笑着說，「但是却非要問一聲不可，否則我不知怎樣稱呼妳。」

「叫我愛子。你呢？」

「張——家——凌。」他緩慢地說。

「哦！」她輕呼一聲。

「因爲我是中國人而感到意外嗎？」

「我聽人提過你的名字。」

「那一定不是光榮的事情。」

「是關於令尊不幸的遭遇。」

張家凌的表情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沉穩，他語氣淡然地說：「家父如果到這裏來坐一下，他就不會

往東京灣裏跳了。」

愛子顯然無意談論這件事情，她放下手裏的杯子說：「不邀我跳舞嗎？」

張家凌拉她離座，笑着說：「不過我的舞步和我的賭輪盤的手法一樣拙劣。」

他說的是謙語。當他擁着她滑進舞池時，表現了熟練輕巧的步伐，將這一支探戈跳得非常出色。她依偎在他懷裏，但她並沒有專心跳舞。兩隻眼睛在黯淡的燈光下向他的面部搜索，似乎想洞穿他的秘密。

「你不該到這裏來。」她說。

「爲什麼？」

「你能忘了令尊賭博傾家失敗的敎訓嗎？」

「我正是爲了這件事情而來。」

「噢！」她的身體有輕微的震動。「你是想撈本？」

「不想撈本。」

「那我就不明白你的用心了。」

「我要觀察一下，是什麼原因使先父沉湎於賭博？又是什麼原因使他一敗塗地，輸得那樣慘？」

「得到答案後，你將怎樣？」

「我會牢記那些原因，以免重蹈覆轍。」

「我可以告訴你是些什麼原因。」

「妳？」他睜起眼睛，舞步也停了。

「因爲貪念使令尊沉湎於賭博，且更大的貪念使他一敗塗地而傾家蕩產。告訴你，避免輸錢的最好方法是不要賭博。」

「我想妳是對的。」他喃喃地說。

「張先生！」她的嘴唇幾乎已接觸到他的面頰上。「你是一個好青年，答應我不要來這裏。」

「我會接納妳的好意，不過我有一件事沒有弄清楚。」

「什麼事呢？」

「這家『珍珠俱樂部』的主人是馬場信夫先生嗎？」

愛子楞了一下，才點點頭說：「是的。」

「家父賭的是日本『搖骰』，聽說賭骰子都是客人和客人對賭，俱樂部只是抽頭而已。」

「你很內行。」

「但是家父的產業現在却已轉在馬場先生的名下，難道他是眞正的贏家嗎？如果眞是這樣，和家父對賭的人就是職業賭徒了。」

「馬場先生不能向贏家買嗎？」

「我很想見見這位贏家。」

「想報復？」

「憑什麼？」張家凌聳肩輕笑起來。「我只是想問問他，和家父對賭的時候，是否要過詐騙的手法。」

「他即使有詐騙的事，也不會說實話的呀！」

「我可以看得出他是說眞話還是說假話。」

「唔！你很自負。但是你能找到和你父親對賭的人嗎？」

「當然找得到。」

「那你就去慢慢找吧。」

「我沒有那種耐性，我要問馬場先生。」

「你眞有這種打算？」

「當然是眞的。」

「那麼你失望了，他不會理睬你。」

「妳怎麼知道？」

她正要回話，一曲終了，因此他們停止談論，回到了座位上。張家凌向她舉杯，喝乾了杯中的酒，然後說：「愛子小姐！妳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你知道誰在與你跳舞嗎？」

「愛子小姐呀！」

「你說對了！」她瞇起眼睛，充滿挑釁的神色。「但你說對了一半，愛子小姐也是馬場信夫的女人。」

和她說話的口氣一樣，張家凌也只有一半意外。他早已猜想她可能是「馬場組」的一份子，但想不到她是屬於馬場信夫的女人。他舉起了空杯，笑着說：「失敬！原來是馬場夫人。」

「你錯了！我不是馬場夫人，我和他沒有婚姻關係，但是，我是屬於他的女人，我相信，你會明白。」

「唔！」他點點頭。「妳方才所說的話，能够代表馬場先生嗎？」

「當然可以。」

「那麼也請妳轉告一句，我要見他。」

「他不見你，同時也不希望你成爲他顧客。」

「他的意思是不准我再到這裏來？」

「不是不准，是不歡迎！」

「很糟糕！這三天我已輸了不少錢。這樣會使我失去撈本的機會了。」

「馬場先生很通情理，他願退出你輸的錢。」

「他爲什麼要拒絕一個顧客呢？」

「因爲有許多愚蠢的顧客在手氣不佳敗北之後竟而忿然自殺，俱樂部不願因這些愚蠢的顧客而招人物議。」

「很大的理由。」

「張先生！請告訴一個數目。」

「我這三天所輸的錢嗎？」

「是的。你如果想多報一點也沒有關係，馬場先生不是一個小氣的人。」

張家凌沒有說話，只是比了一個手勢。

「八十萬嗎？張先生很老實嘛！」

「愛子小姐！妳可能弄錯了。」

「不會是八百萬吧？」

張家凌面上流霧出揶揄的笑容，搖搖頭說：「自然不是八百萬，我是說八千萬。」

「多少？」

「八——千——萬。」

「你在開玩笑？」

「一點也不，那是先父在這裏輸掉的數目。」

「你以爲馬場先生會容忍你這勒索行爲嗎？」

「不拿錢也可以，說出贏家是誰？」

愛子有些吃驚，她怔視着他久久說不出話來。

張家凌輕輕推動她：「請轉告馬場先生，說我要見他，我在這裏等候妳的回音。」

「張先生！」愛子語氣柔和地說：「聽我的勸告，立刻離開這裏，錢的事情可以商量。」

「是妥協嗎？」

「錢不是馬場先生拿出來的，是我個人拿出來的。」

「噢？」張家凌眞有些驚奇。「爲什麼呢？」

「我不希望你落個不好的下場。」

「可惜在妳的好心當中有一絲威脅的成份。」

「接受嗎？」

「最難消受美人恩！」他聳聳肩，輕笑着說：「任何一個美麗女人的恩惠我都不想接受。」

愛子倏地站了起來，冷冷地說：「那麼你在這裏等吧！」

「要等多久？」

「也許只要一分鐘。」

「那樣快？」

「只要我招招手，立刻就有人向你圍過來，不過我不願意發佈這種命令，在一分鐘之內你還來得及離開。」

「妳想用打手對付我？」

「對付一個想敲詐勒索的流氓，用打手是最好的辦法。」

張家凌很快地站起來，伸手挽住她，笑着說：「走吧！」

「你想幹什麼？」

「我應該設法保護自己，在這種環境中，妳該是我最理想的保護人。」

「如你願意就此離去，我會保障你的安全。」

「帶我去見馬場信夫。」

「你太胆大了。」

他另一隻手捉住了她的手腕，沉聲道：「愛子小姐！我不願傷害妳一絲皮毛，但是妳要聽我的話。否則，妳會知道我將怎樣對付妳。」

愛子鄙夷地罵道：「懦夫！用暴力對付一個女人。」

「見到馬場先生以後，我會向妳道歉。」

× × ×

馬場信夫派出愛子和張家凌接觸後，就一直在監視張家凌的行動。因此他挾住愛子的情形立刻就落入了馬場信夫的耳目中。當來人尚在電梯間的時候，他已經就將羅網佈置好了。

「篤篤篤！」門上响起敲門聲。

「進來。」

不用說，進來的正是張家凌和愛子。

張家凌用脚後跟將門踢上，這才鬆開愛子，向她鞠了一躬說：「謝謝愛子小姐帶路。」

馬場信夫在打量這個年輕人，精靈而慓悍，是個不好對付的角色。他故意裝着不識地問道：「你是誰？」

「張家凌，『中華擊技館』負責人張雲是我的父親。」

「嗯！」馬場信夫點了點頭。「有何貴幹？」

「有點事情要請敎。」

「聽說你現在是『黑羽組』第一幹部，是黑羽太郎要你來的嗎？」

「『黑羽組』和貴組各在一區，互不相犯。我今天來是爲私事，與『黑羽組』毫無關係。」

「好！」馬場信夫又點點頭，然後向站在一旁的愛子揮揮手說：「愛子！妳出去，這位張先生可能有秘密事。」

馬場信夫遣走愛子的意圖非常明顯，張家凌心裏有數，對方很可能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他身上雖然寸鐵未帶，却還不太含糊。

馬場信夫朝他一擺手，簡單地說：「坐！」

張家凌在他對面坐下，開門見山地說：「馬場先生！聽說『中華擊技館』的產業落在你的手上，我想問問馬場先生是向誰買的？」

「你怎麼知道產權到了我手上？」

「聽別人說的。」

「誰？黑羽太郎嗎？」

「這些你用不着問。」

「我用同樣的話答覆你。」馬場信夫冷冷地說：「我向何人收買擊技館的產業，你用不着問。」

「我到『珍珠俱樂部』不是來賭錢的。」

「我知道。」馬場信夫滿臉不在乎的神色。

「那你就該給我滿意的答覆。」

馬場信夫霍地站了起來，冷笑着說：「我的答覆只有一句話。」

「即使一個字我也滿意。」

「滾——出——去。」

張家凌怔了一怔，但他並未過份吃驚，也沒有離開他的座位，過份的冷靜使他宛如一尊石像。良久，他才聲調沉靜地說：「馬場先生！你有事業，有財產，你該不會傻得去和一個一無所有的流浪漢鬥一鬥吧！」

「你說話的口氣像個無賴，但是東京不是你要無賴的地方，我按季納稅，法律會保護我。」

「我可以使你的俱樂部立刻停業。」

「嘿嘿！別以為我是小孩子！我沒有做違法的勾當，別說是你，即使是警方也不敢說這種話。」

「我不太信任法律，尤其不信任貴國的法律，所以我不喜歡依靠法律來解決問題，我有自己的方法。」

「就憑你？」馬場信夫目光透出不屑的神色。

張家凌好整以暇地掏出香烟，撳燃打火機吸燃，然後將打火機向空中拋了拋，冷笑着說：「就憑這隻打火機，我能將你這幢『珍珠』大厦付之一炬，你信嗎？不信可以試試看。」

馬場信夫兩眼圓瞪，激怒地用拳頭在辦公桌上驚天動地的一擂，這彷彿是一個暗號，屋門立刻出現了七八個彪形大漢。

馬場信夫冷笑了一聲說：「現在你還有機會滾出去。」

這一着早在張家凌預料之中，是以他並不吃驚，他躺在椅子上的身軀也一絲未動，語氣沉靜地說：「馬場先生！你會殺人嗎？我相信你不敢，因為那樣正好為『黑羽組』製造機會，使他們的勢力從銀座打進了赤坂。」

「教訓你一頓也許可以使你少說廢語。」

兩個身高體壯的大漢暗暗在向張家凌逼進，他似乎毫未察覺，仍然舒適地躺在椅背上優哉游哉！

一個大漢潛至他的身後，雙手抓住了他的肩頭，想連同椅子一起將他翻身摔倒。然而張家凌的後頸上像是長了眼睛，雙手後抬，勾住那人的頸子，霍地彈身，就將身後那個大漢從頭頂上摔出去。

另一個大漢見同伴動手，立即從正面向張家凌撲來，正好遇上凌空飛來的軀體。叭噠一聲，兩人都摔倒在地上。

其餘諸人一見勢頭不對，立即蠭湧而上，這使得張家凌心中淤積日久的怨氣有了發洩的機會。砰碰連聲響，雙拳閃電揮，不旋踵間，那批大漢一個個東倒西歪，呼爹喊娘不已。

短兵相接

馬場信夫不禁大驚失色，他連忙抓起電話聽筒準備調兵遣將，張家凌已飛快地從桌面上一躍而過，將他手裏的電話奪下。沉聲說：「馬場先生！這不是你打電話訂約會的時候。」

「你想幹什麼？」馬場信夫聲色俱厲，但他那微顯顫抖的聲音已顯示出他只不過是色厲內荏。

「想知道你向誰買下了擊技館的產業。」

「我不會告訴你。」

「很好！」張家凌抓住了對方的衣領，發起狠來。「我要敲斷你滿嘴的牙齒，為牙醫製造一筆生意。」

「你以為逃得出『珍珠大厦』？」

「我做事從不考慮後果。」

馬場信夫的神態軟弱了，但他的口風却依舊很緊，支吾着說：「我是向別人買的……」

「向誰？」

「我並不認識。」

「你的話太令人難以置信。」

「你父親將擊技館的房地產輸去之後，已經轉了好幾手……」

張家凌不耐煩地截口說：「不要說廢話，契約拿出來看。」

馬場信夫還在猶豫。

張家凌吼叫起來：「我的耐性不夠好，你不希望裝上滿口假牙吧？」

馬場信夫終於投降了，他語氣軟弱地說：「你先放開手吧！」

張家凌放開了他，冷笑着說：「在你的俱樂部裏，我知道你絕不敢動槍，動拳頭你那羣膿胞打手不夠看，你最好老實點。」

馬場信夫也瞭解這種情勢，他的事業是公開的，因此他的手下不能動槍殺人，尤其是在他的俱樂部中更不能鬧出一絲違法的事。因此他只有屈服一條路。他打開抽屜，拿出一份文件放在張家凌的面前，冷冷地說：「看吧！一切合法。」

那是東京地政廳的產權証明書，持有人是馬場信夫，轉讓人是中村正英，住址是銀座七丁目二十六番地。

張家凌將姓名，地址記下，然後將產權証明交還對方：「馬場先生！請恕我方才的冒犯。」

「哼！我不接受一個流浪漢的道歉。」

「我不介意你稱呼我為流浪漢，你持有的地產完全合法，打擾你，並抱歉打傷你部下。再見。」

馬場信夫咆哮着說：「滾吧！從今以後，你不要踏進我的大門。」

「恕我不能答應你，明晚這裏有一場豪賭，那

是平生難得一見的大場面，我是絕對不會輕易放過的。」張家凌說完之後，面上浮着令人惱火的笑容，開門走了。

馬場信夫抓起電話，吼叫着說：「叫小野雄山快來！快……」

× × ×

張家凌順利地走出了「珍珠俱樂部」。他正想召喚計程車，一輛敞篷跑車突然駛到他的面前。

「能送你一程嗎？」銀鈴般的聲音飄進他的耳裏，抬頭望去，駕車者竟是愛子。

這又是馬場信夫的安排嗎？沒有這樣快吧？

「上車呀！」愛子疾聲催促。

不上車顯得怯弱，上車又怕增添麻煩，這使得張家凌猶豫了一陣。

最後他終於跳上了跑車，免得被對方恥笑他胆小如鼠。

車子開動後，她說：「你很棒。」

張家凌沒有理會愛子的稱讚。側首問道：「是馬場先生派妳來的嗎？」

「他沒有那樣大的氣量。」

「我不明白妳在說什麼。」

「很簡單，我喜歡你這種像鋼鐵般的男人。」

張家凌却潑了她一頭冷水：「正巧相反，我不相信妳這種女人。」

「硬話別說得太早。」

「任何時候，妳的性感，都對我起不了誘惑作用。」

愛子吃吃輕笑起來：「你敢和我打賭嗎？」

「我不是胆小鬼。」

「好！和我上酒店去。」

「我缺乏興趣。」

「為什麼不說你缺乏勇氣？」

「好！我答應了。」並非張家凌逞強爭勝，而是他心中突然萌生了奇特的想法。他發現愛子對他已產生了某一種慾望，慾望會使一個堅強的女人軟弱，藉這個機會在她口中也許能得到一點有關詐賭的資料。

「你很勇敢，有熟悉的酒店嗎？」

「隨妳要去何處，不過，我可要先到別處去一趟。」

「想臨陣脫逃嗎？」

「放心！方才我以一對八，都沒有表現一絲怯弱。」

「方才你的運氣不錯。」

「我不承認。」

「哼！」愛子冷笑了一聲。「本來還有無數的人要衝進馬場信夫的辦公室，却被我攔住了。」

「噢！」張家凌有些意外地瞪着她。「看樣子是妳暗中助了我一臂之力，有什麼原因嗎？」

「我要你節省精力，我絕不會和一個疲累不堪的男人上酒店。」

張家凌覺得她太狂放，也太無恥，因此冷笑着說：「像妳這種女人，我根本不會碰妳。」

愛子道：「試試吧！任何男人也別想在我面前作君子。」

「看吧！」

「要去那裏？」

「銀座七丁目二十六番地。」

「好！我送你去。」愛子將方向盤向左一轉。

「我在『紅丸飯店』等你，櫃枱上會告訴你房間號碼。」

「最好別妄費心機安排陷穽。」

「放心！我不會放棄享受的機會。」

車子戛然停住，張家凌看到了『夜之歌酒吧』的霓虹燈招牌，不禁詫異地問道：「是這裏嗎？」

「這條巷子就是七丁目，下車吧！」

張家凌下了車，車子飛快地開走。愛子的聲音在晚風中飄送到他的耳中來：「可別教我等得太久啊！」

張家凌向巷內行去，順便向人一打聽，二十六番地就是「夜之歌酒吧」的地址。

他突然想到中村千代，中村！中村？那麼，中村正英是她什麼人呢？她的長兄？她的父親？……

他推門而進，坐在酒枱邊，用手指敲敲枱面：

「威士忌，雙份。」

頃刻，酒送來了。但是站在櫃枱內的中村千代却連正眼都沒有瞧他一下，似乎從未認識這樣一個人。

張家凌喝了口酒，揚聲喚她：「千代小姐！」她像是不得已地回過身來，冷冷問道：「有何見教？」

「有點事想請教，能過來一下嗎？」

中村千代走過來了，步履很慢，像是蠻不情願的樣子。

「貴店的地址，是七丁目二十六番地嗎？」他問。

「是的。」

「這裏有位中村正英先生嗎？」

中村千代神情一楞，有些緊張地問道：「找他幹什麼？」

「中村先生和妳是一家人吧？」

「那是家父。」

「我能見見他嗎？」

「他不在家。」

「多久才能回來？」

「家父出了遠門。」

「遠門？去了那裏？」

「星嘉坡，聽說是和幾個朋友到那邊作生意去了。」

「哦——」

「有事嗎？」

「千代小姐！恕我冒昧問一聲，中村先生喜歡賭博嗎？」

中村千代的神情突然冷了下來，她搖搖頭說：

「家父從來不賭博。」

張家凌相信中村千代不會說謊，於是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內情：「千代小姐！先父輸掉的擊技館產業，現在落在赤坂區赫赫有名的馬場先生手裏，而馬場先生是向中村先生買進的，我還以為是中村先生在先父手裏贏去的，既然中村先生從不博賭，那就……」

「我不知道這事情啊！」中村千代的面上佈滿了訝異之色。

「中村先生對房地產買賣有興趣嗎？」

「不！」千代蹙着眉尖說：「家父一直在經營這間酒吧，從未作過別的買賣。家母早已去世，如果有這件事，家父一定會告訴我的。」

「唔！」張家凌沉吟着。「妳知道中村先生在星嘉坡的地址嗎？」

「半個月以前才走，還沒有信來。」

「這件事有些奇怪！」張家凌喃喃自語地站了起來。

中村千代隔着櫃枱抓住了他的手臂，神情激動地說：「張先生！請相信我的話，家父是從來不賭錢，他是一個好父親。」

「我相信，可是擊技館的產業的確是中村先生賣出去的。」

「也許是馬場先生在說假話。」

「我看到了土地所有權狀，東京地政廳是不會說假話的。」

「啊——」中村千代顯得非常吃驚。

張家凌正想轉身離去，忽然有人在身後拍拍他的肩頭。轉身一看，來人是金東昌。

「有事嗎？」他問。

「黑羽先生要見你。」

「立刻嗎？」

「是的。」

張家凌拉起中村千代的手，和藹地說：「千代小姐！妳大可不必為這件事情担心。即使擊技館的產業眞是中村先生在賭桌上贏來的也無所謂，只要他不是一個詐賭的郎中就行了。」

張家凌和金東昌走了，留下中村千代楞楞地站在櫃枱裏。她臉在發燒，心在狂跳，有生以來，她的手還沒有被陌生的男人握過哩！

× × ×

張家凌來到「黑羽組」總部時，黑羽太郎請來的那位高段賭博老手也在座。

黑羽太郎為他們介紹：「這位是本組合第一幹部張家凌，這是高森先生。」

對方先伸出手來，張家凌只得勉強地跟他握了一握。

「我們見過兩次了，」高森有些賣弄地說：「一次在這裏，一次在『珍珠俱樂部』。」

「你的記憶眞好！」

「哈哈！」高森得意地大笑。「這是一個職業賭徒須具備的條件。」

張家凌打量對方：年紀很輕，是賭界中的後起之秀。目光靈活，顯示他的反應迅速。

但他對這位賭徒從沒有絲毫好印象，當然是因為他的父親曾受過賭徒之害。他偏過頭去，望向黑羽太郎：「黑羽先生！有事嗎？」

「聽說你方才在『馬場組』大鬧了一場。」

張家凌點點頭說：「不錯。想不到『馬場組』只是虛有其表。」

「你今晚不該去鬧事的。」

張家凌對這種責備的語氣感到不滿，冷冷地說：「那只是私人行為，絕不至於引發兩個組合之間的磨擦。這一點我已向馬場信夫聲明過了。」

「我不是顧慮這些。」

「那又顧慮什麼呢？」

「明晚豪賭開始，你要擔負保護高森先生安全的責任，今晚你和馬場信夫有了衝突，對你明晚的行動相當不便。」

「馬場信夫手下沒有一個像樣的幹部，他如果有心動用武力，那是他自找難堪。黑羽先生儘管放心。」

「我很高興我的部下目中無人，但是，我要提醒你一點，由於你今晚的表露，使得馬場信夫提高了警惕，他必然會化錢去請亡命槍手來對付你，到時，我的計劃失敗，你也死於非命。」

「我會照顧自己。」

「你不但要照顧你自己，也要照顧別人，知道嗎？」

「放心吧！」張家凌豪氣萬丈地說，「我姓張的絕不會給『黑羽組』丟臉就行了。」

「嗯！」黑羽太郎凝視着他，點了點頭，然後

問道：「今晚在馬場信夫那兒有收穫嗎？」

「我從不作白費氣力的事，擊技館的產業是馬場信夫向一個名叫中村正英的人買的……」

高森突然插嘴問道：「那人名叫中村什麼？」

「中村正英！」張家凌字字用力地說，「你認識他嗎？」

「哦！」高森輕呼了一聲。面上透出失望的神色。搖搖頭說：「不認識。我的師父也姓中村。」

「你師父？」張家凌緊張了，他希望能問出一條綫索來。「他叫什麼名字？」

「中村一郎。」

「他在那裏？」

「好幾年不見了，來東京也沒有找到他。」

「唔！」張家凌垂下了頭，他也失望了。

黑羽太郎問道：「那個人是幹什麼的？」

「在銀座開了一家小酒吧，據他的女兒說，他從來不賭錢，也沒有聽說她父親買賣擊技館產業的事。」

「你應該問問他本人。」

「他本人到星嘉坡去了。」

「多久的事？」

「半個月以前走的。」

「眞巧。」

張家凌明白他的意思，不表同意地說：「黑羽先生！你太多疑了。中村正英的女兒所說的每一個字都不是假話，我很相信她。」

「我們不談這些，」黑羽太郎轉過話題，面對高森說：「馬場信夫請來的高手名叫魏江，是中國人，你認識他嗎？」

「以前沒有聽說過，這兩天我和他對賭了幾局，看手法好像是『柳川派』，不見得高明。」

黑羽太郎雙掌重重一擊，喃喃地說道：「令人懷疑。」

高森神色一變，凝聲問道：「黑羽先生懷疑我的賭技嗎？」

黑羽太郎搖搖手，算是答覆了高森的問題。然後皺着眉頭說：「馬場信夫的心機很深，他絕不至於請一個二、三流的賭徒來主持這場豪賭，他幕後必然還埋伏了一員大將，那個名叫中村正英的人很有問題。」

「可是他女兒說……」

張家凌的話還沒有說完，黑羽太郎卽截住他的話：「那位小姐說的可能是實話，却不能証明她父親不是詐賭郎中。有些做父親的人根本不願讓女兒知道他在從事某一種不正當的行為。」

張家凌想想也頗有道理，於是點點頭說：「黑羽先生的看法也許是對的。可是那位中村先生聲言去了星嘉坡，卽使他躲在東京不露面，我們也沒有辦法啊！」

黑羽太郎揚掌在高森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那就要看你的了。」

「我？」高森迷惘不解。

「如果明晚你戰敗了魏江，馬場信夫必會亮出王牌，到時我們就知道那位中村正英是何許人。」

高森神色凝重地說：「黑羽先生！我担心的不是魏江，也不是那位神秘不可測的中村。我所關心的是那位遠從九州來的豪客。」

「噢！」黑羽太郎顯然不明白他的意思，臉上有不解的神色。說：「高森先生！說說你担心的理由吧！」

「九州地界上的幾位賭家，我大部份都知名，這位豪客却不曾聽說過。再說，他帶着上億的現欵到東京來挑戰，也有些不近情理。是賭家，就該知道猛虎不離窩的道理。」

「不錯，」黑羽太郎點了點頭。說道：「當初我也想到這個問題。但是從馬場信夫四處招兵買馬迎接這場大戰的情況看來，這位九州豪客的身份，應該沒有問題。高森先生！同時，我還要提醒你一下，明晚，你的敵手不僅是九州豪客和魏江，各路的人馬，一定也到得不少，上億鉅欵的引誘，畢竟不少啊！」

高森傲然笑着說：「若論骰子上的功夫，除了我師父中村一郎以外，其餘的人恐怕還沒有一個能够贏得了我的。」

「這是我盼望的事。不過，明晚的豪賭是在『馬場組』的大本營裏舉行。你方才說過，猛虎不離窩！而你這頭猛虎，明晚却要在獅窩裏。所以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藝高人胆大是豪氣，但是容易誤事。」

「這我懂得。」

「張家凌！」黑羽太郎用生硬的華語呼叫他的名字。「明晚記住帶槍，並隨時準備動用。」

「有那樣嚴重嗎？」

「如果高森大贏，很可能有動槍的局面。」

「那一定很熱鬧！」張家凌毫不在乎地聳聳肩，然後看錶。「嗨！快凌晨一點鐘了，我得先走一步。」

「你慢走！」黑羽太郎先喚住他，然後向高森說：「高森先生！你該好好休息一下，明晚你需要很充足的精力才能應付那一場吃重而又冗長的苦戰哩！」

「是的，」高森站了起來。「我該告辭了。」

高森走後，張家凌也跟着站了起來說：「我也

要走了。」

「是什麼約會這樣重要？」

「一個女人在等我。」

「那一定不是一個尋常的女人。」

「你猜對了，是馬場信夫的情婦。」

「是司愛子嗎？」

「我只知道她名叫愛子。」

「嗯！是她，」黑羽太郎很關心地問道：「在那裏約會？」

「紅丸飯店。」

「是她主動約你的嗎？」

「嗯！」

「會是陷穽嗎？」

「我想不會。」

「唔！」黑羽太郎詭譎地笑着。「你的確是個很能吸引女性的男人，應該好好利用一下。」

「我不知道你是指什麼而言。」

「自然是指那位愛子小姐。」

「我正有這個企圖。」

黑羽太郎貼近他的身邊，故作神秘地說：「你可不能只顧打聽令尊被人詐賭的事，明晚豪賭的內幕你也該打聽一下，別忘了你是我的第一幹部。」

「那是不勞吩咐的。」

「好了！明天早上你去『東京大飯店』八樓八一四室去見見久美和幸代。明晚在『珍珠俱樂部』時，她們兩人是你的連絡員。」

「還有吩咐嗎？」

「告訴你一點經驗之談，」黑羽太郎面上浮現出邪笑。「別讓女人等得太久，愈等得久，她會愈狂，那樣會使你消耗精力過多的。」

「謝謝你的教導。」

黑羽太郎道：「今晚的機會很好，多問話，你會有好收穫。」

「希望她是一個喋喋不休的長舌婦。」

有女情挑

紅丸飯店的建築別具一格，它打破以往直綫上昇的傳統方式。

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角度，頗似一叠零亂堆集的火柴盒，上一層可以看到下一層的屋頂平台，平台上鋪着泥土，種植奇花異草，形成一座座美麗的屋頂花園，使住在半空的人有如置身平地的感覺。

張家凌在踏入這家大門之前，曾注意到這幢建築物的特性，因此他非常胆壯。

即使司愛子所訂的約會是個陷穽，他也有方法脫走。

他在櫃枱處一站，服務小姐就立刻問道：「是張先生嗎？」

「是的。」

「愛子小姐在五樓A二號套房。」

他向服務小姐道謝，向四週投以警戒性的一瞥，然後進了電梯間。

一見面，愛子就氣呼呼地說道：「我正準備要走。」

她說的不是假話，衣服穿着整齊，皮包拿在手邊，眞是等得不耐煩的樣子。

張家凌過去不是浪子對兩性之間的挑逗手法所知泛泛，他雖懷着某一種企圖而來，却不知該如何着手。藉着關門下鍵的時間畧作思考。才微笑着問道：「是不是到了該回馬場先生身邊的時候了？」

「你讓我等得太久。」

「不耐煩了嗎？」張家凌在她身邊坐下。「別忘了這是一場賭賽，缺乏耐心的人是贏不到的。」

「張家凌！」愛子以灼熱的目光望向他，身體也緩緩向他靠近。「你明明知道我喜歡你，別折磨我，算我輸還不行嗎？」

張家凌閃避了對方的投懷送抱，站了起來：「愛子！現在是凌晨一時半，妳還在酒店裏和一個野男人幽會，這未免有些令人感到奇怪。告訴我，是不是馬場先生派妳來的。」

「我早就說過了，馬場信夫不會有如此好的氣量。」

「難道他有氣量讓妳在外面過夜？」

「他不知道。」

「妳的踪跡不見，他會不知道嗎？」

「他今晚不會到我寢室去。」

「爲什麼？」

「他今晚最少要忙到天亮才能上床。」

「可靠嗎？」

「我對他的行動瞭如指掌。」

「那麼，我們最少有三個小時的相聚了。」

「是的，但是你却在一分一秒地浪費。」

張家凌重又回到她的身邊坐下，伸出手臂摟住她。語氣溫和地說：「愛子！我從妳的眼光中可以看出妳的確很歡喜我，可是喜歡並不代表愛，妳明白嗎？」

愛子以雙臂摟着他的腰，呢聲說：「你難道一定要我說一句我愛你嗎？」

「妳也許會說，但是我不會相信。」

「正因爲你不會相信，所以我才不說。」

愛子說他一分，一秒地在浪費時間，而張家凌也有同感。他發覺自己盡在說些廢話。技巧？他不

會，而且他也不想去欺騙面前這個本質並不太壞的女人。因此，他抬起手來撫摸着她的面頰，說出了心裏的感慨：「愛子！我們相處在一間沒有臥床的屋子裏，而且又有三個小時的時間去厮磨，終免不了要發生那件事情的。可是，人之異於禽獸，就是因爲有思想，有感情。所以，我認爲，兩性之間的事情若是沒有愛的成份在內，那和禽獸的交尾又有什麼分別呢？」

愛子目光中燃燒着慾燄在這一瞬間突然熄滅了，以澄淸的目光矚視着他，喃喃地說：「你是在故意潑我的冷水嗎？」

「沒有。」張家凌搖搖頭。「摟着妳的軀體，我感到有一股强烈的慾望要發洩，我可以立刻抱妳到床上去，但我覺得那樣對妳是一種侮辱。」

「侮辱？」

「是的，澈底的侮辱。儘管妳是自投懷抱，儘管妳也是爲了發洩慾望，但妳對我的動機總是善良的，我不應該對妳那樣作。」

愛子的目光茫然，喃喃地說：「我第一次聽到男人對我說這種話。」

「是從我心裏說出來的。」

「我知道。感謝你將我當人看待。」

「妳本來就是人。」

「可是馬場信夫從不拿我當人看待，我只是他的一件附屬品，一具玩物，一架工具……」她有些激動地停住了。

「因爲馬場信夫喪失了人性，而我却是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張家凌站起來在室內徘徊着。「其實，我正需要妳的帮助，我本來可以和妳虛情假愛一番，先在妳身上找快樂，然後……」

愛子突然站起來，緊緊地握着他的手，熱情的目光盯着他：「你需要我帮忙？」

「是的。但我不願欺騙妳，更不願利用妳。」

「如果我自願帮助你呢？」

「我當然樂於接受。」

「來！」愛子拉着他併肩在沙發上坐下，誠摯地問道：「說吧！你需要我爲你作些什麼。」

「我需要妳告訴我一些秘密。」

「但願我知道。」

「我父親是被詐賭的，妳必然會知道內情。」

愛子沉吟了一陣，才說：「也許知道一點，但我不願意告訴你。」

「爲什麼？」

「爲你好。」

「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

「我希望你活着。」

「愛子，你又在警告我了。」

「絕不！」她的雙臂纏上了他的頸項。「如果明晚，不！現在已是凌晨，應該說是今晚，如果你要到『珍珠俱樂部』去，你就會死！」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

「有人要殺我嗎？」

「不錯。」

「誰？」

「你自己。」

「愛子！」張家凌冷笑。「妳眞會打啞謎。」

「你的自尊自大，你的目中無人，都是死亡的原因。」

「妳想阻止我今晚去俱樂部。」

「我不否認。」

「是爲了馬場信夫的利益？」

「完全爲了你。」愛子將面頰貼上了他的胸膛。「所以我才不願提起你父親賭博的事。張家凌！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多麼愛你啊！」

張家凌托起了她的頭部，矚視着她：「愛子！妳這句話也許是眞的，但是妳愛的太不實際了。」

「我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愛子昂起了頭，激動地說：「你指責我沒有在行動上表示我是如何愛你。好！我要表示出來了。張家凌！只要你有勇氣，我願意和你遠走高飛。」

「走？」張家凌暗中倒是吃了一驚。「走到那裏去？」

「愈遠愈好，最好離開日本。」

「錢呢？妳該知道我是一個窮光蛋。」

「我有辦法。」司愛子興奮地說：「今晚這場豪賭是個好機會。按照俱樂部的規定，賭枱上不准有現金，必先購買籌碼，所以今晚馬場信夫的保險箱裏將有一筆鉅欵，我有辦法偸出來。」

「以後呢？」張家凌心動了。倒不是他眞想和司愛子遠走高飛而人財兩得。而是他突然想到，假若他眞來這樣一手，馬場信夫的跟斗就栽到家了。

「你在預訂的地方等我。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賭枱上，誰也不會注意我們兩人私逃的計劃的。」

「太匆促了吧？」他唯唯否否地應着。腦海裏却在思索別的問題。

「錯過今晚再也沒有機會了。」

「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在俱樂部裏出現，黑羽太郞就會懷疑。他若一動疑，我們的計劃就很可能會失敗。」

「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先到俱樂部去亮亮相，然後……」

愛子語氣急迫地打斷了他的話：「不行！你今



張家凌正感無路可逃之際，金東昌已爲中村千代用花瓶敲破腦袋。

晚絕對不能去俱樂部。」

「爲什麼？」

「馬場信夫請了職業兇手等着你去送死了。」

「噢！眞的嗎？」

「你想我會騙你嗎？那個人名叫北原秀夫，綽號『黑手北原』，人狠，槍準，是個很可怕的劊子手。」

「愛子！妳見過北原秀夫嗎？」

「見過兩次，一次在半年前，一次在昨天。」

「他是怎樣一個人？」

「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右邊耳朵有個缺口。聽說是在一次械鬥中被人用刀砍掉的。」

「嗯！我該注意一點，也許他守在旅店門口，等我出門時一槍將我幹掉。」

「那倒不會，北原秀夫不會放冷槍。」

「那倒是一條漢子！」張家凌發現司愛子那張密封的嘴巴已經開啓，立刻把握機會，將她雙臂扶住，激動地搖幌着。「愛子！我要問妳幾句話，妳一定要盡妳所知的告訴我。」

「你問吧！」

「我父親是怎麼輸的？」

「你……」愛子遲疑地問道：「你一定要追根究底嗎？」

「我只是想證實一下我的判斷。」

「不是我不願告訴你，只怕你去蠻幹。」

「不會的。請相信我。」

「那我就告訴你吧！在賭界中，有一個名叫『九指一郎』的人，聽說是個高職業的賭徒。」

「他的本名叫什麼？」

「不大淸楚。」

「他是不是在銀座七丁目開了一家酒吧的？」

「不！這個人住在京都。」

「今晚他會出場嗎？」

「原則上今晚俱樂部的莊家是中國人魏江，萬一魏江撑不住場面時，就不知道馬場信夫會怎麼樣了。」

張家凌道：「他毫無疑問地會派出『九指一郎』，對不對？」

司愛子突然萌生了警惕，她緊張地問道：「你想幹什麼？」

「沒有呀！」

「你在瞞我，我後悔告訴你這些了。」

「愛子！快別胡猜了。說，今晚我們在何處見面？」

「你說呢？」

「妳何時可以拿到那筆錢？」

「豪賭八時上場，我大概在九時就可以離開俱樂部。然後……」

張家凌截口說：「好！我們九時四十分在上野車站見面。」

「在車站見面？」

「嗯！我們可以趕得上十點鐘發車的『橫濱急行』，就這麼決定。」

「去橫濱？」

「去橫濱坐船遠走高飛呀！」

「好！就這樣決定。」司愛子抿緊嘴唇將他端詳一陣，又接着說：「話先說好，如果我今晚發現你去了俱樂部，我不但要取消我們的約定，還要千方百計地和你作對，你小心點！」

張家凌嬉皮笑臉地說：「愛子！妳眞的那麼狠嗎？」

「女人的心是最狠的。」

「幸虧我不是妳的敵人。」

「你是一個可愛的敵人，」愛子狎暱地在他面頰上親吻了一下，竟然沒有進一步的動作。同時站了起來。「想想我們以後長相厮守，今晚我只有忍耐一下了。我走了。」

張家凌想不到愛子竟然如此冷靜，他暗暗慶幸她臨時向馬場信夫倒戈，否則自己未必輕易贏得這一局。

在慶幸之餘，他也感到一絲愧疚。他也許沒有以欺詐的手段去對付司愛子，而他却不折不扣地欺騙了愛情。

× × ×

魔鬼唱完了它的拿手曲調「黑夜之歌」，太陽相繼登台，人生的舞台上立刻光線明亮，樂聲也活潑起來。

東京——這個沉睡的城市也復甦了。

淸晨六時，張家凌就來到了「黑羽產業株式會社」，屬於這裏的人都是魔鬼的門徒，他們是不會爲太陽捧場的。

守門的人爲張家凌開啓側門，電梯間還沒開啓，他只得連爬數十級樓梯，直趨黑羽太郎的臥室。

黑羽太郎熟睡在裸女的臂彎中被吵醒，却沒有惱怒之色，他是樂意張家凌來訪的。一見面，他就問道：「昨夜收穫如何？」

張家凌沒有回答老闆的問題，却反問道：「黑羽先生！你聽說過一個綽號叫作『九指一郎』的職業賭徒嗎？」

「沒有聽說過。」

「據說此人手法厲害，是賭界的高段老手。」

「今晚他會出場嗎？」

「我猜想馬場信夫在緊張階段一定會打出這張王牌。」

「我會叮囑高森當心。」

「還有一個叫『黑手北原』，你聽說過嗎？」

「一個槍手，問他幹什麼？」

「據司愛子說，此人心狠手辣，槍法奇準，馬場信夫僱他來要我的命。」

「那女人言過其實了，北原秀夫是個八等槍手。如果他不喝酒的話，五十碼以內也許可以射中一隻大象。」

張家凌心中暗暗一動，他從黑羽太郎的神色中看出了端倪。顯然對方有意使他輕敵，然後死在北原的槍下。黑羽可能從中獲利。他突然明白了，黑羽重用他並非由於他的身手，而是因爲他和馬場信夫存有芥蒂。

在這一瞬間，張家凌恨透了黑社會人物，幾乎都是些喪失人性的獸類。不過他在表面上却未顯露出來，淡笑着說：「還有一件事，說出來黑羽先生一定會開心，司愛子決定要和我私奔。」

「好消息！但願她沒有騙你。」

「我相信她不會騙我。這件事對黑羽先生也有好處。」

「嘿嘿！」黑羽太郎笑得抽動着肩膀。「最少我可以看見馬場信夫氣得暴跳如雷，然後乖乖戴上一頂綠帽子。」

「好處還不止這些，」張家凌一本正經地說：「司愛子今晚要捲走俱樂部的全部現款。如果馬場信夫贏了，他只是贏了些籌碼。如果他輸了，贏家拿籌碼兌不出錢，『馬場組』以後還有臉混嗎？」

「嘿！張家凌！你人財兩得了？」

「黑羽先生！『馬場組』砸了招牌，赤坂區的地盤也就落到你的手裏，要多少財富就有多少，還

不滿意嗎？」

「當然滿意！不過……」黑羽太郎目光中透現詭譎的神色。「馬場信夫老謀深算，司愛子也是奸詐狡猾，你千萬要小心一點。」

「謝謝關心，我會留意的。」

黑羽太郎伸出手去，說：「來，握一握，祝你好運。」

張家凌伸手和對方握住，冷冷地說：「不求你祝福，只請你相助。」

「說吧！我一定盡力而爲。」

「我不希望愛子在離開俱樂部後，在途中遭遇暴徒攔截，我要她安全地到達約會地點。」

「張家凌！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我不會看中司愛子手提箱裏的那筆鉅欵。」

「謝謝你的承諾。」

「對了！」黑羽太郎突然目光一亮。「你今晚不去『珍珠俱樂部』了嗎？」

「在『馬場組』沒有扳倒之前，我仍然是你的幹部，自然要去的，只是稍微晚一點而已。」

「其實，你不去也無所謂。」

「不！我一定要去。」

「隨你自己的意思決定吧！」黑羽太郎說到這裏，輕鬆地笑了。「想到今晚贏來都是籌碼，眞不感興趣。」

「馬場信夫賣了俱樂部的大樓也要賠錢，只怕你請來的高手上場不管用。」

「高森一定會贏。」黑羽太郎很有把握。

「別忘了還有一個『九指一郎』。」

「他一出場，我要他變成『無指一郎』。」

「這不是好辦法。」

「你有好法子嗎？」

「當然有。」

「說說看。」

「只求你信任我。」

「你好像有個偉大的計劃。」

「請你現在不要問。我再提醒你一下。事成之後，我只要『中華擊技舘』的產業，其餘的利益都是你的。」

黑羽太郎嘿嘿大笑起來。

一片深情

「流乃莊」旅店的大門朝着小街，後院臨河。張家凌來到後院時，立刻發現了北原惠子，她正倚在臨河的欄杆上彈奏吉他。悲涼的曲調，與那燦爛輝煌的陽光極不調合。

「惠子小姐！」他輕喚了一聲。

在陽光照耀下，北原惠子顯得更美，也更脫俗。她楞楞地矚視着他，面上充滿了訝異之色。「這樣早？」

「不早了，已經八點鐘啦！」

「是昨晚沒有睡嗎？」

「被妳猜到了。」他直率地說。

「有事嗎？」

「嗯！」他點點頭，走到她身邊，倚靠在欄杆上，側過臉說：「惠子小姐！我求妳帮我個忙。」

「不要這樣客氣！張先生！我欠你的情，應該爲你効勞，只怕我能力有限，不能爲你做什麼。」

「妳做得到，只怕妳不肯做。」

「是……？」

「妳可能不知道我的遭遇。」

「昨晚聽中村千代小姐說了一點。」

「她說什麼呢？」

「她說：你這次參加『黑羽組』，是想藉着黑社會的力量爲父報仇……。」

「千代小姐可能說對了，不過我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想爲社會除害，今天晚上對我很重要。」

「我能帮你什麼嗎？」

「今天晚上九點四十分鐘有一個女人要在上野車站和我見面，她是赤坂區黑社會首腦馬場信夫的情婦。」

「哦！」北原惠子吃驚地低呼。

「她隨身帶着一筆鉅欵，打算和我私奔。」

「眞的？」

「這當然不是眞的。請不要怪我利用情感戰術來引誘那個女人，這只是權宜之計。」

「我不怪你。」

「她也許眞的有意和我遠走高飛，也許只是利用我帮她逃脫馬場信夫的魔掌。不管她的動機如何，對我都很重要，因爲她說出了先父在馬場信夫經營的俱樂部裏受騙的經過，在法庭上，她將是一個證人。」

「你要怎樣對待她呢？」

「今晚我去見她時，我會讓她吸一支裝有迷藥的香烟。然後妳將她藏在妳房裏，好好照顧她。」

「啊——」

「有困難嗎？」

北原惠子皺着眉尖說：「倘若家母問起……」

「妳在她面前提過我嗎？」

「提過。」

「那就好辦了，妳可以說那個女人是我朋友。說她醉了，或者病了，妳可以瞞過妳母親的。」

北原惠子搖頭說：「我不願說謊騙我母親。」

「那……那妳就實說吧！」

「我相信家母也會願意帮你的。」

「那就更好了。」

「你方才說那女人帶着一筆鉅欵……？」

「是的，那筆錢會一直跟在她身邊，也一併請妳照顧吧。」

「責任眞是太大！」北原惠子有猶豫的神色。

「儘管放心！」他拍拍她的手臂。「我有側門的鑰匙，我們偷偷進來，誰也不會注意到。」

「吳小姐……？」

「她今晚不會就在旅店裏的。今晚九點我們在『夜之歌酒吧』那條巷口見面。記住，準九點。」

北原惠子還要想說什麼，忽然吳美麗在後院的門口出現；她趿着拖鞋，披着睡袍；雲鬢蓬亂，睡眼惺忪。她必是聽到女侍的報告，才匆忙趕到後院來察看的。當她看見張家凌和北原惠子併肩站在一起時，不由冒起一陣妬火。不過，當着張家凌的面，她却沒有發作的勇氣。

「回來了？」她盡量維持聲調的平靜。

張家凌向她點點頭，然後向北原惠子笑着說：「惠子小姐！謝謝妳爲我演奏的吉他，眞是動聽極了。」

北原惠子明白他的意思，連忙說：「這是張先生誇獎。」

張家凌這才挽着吳美麗向前面走去。這使得吳美麗的妬火消失了，張家凌當着北原惠子的面和自己這樣親熱，那證明他和那個賣唱的小女孩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不過，當她想到張家凌徹夜未歸時，她又惱火了。

回到她的寢閨，砰然一聲關上門，冷冷地問道：「昨晚上那裏去了？」

「任務。」

「和馬場信夫的情婦睡覺也算任務？」吳美麗竟已知道了。

「這是黑羽先生的命令。」

「別拿黑羽先生來壓我。」

「不同妳爭！」張家凌和衣往床上一躺，向吳美麗招招手說：「美麗！過來躺着。」

吳美麗悻悻然地說：「你若不好好地去洗一個澡，休想碰我。」

張家凌感到好笑，有些女人以爲她生下來就是專門給男人「碰」的，只要你向她一招手，她就會往那上面想。他冷冷地說：「放心！我可沒有精神碰妳，我要和妳說話。」

張家凌一提沒有精神，吳美麗更是惱火。因爲他的精神在昨晚用到另外一個女人身上去了。

她向床邊走過去，面色却更難看。「有話說吧！」語氣冰冷。

「今晚到『珍珠俱樂部』去嗎？」

「不去。」

「黑羽先生沒有派給妳任務？」

「我從來不外派担任行動工作。」

「我能請求妳爲我担任一次行動工作嗎？」

「你還會用得着我？」

「美麗！我很需要妳。」

吳美麗眼皮霎了一下，顯然，她的怒氣消褪了不少。她在床邊坐下，狠狠盯他一眼：「晚上不回來也不告訴人家一聲。」

「臨時的，根本來不及告訴妳。」

「不能打電話嗎？」

「好啦！我道歉。」

吳美麗噗嗤一聲笑了：「說吧，有什麼事？」

「現在先不要問，晚上九點三十分到『夜之歌』等我，我在十點鐘左右可以趕到，然後我們一齊去『珍珠俱樂部』。」

「黑羽先生會不會……？」

「我是本組的第一幹部，難道不能够派妳任務嗎？」

「哼！」吳美麗嬌笑着。「你這第一幹部還是我推荐的，少在我面前神氣，我要不去就不去。」

「美麗！」張家凌故意邪笑着說：「妳今晚要是晚到一分鐘，我就要捏碎妳身上每一根骨頭。」

吳美麗的嬌軀往他的軀體壓過去，媚聲說：「家凌！現在就讓你捏碎吧！」

「別忘了我身上髒。」

吳美麗從床上跳起來，往浴室跑去，嚷着說：「我給你放水洗澡，你不說我倒忘了。」

× × ×

下午一時，張家凌來到「東京大飯店」。上午，吳美麗最少纏了他一個小時。睡得正好，鬧鐘又吵醒了他，總共睡了不到兩個小時。

電梯直上八樓，他找到八一四室，舉手敲響房門。房門打開，出現在他面前的女人披着浴巾，戴着太陽眼鏡。張家凌不禁對這樣一身怪裝束感到奇怪。

他進去，隨手掩上門。低聲問道：「妳是久美，還是幸代？」

「我是久美。」

「在臥房裏還戴太陽眼鏡，難道妳有目疾？」

「哦！我在陽台上作日光浴。」久美說着將身上的浴巾撩動了一下，顯露了她那赤裸而又健美的胴體，然後低聲說：「這是最好的引誘方法。」

張家凌明白她的意思，指指隔壁八一六室問道

：「到了嗎？」

久美點點頭，身軀貼近了一些。低聲說：「上午十一時左右到的，是一個胖子。」

「就他一個人。」

「聽說有好幾個隨從，住在另一大套房裏。」

「知道他的姓名嗎？」

「不知道。等會兒你出去時，可以順便看看他房門口的姓名卡。」

「嗯！妳有把握搭上他嗎？」

「我開始作日光浴才不過二十分鐘，他已到陽台上來過三次了。」

「繼續做妳的日光浴吧！不過，妳最好將太陽眼鏡摘下來，女人的眼睛是最具吸引力的。」

「是的。」久美依言摘下太陽眼鏡。「不過，中午的陽光太强烈了，即使閉上眼睛也受不了。」

「妳面部向上嗎？」

「是的。」

「那是最邪惡的姿勢。記住，伏在軟墊上，女人的背部最誘人，對方也可以放胆偷窺。」

「你很內行。」

張家凌沒有興趣和她調笑，扯下她身上的浴巾，扳着她的身子讓她面向陽台，在她背上拍了一下說：「去吧！開始妳的工作。」

張家凌走出八一四室。當他經過八一六室門口時，不由楞了一下，原來房門上的姓名卡寫着「中村一郎」的名字。

所謂「九州豪客」就是高森所提到的師父嗎？張家凌暗暗思忖。是同名同姓嗎？未免又太巧了。他不便在走道裏停留，立即敲响了幸代的門。她很快來開門，服裝也很整齊。

「是張大哥嗎？」她問，顯然她已事先知道他要來訪。

「嗯！」他點點頭，跨進門去。「妳準備怎樣勾搭那位九州豪客？」

「準備在晚餐的時候進行。」

「怎樣進行？」

「經過他的餐桌，再落下皮包……」

「嗯！有把握嗎？」

「張大哥！你是男人，那時候你會爲我檢皮包嗎？」

「會的。不過，妳要穿迷你裙，而且要站在一個良好的角度上，對方才願意蹲下去；否則，妳只有自己去拾起來。」

「你很內行。」

「今晚給我做件工作。」

「什麼事？」

「到『珍珠俱樂部』去以後，注意一個右耳有缺口的男人。他是一個槍手，可能會泡在二樓專演脫衣舞的夜總會裏。」

「你是要我到那裏去找他？」

「妳沒有去過那種場所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幸代連連搖着頭說：「黑羽先生命令我們不得離開那位九州豪客。」

「命令是活的不是死的，」張家凌神氣十足地說：「我命令妳做這件工作與今晚的大局有關。」

「黑羽先生知道嗎？」

「派妳一件工作也需要黑羽先生知道嗎？」

「張大哥！我只是提醒你。」

「用不着，」他冷冷地說：「我是本組第一幹部，做錯了事，由我接受黑羽先生的懲罰。」

「是！」幸代噤口不言了。

「這個人今晚一定在『珍珠俱樂部』，不管他藏在那一個角落，妳都要找到他，絕不許失敗。」

「找到他以後又怎樣呢？」

「纏住他，十點十分到十點三十分鐘這段時間內，一定要纏住他，不管妳用任何方法。」

「他喜歡女色嗎？」

「他是一個槍手，一個殺人慣犯，妳該懂得這種人要那一種類型的女人才能吸引他。」

「我懂得，只要將頭髮弄亂一點，佯裝前胸的鈕扣解開一顆，然後，再點燃一根香烟，啣在嘴唇間……」

「行了。」張家凌點點頭。「但是這種人也最多疑。所以要他來找妳，別主動去找他。」

「我懂了。」

張家凌道：「記住：十點十分到十點三十分那二十分鐘。」

「我不知道那傢伙有沒有勇氣和我來一個二十分鐘的長吻。」

「如果妳有這種想法，我建議妳將他引誘到盥洗室去。」

幸代伸了伸舌頭說：「張大哥！眞虧你想得出來。」

張家凌一本正經地問道：「妳現在在那個單位工作？」

「『美色小組』！」

「那麼，妳的武器就是美色，好好利用它。」

「放心吧！」幸代傲然地說：「這一方面的運用，在『美色小組』中我是交佼者。」

「嗯！」張家凌點點頭，投以嘉許的目光。「事成後，將妳調到我身邊來。」

「眞的？」一秒鐘之間，幸代一連向他飛了好幾個媚眼。「不怕吳美麗吃醋嗎？」

「她敢嗎？我是第一幹部呀！」

「你比金東昌還要兇，但你比他帥。」

張家凌輕佻地在她臉上擰了一下。他深深懂得，對於這些荒淫無恥的女娃，這是鼓勵士氣的最佳方法。幸代却得寸進尺地撲過來在他頰上印了個唇印。

張家凌也索性讓對方多滿足一些。雙手摟緊了她，去吻着對方。分開後，他說：「幸代！這個吻是不及格的。如果我是那個槍手，別說要纏我二十分鐘，妳想纏我兩分鐘也辦不到。」

「少吹牛！不信再試試看，我要你兩個小時也走不掉。」

「好了！」張家凌向旁邊退去，他眞怕被幸代纏上兩小時。「留着妳的本領去纏那個缺耳朵的人吧！」

張家凌退出了八一八室，在等電梯的時候，八一六室的房門打開了，走出來一個胖胖的中年人。他面上戴着金邊的茶色眼鏡，西服畢挺，很有氣派。張家凌一看就知道他準是那位九州豪客了。

電梯來了，兩人同進電梯，面對面地對立着。張家凌覺得對方那種沉穩的氣勢非常懾人。那種氣勢不是可以裝出來的，那必需要有很高的定力。由此看來這位豪客的賭技必然是很高明的。

他不禁爲高森担心，也爲那位魏江担心。當然他更爲自己担心。因爲今晚的局面也許不如他想像的那樣容易控制。同時，久美可能已失敗了，不然這位豪客不會在這個時候離開他的臥室。

出了「東京大飯店」，張家凌看見那位豪客離去，立刻走到公用電話亭，撥電話到幸代的房裏。他教她去問問久美是怎麼回事。一分鐘後幸代回來告訴他：「久美成功了。」

「對方怎會離開呢？」

「那個傢伙很小心，他說要親自去購買衞生用具。」

張家凌吁了口氣放下電話，這個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事、千奇百怪的人，眞是太多了。

他不立刻離開飯店。五分後那位豪客回來了。他還不放心，又等了五分鐘，他撥電話到那位豪客住的八一六室，電話鈴聲足足响了一分鐘都沒有人接。現在張家凌放心了，那位豪客正在久美的床上忙着哩！

× × ×

太陽西沉。夜，又開始濃裝艷抹地粉墨登場。在宇宙的舞台上扮演一個妖嬈媚人的少婦。

銀座，被那妖嬈少婦的魔手撫弄一番，立即變得珠光寶氣。紅綠的燈光在流動，輕浮的笑聲在飛揚。

九時正，北原惠子在巷口出現。她神色畧顯緊張地四處張望，忽然一輛黑色轎車停在她的面前。駕駛座上坐着張家凌，他向她招招手：「上來。」

北原惠子跨上去，車子開動後，她才吁了口氣：「那來的車子？」

「租的。」

「我好緊張。」

「放輕鬆一點。」他安慰地說道：「妳的吉他呢？」

「寄在酒吧裏。」

「妳今天提早離開，千代小姐覺得奇怪嗎？」

「我說我有點不舒服，她還拿了藥給我吃。」

「她和妳一樣，是個好女孩。」

「她今晚提到你。」

「噢！」張家凌微感詫異。「她說什麼？」

「她担心你會出事。」

「眞該謝謝她。」

「我……」北原惠子的聲音很輕：「我也在爲你担心。聽千代小姐說，你現在的處境很危險。」

「她怎麼知道呢？」

「她說：她在銀座出生、在銀座長大，黑社會的情形她很了解。像你這樣，會幾面不討好。」

張家凌何嘗不知道這些，只是情勢所迫，使他無法顧到這些而已。他故作輕鬆地笑着說：「別担心，不會有事的。」

二十分鐘後，車子到了上野車站。張家凌掏出一包香烟，和一包火柴遞給北原惠子：「來！這個給妳。」

「我不吸烟的。」

「我知道。但是妳今天可能要吸一枝。等會兒當我下車後，如果發現有人跟踪我，妳就點燃一枝香烟，將香烟伸向車窗外面，懂了嗎？我會在廣場前面兜幾個圈子，現在廣場上人很少，有人跟踪我會被妳發現的。」

北原惠子好奇，又緊張地點了點頭。

張家凌又說：「九點四十分時，妳坐到後座去，同時將車門打開。如果車門不打開，那就表示妳有了危險，到時我會設法應付。記住！如果有什麼人威脅妳，千萬鎭靜，不要叫嚷，妳就不會有危險了。」

北原惠子又點了點頭，但她已透出不安的神色了。

張家凌拍拍她的面頰問道：「怕嗎？」

北原惠子的面頰被張家凌的手一接觸，立即週身發熱，心臟狂跳，一個腦袋差點縮到胸腔裏去。

張家凌見她這樣畏縮，連忙伸出手臂去安慰性

地摟住了她。「別怕！妳不會有危險的。」

這樣一來，北原惠子竟然渾身顫抖起來。

張家凌皺眉不已，忙問道：「惠子！妳非常害怕嗎？」

「我……不……怕。」聲音輕得像是來自遙遠的天邊。

張家凌恍然大悟，原來她的畏縮是由於少女的嬌羞。連忙鬆開手臂，輕笑着說：「妳畢竟還是一個孩子。」

渾身是胆

張家凌走下了車，看看車站門口的報時鐘，此刻是九時二十八分，離開約會的時間還有十二分鐘。他在車站前的廣場上圍着噴水池兜了三個圈子，他沒有看見北原惠子伸出告警的烟火，他自己也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九點三十九分，一輛綠色出租汽車直駛到車站大門前停下，車上走下來的正是愛子。她穿着黑色的衣服，頭上裹着一條紗巾，手裏提着一隻大型旅行袋，神色緊張地四面張望。

張家凌沒有發覺車子跟在愛子後面，也沒有發現可疑的人。這才出其不意地走到愛子身邊。

「啊！」愛子以手撫胸發出低呼。

張家凌挽住她，輕聲說：「別怕！這裏沒有可疑的人。」

「車票買好了嗎？」

「買好了。俱樂部裏的情形怎麼樣？」雖然時間很迫切，但是張家凌還是需要了解一下那邊的情形。

「有點混亂。」

「混亂？」張家凌微微一驚。「怎麼回事？」

「由於九州來的那個胖子，他名叫中村一郎，這使馬場信夫感到迷惑，他幾乎想停止今晚的這場豪賭。」

「後來怎麼又進行了呢？」

「各路人馬到得太多，這場豪賭勢在必行。」

「妳所說的各路人馬是指那些呢？」

「你怎麼還有心情關心這些事情？」

「反正上車還早，聊聊嘛！」張家凌顯得不在意地說。

「你們『黑羽組』請來了賭徒，澀谷的『清船組』、『黑田組』，也派來了大將，橫濱那麼遠，也……」

「好了，我才不關心那些傢伙。」張家凌拍拍愛子手中的提包。「我關心的是妳的收穫。」

「七億。」

「這麼多？」張家凌伸了伸舌頭，駭異不已。他不是故意裝腔作勢，這的確是個駭人的數目。

「馬場信夫準備了三億現款以壯聲色。那位九州客一出手就買了兩億的籌碼。你們『黑羽組』也買了八千萬籌碼。其他零零星星也有一億多。我說七億只是個大概的數目，恐怕還有多哩！」

「妳全部拿光了？」

「一塊錢也沒有給他留下。」

「妳眞狠！」

「人家都是爲你，你反而……」

「妳聽我說完呀！妳對馬場信夫愈狠，就愈能證明妳對我的愛愈深。」

愛子噗哧一聲又笑了：「你眞是個教人喜歡的魔鬼。」

「妳來的時候，俱樂部裏賭得熱鬧嗎？」

「還早哩！現在只是小接觸，彼此探探對方的手法，眞正拚個你死我活的大輸贏，要到凌晨兩三點鐘以後。」

「馬場信夫手下的那張王牌呢？」

「誰？『九指一郎』嗎？」

「馬場信夫想必已經將他調來了。」

「你說對了，他現在正躺在馬場信夫的臥室裏養精蓄銳。」

「北原秀夫呢？」

「你不說我倒忘了，他找了你一下午，現在他守候在三樓的進門處。哈哈……他也許會等到頭髮白。」

張家凌回頭看看車站門口的報時鐘：九時四十七分，寶貴的七分鐘已經過去，不能再躭擱了。

「可以上車了吧？」愛子問道。

「還早呢！我們最好在開車前一分鐘上車。來！吸一枝烟，香烟也許可以使妳定定神。」

愛子點燃了烟，深深地吸了兩口。張家凌暗暗得意，像她這樣猛吸，她會昏睡得久些。他摟着她緩緩向停車的地方行去。

走了幾步愛子忽然說：「家凌！我感到有些頭暈。」

他接過她手裏的旅行袋：「我來帮妳拿，妳可能太緊張了。」

「哦！」愛子低聲呼叫着。「房子在轉，好暈……我……」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半截香烟已經掉到地上。整個身子的重量也完全落在張家凌臂彎裏了。

他們已走到車旁，張家凌老遠就看見後座的車門開着。他將愛子半抱着推進了汽車的後座。低聲說：「惠子！好好照顧她。」

說完後，他跳上駕駛座，開動了車子。

半晌後，北原惠子方才說話：「我們現在回旅店嗎？」

「嗯！」張家凌全神注意着駕駛，因爲車速已超過了每小時一百哩，他担心吳美麗過了十點鐘不再等他。

「吳小姐碰見怎麼辦？」

「放心！她現在坐在『夜之歌酒吧』裏。」

「你怎麼知道？」

「我敎她去那裏等我的。」

一路上，兩人再沒有說話。十點正，車子開到了『流乃莊旅店』的側門。張家凌開了側門上的鎖，然後抱起昏睡的愛子進了旅店。沒有一個人發覺他們的行動。

來到北原母女的房門口，張家凌將愛子放在走廊的地板上，低聲說：「惠子！拜托妳了。」

北原惠子拍拍手裏的旅行袋說：「這些……」

「也交給妳。」

「這位小姐要睡多久？」

「可能要睡到明天天亮。等我離開以後，妳再叫醒妳母親，帮忙將愛子小姐扶進去。」

「張先生……」

「惠子！妳要說什麼？」

「你……」北原惠子遲疑地問：「你要到那裏去？」

「『珍珠俱樂部』！」

「是你父親輸錢的地方嗎？」

「是的。」

「張先生！」她的聲音很輕、很柔，也很摯誠。「我不能阻止你，但是我請求你小心一點。」

張家凌不由一陣激動。她不是一個孩子，她是一個飽經憂患的少女，更是一個成熟的女人。

「謝……謝妳！」他聲音有些哽咽。

北原惠子在頸間摸索，解下了套在頸子上的一個紅色小布包。張家凌知道那是日本人迷信的「吉祥符」。

「掛在頸子上。」她將吉祥符遞給他。「它會保祐你。」

張家凌感激地接受，吉祥符上還有餘温，方才它還貼在純潔而又芳香的少女的軀體上，現在却要和自己去渡過生死的關頭。他掛上了吉祥符，在這一瞬間，他幾乎激動得流淚。

他無言地離開旅店的後院，用奔跑的速度。

× × ×

趕到「夜之歌酒吧」時，吳美麗還在，張家凌不由吁了一口氣，他走到她旁邊坐下，向她道歉：「對不起！害妳久等。」

「看看錶！」吳美麗冷冷地說：「現在已經十點二十分。一個女人單身在酒吧裏一坐五十分鐘，簡直不是滋味。」

「我說過抱歉了。」他向她擠擠眼，作個鬼臉。「等會兒回去後，在另一方面加倍爲妳服務。」

「下流！」

「美麗！妳還要單獨坐幾分鐘。」

「你要到那裏去？」

「和酒吧主人千代小姐談兩句話。」

「情話嗎？」

「美麗！妳明知道不是。我是要問她點正經事情。」

「哼！」吳美麗將臉轉了過去。「反正管不到你。」

女人是天生的醋罈子，張家凌知道說也說不清，索性不去理會她，逕自向櫃枱邊走去。

站在櫃枱裏面的中村千代似乎一直在注意張家凌，一見他向櫃枱走來，立即迎了過來。「張先生要杯什麼酒？」

「不喝。令尊有信來嗎？」

很明顯的，張家凌是專門問這句話來的。這使得中村千代楞了一楞。良久，方搖了搖頭說：「沒有。」

「千代小姐！令尊有兄弟幾人？」

「三個。」

「令尊是排行老大嗎？」

「是的。」

「那麼令尊有『一郎』的別名嗎？」

「一郎？」她低呼一聲。「那是他的乳名。」

張家凌道：「千代小姐！有人稱呼令尊爲『九指一郎』嗎？」

中村千代的面色突然大變，聲音也顫抖起來：「沒有聽人這樣叫過，不過，家父倒是殘缺了一指。他左手的小指被刨冰切斷了。」

「這也許是巧合！」張家凌自言自語地說。

她的神情非常不安，遲疑地問道：「張先生！你一直認爲家父是個職業賭徒嗎？」

「不會的。」他笑着說：「令尊遠在新加坡，這個『九指一郎』就在赤坂，怎會是令尊呢？」

「但是，聽你的口氣，彷彿懷疑那名叫『九指一郎』的職業賭徒就是家父，你能帶我去……？」

張家凌打斷她的話說：「千代小姐！你太多疑了。一個九州來的賭客名叫中村一郎，而這一位高明的賭徒也名叫一郎，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

中村千代沉吟了一陣，問道：「聽說今晚『珍珠俱樂部』裏有場豪賭，是嗎？」

「是的。」

「你要去嗎？」

「我立刻就要去。」

「你會得到証實。」中村千代以堅決的語氣說：「你所說的那兩個一郎沒有一個是家父。」

張家凌無言地點點頭。其實，他幾乎已經肯定地認爲那個「九指一郎」就是千代的父親中村正英了。他眞不敢想像，當中村千代發現自己敬愛的父親是一個玩弄詐騙手段的賭徒時，會難過到什麼程度。

他回到吳美麗的身邊，她悻悻地望着他：「談完了？」

「我們走吧！」

吳美麗站了起來，張家凌突然發覺酒吧角落裏也有一個客人同時站起來。雖然那個人在暗暗的一隅，張家凌却認出了他是金東昌。

張家凌心頭不由一怔，金東昌沒有到俱樂部去，而在這裏出現，這裏面必定大有文章。

他低聲對吳美麗說：「巷口停着一輛黑色轎車，那是我租來的。妳先出去在車上等我，我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人。」

吳美麗顯然不知道金東昌也在座，她向四週掃了一眼，疾步走出了酒吧。

張家凌先將吳美麗支走是有原因的；她對自己雖然有情，而她畢竟是「黑羽組」的一份子。自己萬一和來意不明的金東昌幹上了，吳美麗也未必敢站在自己一邊，而今晚吳美麗對自己還有點用處。他盤算着吳美麗已經上了車，這才緩慢地轉身向外走去。

他一轉身，就發現進門處有兩個健壯的漢子站着。那兩個人分明是衝着他而來的。張家凌沒有理會這些，仍然向門外走去，不過步子却慢得多了。

忽然，身後傳來金東昌低沉的喝聲：「張家凌！要命就不要動。」

同時，門口那兩個大漢身形一併，將出口封住了。

「黑羽組」的人除了特級幹部以外，其餘的人都沒有槍。因此，張家凌對封住門口的那兩個大漢並不去留意。但是，身後的金東昌却不同了，他此時手上必然有一枝槍，他爲了証實這一點，因此緩緩地轉過了身子。

果然，金東昌手裏拿着一枝槍，他正半靠在酒枱上，目光像尖刀似地盯在張家凌的臉上。

張家凌明白這是黑羽太郎的授意，却故意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金東昌冷笑一聲，道：「哼！姓張的，你別裝糊塗。」

「金東昌！」張家凌語氣嚴厲地說：「黑羽先生在俱樂部等我，誤了事情你要負全責。」

「告訴你，黑羽先生突然不歡迎你到俱樂部去，因爲你去只是爲了私事。」

張家凌垂下了手，故作輕鬆地聳聳肩說：「我不去還不行嗎？何必用這一套來付我？」

「你不會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對付你。」金東昌頭一擺。「姓張的，乖乖向外走，少耍花樣。」

「看樣子，黑羽先生在動那筆鉅欵的腦筋。說出來，你也許要失望，愛子現在恐怕已經快到橫濱了。」

「你胡扯什麼！愛子根本還沒有離開『珍珠俱樂部』。」

這使得張家凌放心不少，他又試探性地說道：

「金東昌！別太有把握。」

「哼！」金東昌冷笑了一聲。「那個臭娘們早就被我們釘上了，到現在爲止，她還在四樓的音樂廳裏喝酒。」

張家凌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上野車站那樣平靜，怪不得愛子沒有被追踪，原來愛子的花槍不少，很明顯的，坐在音樂廳裏喝酒的是愛子的替身，騙了那一羣監視她的儍瓜蛋。

現在的問題是，該如何對付金東昌那柄槍。張家凌有把握目前黑羽太郎不會殺他。黑羽最少還可以用自己來抵制馬場信夫。但是，黑羽不准他前往俱樂部，則是一個猜不透的謎。

「走吧！不會有奇蹟出現的。」金東昌陰笑着說。

「哼！我打賭你不敢在這裏殺我。」

「不是我不敢，而是你沒有到死的時候。」

「我也許有機會。」

「三對一，你絕對沒有機會。」

「別忘了我身上也有一支槍。」

「我知道，還是黑羽先生給你的。」

「金東昌！你不要逼我將槍拔出來。」

「你拔出來吧！我正好缺少一個動槍殺人的理由。」

「你不見得比我快。」

「姓張的！你的拳頭硬，你的腦筋却不行。將槍拿出來看看吧！槍是新的，子彈却是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的出品，火藥都已潮濕發霉，你不信試試看，沒有一發子彈打得响的。」

張家凌吸了口涼氣：「眞的？」

「姓張的，死死心吧！」

張家凌抱着僥倖的念頭，他瞟了玻璃窗戶一眼，準備破窗而出。

但是，金東昌已經發覺了他的企圖。沉聲說：「你如打算逃走，我就要你殘廢……」

「嗆啷！」突然，酒吧裏响起一陣碎瓶聲，金東昌滿頭鮮血，顫巍巍地倒了下去。

那是中村千代的傑作，她在金東昌的後腦上敲了一酒瓶。

那兩名封門的大漢立卽衝了過來，張家凌比他們更快，拾起了金東昌掉在地上的槍，對準他們：「不要動。」

兩個大漢結結巴巴地說：「金大哥傷得很重，我……我們要抬他去找醫生。」

「嗯！」張家凌點點頭。「你們抬吧！可別動其他的歪腦筋。」

兩名大漢架着受傷的金東昌飛也似地離開了酒吧。

張家凌走到櫃枱前，向中村千代說：「妳闖禍了。」

中村千代顯得非常平靜，冷冷地說：「你不要管我，趕快到俱樂部去吧！」

「妳這樣作，只是爲了幫我去俱樂部？」

「是的。金東昌死了，我願承担殺人的罪名：『黑羽組』來找麻煩，我這間酒吧可以不開。但是，家父的名譽要澄清。如果你今晚不到俱樂部去，在你的心目中，家父一定是個職業賭徒。」

張家凌渾身一震，這無異是給了他一道難題：中村千代如此做，只是爲了洗刷中村正英的名譽。其實她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張家凌這一去，她父親的名譽就完了，因爲『九指一郎』有百分之九十九可能就是她的父親中村正英。

張家凌不禁彷徨無計了，他不知怎樣做，才能不傷害千代那顆純潔的心。

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但願那位「九指一郎」今晚不要在「珍珠俱樂部」出現。

突然，吳美麗奔了進來，倉皇地說：「我剛才看見抬出去一個人……」

張家凌連忙走出去挽住她，若無其事地說：「咱們走吧！那只是一個要無賴的小流氓。」

上車後，張家凌以時速一百哩前進，現在已經十一時正，他再不能無謂地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了。途中，張家凌順口問道：「有人知道我們在『夜之歌』見面的事嗎？」

「只有黑羽先生知道。」

「妳向他報告的？」

「不！黑羽先生問我晚上有沒有事，我就告訴他，你約我十點鐘在『夜之歌酒吧』見面。」

「嗯！」

「我不能瞞騙黑羽先生啊！」

「別緊張！我不過是隨口問問罷了。」

不到十分鐘，車子就到了「珍珠俱樂部」。俱樂部門口只有一個司閽佇立着，沒有發現第二個人影。顯然，「馬場組」的武力都集中在三樓的賭場去了。

他看看錶，十一時零九分。這與幸代約定的時間已超過了四十分鐘，卽使她能纏住北原秀夫，到十時三十分她也會放棄他。那麼，現在只有全憑自己的運氣和機警了。

他停好車，向吳美麗悄聲說：「妳先過去和司閽搭訕說話，免得他注意我。」

「好！」吳美麗下了車，扭着性感的軀體，向那司閽走過去。

半分鐘後，張家凌也順利地走進了俱樂部的大門。

一樓是保齡球場，在俱樂部的工作人員尙未注意到他的時候，他混進了那些打球的客人之中。

過了半分鐘，他又從球場走向電梯間，按了直昇四樓的電鈕。根據判斷，「馬場組」的人馬必定注意從底樓上三樓的客人。

當他再乘電梯自四樓下來時，就不會被對方注意了。

四樓的電梯出口處沒有一個人，張家凌又跨進原來那架電梯，按下三樓的自動電鈕。電梯門一打開，走道裏正有一個人在等候他。那人嘴上啣着一根香烟，雙手下垂，沉穩地站着。

張家凌一跨出電梯，就和那人面對面了。

張家凌一瞥之中，已看清楚了那人的左耳上缺了一塊，正是自己千方百計，想要逃避的「黑手北原」。

高手會師

北原秀夫的上衣敞開着，張家凌隱約地看見他脅下的槍套。如果對方想殺他，而槍管上又有滅聲套筒的話，現在將是最佳的機會，走道上沒有第三者，誰也不會發覺這件謀殺案。

張家凌的手心在沁汗，他倒不是担心自己出槍沒有對方快，卽使自己能佔先多少分之一秒，也不是他所願意的。殺死對方，將很難對警方解釋，而且澈底破壞了今晚的計劃。最佳上策，是如何巧妙地避過去。

北原秀夫打量了他一陣，沉聲問道：「是張先生嗎？」

張家凌知道不承認也不行，只得點點頭說：「好眼光！想必你就是『黑手北原』了。」

「謝謝你的禮物。」

張家凌楞了一下，但隨卽明白對方指的是幸代。「但願你好好欵待了她。」

北原秀夫面上呈現了一絲獠笑：「不錯！很合我胃口。不過，她可能要休息兩三天才能復原。」

「你將她怎樣了？」

「別緊張！她只是太貪玩了一點。同時，她的嘴不够緊，輕易地洩漏了你的秘密。不過，我不太了解你因何遲到。」

「你現在想怎樣？」

「不准你進賭場。」

「噢！不知道你用什麼方法阻止我？」

「拳頭，或者槍。」

張家凌知道自己只要一跨進賭場的門就算安全了。

馬場信夫絕不願意公然在大衆面前鬧事的。問題是，電梯出口處離開進入賭場的門約有二十步遠，現在這二十步却遠得像前往太陽的路。

「是要我回頭嗎？」他試探地問。

北原秀夫冷冷地說：「也不行。」

「那該怎麼辦？就這樣站在這裏嗎？」

「我可沒有興趣站在這裏，進電梯，我們同去二樓夜總會。那裏的連場艷舞，足够我們消磨到凌晨四時。」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也要去。」

「那要看你如何使我走路。」

「如你反抗，我可以立刻殺死你。」

「你不敢。」

「不是我不敢，而是馬場先生不想要你死。」

「那就行了。」

「可是馬場先生還有另一道命令給我，如果你不乖乖地聽話，我可以隨時隨地殺死你。」

「槍聲會驚動很多人，更會驚散這場豪賭。」

「我的槍管上裝有滅聲套筒。」

「可是我的槍管上却沒有滅音裝置。」

「你以爲你有機會發射？」

「當然，卽使我中槍後，我也能發射一槍。」

「我相信。不過，我要射擊你的腦子。只要半秒鐘，你每一根神經都會癱瘓，因此你就無法發射一槍了。」

「聽說你是一個職業槍手，但是你對射擊這門學問却非常外行。你如果想瞄準我的頭部射擊，最少使你的動作慢了四分之一秒鐘，就在這一點時間內我卽可以拔槍射穿你的心臟。」

「噢！」北原秀夫一直沉穩冷靜的面孔突然變了色。

張家凌見嚇阻術生效，連忙又說：「我的槍在右邊袴袋裏，它離開我的右手只有幾吋距離，你的手和你的槍却遠距兩呎，所以你不會比我快。」

北原秀夫嘿嘿一聲獠笑說：「休想嚇倒我。」

「你是行家，應該聽得出我說的是內行話。」

「若非馬場先生的命令，我眞的想和你較量一下。」

「卽使較量，你也佔不了便宜。」

「你有把握？」

「我不願殺你，但我也不願被殺。」

北原秀夫向前走了幾步，冷冷地說：「如果我用拳頭對付你呢？」

「爲了表示公平，我也用拳頭對付你。」

「好！」北原秀夫方待揮拳，忽然走道上傳來一聲喊叫：「家凌！」

喊叫的人是吳美麗。這幢大樓一共有四架自動電梯，她是乘另外一架電梯上樓來的。

她這一聲喊叫，使北原秀夫霍地轉身，揮起一半的右拳，也轉變了方向，向左臂伸去，他顯然是想掏槍。

張家凌的動作比他更快，就利用這一瞬間的機會，一脚踢中北原秀夫的右肘，阻止了他想拔槍的企圖。

北原秀夫不由老羞成怒，再次想出手拔槍。張家凌已飛快撲到，一拳擊中他的下頦，北原秀夫立刻踉蹌向後翻倒。

張家凌雖然一擊得手，但他並不敢往賭場的入口處跑去，因爲北原秀夫並未昏厥，隨時有拔槍射擊他的可能。

他再次前撲，北原秀夫却已機警地彈身而起，使他一撲成空。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局面，等於是留給對方一個拔槍的機會。張家凌在撲空摔倒之際，不忘伸出右腿，將北原秀夫絆了一個跟斗。

北原秀夫雖然摔倒，仍不忘拔槍。可是當他的右手僅只觸到槍柄時，張家凌已經將他的身軀抱住了。

這樣一來，北原秀夫是有些吃虧的。因爲他目前只有一隻左手可以打擊對方，那是不管用的。

「家凌！」吳美麗緊張地叫着。兩人的打鬥太激烈，使她無從幫忙下手，她喊叫是想得到指示。

孰料張家凌却喝阻了她：「不要嚷！」

張家凌的意思，是怕她的喊叫驚動了「馬場組」的手下，援救的人一趕來，就不大好辦了。

張家凌雖連連揮拳猛擊對方，但是雙方在滾動中，拳頭打擊的力量並不太大，北原秀夫的反擊並

未減弱。

突然，張家凌面部中了一拳，鹹鹹的液體流到嘴角。他知道自己鼻破血流了。他不去理會，在北原秀夫的襯衣上擦拭了血漬，然後雙臂抱緊對方向賭場的入口處滾過去。

北原秀夫並未發覺他的詭計，事實上他也無法控制張家凌，只有隨着他在走道上翻滾着。

終於，滾到賭場的進門處了。

張家凌騰出右手來，全力揮出一拳。

北原秀夫突然發現了張家凌的陰謀，雖然對方的一拳使他有些暈眩，但他的兩腿却像鐵鉗似地將張家凌的雙腿纏住了。

張家凌自然不願功虧一簣，他咬咬牙，使出了狠勁張開嘴吧，在北原秀夫肩頭處重重地咬了一口。北原秀夫大叫了一聲，雙腿自然也就鬆了勁。

張家凌還怕自己爬起來對方會藉機拔槍，一隻手扭曲着對方的右腕，這才彈身而起。

北原秀夫也不是泛泛者，飛起一脚踢在張家凌的肱骨，使他鬆開了手。

但是，張家凌的左手早已握住門把，飛快地打開了門，衝進了賭場，貼在壁上喘了口大氣。

滿面血漬的張家凌在賭場出現時，馬場信夫首先發現了他，接着圍在賭枱上的衆人也看見了。一時，滿場嘩然。接着，北原秀夫也在門口出現。他右手伸在左脅下，顯然想拔出槍來向張家凌射擊。

馬場信夫連忙喝阻：「住手！」

北原秀夫也不敢造次，只得停止拔槍的動作。

馬場信夫又向北原秀夫揮手：「還不給我滾出去。」

馬場信夫所以如此委屈求全，是怕影响正在進行的豪賭。北原秀夫明白老闆的用意，只得悻悻地退出了賭場。

黑羽太郎正聚精會神地在高森背後觀戰，一見張家凌出現，不由一愣。金東昌的阻止行動失敗了，及至北原秀夫出現，他才發覺馬場信夫也想阻止張家凌進入賭場，結果弄了個原形畢露。

黑羽太郎抓住這個攻擊馬場信夫的好機會，預先在衆賭客腦海裏留下一些印象。他忽然地推座而起，問道：「馬場先生！你的賭場經常用打手如此對付客人嗎？」

馬場信夫想不到黑羽太郎會來上這一手，一時怔住，半晌答不出話來。良久，才囁嚅地向張家凌問道：「是怎麼回事？」

張家凌不願意黑羽太郎挑燃戰火，因此苦笑着說：「馬場先生！這不關賭場的事。」

「你說什麼？」黑羽太郎顯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朶。

張家凌掏出手帕來擦淨了面上的血漬，輕描淡寫地說：「我出電梯的時候踩了那位老兄的脚，他開口大罵，我揮拳就打，就這樣一件小小誤會。」

張家凌如此解釋，不但出乎黑羽太郎的意外，也出乎馬場信夫的意外。他是個聰明人，連忙趁機下台，一揮手說：「各位繼續玩吧！」

大家的注意力又集中在賭枱上去了，只有黑羽太郎的眼光還盯在張家凌的臉上。張家凌則毫不在意地向盥洗室走去。

這時，吳美麗也推門進來。黑羽太郎忙走過去迎向她，低聲問道：「看見金東昌嗎？」

「沒有啊！」

「妳和張家凌在那裏見面的？」

「『夜之歌酒吧』。」

「奇怪！金東昌怎會沒有去？」他喃喃自語。

一分鐘後，張家凌從盥洗室走出來。黑羽太郎在門外等着他。他神情輕鬆，裝作毫無芥蒂地問：「黑羽先生！高森表現如何？」

「小接觸。」黑羽太郎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然後又作不經意地問：「見到金東昌嗎？」

「聽說他遇到一點小意外。」張家凌回答得很輕鬆。

「噢！」黑羽太郎却不太輕鬆了。「他受了傷了？」

「嗯！傷在頭部，到醫院裏傷去了。」

黑羽太郎想努力在他的神色中找出一絲端倪，結果是一無所獲，不得已又遲疑地問道：「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聽說是一個女人在他頭上砸了一酒瓶，也許金東昌喜歡對女人動手動脚，這一次遇上了一頭母老虎。」

張家凌沒有說謊，黑羽太郎也看出他不是說謊，心裏不禁罵了一聲金東昌該死，然後俏皮地問道：「你的女朋友如何？」

張家凌表情很逼眞，兩手一攤，嘆口氣說：「唉！空等一場，女人的事很難說。她現在還在四樓音樂廳裏喝酒，恐怕還沒有下定決心呢？」

「今晚你……？」

「隨時聽你的命令呀！」張家凌表現得忠心耿耿的樣子。「我是『黑羽組』的第一幹部啊！」

「來！」黑羽太郎重重地在他肩頭拍了一下，順勢還抱着他。「讓我們去給高森打氣加油。」

今晚這間偌大的賭場內只有「搖骰」的大枱子上圍滿了人，其餘的賭枱全部停止休息。

那個名字叫中村一郎的九州豪客仍是張家凌白天所見的那身裝束，久美倚偎在他身側，不時爲他

送烟燃火，身後則站立了四個身裁魁梧的年輕人，一眼看去就知道那是幾個擅長打鬥的保鏢人物，極可能身上還有槍。

張家凌來到高森背後時，剛好是高森和魏江在對賭，賭注是一百萬元。高森搖了一副淸順（卽么二三四五六），贏了那一注。

張家凌眼光向場內一掃，就看出了孰强孰弱。那位九州豪客仍然戴着茶色眼鏡，態度鎭定已極。高森面部表情肅穆，魏江不時在以手帕擦拭額上的汗珠，其餘幾個賭客也都有點神情緊張。很顯然的，除了那位九州客和「黑羽組」請來的高森以外，其餘的人都已開始發慌了。

這時，那位九州客丟了一個紫色的大籌碼在賭枱的中央，聲音沉靜地說：「一千萬。」

看樣子，這是今晚的第一次大賭注，全場都靜了下來。順着九州客以下的幾個人都搖了搖頭，輪到魏江時，他竟回過頭去向馬場信夫投以請示的目光，顯然他已失去自信心了。

馬場信夫目光中的怒火一閃卽逝，但他說話的聲音却很平靜：「老魏！你是本店的莊家，有權考慮是否接受賭客的挑戰，用不着來請示我，我只管賭枱下面的事。」

這話說得很漂亮，但也交代很明白。如果桌面上發生什麼糾紛的話，與他是漠不相干的。

魏江又猶豫一下，才丟出了一個紫色的籌碼。

輪到高森的時候，他毫不考慮地跟賭。

這一局三個人入局，輸一千萬，贏兩千萬，但是勝面也少一成，因爲擲出來的點子要和兩家比。

九州客開的價，由他先搖骰。他搖骰子的架勢沒有什麼出奇之處，但他搖出來的點子却不小。

「淸順！」他一揭杯，久美就嚷了出來。

六粒骰子和搖杯遞到魏江面前，他幾乎有些不敢去摸觸，看樣子今晚他已經碰過了不少釘子。他在手巾上擦擦手，發一聲吆喝，猛地抓起搖杯。

他搖得很起勁，砰地一聲，杯口蓋到賭枱上，全場一片寂靜，每個人都留神搖杯揭起的一刹那。

魏江的右手在微微顫抖，也許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也許在座的高手使他有些胆顫心驚。搖杯揭開了，全場一片讚嘆，魏江竟然搖出了一個淸一色，六粒骰子全部都是六點。

黑羽太郎以肘臂碰了碰張家凌，說：「這小子裝傻。」

「你說他那副緊張樣子是裝的？」

「嗯！小注他都輸，這一次大注他却搖副淸一色來。」

「看高森的吧！」

張家凌的話還沒有說完，碰地一聲，高森已將搖杯蓋在賭枱上，稍微停了一下，猛喊了一聲：「開！」

他的杯子一揭，全場大嘩，只見賭桌上一片血紅，原來他搖出六個紅么，是搖骰中最大的點子。

魏江的眼睛一忽兒看那六粒骰子，一忽兒又看看面帶微笑的高森，最後只有乾瞪眼看着高森拿進了籌碼。

張家凌看看那位九州客，他面上一無表情。張家凌直覺地認爲他是一個神秘而又危險的人物。不過，他也肯定對方不是高森的師父。

忽然，張家凌發覺久美在向他打眼色。接着，久美就起身離座。

張家凌拉了身邊的吳美麗一下，低聲說：「跟久美去，她可能有話要說。」

兩個女人同上盥洗室，誰也不會注意。三分鐘後她們先後回來，各自歸座，在這段時間裏，賭枱上只是進行小場面。

張家凌挽着吳美麗離開了賭枱，走到一邊的休息座上，倒了兩杯冰啤酒。賭枱邊上的馬場信夫雖然在注意，但他却無法聽到他們的談話。

「什麼事？」張家凌低聲問。

「久美說那位九州客身上有槍。」

「這不稀奇。」

「你進來的時候，他同後面站着的人打了個手勢。」

「嗯！還有麼？」

「久美要你注意他。」

黑羽太郎也走過來問：「什麼事？」

張家凌故意神色緊張地說：「那位九州客身上有槍。」

「這不稀奇，今晚這裏帶槍的人很多。你不是也帶得有槍嗎？」

「可惜我身邊的槍沒有用。」

「噢！」黑羽太郎的確有些吃驚，他不明白張家凌何以知道那些子彈都是打不响的廢彈。

「子彈都是廢彈。」張家凌說這句話時並沒有特殊的表情，他不想使對方知道自己已明瞭一切，更不想對方知道自己身上已經有了另外一枝槍。

黑羽太郎顯得不安地搓手說：「那怎麼辦？」

「你沒有帶槍嗎？」

「沒有。」

「你沒有安排其他的人嗎？」

「沒有，今晚全靠你了。」

張家凌感到好笑，但他沒有戳穿對方的秘密，蹙了一下眉尖說：「黑羽先生！你靠我，我只有靠運氣了。」

「靠運氣？這是什麼意思？」

「但願今晚用不着槍。」張家凌說完後就挽着吳美麗，重又回到賭枱上。

這時，又輪到那位九州客出注。他丟出一個紫色的籌碼，說：「一千萬，叠骰。」（叠骰的意思，是六粒骰子每一粒都要叠起來，然後才比點子的大小。）

毫無問題的，其他的賭客紛紛棄權。輪到魏江，他竟沒有過份猶豫，就丟出了籌碼。輪到高森時，他却出了花樣。

「中村先生！」他笑着問：「能加注嗎？」

「歡迎。」對方冷冷地說。

於是，高森丟出了兩個紫色籌碼。

那位九州客也加了一個，輪到魏江時，他又猶豫起來。他正想回過頭去請示馬場信夫，馬場信夫已經低喝道：「跟上。」

魏江這才戰戰兢兢地拿一個紫色籌碼丟出去。

九州客正要開始搖骰，馬場信夫突然一伸手攔住了他。「慢一點！」

對方停下手，冷冷地問道：「有何見教呢？」

馬場信夫笑着說：「本店的莊家魏江先生今晚是抱病登場的。中村先生！這一局結束後我想換一個莊家。」

張家凌心頭一動，嘿！「九指一郞」出場了。

九州客語氣平靜地說：「不知道馬場先生何以要告訴我這些？」

「你是遠客，我們應該事先通知你一聲。」

「你卽使今晚換上十個莊家也無所謂，我來，不是爲了輸贏，目的是多見識幾位高手。」

「客氣了！」馬場信夫向他點點頭，然後對高森說：「高森先生！你不會反對我更換莊家。」

「馬場先生！」高森的語氣很客氣，骨子裏却有挑戰的意味。「這正是我們瞻仰高手的機會。」

馬場信夫笑着揮揮手說：「開始吧！」

九州客首先搖骰，搖杯揭開來時，六粒骰子堆成一條長柱，一粒粒地揭開，又是一副「淸順」。

魏江並不太差，叠骰的賭法並沒有難倒他，而且他還存下做副淸么的雄心。可惜他的技巧還沒有到爐火純靑，上面五粒骰子朝上都是么，最後一粒竟是二，以致功敗垂成。

輪到高森了，他沉穩地拿起搖杯，哐啷哐啷地在半空中搖了三下，砰地一聲將杯蓋在桌面上。

他正要揭開搖杯時，那位九州客突然大喝一聲：「慢點！」

高森施施然鬆回了手，冷冷地問道：「有何見教？」

對方沒有說話，一雙眼睛從茶色鏡片的後面射出烱烱的光芒，盯在高森的面上，一動也沒有動。

黑羽太郎和張家凌都以爲對方抓住了高森的毛病，心中不免焦急。不過，他們所焦急的原因各有不同：黑羽太郎是怕失去「黑羽組」的面子，張家凌則是怕這場豪賭就此而散。

緊張的空氣僵持了一分鐘，高森又問了一句：

「中村先生！有何見教？」

對方這才說：「我是提醒閣下，扣杯和揭杯的動作要分開，揭杯的動作不要太快。大賭注，必需要愼重一點。」

「現在可以揭了嗎？」

「可以。」

高森揭開了杯子，但他隨卽吸了口冷氣。因爲那六粒骰子只有五粒叠在一齊，另外一粒却落在一邊了。

九州客仍然是毫無表情地收進了桌面上的六個紫色籌碼。

這時，馬場信夫站起來說道：「各位！快到十二點了。大家休息一下，準零時三十分再繼續。」

於是，衆賭客都站了起來。

高段郎中

黑羽太郎，張家凌，高森，吳美麗這四人自然是聚在一起的，高森端着滿滿一杯冰凍啤酒，幾乎有五分鐘之久他都沒有沾唇。緊蹙着眉頭，似乎還在爲方才失去的那六千萬元而痛心。

黑羽太郎却懂得用兵之道，拍拍他的肩頭說：「別緊張！午夜一過，有的是大機會。」

高森索性放下杯子，喃喃地說：「方才那一注輸得有點奇怪。」

「怎麼怪法？」張家凌揷口問。

「叠骰是小手法，我從來沒有出過錯。而且搖杯蓋下去時，我只聽見一叠骰子落下的聲音……」

吳美麗揷口問道：「是不是那傢伙一聲大喊，將最上面一粒骰子震下來了？」

乍聽之下，吳美麗問得有點滑稽。但是，細想一下，似乎也有道理，竟將黑羽太郎和高森兩人問住了。

只有張家凌笑着說：「妳眞是異想天開。」

高森沉吟一陣說：「他大喊一聲雖未必能將最上面一粒骰子震動下來，但是，他那一聲大喊却有些古怪。」

「他距離搖杯那樣遠！」黑羽太郎說：「難道他有什麼法術。如果是眞的，那可就太玄了。」

高森流露出一絲苦笑說：「當年師父曾告訴我

過，賭界中的奇人很多，也許那傢伙學過『忍術』，大喊一聲能震動骰子也不一定。」

黑羽太郎拍拍他的肩頭：「別胡思亂想了，輕鬆點，還有二十分鐘就上場了。」

高森突地雙掌一擊：「我有辦法，我不同他賭叠骰，輪到我出注的時候，我用大注殺他。」

「隨你的意思，我是信任你的。」

突然，吳美麗低呼一聲道：「看！那個人進來了。」

張家凌並未過份驚奇，淡淡地說道：「哼！何止他一個，賭場現在已經多了十幾個不明身份的人了。」

「馬場信夫想幹什麼？」黑羽太郎低聲問道。

「那還用說，」張家凌白了他一眼。「收進保險櫃的錢不再拿出來了。」

「他準備蠻幹？」

「他不會那樣傻，但是他要預防萬一，在座的高手不少，那位九州客更是高不可測。萬一他那張王牌露了馬脚，只有靠武力才能保住那筆鉅欵。黑羽先生！要是你，也會這樣安排吧？」

「唔！」黑羽太郎沉吟不語了。

高森冷笑了一聲說：「露馬脚的賭徒就不算高手了。」

「不見得吧？」張家凌詭譎地笑着。「比如說你剛才那副『清么』吧！原來的六粒骰子到了你的衣袋裏，亮在桌面上那一副骰子却是你另外換上去的，據我猜想，那副骰子一定是特製的。」

高森吃驚不已，手指着張家凌結結巴巴地說：

「你……你……」

「別吃驚，我站在你後面，別人是看不見。」

「即使站在我後面，也看不見的，我的手法很快。」

「我學過射擊，所以練就了視覺的反應。我眼睛快得可以拔槍射下一隻飛過的蚊虫。」

「你吹牛！」吳美麗嬌笑着打了他一下。

張家凌眼望着黑羽太郎說：「黑羽先生知道我說的是實話。」

「唔！」黑羽太郎點了點頭，他明白這是張家凌向他示威。

終於，零時三十分又到了。大家回到賭枱上，魏江原坐的位子空着，沒有新人來遞補。待大家坐定後，馬場信夫拍了拍手。門開處，一個神秘人物出現了。

他身裁頎長，步履沉穩，面上戴着一副墨黑寬大的眼鏡，幾乎遮去了他的半張面孔，是以很難看出他的年齡。

他坐下後，張家凌發覺他兩手戴着手套，不由心裏一動，是因爲怕暴露出他缺少一根手指嗎？他似乎已經肯定這位神秘人物就是「九指一郎」。

這時，那位九州客向剛來到的神秘人物問道：「能請教大名嗎？」

「一郎。」他簡短地說。

「眞巧！」九州客首次爆發出笑聲。「賤名中村一郎，尊姓是否也是中村呢？」

「沒有那樣巧。」他否定了，但他沒有說出姓什麼。

「好！」九州客一擺手說：「請出注吧！」

戴着手套的手丟出來五個紫色的籌碼。「五千萬！叠骰。」

張家凌再也耐不住了，將手伸到賭枱中央，沉喝道：「慢一點。」

「有何指敎？」冷冷的聲音，傲慢的神態。

「請脫下手套來。」

「失禮。」對方點頭爲禮，然後緩緩地除去了手套。

那是一雙白皙修長的手，十指俱全。張家凌心頭大震，自己全盤希望都落了空，馬場信夫打出來的一張王牌竟然不是「九指一郎」。那麼，這位自稱「一郎」的人又是誰呢？

對方除去手套後，不再去理會他，伸手在高森面前敲敲，問道：「跟嗎？」

高森搖搖頭，表示不跟進。

黑羽太郎大感意外低聲問：「爲什麼不跟？」

高森只是搖搖頭，並未說出理由來。

這時，那位九州客已丟了五個紫色籌碼出來。一郎開始搖幌，當他扣在桌面上將要揭起搖杯時，那位九州客又大喊了一聲：「慢點！」

他鬆開了手，冷靜地說：「沒關係，我的骰子擺定後，即使地震也掉不下來。」

九州客的面色變了一下，擺了擺手說：「請揭杯吧！」

搖杯揭開，六粒骰子整整齊齊地叠成一條柱，一粒粒地移開，竟是副最大的「清么」，他將搖杯和骰子往九州客面前一推：「請！」

九州客這一局有輸無贏的，即使他也照樣做出一副『清么』來，也不過是和局而已。他也許有自知之明，因此搖搖頭說：「算我輸了。」

一郎也毫不客氣地將桌面上十個紫色籌碼拿了進去。這一場來去一億元的豪賭就這樣輕易地解決了。

輪到高森出注，他却將搖杯推到九州客的面前，表示棄權。

黑羽太郎發急了，連忙低聲問道：「是怎麼回

事？」

高森也不答話，索性站起來離開了賭枱。黑羽太郎和張家凌連忙跟了過去。「高森先生！」黑羽太郎極不客氣地說：「你這是怎麼回事？輸贏有什麼關係，總不能當場丟人啊！」

高森搖了搖頭道：「很抱歉！我不能够再賭下去了。」

「爲什麼？」

「現在的莊家就是我的師父。」

張家凌像發現寶藏似地精神一振，忙問道：「他是你師父？」

「嗯！」高森點點頭。

「他叫什麼名字？」

「大家都叫他一郎。」

「是中村一郎嗎？」

「是他。」

「那一次我聽你說，他留給你東京的地址，結果你找到却是一間酒吧，那間酒吧在那裏？」

「銀座七丁目二十六番地。」

「那家酒吧名叫『夜之歌』，對嗎？」

「是的。」

「完全對。」張家凌振奮地說：「中村一郎就是中村正英。黑羽先生！你設法將馬場信夫拉離賭枱。」

「幹什麼？」

「我要和高森先生的師父說幾句話。」

「張家凌！我明白你的用意。你似乎全力在爲父雪恨，你這樣做，對於『黑羽組』並沒有多大好處。」

「放心！我早說過了，全部利益都是你的。」

黑羽太郎猶疑了一下，終於點了點頭。

張家凌遠遠地望着黑羽太郎和馬場信夫邊談話邊走離了賭枱，這才走到高森的位子坐下。枱面上正在進行小賭，一郎空閒着。

張家凌遞過一枝烟去，輕聲說：「正英君！吸一枝烟吧！」

「我名叫一郎。」對方的聲音並不驚慌。

「個半小時以前，我還見過令嬡中村千代。」

「你……！」對方開始吃驚了。

「千代小姐一直以爲你是一個好爸爸，其實，你不過是一個賭徒，一個玩弄詐欺手法的郎中。」

「你想怎樣？」

「你承認了？」

「我問你要多少？」

「錢嗎？那買不回先父的性命。我是張雲的兒子。」

「你預備怎麼辦？」

「對你這種萬惡的賭徒，本來不該放過。可是爲了不使千代小姐傷心，我不想對過去的事加以追究。」

「是君子就不該將我的事說給千代聽。」

「可以。」

對方顯然很感意外，楞了一楞，方說：「謝謝你。」

「不過，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我都答應。」

「好！這是你答應我的。站起來，離開這裏，從今以後不要再去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這……」

「反悔了？」

「這是最後一次。」

「不行。」

「你不怕馬場信夫對付你嗎？」

「不怕。」

「拜托！」中村正英的語氣又軟弱了。「我現在無法走開。我一旦走開了，馬場信夫絕不會放過我。」

「有我，他不敢。」

「就憑你一個人？」

「這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決心和信心的問題。」

「我保証這是最後一次。」

「不行！你再賭一局也不行。那樣不僅傷害了千代小姐，也傷害了你自己，我第一個就不會放過你。」

「我得去和馬場先生說一聲。」

「去吧！我等着你。」

中村正英離座向馬場信夫走去，張家凌不願去注意他們的談話，於是將眼光移開，不去看他們。一分鐘後，他又回來了。同時間，張家凌感覺到有一枝槍管抵在他的腰上。他回頭一看，北原秀夫正緊緊地貼在他的身邊。「不要找死！」北原秀夫輕聲說，「馬場先生並不願意在這裏發生血案，但是你要規矩點。」

張家凌不由倒吸了口涼氣，同時對中村正英也痛恨起來，自己原想網開一面，想不到他竟是如此怙惡不悛。

「正英君！」他忿忿地說，「我尙且顧及到千代小姐的自尊心，你難道一點都不顧嗎？」

「我這樣做，正是爲了她。」

「你完全錯了。」

「錯與對是沒有標準可以衡量的。」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顧及你了。」

「我該提醒你一下，張雲就是你這麼一個兒子你死了張家就斷了根，所以你最好不要太莽動。」

「死威脅不了我。」

「我送你離開如何？」

「嘿嘿！」張家凌冷笑着說：「雖然那副墨鏡遮去了你的雙目，使我看不到你那惡毒的目光，但我却看到你那顆邪惡的心。你巴不得我早死，你會讓我離去向千代小姐說明眞象？」

中村正英的身體震動一下，久久說不出話來。

「我即使死在這裏，我也不會離開。有我在座，你會不安，這樣，你會輸掉了馬場信夫的全部產業。」

中村正英忽然惡毒地叫了一聲：「北原……」

突然，那位九州客站了起來說：「馬場先生！我有一點請求！」

「別客氣，有事儘管吩咐。」馬場信夫走了過來。

九州客指着北原秀夫說：「這位先生好像和賭局無關的，方才他曾和在座的一位先生毆鬥，現在兩個人擠在一起，容易再發生事故。這很使我不安，最好請這位先生離座，否則，我可無法再賭下去了。」

馬場信夫想不到有這樣一個變局，沉吟了一陣，終於揮走了北原秀夫，三億元的誘惑力量畢竟是不小的。

張家凌做夢也沒有想到無比的危機竟被這位遠客輕易地化開，正感輕鬆之際，忽然聽見那位九州客又對中村正英說：「一郎君！我能看看你的左手嗎？」

中村正英神情不悅地將左手翻動了一下。「你認爲我手裏有夾帶？」

「不是這個意思，」對方和顏悅色地說：「我覺得你的左手小指好像是假的，不過想證實下。」

他這一說，張家凌也注意到了。中村正英左手的小指頭顯得異常僵硬，膚色也有細微的不同。

中村正英楞了一下，終於將那隻假手指除了下來。「閣下非常殘忍，有缺陷的人努力想掩飾缺陷，而閣下却拚命想戳穿別人的缺陷。滿足了嗎？」

「抱歉！抱歉！」九州客打着哈哈，連連陪笑。突然，他又收斂了笑容問道：「你的綽號是『九指一郎』嗎？」

中村正英楞了一楞，冷冷地說：「你可以這樣叫，但我不會答應你。」

一直沉默的九州客，突然變得健談起來。「聽人傳說：有一位高段的賭徒一次玩弄手法時被人發覺，砍掉了他一根小指，那不是你吧？」

這無異是當衆揭他的瘡疤，站在一旁的馬場信夫已經勃然變色。而中村正英倒還沉得住氣，伸出雙手說：「我還有九個指頭，如果你發現我搖骰時有什麼毛病的話，你可以一根根地用刀砍去。」

中村正英的話已經夠妥協了，九州客却毫不相讓地說：「如果我們運氣不好沒有發現呢？」

這分明是在有意挑釁了。中村正英怔住說不出話來。

張家凌發覺這位九州客來意不善，似乎有意和中村正英過不去，同時也就是存心在找「馬場組」的麻煩。他頓覺有了幫手不再孤獨，不由胆氣一壯，立即參加了那位九州客的圍剿陣營。

「一郎君！你賭錢似乎是穩贏的。」

「誰也不敢說賭錢穩贏。」

「你就有這種把握。」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

「最少馬場先生有這種信心。」

「張先生！」馬場信夫沉聲說：「你並未參與賭錢，說話請愼重。」

「『黑羽組』參與了賭局，我是『黑羽組』的一份子，難道我沒有資格說話？」

馬場信夫氣憤不已，但是身爲地主又不便發作，最大的顧忌是怕冲散了這場賭局，只得容忍地說：「你有權說話，但是請你說話要愼重。」

「我說話一向有根據。」

「聽你的口氣，好像我們『珍珠俱樂部』是專門賭假博的地方，否則那有穩贏的道理？」

「我有證據。」

馬場信夫盛怒已極，伸手說：「拿證據來。」

張家凌冷笑一聲說：「第一，你根本沒有準備現欵賠注；第二，你將賭客買籌碼的現欵不放在俱樂部裏。從這些地方看，你除了穩贏不輸之外，你不可能這樣大胆不準備一分錢就來這一場豪賭。」

「胡說！」馬場信夫暴叱一聲說：「現欵我準備了三億。」

「你準備了三億，九州來的中村先生買了兩億元的籌碼，本組購買籌碼八千萬，還有不少零零星星購買籌碼的錢，爲數總有七億之多。馬場先生！據我所知，你的錢櫃中也許連七塊錢也沒有。」

惡戰爆發

眞所謂一語驚四座，全場的目光立刻都集中在張家凌和馬場信夫二人的臉上，靜待事態的發展。

鈔票安穩地鎖在保險櫃中，馬場信夫自然是有恃無恐，他作夢也想不到司愛子會在這個時候抽他的後腿。



吳美麗奮不顧身要救張家凌，爲北原秀夫一槍轟中背心窩。

在這一瞬間他已拿定了主意，先安定下衆人的情緒，再來收拾張家凌不遲。是以鎭定地對衆人說：「這個支那浪人存心要破壞本組合的信譽，事實勝於雄辯，各位等着，我馬上將全部現欵拿來擺在這裏。」

在衆賭客譁然聲中，馬場信夫疾步離開賭場。

黑羽太郎一見張家凌的態度從容，語氣肯定，不禁私心暗動，將他拉到一邊，低聲說：「好哇！你連我也騙了，原來你早已人財兩得了。」

張家凌知道這時還不宜彼此揭開底牌，因此掩飾地說：「我來時是先乘電梯直上四樓的，看見愛子提着手提箱匆匆從太平梯走了……」

「當時你爲什麼不立卽跟蹤？」

「我爲什麼要跟蹤？手提箱裏面的錢沒有一分是我的。」

「可是有本組買籌碼的八千萬在內呀！」

「那有馬場信夫負責，怕他不賠嗎？」

黑羽太郎氣得火冒三丈，却又一時拿張家凌沒有辦法。他原想利用這個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却想不到陰溝裏翻了船……

正在這時，馬場信夫出現了。他面色鐵青，額上青筋暴露，證明他的憤怒已達於極點。在他身後還跟進來十幾個大漢，北原秀夫也在其中。他一直衝到張家凌面前，沉聲道：「姓張的！你玩的好手法！」

張家凌已嗅到了濃厚的火藥味，而他却表現得出奇的冷靜。雙手環抱胸前，好整以暇地問道：「錢呢？」

「你該知道錢在何處。」

「馬場先生眞會說笑話。」

「各位！」馬場信夫提高了嗓門：「保險櫃裏的現欵全部失蹤，很明顯的是這個支那浪人耍的手法，不然，他怎麼知道保險櫃裏連七塊錢也拿不出來？」

「各位！」張家凌也高聲說：「這筆欵子的下落，我很清楚，只是我不便說出來，因爲事關馬場先生的顏面。」

「說！我不在乎。」

衆人也異口同聲地說：「既然知道，爲什麼不說？否則就是你在弄詭。」

「好！我說！」全場一遍寂靜，張家凌的目光盯住了北原秀夫那隻右手，因爲一場惡戰立刻就要爆發了。「各位想必都知道馬場先生有一個情婦名叫司愛子，現在她已坐在開往橫濱的特快車上，那七億元是她帶走的。但不知道是捲逃，還是出於馬場先生的授意。」

在他說話的時候，九州客帶來的四個年輕保鑣已經圍住馬場信夫，顯然是在防範馬場有所蠢動。

等張家凌的話剛一說完，那位九州豪客立刻站了起來，緊接着說：「各位！我要檢舉馬場先生的詐欺行爲。」

他的手法非常快，話聲甫落，他已將「九指一郎」的右臂曲向背後，另一隻手撩開對方的上衣，接着撕脫襯衣，只聽嘩啦嘩啦！在衣服的夾層中落下來好幾十粒骰子。

馬場信夫面色大變，立刻擧起了右手。那顯然是一個訊號，北原秀夫第一個出手拔槍。他一出槍

，自然是先對張家凌射擊。

張家凌原先一直在注意這個最可怕的劊子手，後來被那位九州豪客戲劇性的動作吸引住，以致一時失察。

但是，吳美麗却發現了這一危機，一見北原秀夫出槍，立刻尖聲呼叫，同時飛快地向張家凌撲去。她也許想將他推倒，也許……

「噗」地一聲，北原秀夫一槍正好射中吳美麗的背心窩，她本來距離張家凌還有三公尺，子彈的推力却將她送進了他的懷裏。

緊接着，電燈倏地熄滅，全場一遍漆黑。

張家凌已抱着吳美麗滾到賭桌下面，他探她的鼻息，知已無救。他雖感到心酸，却不能大放悲聲，因爲他自己還置身於生死綫上。

現場最少有二十支槍，但是誰也沒有輕易發射。因爲局面混亂，四週漆黑，一時難分敵我。

在暗中，似乎有人在拉扯張家凌的衣袖。他連忙悄聲問道：「誰？」

「是我。」九州客的聲音。

「哦！現在怎麼辦？」

「跟我來，我們現在先要堵住防火梯，不能讓馬場信夫和那個賭徒逃掉。」

「現在離開，太危險了。」

「等在這裏才眞是危險，馬場信夫一旦佈置妥當就會開燈，那時只有束手待斃。來！跟着我，匍伏爬行，我的人在通道上佔到了掩護位置。」

雖然四下漆黑，那位九州客却熟練地引領張家凌爬出了賭場，來到走道盡頭的防火梯口。

「這裏是最好的位置，」九州客說，「既可以封鎖電梯，又可以堵住防火梯的逃路，今晚一個也走不掉。」

張家凌早就發覺對方異常神秘，這時不能不問了：「你好像不是一個普通的賭客哩！」

「嗯！我和你有相同的目的。」

「噢！……」

「我也是爲了『九指一郎』那個萬惡的賭徒而來。」

「是因爲受過他的害嗎？」

九州客沒有回答他的話，却拿出一具袖珍型無綫電對講機，呼叫起來：「九州呼叫東京，九州呼叫東京……」

「這裏是東京。」傳來了回聲。

「目標已被控制，請立即行動。」

「支援立刻就到。」

張家凌恍然大悟，脫口說道：「呵，原來你是刑警！」

「是的。我是東京警視廳反黑總部的小林警官。『九指一郎』積案如山，我已追捕他好幾年，並化費了好幾年的時間去學習作一個賭徒。今天總算讓我逮住了。」

突然，整個大厦的燈光又亮了起來。

× × ×

凌晨一時，昏睡中的司愛子突然睜開了眼睛。

在她清醒之前，她曾做了一個美妙的夢；夢見她和張家凌漫步花前，携手月下。那情景眞令她心醉。

當她醒來後，只看見一盞昏黯的燈，面對一個陌生的人。她連忙坐起身，驚疑地問道：「這是那裏？」

守護她的北原惠子見她比預定的時間提早醒來，不禁有些惶亂。定了定神，才微笑着說：「愛子小姐！是張先生要我照顧妳的。」

「我怎麼到這裏來的？」

「在車站時妳突然暈倒……」

「我想起來了，張家凌給我一支烟，我吸了幾口就突然頭暈，那支烟裏一定有迷藥。……哎呀！我的提包呢？」

「在這裏。」北原惠子將提包推到她的面前。

愛子看見脹鼓鼓的提包，放心不少。但也使她深深迷惑：張家凌用迷藥迷倒她，却沒有拿走她的錢，爲什麼呢？想到這裏，她連忙問道：「張家凌呢？」

「到『珍珠俱樂部』去了。」

「糟了！」愛子猛地跳了起來。

「愛子小姐！什麼事這樣緊張？」

「他怎麼能到俱樂部去，北原秀夫是個最惡毒的劊子手，他這一去，不是自投羅網嗎？」

北原惠子的神色一震，疾聲問道：「妳說誰是劊子手？」

「北原秀夫。」

「他是那裏人？」

「聽說是北海道人，在家鄉是個漁夫。」

「他是不是在東京做過卡車司機？」

「好像是。兩年前他犯了殺人罪，被捕後又越獄潛逃，成爲職業兇手。」

「哦——妳說他要殺張先生？」

「嗯！俱樂部的老闆，化錢僱他來對付張家凌的。」

二人的談話驚動了北原惠子的母親，她翻身問道：「客人的身體舒服一些了嗎？」

「好……好多了！」北原惠子倉惶地回答，同時向愛子擠擠眼，將她拉到室外。

「妳有什麼事要瞞住那個女人嗎？」

「她是我母親。妳方才所說的那個職業兇手是我父親。」北原惠子的臉色蒼白，語氣却很鎭定。顯然她已不再是一個不成熟的孩子了。

愛子大吃一驚：「哦！原來他是妳的父親。」

「他已有五年未和家裏通信，這次我和母親前來東京就是爲了找他。却想不到他已淪爲職業兇手，母親知道了不知會多麼傷心哩！」

「妳……妳和張家凌是什麼關係呢？」

「他也住在這家旅店，帮過我母女不少忙。」

「而妳的父親却要殺他。」

「我要阻止。求妳帶我到俱樂部去吧！」

「張家凌是什麼時候去的？」

「大概十點多鐘。」

「恐怕來不及了！」

「愛子小姐！帶我去一趟吧！求求妳……」

「妳很喜歡張家凌嗎？」

「我尊敬他，因爲他是一個正直的好人。他不該死，尤其不該死在我父親的手裏，那樣會使我飲恨終身。」

「我是從俱樂部裏逃出來的，再回去可能有危險。」

北原惠子道：「妳可以不必進去，帶我到那個地方就行了。」

「到時只怕顧不得了，我也在爲他担心啊！」

「愛子小姐很喜歡張先生嗎？」

「是的。我很愛他，他使我從惡夢中醒來。」

「那妳更該去呀！」

愛子終於下定了決心，咬了咬牙說：「我們走吧！」

二十分鐘後，兩人乘車趕到了「珍珠俱樂部」。剛跨出車子，整個大厦的燈光突然熄滅了。

愛子拉着北原惠子往大厦右側跑去：「一定是出事了，來，我們正好趁黑從防火梯上去。」

她們上樓時爲了怕人發現，所以行動很慢。化了五分鐘的時間才爬上三樓。就在這個時候，整個大厦的電燈突又大放光明。

愛子目光靈活，一眼就看到梯口站着兩個高大的男人，連忙拉下北原惠子的身體，低聲說：「快伏下，梯口有人。」

站在梯口處的張家凌在燈光重亮的那一瞬間，立刻機警地戒備四週。見到樓梯中間有人影幌動，連忙貼身牆壁，同時揚聲喝問：「什麼人？」

愛子聽出了張家凌的聲音，不禁欣喜若狂，連忙高聲喊叫：「張家凌！是我呀！」

張家凌不禁一楞，在他還沒有發出疑問之前，兩個氣喘吁吁的女人已經來到他的面前。

「這就是司愛子小姐，」張家凌對身旁的小林警官說：「那筆不翼而飛的鉅欵就在她手裏。」

「張先生！你的策反工作做得很好，我差一點就丟掉兩億元的公欵了。」

愛子猶疑地望着這個陌生人：「你是誰？」

「他是警視廳的刑警，馬場信夫心目中的九州豪客。」

「哦——」司愛子難免大吃一驚。

「不必驚慌，」小林警官和悅地說：「我不會逮捕妳的。」

愛子吁了口長氣，又向張家凌問道：「你見到北原秀夫了嗎？」

「唉！」張家凌深深嘆了一口氣。「他想開槍殺我，結果將吳美麗殺死了，等一會兒我要將他生擒活捉。」

北原惠子抓住張家凌的手臂，語氣激動地問道：「他……他在那裏？」

「在賭場裏面。」

「我去叫他出來。」

張家凌一把抓住她，沉叱道：「惠子！妳想找死嗎？快不要亂來了。」

「聽說他是一個職業兇手，讓他殺死他的親生女兒，他就會放下槍來了。否則，他還要殺死許多人。」

「什麼！他是妳的父親？」

「是的，」北原惠子低下了頭。「我感到很慚愧。」

張家凌的腦袋幾乎要爆炸，他今晚要追捕的兩個歹徒，竟然都有一個善良的女兒。他啞然，但他並未失去警覺。他突然發現四樓的防火梯有人下來，連忙拔槍在手，沉聲喝問：「是誰？」

「我的部下，」小林警官搶着說：「他們到馬場信夫的辦公室去搜索犯罪證據去的。」

一共下來三個人，他們向小林警官提出報告：

「馬場的犯罪證據被我們找到了，他還從事走私和販毒的勾當……」

小林警官發現部下少了一個，連忙問道：「高橋警官呢？」

「他留在賭場裏監視馬場信夫。」

「糟了……」

小林警官一語未了，突見賭場的門打開，一個女人推了出來。張家凌立刻認出她是「黑羽組」的久美。

「張先生！」小林警官問道：「她是你們的人嗎？」

「你應該說她是黑羽太郎的人。」

「很抱歉！我不該將你和『黑羽組』扯在一起

的。」

久美離開賭場以後，東張西望，口裏喊着：「中村先生，中村先生……」

小林警官沒有答理她，直到她走到通道的一半，才揮揮手喊道：「這裏來。」

久美立刻跑到梯口，喘着說：「馬場信夫教我來傳話，要你去和他當面談判，否則將對你那位隨從不利。他說整個樓下都已封鎖，你們逃不掉。」

張家凌搶着問道：「裏面的情況怎麼樣？」

「馬場信夫控制了全局，其餘的人，都被繳械了。」

「唔！」張家凌望着小林警官，問道：「如何回覆？」

「久美小姐！」小林說：「告訴馬場信夫，就說我要考慮五分鐘。然後，妳再找機會接近北原秀夫。」

「誰是北原秀夫？」

「就是殺死吳美麗的那個槍手。」張家凌加以提示。

「有話對他說嗎？」

「告訴他，他女兒北原惠子是我們的好朋友，希望他不要和我們作對，這也是他女兒的關望。」

「眞的嗎？」

北原惠子挺直了腰：「我就是他的女兒。」

「哦！」久美以一種欽敬的眼光望着北原惠子。「我會告訴妳父親的。」

「拜托！拜托！」北原惠子深深一鞠躬。「請轉告家父，他不能一錯再錯了。」

「久美！」張家凌又加以叮囑：「偷偷地告訴他，千萬別讓馬場信夫發覺。」

久美點點頭，然後又回到賭場去了。

一槍贖罪

賭場裏，馬場信夫正在修理那個名叫高橋的年輕人。高橋被兩個大漢架着，一絲也不能動彈。馬場信夫連連地在他的臉上抽着耳光。直到他累了，才停手下來訊問：「老實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來路的？」

高橋自然不會輕易洩漏身份，他倔強地說：「我已說過無數遍了，我們遠從九州來，是爲了賭錢，你不該用這種方法對待上門的顧客。」

馬場信夫又要揮掌，正好傳話的久美回來了。他這才停住，轉身問道：「他不來嗎？」

「他說，要考慮五分鐘。」

「這傢伙一定在玩弄什麼詭計。」

「他是這樣說的。」

「姓張的支那浪人也在嗎？」

「也在。」

「他說什麼沒有？」

「沒有。」久美保留了許多，她自然不會對馬場信夫說老實話的。

馬場信夫又轉身去修理高橋了。久美抓住這個機會暗暗拉了北原秀夫一下，低聲說：「北原先生！我要和你說幾句話。」

北原秀夫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冷冷地說：「別動腦筋，我現在不會對妳有興趣。」

「是很要緊的事。」

「噢？」

她指指屋角：「到那邊去，這話不能被馬場信夫聽到。」

北原秀夫猶疑了一陣，終於離開馬場信夫遠了些。「說吧！」

「你的女兒惠子來了，她要我轉告你，不要帮馬場信夫爲非作歹。」

北原秀夫神情大變，沉叱道：「妳胡說！」

「眞的，我看到惠子小姐了，圓圓的臉，長長的髮，生得很可愛。她現在和九州來的中村先生在一起。」

久美那種正經的神色和描述使北原秀夫相信了八分，他喃喃自語地說：「奇怪？惠子怎會到這裏來呢？」

「你女兒就在防火梯口，你如不信，可以去看看。」

北原秀夫的臉上突然出現了一股獠色，冷笑道：「妳想用這種方法騙我上當嗎？」

「北原先生！你太多疑了。我們過去誰也不認識你，怎知你有個女兒名叫惠子呢？」

那是眞的了，北原秀夫那兩道濃眉緊緊皺了起來。

突然，馬場信夫走過來問道：「你們在談論什麼？」

「我向她盤問外面情形。」北原秀夫說。

「五分鐘已經到了，」馬場信夫向久美揮揮手。「妳可以去問問對方了。告訴他們，這是最後通牒。」

北原秀夫搶着說：「由我去吧！」

「你去？」馬場信夫目光中閃動着問號。

「我去能够瞭解實際情況，也能找機會控制他們。」

「嘿嘿！」馬場信夫冷笑連連地說：「好像外面有什麼東西在吸引你哩！」

「馬場先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馬場信夫瞟了久美一眼：「是她帶來了什麼條件嗎？」

北原秀夫雖想渴望一見愛女惠子，却不敢顯露聲色，因爲他知道馬場信夫是個非常厲害的人物。於是將語氣保持相當平靜：「馬場先生太多疑了，我們合作已不是一次，對我還不够信任嗎？」

「算我錯怪！」馬場信夫趁機會下台。向久美一揮手說：「快去！我立刻就要答覆，否則我就下令開火。」

久美第二次來到防火梯口，張家凌迫不及待地問道：「久美！向北原秀夫說了嗎？」

「說了。」

「他信嗎？」

「他開始有些懷疑，最後相信了。本來要到這裏來，馬場信夫不准許，兩人還頂了幾句口。」

「現在馬場信夫又要妳來說什麼？」

「他說，如果沒有人進去談判，他立刻下令開火。」

「怎麼辦？」張家凌轉頭去望着小林警官。

小林警官看看錶，喃喃地說：「快了……。」

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响起了警車聲，緊接着，强力的探照燈的光柱像銳利的剪刀般將黑色的夜幕剪開了。

× × ×

警車的聲音劃空傳來，在寂靜的夜裏宛如一道催命符。馬場信夫神色倏變，一揚手摑了高橋一個耳光，沉聲道：「好小子！原來你們是刑警。」

「馬場先生！」高橋說：「你沒有機會了，棄械投降吧！」

「辦不到。」馬場信夫暴跳如雷，似已失去理性。

北原秀夫自從得到愛女惠子就近在咫尺的消息之後，內心非常猶豫，往日的勇猛早已消失。他走到馬場信夫的面前，試探對方的動向：「我們該怎麼辦？」

「嘿嘿！」馬場信夫一臉的獠笑。「你該知道怎麼辦。你不但是槍手，也是一個警方追緝的一級殺人犯。」

「硬拚我們是贏不了的。」

「嘿！」馬場信夫的目光像利刀般盯在北原秀夫的臉上。「一向不顧生死的黑手北原也顧忌起來了，這眞有點怪哩！」

北原秀夫知道對方已在猜疑，而他却一心想離開這間賭室，即將爆發的一場槍戰中誰也控制不住生死存亡。他並不怕死，而他却渴望在死前能一見闊別多年業已長大成人的愛女。

以他往日的脾氣，他很可能會一怒拔槍幹掉馬場信夫。但他現在却忍耐着，因爲現場還有另外十幾支槍，他不願在未見愛女一面之前就死掉。

「馬場先生！」北原秀夫的語氣非常委婉。「給我一個機會，也許我能控制那個自稱九州富豪的刑警，迫他命警車撤退。」

「你好像一心一意想離開這裏嘛……」

此刻，突然响起了警方的喊話聲：「馬場信夫！你不要負隅頑抗，那對你沒有好處。我們只是追捕賭徒『九指一郎』和逃犯北原秀夫……」

「馬場先生！」一個站在窗邊的大漢叫道：「警方將樓下包圍了。」

馬場信夫毫不考慮地下達命令：「開槍，先射毀警車上的探照燈。」

「砰砰砰砰……」一時槍聲震耳，在窗外出現的幾道强烈光柱全部消失了。

黑羽太郎雖已被繳械，却在留意局勢的發展。他一見馬場信夫下令向警車開鎗，頓感事態嚴重。連忙和顏悅色地勸道：「馬場先生！你這樣作太不合算了，你並沒有什麼大罪……」

「閉嘴！」馬場信夫暴叱了一聲。

他當然明白黑羽太郎所要說的那一番大道理，但他也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爲。警方爲追緝中村一郎而來，而一郎作的案子大部份和他有牽連，和北原秀夫也有數不淸的干係。同時，他的走私，販毒勾當也一定逃不過警方的搜查。最主要的是，司愛子的捲逃使他狂怒，所以存心要大大地發洩一番。

黑羽太郎自然不明白這些內在因素，仍不識趣地說：「馬場先生！你一向很精明……」

「用不着你來教訓我！」

黑羽太郎帶來的幾個打手可惱人了，只聽嗖地一响，一柄寒光閃閃的飛刀直取馬場信夫的咽喉。

馬場信夫在上次世界大戰時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目光銳利，行動機警，偏頭一讓，閃過飛刀，手中的槍口也噴出了憤怒的火舌。

砰砰兩响，黑羽太郎中彈倒地。

馬場信夫已經是殺人眼紅，怒聲道：「誰敢輕舉妄動，黑羽就是榜樣。」

這時，警方的喊聲又起：「馬場信夫！棄械投降吧，你休要存僥倖之心。我們再給你三分鐘的時間，希望你不要自誤誤人。」

馬場信夫問一個站在窗邊的手下：「共有多少人？」

那傢伙不安地說：「八部警車，約有百餘名警察。」

馬場信夫楞住了，他大概也發覺此生休矣！

北原秀夫一直在找機會，就在馬場信夫發楞的

那一瞬間，暗暗溜到了門邊，突地將門打開，向外衝去。

馬場信夫立刻喝問：「北原！你到那裏去？」

「我出去看看！」

張家凌第一個發現，脫口叫道：「北原秀夫出來了。」

站在他身後的北原惠子神情不由一震，她似乎已認不出她的父親，擠到前面，惶然地問道：「張先生！他……他就是……？」

「他就是妳的父親啊！」

「爸——爸——」一聲狂呼出口，人也衝了出去。

急得張家凌高聲大叫道：「惠子！回來！惠子！回來……」

北原惠子那裏還聽得見，像脫弦疾矢般向前衝去。

北原秀夫離開賭室後，立刻機警地貼住牆壁。此刻一聽愛女大叫，心情不禁大爲激動，口裏喊了一聲，人也向前衝去。

「砰砰」兩聲槍响，北原秀夫的雙腿顫幌了一下，身體也像風車般打了兩個旋轉，然後仆倒在地上，背上一遍鮮血。

「爸爸！」北原惠子發出一聲凄厲的狂呼，衝了過去。

「惠子！」張家凌放聲狂叫。「快臥倒……」

他看見賭室的門已打開了一條縫，裏面伸出一根槍管。

北原惠子此刻的處境眞是危險已極。

忽見中槍仆倒的北原秀夫疾快地翻身，砰然槍响，從賭室中衝出一個肥胖的軀體，他是馬場信夫，被北原秀夫一槍掀掉了半個腦袋。

北原秀夫不愧是一個名槍手，在這一生中，他總算發射了最有意義而又絕對準確的一槍。這一槍，除去了一個罪魁禍首，這一槍也救了他的愛女，這一槍足以贖回他過去所犯的罪愆。

張家凌把握着這個機會，一躍而起，振臂高呼道：「小林警官！我們快衝過去，將賭室的出口封鎖起來。」

蛇無頭不行，馬場信夫一死，「馬場組」的人也就缺乏鬥志，一個個棄械投降，局面很快就被控制了。

張家凌走到北原惠子的身邊，輕聲說：「妳爸爸傷得不要緊吧！救護車馬上就要來了。」

北原惠子抱着她父親的身體失聲痛哭，根本就沒有聽見他的話。

北原秀夫却睜開了眼睛，虛弱地問道：「惠子！妳……妳……認識他？」

北原惠子止住哭泣，抽咽地說：「張先生是個好人！他帮忙我們母女不少。」

「哦！……」北原秀夫喘着，血不停地從他嘴角滲出。「張先生！你……不怪我吧！」

「來！」張家凌說：「我揹你到樓下去，救護車就要來了。」

「不……必……了！」北原秀夫無力地擺着頭。「我是一個……槍手，知道我……受的傷是……治不好的。」

「北原先生！」張家凌扶起他的頭。用臂彎托着。「振作一點，不要想得太多，你會……」

「張先生……」北原秀夫以渴求的目光望向他。「你……的……手……」

張家凌伸出了左手，但却不知道北原秀夫的意圖。

「惠子！」北原秀夫又望着他的女兒，說道：「妳……」

北原惠子明白他的意思，連忙伸出手來。

北原秀夫又吃力地伸出自己的雙手，將張家凌和北原惠子的手壓在中間，聲音低微地說：「惠子是……一個好女孩……張先生！拜托你了……！」

他竭盡全力地說出最後一句話，垂下了頭。

張家凌放平了死者的上身，北原惠子撫屍痛哭，他悄悄地走開。

司愛子一個人靠在防火梯口的欄杆上遙望天際，她的心中顯然百感交集。

張家凌輕撫着她的肩頭，輕聲說：「愛子！妳的功勞最大。」

愛子並沒有回過頭來，只是語氣喃喃地說：「我好像作了一個夢。」

「夢醒了嗎？」

「醒了，包括所有的惡夢和美夢。」

張家凌明瞭她心中的感觸，沒有接下去。他本該安慰她，但是想不出恰當的詞句。

「天快亮了！」她又說。

「明天是個好晴天。」

「可惜太陽難免西沉，黑夜仍將控制半個宇宙，因此這個世界上仍然充滿了罪惡。」

張家凌拍拍她的肩頭，鼓勵地說：「愛子！將妳的心扉閉緊，罪惡是進不去的。」

「是嗎？」她回過頭來，矚視着他。眸子裏閃動着亮晶晶的光輝。

張家凌默然無語，而他心裏却在喊着：我們不要聆聽黑夜的歌唱，却要陽光的謳歌，歌唱錦繡人生，歌唱光明遠景……

——全文完——

金獅吼

嬌慵無力計如海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終南派、美人帮、崆峒派會師會英閣，共商前往華山派質疑，詎知還未商就步驟，華山派掌門人連天璧突地闖來，以死洗脫污嫌，在場三派中無不慚疚不已，事已至此，他們對華山派竊取武林金獅之嫌已一掃而空，乃重相約分頭再行偵查而別，終南一劍仙與麥飛龍返回客棧，美人帮主告以鑄造武林金獅的房德聲突然逝世，終南一劍仙擬往查，暗中却叫麥飛龍釘踪美人帮主動靜，麥飛龍一路跟踪，一晚在一小鎭投宿，麥飛龍躺在床上爲異聲驚醒，追上房一看，見有一夜行人從美人帮主投宿處竄出，臂下挾有一人——

麥飛龍思忖如電一閃，決定跟下去看個究竟，當下騰身疾起，遠遠跟着那夜行人追踪上去。

只見那夜行人身軀雖甚肨大，輕功却極高明，一路攬着那女子飛縱於屋頂上，竟如履平地，奇快無比！

轉眼工夫，越過了兩面城牆，朝黑沉沉的荒野奔去。

麥飛龍在他身後三十丈處緊跟不捨，一路盡量利用地形掩護身形。

約莫奔過十幾里地，眼前來到一座不知名的山脚下。

夜行人毫不猶豫，一頭鑽入山麓的樹林中，瞬即不見踪影！

麥飛龍現在已斷定對方必是下三濫的淫賊，故不敢怠慢，緊追而上，鑽入林中。

一入樹林，已不見那夜行人踪迹，但却聽到他在前面林中穿行的聲音。

麥飛龍提輕脚步，循聲跟上。

走了數百步，來到一處山腰上，但見山腰上是一塊平坦的地面，一座破廟倚山而立。

廟中漆黑無燈，顯然久無香火。

那夜行人就攬着那女人沒入破廟中。

麥飛龍住足打量一番，隨卽繞到廟左，輕輕一縱登上廟頂，躡手躡足走上廟殿瓦面。

走到殿後簷邊，匍匐下去，探頭向殿中窺覷。

就在這時，殿中燈光突亮！

只見那夜行人站在供案前，用手挑動一盞油燈的燈蕊，使燈光燃亮一些，然後舉手扯下了蒙在臉上的黑布。

麥飛龍一眼看清對方面貌時，登時心火直冒，暗罵道：「哼，原來是你！」

原來，夜行人非別，竟是囫圇吞書生高求榮！

家住子午嶺，最喜在人前作斯文狀，而其實是心黑手辣的「囫圇吞書生高求榮」！

兩月前，麥飛龍爲了要查探那個使用鐵蓮子打傷崆峒門下窃去武林金獅的人，曾去過子午嶺拜訪這位使用鐵蓮子的武林高手，却差點死在他手裏，所以麥飛龍一見他，就不禁無名火起，暗罵道：「好個『囫圇吞書生』，看來你不僅是個殺人越貨的巨盜，而且還是個色胆包天的淫賊！」

這時，站在燈光前的囫圇吞書生高求榮，面上現出一片曖昧的笑容，那神情好像卽將動箸享受一道佳肴的老饕，極是得意。

他慢慢的轉過身子，蹲了下去。

被他放在地上的那女子，身上只穿着一件兜肚小衣，白如凝脂的嬌軀，大半暴露無遺，由於她面朝廟門側臥，故麥飛龍還看不出她是誰。

但只看到她那曲綫玲瓏又白又嫩的軀體，他就確信她是七女之一不錯。

不過，他仍然感到很驚奇，因爲他知道七女都有一身出類拔萃的武功，如今竟被高求榮輕易的刼出客棧，而且在客棧中的美人帮主竟也毫無所覺，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

高求榮像是欣賞一件精美而珍貴無比的寶物，口中發出「嘖嘖」讚美之聲，一雙胖大的手掌，輕輕撫上那姑娘的身子。

那姑娘沒動，看樣子正陷於昏迷之中。

高求榮忽然動手除下自己的外衣，鋪在殿地上，然後抱起那姑娘，讓她平躺於鋪好的衣服上面。

這下，麥飛龍看見她的面貌了。

她是師圓圓！

她俏麗的臉上一片安詳舒甜，海棠春睡，令人一見之下，均不禁怦然心動。

麥飛龍暗忖道：「看她的樣子，必是在睡夢中被高求榮使用迷魂香迷昏的，現在我最好在她尚未清醒之際下去救她，否則等她清醒之後，她就認出我是麥飛龍了。」

思忖方過，正要跳下之際，忽見高求榮駢伸二指，在師圓圓的麻穴上點了一下，接着由懷中掏出一支類似薄荷玉之物，在師圓圓鼻孔下磨擦起來。

麥飛龍一看到這種情形，不由猶豫起來。

他知道師圓圓即將清醒，心想自己若這樣現身下去，必然會被她看見，這將使自己不能再繼續跟踪她們，故決定再觀望一下，才決定如何行動。

果然，片刻工夫，師圓圓甦醒過來了。

她的長睫毛動了一下，突然睜開了眼睛，一見身邊蹲着一個大男人，登時嚇得花容失色，駭聲道：「啊呀！你是何人？」

驚叫中，翻身欲起，但身子只顫動了一下，沒能爬起來。

高求榮瞇着兩眼，嘻嘻地笑道：「別怕，師姑娘……」

師圓圓一發覺被點了穴道，更是驚得魂不附體，顫聲道：「你……你是誰？」

高求榮笑道：「承師姑娘下問，在下姓高，賤名求榮，武林人稱『囫圇吞書生』的便是。」

師圓圓似亦聽到高求榮之名，臉色遽變，驚問道：「你劫我到此，意欲何爲？」

高求榮毛茸茸的巨掌移上她的雪頰，輕輕撫摸着，嘻嘻笑道：「自從上次在競技場上見到姑娘的芳容，在下就茶不思飯不想，一心希望能有機會得親芳澤，今天終於如願以償——」

師圓圓聽了又驚又怒，叱罵道：「放屁！你是甚麼東西，也敢來侮辱本姑娘，快快放本姑娘回去，否則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高求榮笑容可掬地道：「嘻嘻，妳生氣的樣子可眞的好看。」

師圓圓一聽就知碰上了一個無賴之輩，情知萬難倖免，不禁急得哭了起來。

高求榮連忙哄道：「別哭，我的好姑娘，我不會殺死妳的，妳儘管放心，像妳這般天姿國色的美嬌娘，我才捨不得殺害妳呢！」

師圓圓哭道：「你若想玷辱我的身子，最好先殺了我！」

高求榮笑道：「這怎麼成？美人若死了，那便是香銷玉殞，那還有甚麼樂趣可言啊？」

師圓圓突然大叫道：「救命哪！這裏有個淫賊要強暴我呀！大家快來救命哪！」

高求榮並不阻止她呼救，反而覺得有趣的望着她，笑嘻嘻道：「妳叫吧！此地十里之內鬼都沒有一個，妳叫破了喉嚨也沒用！」

師圓圓又叫道：「幫主！您快進來！莫叫這個淫賊跑了！」

高求榮哈哈笑道：「別嚇唬我，你們幫主此刻好夢正酣——妳和她隔着三間房子，她根本不知妳被區區在下帶到這裏來。」

說着，開始脫衣脫鞋。

師圓圓看得胆戰心驚，改變態度悲聲哀求道：「喂，求求你饒了我吧！你饒了我，我們便可成爲朋友，將來我們有了感情，你要怎麼樣我都依你，好麼？」

高求榮脫得只剩下一條內褲時，忽然住手問道：「我問妳，那隻武林金獅是不是被妳們美人帮窃去的？」

師圓圓道：「不是！」

高求榮笑道：「妳若肯說實話，我就對妳客氣一些，輕輕的來，不使妳受傷流血，怎麼樣？」

師圓圓哭哭啼啼道：「武林金獅的確不是我們窃去的，我們也正在找尋它的下落……」

高求榮道：「那麼，你們懷疑是誰窃去的？」

師圓圓道：「崆峒派最可疑！」

高求榮道：「這不是去崆峒派之路吧？」

師圓圓道：「我們打算去找一個女人，她叫『病美人水香蘭』……」

高求榮道：「病美人水香蘭是誰？」

師圓圓道：「她是我們帮主的手帕交。」

高求榮道：「長得美不美？」

師圓圓道：「很美，可說是當今天下的第一美人！」

高求榮道：「爲何叫『病美人』？」

師圓圓道：「因爲她喜歡無病呻吟，一天到晚老是躺在床上懶得起來，因此我們就叫她爲『病美人』。」

高求榮哈哈一笑道：「我最喜歡成天躺在床上的女人，她住在那裏？」

師圓圓道：「石門河的河邊上。」

高求榮摩挲着下巴，笑道：「那距此只有一天路程，很近啊！」

師圓圓道：「你若是想見她，我這就帶你去如何？」

高求榮搖搖頭道：「別急，一個一個的來——她武功高不高？」

師圓圓道：「平平而已，你一定可以吃定她的，不過……」

高求榮目光一注道：「不過甚麼？」

師圓圓道：「她後天一早就將離開石門河的家，所以你若是有意，須立刻動身趕去。」

高求榮「哈哈」的一陣輕笑，手指在她下巴上捏了一捏，道：「妳別想騙我離開，今夜我是吃定妳了！」

師圓圓道：「不騙你，她眞的有事要出門，而且這一去要數月才能回家，所以現在是大好機會，你若失之交臂，實在太可惜了。」

高求榮嘻嘻笑着，道：「妳們要去找她，爲的何事？」

師圓圓道：「我們帮主想要求她帮忙尋找武林金獅。」

高求榮的手指又在她下巴上捏了一下，笑道：「妳扯謊！病美人水香蘭的武功既是不高，怎麼能帮助妳們尋找武林金獅？」

師圓圓道：「她武功雖然不高，但人却非常聰明，有許多疑難，經她分析推斷之後，都能够迎刃而解。」

高求榮點點頭，忽然把身上僅剩的一條內褲脫了下來。

師圓圓驚得連聲駭叫道：「你……你……你這是幹甚麼？」

高求榮醜態畢露，在她身邊側臥下去，一隻手開始不規矩起來，含笑道：「別怕，妳知道我是喜歡妳的，我會讓妳——」

突然間，他呆住了。

因爲，他看見一個人走入殿中來！

這人是麥飛龍。

他頭戴草笠，臉上用一塊汗巾蒙着，因此看上去就像一個神秘莫測的武林怪客。

高求榮一呆之後，慌忙抓起衣服，跳開數尺，又驚又怒道：「媽的頭！你是何人？早不進來晚不進來，偏偏等我脫光了衣服才進來，這不是存心要我好看麼？」

一邊叫嚷，一邊就要穿褲子。

麥飛龍却不容他穿上，右手揚處，劍已出鞘，搶步欺前，一劍直點過去。

高求榮登時慌了手脚，顧不得穿褲，趕忙又往旁跳開，叫道：「住手！你若是英雄好漢，等我穿好衣服，咱們再來決個高下！」

麥飛龍不理他，追踪而上，又一劍掃向他的雙脚。

高求榮一跳上了供案，抓起香爐一掄，再脫手向麥飛龍打去。

香爐裏的灰在他一掄一擲之下，頓時飄散開來，化成一團烟幕！

旋聞「轟！」的一聲，香爐打上了廟門，震得整間廟殿都「顫動」起來。

高求榮乘機一掠而下，奔向偏門。

那知剛剛奔到偏門之際，在濛濛灰幕中，一柄劍已抵上了他的腰間！

他頓時嚇得不敢動彈。

麥飛龍以一種古怪的聲調道：「放下衣服！」

高求榮依言放下衣服，却換上一副阿諛的笑容道：「朋友，您請高抬貴手，那位師姑娘我不要了，讓給您受用，怎麼樣？」

麥飛龍冷冷道：「把手舉起，抱着後腦！」

高求榮面色一陣蒼白，低聲央求道：「朋友，您網開一面，饒我這一次，我一定會重重的謝您，您要甚麼我都答應，如何？」

麥飛龍把抵在他腰上的劍尖輕輕向前一送，喝道：「聽話！」

高求榮痛得叫了一聲，連忙舉起雙手抱着後腦，不敢再開腔。

麥飛龍道：「慢慢轉身，面向牆壁！」

高求榮依言轉身，面向牆壁而立。

麥飛龍這才一抬左足，用足尖重重的在他軟麻穴上踢了一下。

高求榮肥大的身軀頓如倒塔一般，蓬然倒了下去。

師圓圓見高求榮已被制服，又驚又喜道：「這位俠士，請你過來解開我的穴道好麼？」

麥飛龍不答，翻動高求榮的衣服找了找，見沒有甚麼東西，於是將他的一件外衣撕開，結成一條布繩，再把高求榮的雙手雙脚倒捆起來。

然後，他又撕破一件中衣，結上褲子，使之成爲一條一丈多長的布繩，再與高求榮的手脚連接在一起，便拖着高求榮往外去。

高求榮被他拖着走，小腹下的命根子便在地上磨擦，登時皮破血流，痛得他殺猪般大叫起來。

麥飛龍好像沒聽見，一直把他拖出破廟，到了廟外一株樹下，將布繩的一端拋上樹椏，往下一拉，使他的身子升起，再打上死結。

懲治淫賊，他覺得這樣做並不過份。

高求榮的小腹下已然血肉糢糊，但神智仍甚清醒，不停的哀聲苦求道：「朋友，您行行好！我高求榮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您這樣捉弄我，叫我以後如何見人？」

麥飛龍「哼！」的一笑，聳聳肩膀，沒開口說話，掉頭走回破廟中。

師圓圓見他回來，大喜道：「喂！我的穴道受制，動彈不得，你快替我解開如何？」

麥飛龍點點頭，走到她身邊蹲下，運掌一拍，解開了她的穴道，緊接着縱身疾起，向廟外飛掠出去。

師圓圓大愕道：「喂！你等一等，我有話問你呀！」

麥飛龍不理，瞬卽消失於黑暗中……

師圓圓穴道剛解，全身血氣尚未暢通，無法卽時起身追出，她慢慢爬起，勉強移步走出破廟，運目四望，見救命恩人已不知去向，不由輕輕一嘆道：「你何必如此故作神秘，其實我早就認出你是誰了！」

她整整頭髮和衣裳，然後朝被吊在樹下的高求榮走了過去。

高求榮一見她走來，嚇得面色陣陣發白，戰戰兢兢地道：「師姑娘，我不求妳饒命，只求妳痛痛快快的給我一刀！」

師圓圓本想殺他洩恨，但一看他那不堪入目的醜態，不禁羞得玉臉通紅，哪敢再走近去，啐了一口，轉身便走。

× × ×

回到城中客棧，天已大亮了。

美人帮主和花鳳，卓明珠，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勝雪紅七人在天剛破曉時才發覺師圓圓失踪，大家正在焦急的時候，忽見師圓圓回來，這才鬆了一口氣，美人帮主立刻斥責道：「圓圓，妳去了何處？」

師圓圓道：「帮主，我差點不能見您啦！」

美人帮主一怔道：「怎麼回事？」

師圓圓哭道：「我是被人用迷魂香迷昏，把我劫出客棧的……」

當下，把昨夜的遭遇說了一遍。

美人帮主吃驚道：「原來如此，那救妳之人是誰？」

師圓圓搖首道：「我不知道，他蒙着臉孔，我看不出他的面貌，他解開我的穴道之後就急急而去，不肯和我交談。」

美人帮主顰眉沉吟半晌，道：「奇怪，他會是何人……」

花鳳道：「必是咱們認識之人，否則他就不必蒙着臉孔了。」

美人帮主點了點螓首，道：「那麼，他怕圓圓認出他，原因何在呢？」

花鳳道：「是呀，這一點叫人猜不透！」

勝雪紅道：「他會不會是……」

美人帮主轉望她問道：「是誰？」

勝雪紅玉臉微微一紅，道：「麥飛龍。」

美人帮主一嗯，回對師圓圓問道：「圓圓，妳看他的身材像不像麥飛龍？」

師圓圓搖首道：「不像。」

美人帮主道：「妳看他的樣子，約有多大的年紀？」

師圓圓道：「大約有三十多歲了，身子又高又瘦，根本不像麥飛龍。」

她接着向勝雪紅瞟了一眼，破涕而笑道：「七妹，妳怎麼老想到麥飛龍呀？」

勝雪紅臉上又飛起兩朵紅霞，嗔聲道：「小妹猜他，自然有道理！」

師圓圓道：「甚麼道理呀？」

勝雪紅道：「他可能會暗中跟踪咱們！」

師圓圓道：「他爲甚麼要跟踪咱們？」

美人帮主一擺手，阻止她們說下去，寒臉冷笑道：「那囫圇吞書生高求榮居然敢打妳們的主意，眞可說是色胆包天的了——妳爲何不殺了他？」

師圓圓道：「麥——噢不！那蒙面人把他吊在樹下，那樣子難看死了，我不敢走近去。」

美人帮主道：「妳也眞是的，男人的身子有甚麼可怕的？」

師圓圓道：「那東西黑忽忽的，我看了實在害怕。」

美人帮主噗哧一笑道：「傻丫頭，有一天妳會知道那東西非但不可怕，而且很可愛！」

師圓圓赧然不語。

美人帮主道：「好了，大家回房收拾衣物，咱們該上路了。」

× × ×

石門河是一條不大不小的河流，源自石輔而與洛水會合，在與洛水會合之處，有一片桃花林，落英繽紛，十分幽靜優美。

桃林深處，建有一座幽雅的宅院。

這天早上，有個青年穿林而入，進入這座宅院裏面。

這青年頭戴一頂竹笠，身穿黑衫，脚踏芒鞋，腰懸一柄長劍。

是麥飛龍麼？

不是。

這人是年畢岳！

他走入宅院時，屋中的人聽到了，只聽一個嗓門沉濁的人在屋中開聲問道：「甚麼人？」

年畢岳一面走入一面答道：「師父，是弟子回來了。」

屋中人「哦」了一聲，道：「到廳上去，爲師馬上出來。」

年畢岳微微一笑，折身轉向宅內的一間廳堂，入廳坐了下來。

「年少爺，您回來了？」

一名容貌俏麗的小婢端茶入廳，向年畢岳福了一福，然後倒了一杯茶，雙手遞給年畢岳。

年畢岳接過茶，笑笑道：「小梅，妳長得愈來愈標緻啦！」

小梅羞笑的低下頭。

年畢岳摘下竹笠，喝了一口茶，問道：「師母起來了沒有？」

小梅答道：「她早就醒來了，只是還躺在床上不肯起來。」

年畢岳道：「這幾個月，有沒有人來過？」

小梅搖頭道：「沒有。」

年畢岳又端茶喝起來。

小梅道：「少爺，聽說您得了一隻銀碗？」

年畢岳道：「嗯。」

小梅笑道：「您以前一直向我吹牛，說您拿金碗易如反掌，怎麼結果只拿了一隻銀碗？」

年畢岳笑笑道：「這是師父吩咐的，他老人家不要我拿金碗，有甚麼辦法呢！」

小梅道：「老爺爲何不要你拿金碗？」

年畢岳道：「他說我若拿了金碗，就不易與麥飛龍交上朋友……」

他說到這裏，探頭向廳外望望，然後向小梅招手，低聲道：「小梅，妳過來。」

小梅走上兩步道：「幹甚麼？」

年畢岳伸手要拉她，笑道：「妳過來，讓我親親。」

小梅退開一步道：「我不要！」

年畢岳不悅道：「好，妳不要，我找別的姑娘去。」

小梅再走上一步，羞答答道：「您不怕被老爺瞧見？」

年畢岳伸手把她拉到自己膝上，在她白嫩的臉頰上親了一下，吃吃笑道：「不要緊，他老人家不會駡我的。」

小梅把臉藏入他懷中，不勝嬌羞地道：「您說……您將來要娶我，可別騙我呀！」

年畢岳笑道：「不騙妳。」

小梅道：「老爺若是不答應呢？」

年畢岳道：「不會，他老人家最懂得愛情，否則也不會老來還同妳主母結爲夫妻了。」

說着，又摟摟抱抱，頻頻親她小嘴，好像在逗一隻可愛的小貓玩。

正在此時，忽然有兩個人走入廳上來。

一個是老人。

一個是少婦。

老人身高七尺，健壯得像一株巨樹，環目獅鼻，滿面于思于思，身穿一襲錦袍，神態豪邁粗獷，但右袖空蕩蕩的，是個斷去右臂之人。

少婦年約二十七八歲，容貌之美，絕不在美人帮主之下，身裁更見纖細婀娜，步履輕盈，臨風欲飛，透着一絲病態。

這種病態如是刻劃在別的女人的臉上，一定不好看，但刻劃在她臉上，却更見嫵媚，更是楚楚動人！

她，正是「病美人水香蘭」！

而獨臂老人則是當今武林擁有第一劍術大家的「獨臂劍神萬勁松」。

年畢岳一見他們入廳，連忙推開小梅，起身施禮道：「師父，師母，你們起來了。」

獨臂劍神萬勁松望望小梅，咧嘴露出一排白森森的牙齒，嘿嘿一笑道：「畢岳，你怎麼一回來就逗小梅？她今年才不過十四歲呀！」

十四歲的小梅却已經懂得害臊，聽了這話，掩臉跑出去了。

獨臂劍神萬勁松把病美人水香蘭扶入椅裏坐下之後，自己隨亦落座，含笑道：「畢岳，你也坐下來。」

年畢岳恭聲應是，一旁坐下來。

獨臂劍神萬勁松輕咳一聲，問道：「你帶來了甚麼消息？」

年畢岳道：「美人帮主帶着她的七女往我們這裏來了。」

病美人水香蘭聽了臉色遽變，急問道：「她們來此何爲？」

雖然語帶驚慌，却極爲清脆悅耳！

年畢岳微笑道：「自然是找師母您來的。」

病美人水香蘭柳眉輕皺，憂形於色道：「哼，我又沒得罪她，她來找我幹麼？」

年畢岳道：「她懷疑師母竊去武林金獅，要來這裏搜一搜。」

病美人水香蘭着急道：「這簡直豈有此理，她憑甚麼懷疑是我竊走了武林金獅？」

年畢岳道：「她懷疑到師母頭上，自然是有道

理的……」

病美人水香蘭咬牙恨聲道：「我早就明白告訴她我對武林金獅沒興趣，她竟還不肯相信。」

年舉岳道：「她認爲只有她和師母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因此自然懷疑師母了。」

病美人轉望獨臂劍神萬勁松問道：「夫君，你看這怎麼辦？」

獨臂劍神萬勁松哈哈笑道：「別怕，天塌下來，也有老夫頂着！」

病美人道：「她武功異常了得，你可不能太輕敵呀。」

獨臂劍神點點頭，望着年舉岳問道：「上次你捎信回來，說終南，崆峒二派及美人帮將聯合上華山興師問罪，那事情後來怎麼樣了？」

年舉岳答道：「他們沒有上華山，因爲正當他們齊集潼關會英閣時，華山派掌門人連天璧突然先到了會英閣，他告訴他們說要他的命容易，要侮辱他們華山派的聲譽則辦不到，然後拔出一柄七首，當衆自殺死了。因此終南一劍仙、崆峒司空瑜及美人帮主便相信連天璧是無辜的，也就不再懷疑華山派了。」

獨臂劍神環目閃動着精芒，以欽佩的語氣笑道：「連天璧以死來洗清他們華山派的罪嫌，倒眞叫人感動啊！」

年舉岳道：「是的，弟子原也認爲武林金獅是他們竊去的，但連天璧這一死，已證明他們是淸白的，因爲武林金獅價値再大，也不値得用他自己的性命去換取。」

獨臂劍神回對病美人笑道：「也難怪美人帮主要懷疑妳了，照這情形看，除了妳之外，已沒有第二個可疑人物了！」

病美人幽幽一嘆道：「可是你知道，我根本沒見過武林金獅呀！」

獨臂劍神笑道：「是的，眞正對武林金獅發生興趣的是老夫，不是妳，但想不到羊肉尚未吃到，就已惹來一身腥！」

病美人美眸微抬，凝注年舉岳問道：「她們幾時會到這兒？」

年舉岳道：「最遲中午可到。」

病美人道：「除了她和七女之外，還有些甚麼人？」

年舉岳道：「此外就是駕駛馬車的兩名花奴，不過她們後面還跟着一人……」

病美人道：「誰？」

年舉岳道：「麥飛龍。」

病美人道：「麥飛龍跟着她們幹麼？」

年舉岳道：「終南一劍仙懷疑美人帮主才是竊獅之人，故命麥飛龍暗地跟踪，他們師徒認爲暗中尾隨着她們，也許能看出一些蛛絲馬迹來。」

獨臂劍神哈哈笑道：「這件事情愈來愈有趣了，大家都在你懷疑我我懷疑你，將來一定會鬧得不可開交！」

病美人顰眉道：「我可不願被人懷疑，我不喜歡有人前來擾亂我們的安寧！」

年舉岳道：「師母想過安靜的日子，恐怕已不可能，等下美人帮主一到，若見我們師徒在此，必然會加重對師母的懷疑。」

病美人點了點螓首，愀然道：「對，所以你們師徒還是去避一避吧！」

獨臂劍神搖頭道：「不，現在妳需要受保護，老夫怎能在此時離開妳，讓妳受她們傷害？」

病美人道：「但她若見你在此，一定認爲我找到了一位有力的靠山，因此改變初衷，要佔有那隻武林金獅了，這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困擾。」

獨臂劍神道：「老夫不怕任何困擾，只怕妳受到人家的傷害。」

病美人聽了這話，芳心大悅，含羞帶笑的瞟了他一眼，低首道：「我知道你對我很好，可是你不怕人說閒話麼？」

獨臂劍神一怔道：「說甚麼閒話？」

病美人道：「你是當今武林名震天下的高人，而我不過是個……是個蒲柳之身，大家若知你和我結爲夫妻，一定會譏笑你的。」

獨臂劍神濃眉一聳道：「我萬勁松一生好我所好，惡我所惡，誰敢譏笑，老夫就把他的『笑』割下來！」

病美人噗哧一笑道：「怎說把他的『笑』割下來？」

獨臂劍神道：「誰敢笑，老夫便把他臉上笑的那塊肉割下！」

病美人道：「你可別在我面前殺人，你知道我最怕見到人血，我見到人血就要暈倒的。」

獨臂劍神好像怕她暈倒，忙道：「是是，老夫不在妳面前殺人就是了。」

病美人道：「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獨臂劍神道：「甚麼好辦法？」

病美人道：「咱們立刻遷離此地，如何？」

獨臂劍神笑道：「不行啊！妳若遷離此地，美人帮主更會認定武林金獅是妳偸的了。」

病美人道：「咱們搬到人跡罕至的地方去住，只要不被人找到，管她們去說呢？」

獨臂劍神搖頭笑道：「不，這與老夫的個性不合，老夫不喜歡逃避！」

病美人嘆道：「唉，你爲什麼不說你對武林金獅也有興趣？」

獨臂劍神點頭道：「不錯，老夫對武林金獅確有莫大的興趣，所以不想與妳隱居於世外。」

病美人作了個撒嬌的姿態道：「哼，你到底是喜歡我還是喜歡武林金獅？」

獨臂劍神道：「兩樣都喜歡。」

病美人嗔道：「魚與熊掌豈能兼得？」

獨臂劍神萬勁松道：「對老夫來說，這一句話不通！」

病美人道：「你現在並不缺少甚麼，你的名氣無人能及，你的財產一輩子花不完，此外，你還有我，你應該滿足了。」

獨臂劍神笑道：「一個人若對現實表示滿足，他就完蛋啦！」

病美人輕嘆一聲，道：「唉，我眞是拿你沒辦法……」

獨臂劍神笑了笑，轉對年舉岳說道：「舉岳，你不必和她們在此碰面，且到附近去避一避，等她們走了後，再回來。」

年舉岳答道：「弟子遵命。」

起身向他們行了一禮，卽退出廳堂，逕自出宅去了。

病美人見年舉岳走了後，微微一笑道：「你這個徒弟和你一樣不老實！」

獨臂劍神道：「怎講？」

病美人道：「他方才把小梅抱在身上，你也不斥責他一聲。」

獨臂劍神笑道：「食色性也，老夫怎可强迫他不接近女色？何況他又沒用强，他願打，小梅願捱，這是正當的事情，豈可斥責！」

病美人道：「哼，你們師徒眞是一丘之貉！」

獨臂劍神哈哈大笑道：「不錯，也可說是臭味相投，所以老夫才破例收他爲徒！」

語至此，忽然精眸一亮，側耳凝聽了片刻，接着笑道：「聽到了沒有？」

病美人道：「是馬車的聲音？」

獨臂劍神點點頭，說道：「正是，美人帮主來了！」

病美人道：「既然不打算迴避，那就出去見她們吧？」

獨臂劍神道：「好。」

他起身過去，將她扶起來，然後手挽着手，向宅外走來。

兩人走到大門外，已見二輛華麗馬車穿過了桃花林，駛到了近處。

獨臂劍神忽然向病美人低聲道：「終南一劍仙的徒弟，麥飛龍也到了。」

病美人一怔，舉目四望，問道：「人在何處？」

獨臂劍神萬勁松仍低聲道：「在右方數丈外的林中。」

病美人道：「要不要把他請出來？」

獨臂劍神道：「不要，他對咱們無害。」

說話之間，美人幫的二輛馬車已駛到他們面前停了下來，她們好像是前來拜訪老朋友，並不掩藏形踪！

駕車的兩名花奴停住馬車之後，立卽跳下，打開了車廂門。

於是，美人幫主和花鳳、卓明珠、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一一下車來了。

病美人露出親熱笑面，啓口道：「魚大姐，今天是甚麼風把妳吹來的呀？」

美人幫主一瞧見有位獨臂老人站在她身邊，臉色微微一變，訝然道：「二妹，他是何人？」

病美人緊挽着獨臂劍神的右臂，笑道：「是我的丈夫。」

美人幫主瞪大眼睛，說道：「妳的丈夫？妳再醮了？」

病美人點頭道：「正是，小妹體弱多病，需要一個男人倣依靠。」

美人幫主把獨臂劍神打量一番，忽然「噗哧」一笑道：「妳一向眼光不錯，但這次看上這位斷去一臂的老先生，可叫愚姐大惑不解了。」

病美人脆笑道：「他雖然斷去一臂，但剩下的一臂却極具威力，一擧可使天地變色，比咱們死去的那位丈夫要强得多了。」

美人幫主微笑道：「是麼？妳這位新丈夫大名如何稱呼呀？」

病美人細聲細氣地道：「姓萬，名勁松。」

美人幫主彷彿聽到打在身邊的一聲焦雷，渾身震動了一下，脫口道：「獨臂劍神萬勁松？」

病美人沒再回答，轉臉向身邊的丈夫嬌笑道：「夫君，這位便是我常常說起的魚大姐。許多年前，我和她曾共事一夫，後來我們那位丈夫死了，我和她才分道揚鑣的，你該拜見拜見她。」

獨臂劍神萬勁松微一躬身，含笑道：「魚大姐，妳好！」

美人幫主好像受不起獨臂劍神的一禮，藏在黑紗後面的玉臉一陣蒼白，趕忙檢衽一福道：「不敢，妾身久聞萬老前輩大名，一直無緣拜識，方才多有得罪，尚希原諒。」

獨臂劍神笑道：「好說，老夫從不忍責怪標緻

的女人，魚大姐不要客氣了。」

話聲一頓，繼又笑道：「魚大姐天姿國色，何以竟罩着那方黑紗？莫非是擁『色』自珍？」

美人幫主窘笑一下，道：「萬老前輩眞會說笑話……」

病美人接口笑道：「我們魚大姐在臉上罩一方黑紗，是有道理的，絕非是怕人看到她那美艷絕倫的臉龐。」

獨臂劍神笑哦一聲，好奇的追問道：「是甚麼道理啊？」

病美人凝眸斜睇美人幫主，掩口吃吃笑道：「大姐，小妹可以說出來麼？」

美人幫主笑道：「二妹最好口下留德，否則愚姐也會把妳當年的一切抖出來。」

病美人呆了呆，隨即岔開話題笑道：「好了，大家別再開玩笑，請到裏面來吧！」

於是，主客一齊入宅，在廳堂上坐下來。

美人幫主命七女上前拜過獨臂劍神和病美人後，接着笑道：「二妹是幾時與萬老前輩成親的？」

病美人道：「上個月。」

美人幫主道：「怎不通知愚姐一聲，也好讓愚姐趕來喝杯喜酒。」

病美人道：「我們沒敢驚動親友。」

美人幫主轉望獨臂劍神問道：「令高足年舉岳在不在此？」

獨臂劍神故作一怔道：「妳說誰？」

美人幫主微笑道：「萬老前輩不是有一個傳人名叫年舉岳的麼？」

獨臂劍神搖頭道：「魚大姐弄錯了，老夫並未收有傳人！」

美人幫主訝道：「這就怪了，那年舉岳參加本屆競技大會的兵器對搏，獲得一隻銀碗，他使的劍法分明是萬老前輩的『分光斷影九絕劍』呀！」

獨臂劍神又搖頭道：「沒有！老夫沒有傳人，魚大姐認錯人了。」

美人幫主道：「不然，那年舉岳又是何人的門下？」

獨臂劍神道：「老夫未去看過本屆的武林競技大會，不知道！」

病美人接口道：「大姐，妳今日遠道而來，不知有何貴幹？」

美人幫主臉容一整，道：「愚姐今日造訪，是要和二妹談談那隻武林金獅，希望二妹能分我一杯羹。」

病美人一愕道：「分妳一杯羹？此言怎講？」

美人幫主一笑道：「二妹別裝蒜了，愚姐本來以為二妹當眞對它沒興趣，但經過這一陣追查，愚姐已知那隻武林金獅落在二妹手裏，所以——」

病美人截口道：「慢來！慢來！小妹早就說過了，那隻武林金獅雖有極驚人的價値，但小妹對它却不感興趣，這是實實在在的話，如今大姐怎麼又懷疑到小妹頭上來了？」

美人幫主瞥了獨臂劍神一眼，道：「當今天下，只有咱們姐妹二人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二妹若說沒有拿，那麼二妹可曾把武林金獅的秘密洩漏出去？」

病美人搖首道：「沒有！」

獨臂劍神佯作不知的問道：「武林金獅有何秘密？」

病美人向他一擺手，道：「這事你別管。」

說着，回對美人幫主又道：「大姐，妳該相信小妹才對，小妹眞的沒拿過武林金獅！」

美人幫主微笑道：「是麼？」

病美人道：「小妹可以賭個咒，要是小妹竊取了武林金獅，就叫小妹變成醜八戒！」

美人幫主笑道：「二妹對駐顏一道，較愚姐更為高明，那會變成醜八戒呢？」

病美人道：「小妹若是說謊，老天爺自會讓小妹碰傷了臉部，這樣就會變成醜八戒了。」

美人幫主似乎對她的賭咒一點也不重視，淡淡一笑道：「我說二妹，人是不能太貪心的，妳就是把那隻武林金獅分一半給愚姐，對妳也沒甚麼損失呀！再說目前終南一劍仙師徒正在全力追查武林金獅的下落，萬一他們獲悉武林金獅在妳手裏，那妳今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是不是？」

病美人怒道：「大姐，妳別含血噴人，小妹若想奪佔武林金獅，也不會等到今天，早就拿了！」

美人幫主又瞥了獨臂劍神一眼，含笑道：「妳是有理由等到今天才動手竊取的……」

獨臂劍神面容微沉，怫然道：「魚大姐，妳莫非懷疑是老夫協助香蘭竊走武林金獅的？」

美人幫主道：「不敢，妾身沒有這樣說，只是大家若知二妹與老前輩結為夫妻，只怕都會這樣猜想。」

獨臂劍神冷笑道：「老夫不管武林人士要怎樣猜想，但若有人敢不憑證據誣指老夫和香蘭竊走武林金獅，老夫就要他的好看！」

語畢，目光烱烱的逼視着她。

美人幫主這時倒表現得很鎭靜，輕脆的笑道：「老前輩武功舉世無匹，但若要憑着一身武功來鎭壓人，恐怕很難使人信服。」

獨臂劍神仰臉狂笑一聲道：「香蘭曾說魚幫主蠻不講理，果然不錯！」

美人幫主道：「老前輩言重了，妾身絕非蠻不講理之人。」

獨臂劍神聲調一沉，緩緩道：「妳若講理，為何說出風馬牛不相及的話？老夫只說若有人不憑證誣陷我們夫婦，老夫就要他好看，可沒說要恃技鎭壓甚麼人！」

美人幫主道：「既然如此，老前輩諒必極願接受本屆武林盟主終南一劍仙的調查了。」

獨臂劍神「哼」的一笑道：「妳是說：要通知終南一劍仙來調查我們？」

美人幫主點頭道：「他是如今的武林盟主，有權調查任何一個可疑人物！」

獨臂劍神道：「好，老夫現在就請他的徒弟前來調查！」

話聲中，上身一轉，右臂突抬，駢伸二指遙向廳堂後面的一個紙窗，隔空點去！

「嗤！」的一聲，指風戳破紙窗，旋閼窗外有人「啊呀！」驚叫了一聲，接着是「蓬！」的一聲巨响，似是那人由簷上跌落地上所發出的聲音！

美人幫主大吃一驚，霍然而起道：「外面甚麼人？」

獨臂劍神微微一笑道：「妳們那位姑娘，勞駕去把他帶進來如何？」

勝雪紅道：「我去！」

說着，起身奔出。

俄頃，只見她雙手扳住一個青年的腋下，把那青年拖入廳上來了！

她滿臉驚奇，叫道：「幫主您看，這人竟是麥飛龍！」

一點不錯，被她拖入廳上的，正是麥飛龍！

他被獨臂劍神發出的一縷指風點中了肩井穴，雖未昏迷過去，全身却已不能活動。

美人幫主面色大變，失聲道：「麥飛龍，你怎麼到這裏來了？」

麥飛龍很是尷尬，不知如何回答。

獨臂劍神笑道：「他必是跟踪妳們來的，方才在門口，老夫已發現他了。」

美人幫主臉色變得異常難看，冷峭地道：「麥飛龍，你竟在跟踪本幫主麼？」

麥飛龍窘笑了一下，躺在地上沒動，他沒想到自己的行動會被獨臂劍神發現，而落入這種尷尬的境地，他不知要如何解釋才能使「誤會」冰釋。

美人幫主眉梢揚了揚，冷笑道：「說呀！你為何跟踪本幫主？難道你們師徒疑本幫主才是竊獅之人？」

麥飛龍感到手脚已勉強能夠活動，於是掙扎站了起來，用手推拿着被點中的肩井穴，苦笑道：「魚幫主莫生氣，誠如方才魚幫主所說，敝派如今是武林盟主，有權調查任何一位可疑人物……」

獨臂劍神哈哈大笑道：「有道理！有道理！」

美人幫主氣得粉臉一片鐵青，叱道：「簡直荒唐！本幫主若是盜取武林金獅之人，又怎會在競技場上指出那隻武林金獅是贋品而自找麻煩？」

麥飛龍笑笑道：「小可現在只有一句話要說：根據今日魚幫主到此追查武林金獅的下落的行動上看，已可斷定魚幫主非竊獅者，今後小可不會再暗中偵查貴幫了，至於其餘之事，小可不想費唇舌解釋了。」

這是眞心話，他的確已不懷疑美人幫了，因為他方才躲在外面時，已把她和病美人水香蘭的談話聽清楚，知道美人幫主對武林金獅有野心，企圖佔為己有，但她絕不是竊去武林金獅之人，如果她已竊得武林金獅，絕不會來此找「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的病美人索取武林金獅。

美人幫主聞言之下，怒色稍霽，道：「這樣也好，免得你們師徒繼續鑽牛角尖。」

獨臂劍神道：「麥世兄請坐！」

麥飛龍抱拳道：「謝謝。」

當即退到一邊的椅子坐下來。

獨臂劍神笑道：「方才老夫出手稍嫌無禮，麥世兄沒受傷吧？」

麥飛龍道：「沒有。」

獨臂劍神輕咳一聲，又笑道：「你已把我們的交談聽得清清楚楚，是吧？」

麥飛龍點頭道：「是。」

獨臂劍神一指美人幫主道：「這位魚幫主無憑無據，竟硬指拙荆竊走武林金獅，還要拙荆分她一杯羹，你說可笑不可笑？」

他故意把「分一杯羹」四字說得很重，聽得美人幫主滿面通紅，尷尬萬分。

麥飛龍道：「並不可笑，魚幫主的懷疑，也是有其根據的。」

獨臂劍神注目一噢，畧現不悅地道：「有何根據？」

麥飛龍道：「是因為尊夫人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

獨臂劍神立刻轉對病美人水香蘭，面呈嚴肅道：「香蘭，妳最好說出來，武林金獅除了代表武林盟主的榮譽之外，到底還包藏着甚麼秘密？」

說畢，擠擠眼。

病美人會意，含笑道：「妾身也不知道武林金獅包藏着甚麼秘密……」

說到這裏，轉望美人幫主道：「大姐，妳弄錯

了，小妹並不知武林金獅包藏着甚麼秘密，如今妳既然說出來了，就請說說看，到底武林金獅有着甚麼秘密呀？」

美人幫主臉色更加難看，沉默良久之後，忽又泛起一片笑靨道：「二妹當眞不知麼？」

病美人道：「是的。」

美人幫主笑道：「二妹既然不知，愚姐也不便告訴妳了。」

病美人道：「怎麼說呀？」

美人幫主道：「愚姐將於一年六個月之後接任爲武林盟主，所以有關武林金獅的秘密，未便透露給外人知道。」

病美人微笑道：「大姐不告訴小妹，但說給麥少俠聽總可以吧？」

美人幫主道：「當然，愚姐離開此處之後，自然會把武林金獅的秘密源源本本的說給他聽。」

語至此，轉對麥飛龍說道：「麥少俠，等下離開這裏之後，本幫主自當把一切秘密向你解說，現在咱們先來解決一件事——你身上可帶着『金獅令旗』？」

麥飛龍點頭道：「有！」

美人幫主道：「那麼，妳可以代表令師行使武林盟主的權力，是不？」

麥飛龍又點頭道：「是。」

美人幫主道：「我建議你在這宅中搜一搜，也許會有收穫。」

麥飛龍搖頭道：「不。」

美人幫主一怔道：「爲甚麼不？」

麥飛龍道：「小可信得過萬老前輩的爲人。」

美人幫主顰眉道：「本幫主不反對你這種看法，但對我這位二妹，你總不會比我更清楚她的爲人吧？」

病美人聽了大爲生氣，尖聲道：「大姐，妳把我看作甚麼樣的人？女飛賊？還是淫婦？告訴妳，我長了這麼大，還沒偷過人家一件東西，也沒偷過人！我可不像人家那樣外表端正，暗地裏則窩藏面首縱淫貪歡！」

美人幫主臉色變了變，格格冷笑道：「二妹，咱們做了幾十年的姐妹，今天妳第一次敢這樣對我說話，可眞不含糊啊！」

病美人站起一跺足道：「不錯！我現在有了一位有力的靠山，所以敢頂撞妳！怎麼樣？妳若是不高興，隨妳的便好了！」

語畢，忽然雙手抱頭「啊哎！」叫了一聲，身形搖搖欲墮。

獨臂劍神吃了一驚，連忙上前扶住她，惶急地道：「香蘭，妳怎麼了？那地方不舒服？」

病美人翻翻白眼，裝出快要暈倒的樣子，有氣無力地道：「我……我頭好痛，你知道我是……不能生氣的，我一生氣就頭痛！」

獨臂劍神忙道：「是是，妳快回房去躺一會吧，這裏的事由老夫來解決。」

接着，大聲喊道：「小梅！小梅！」

「來啦！」

小梅應聲而至。

獨臂劍神道：「快扶妳主母回房去，妳主母頭痛病又發作了。」

小梅連忙上前扶病美人，入內而去。

美人帮主冷笑道：「裝模作樣，哼！」

獨臂劍神怒道：「妳說甚麼？」

美人帮主道：「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最少有三百天在鬧病，不是頭痛，就是心痛，再不然就是腰酸背痛，而且見不得任何刺激，見到一條蛇，一隻老鼠，或見到一點點的血，都要立刻暈倒，對不對？」

獨臂劍神沒好氣地道：「對又怎樣？」

美人帮主笑道：「那都是假的，她最會在男人面前撒嬌，你愈是服侍她，她愈是病得厲害。」

獨臂劍神道：「老夫知道！」

美人帮主訝笑道：「老前輩既然知道，爲甚麼還要……」

獨臂劍神接口冷冷道：「人之所好各有不同，老夫就是喜歡愛裝病的女人！」

美人帮主啞然失笑道：「哦，這表示老前輩有着很豐富的憐香惜玉之心，二妹能嫁給老前輩，可說是烏龜看綠豆，對上眼啦！」

獨臂劍神萬勁松雙眉一聳，冷聲道：「說完了沒有？」

美人帮主微微一笑，說道：「老前輩要下逐客令？」

獨臂劍神道：「不錯，老夫沒有工夫跟妳閒扯蛋！」

美人帮主道：「妾身以前和二妹也經常吵架，吵過就好，老前輩何必如此着惱？」

獨臂劍神道：「她現在是老夫的妻子，老夫不願她受到一點打擾！」

美人帮主道：「我們老遠趕來，老前輩都不肯留我們住上一日麼？」

獨臂劍神道：「抱歉！」

美人帮主移目轉注麥飛龍笑道：「麥少俠，你到底作何打算？」

麥飛龍起身道：「告辭！」

美人帮主道：「好，咱們一道走。」

於是，大家一齊辭出，上了馬車，離開石門河，取道南下。

麥飛龍因要知道武林金獅所包藏的秘密，故與美人帮主同乘一車。

同車的，還有花鳳和勝雪紅二女。

馬車行駛一段路後，麥飛龍見美人帮主始終不開口說話，忍不住道：「帮主，現在您可以把武林金獅包藏的秘密賜告了吧？」

美人帮主又沉默了片刻，才啓口道：「獨臂劍神和病美人實有極大嫌疑，你爲何不在他們宅中搜一搜？」

麥飛龍道：「那沒用。」

美人帮主道：「怎說沒用？」

麥飛龍道：「如果武林金獅是他們窃去的，他們絕不敢把它藏在宅中，小可若動手搜，只會打草驚蛇而已。」

美人帮主道：「這麼說，你是不想打草驚蛇，而非不懷疑他們了？」

麥飛龍道：「以獨臂劍神在武林中的名氣和地位來說，小可確實不敢相信他會是窃獅之人，但病美人水香蘭却不無可疑。」

美人帮主道：「你這樣說就對了，病美人水香蘭外表柔弱，骨子裏却是個極有野心的女人，她必是勾引獨臂劍神使他成爲自己的丈夫之後，才在他丈夫的協助下窃走武林金獅的！」

麥飛龍說道：「也許是的，不過，這要等帮主說出武林金獅的秘密之後，小可才敢同意帮主的推斷。」

美人帮主點點頭，忽然笑道：「告訴我，你們師徒憑甚麼懷疑我偷了武林金獅？」

麥飛龍已知她確非窃獅人，乃據實答道：「因爲魚帮主在我們的心眼中，是一位來歷不明的女人，貴帮崛起，來得太突然，而武林金獅早不丟晚不丟，却在貴帮參加本屆競技大會之後丟去了，這兩件事表面上雖無關聯，但總叫人無法釋疑。」

美人帮主道：「但你們何不想想，如果武林金獅是我們偷的，我們又何必參加競技大會呢？」

麥飛龍道：「我們當時的想法是：貴帮參加競技大會，目的是在使『美人帮』一舉成名，同時藉機指出該武林金獅是假的……」

美人帮主道：「我們參加競技大會，確然是想一舉成名天下知，但既然你們認爲本帮主偷了武林金獅，那麼，我指出那隻武林金獅是假，豈非是自找麻煩？」

麥飛龍道：「我們認爲貴帮目的並不在佔有那隻武林金獅，而在造成武林的動亂不安，換句話說，妳要我們男人自相殘殺，而達到妳征服武林的野心。」

美人帮主笑道：「你們想得太離譜了！」

麥飛龍點頭承認地道：「是，今天聽見帮主向病美人索取武林金獅，小可方才知道過去的猜疑錯了。」

語聲一頓之後，面露笑容道：「不過，請恕小可說句不客氣的話，武林金獅雖非帮主所窃，但帮主也確有佔有它的野心，對不對？」

美人帮主正容道：「不對！」

麥飛龍道：「不然，帮主爲何要向病美人分一杯羹？這句話，已充份表示帮主對武林金獅有非份之想！」

美人帮主道：「錯了，本帮主對病美人那樣說，用意全在誘使病美人承認偷了武林金獅，因爲本帮主若說要她交出武林金獅，她一定會矢口否認，但若說只要分她一杯羹，她就會攷慮接受，這是一種套取眞情的技巧呀！」

麥飛龍笑了笑，道：「既然如此，帮主前在潼關時，又爲何不透露有病美人的這樣一個可疑的人物？」

美人帮主道：「本帮主是在與令師等人分別之後，才想起病美人的。」

麥飛龍笑道：「帮主曾說當今天下，只有您和病美人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既是如此，帮主以前怎會忘了病美人這樣一位重要人物呢？」

美人帮主似有語塞之感，皺皺蛾眉道：「本帮主沒想到她，是有原因的……」

麥飛龍道：「甚麼原因？」

美人帮主說道：「此事關係私人隱秘，恕難奉告！」

麥飛龍道：「小可斗胆，還想追問帮主一件事，希望帮主能據實相告，因爲此事對追查武林金獅或許有用。」

美人帮主道：「你說說看。」

麥飛龍道：「帮主說許多年前與病美人共事一夫，請問他是誰？」

美人帮主淺淺一笑道：「我說麥少俠，你眞是少不更事，怎好意思向本帮主問起這個啊？」

麥飛龍一笑道：「每一個女人都要出嫁，每一個女人也都有丈夫，小可以爲說出丈夫的姓名並非一種羞恥！」

美人帮主道：「但他已經死了，本帮主已恢復姑娘家的身份，我不喜歡有人知道這件事，正如每個人不喜歡有人知道她的實際年齡一樣，這是我們女人應該保守的一點秘密。」

麥飛龍感到可笑。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開封府雙龍鏢局大局主趙正陽愛女「黑飛燕」趙玉倩，慧眼識英雄，堅欲邀請拾三郎爲其家西席，拾三郎婉拒不脫，特意做出好酒好色之狀，以示不配爲人師表，唯是趙玉倩仍不死心，堅約再晤而去，拾三郎在趙玉倩走後，爲酒棚主人開封大豪梁鐵漢邀進後院，摯誠訂交……那晚，在琉璃塔之東的一條渾濁死水的小溪中，有兩位白衣少女坐在溪邊垂釣，拾三郎適散步至此，對那垂釣的一雙少女，心中感到詫異，便即隱身暗隅，遙聞其中一少女笑勸另一少女耐心點，如眞有那麼一隻龜，總會釣着牠的——

釣得金龜圖　送却寶貴命

翠妹道：「紅姊，不是我急，放龜之說誰知道是眞是假，也不知谷主是從那裏得來的消息，就將這釣龜的任務交給我們的那一位，害得我們姊妹倆在這種臭水溪邊上鬧臭水，喝冷風，淋夜露的受活罪！」

紅姊一聽連忙低聲叱說道：「翠妹，妳說話小心點，這話要是讓那一位聽到了，那還了得！」

翠妹似已爲紅姊之言所懾，竟默然未再開口。

拾三郎隱身三丈之處的巨松之後，對兩女的談話自是聽得十分清楚，他雖然還不明白兩女的出身來歷，也不知道翠妹口中所說的「谷主」和「那一位」是何許人，但已完全確定了兩女是武林中人，她們在釣一隻龜！

拾三郎心中不由暗想：她們釣龜做什麼？難道龜身上有着什麼隱秘不成？……

他正在暗自忖想間，忽見那翠妹手裏的釣竿一抖一挑，一個圓圓的東西「叭」的一聲拋落身後地上。

拾三郎目光如電，看得十分清楚，那是一隻海碗般大的烏龜。

只見那翠妹一丟手裏的釣桿，動作十分輕靈的扭腰反身，玉掌伸處，已將那隻大龜捉在手中，口中輕聲歡呼的道：「紅姊快打亮火熠子照照看，是不是這一隻？」

紅姊應聲打着火熠子，兩女四目凝神的在龜背上一陣仔細察看之後，翠妹神情大爲失望頹喪的說道：「不是這隻，這隻背上又沒有圖。」

說着，隨手一抛，將龜抛丟在地上。

拾三郎聽得心底不禁更感詫異地忖想道：「龜背上有什麼圖？……」

兩女重坐落溪邊，重又默默地執着釣桿垂釣。

拾三郎隱身巨松背後，目光注視着二女的動靜，心底思緒起伏，意念飛轉地忖想猜料着「龜背上有什麼圖」的問題？「圖」又關係着什麼事情的問題？

他心裏直覺地意識到這龜背上的什麼「圖」，必與武林有關，因爲不但二女是武林中人，是什麼「谷主」的屬下，同時，在他凝神靜氣的忖想間，竟發覺這附近三十丈方圓之內，另有武林人物隱身潛伏在暗處，人數且有五名以上。

這情形很明顯，那些武林人隱身潛伏暗處在待機而動，目的就是那隻背上刻有什麼「圖」的龜！

換句話說，二女沒有釣到那隻「龜」則罷，只要一釣到了，那些人立將現身搶奪！

那個被叫做「翠妹」的少女運氣似乎比較好些，約莫過了盞茶辰光，竟又被她釣起一隻大龜來。

這一隻比前一隻大了許多，紅姊連忙又打亮火熠子，二女凝目在龜背上察看了一陣之後，翠妹突然興奮的歡聲說道：「是這隻了，紅姊，我們終於釣到牠了！」

驀地，一聲嘿嘿冷笑起自七丈以外的暗影中，兩名面蒙黑布的黑袍人電閃飄身到了二女的面前，一個身材畧高的黑袍人手一伸，道：「拿來！」

二女臉色微微一變，嬌軀齊地後退五尺，紅姊叱聲道：「你兩個是什麼人？」

身材畧高的黑袍人嘿嘿一笑，道：「我們是什麼人妳兩個不需知道，快把圖龜乖乖的交出來，當可饒妳們兩個一死！」

翠妹冷叱一聲道：「呸！憑你們兩個見不得人的東西也配！」

身材矮的一個黑袍人突然怒聲叱喝道：「丫頭大胆！」

叱喝聲中，身形飛騰，快如閃電般直朝翠妹撲去，那個身材畧高的黑袍人也立即騰身撲向紅姊！

二女見狀，同聲發怒叱道：「你兩個找死！」

嬌軀飄閃間，水袖倏揚，兩名黑袍人口中一聲慘叫，身子凌空下落，倒下了一雙，伸了伸腿，不動了！

拾三郎看得心頭不由暗暗一凜！

突地，一個森冷的聲音起自十丈以外，道：「好霸道歹毒的『飛袖無影針』！」

二女聞聲心中方自凜然一驚，「琉璃塔」上已傳來一個嬌甜的聲音道：「嫣紅，凝翠，小心！」

原來「紅姊」名叫嫣紅，「翠妹」名叫凝翠。

那甜美的聲音「小心」二字未落，一個巨大的黑影已勢疾如電般地掠空撲到，嫣紅凝翠一見正待揚袖迎敵時，但已慢了一步，兩聲慘叫中夾着一聲「嘿嘿」陰笑，黑影又已騰起，直上夜空！

黑影掠空下撲二女，一撲即起，情形雖然快如電光石火一閃，奇快無比，但是隱身巨松背後的拾三郎却看得十分清楚，看得心神不由猛地一震！

原來嫣紅凝翠二女在那巨大黑影掠空疾撲之下，不僅立刻雙雙倒地香消玉殞，而且死狀至慘，胸衣破裂，胸膛洞開，肝臟外溢，慘不忍睹！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二女聲發慘叫，黑影身形一撲即起，直上夜空……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刹那，「琉璃塔」上已飛掠出一條白影，勢疾絕倫無匹地猛朝那騰空的黑影當頭罩落！

白影自「琉璃塔」上飛掠凌空罩落，下撲之勢不僅奇快絕倫，而且威力籠罩十數丈方圓，那黑影身軀懸空，既無法也無力閃避，只得猛提一口丹田眞氣，揮掌拍出一股强勁的掌力迎着白影下撲的身軀擊去，同時他自己則身形迅疾的往地面瀉落！

可是，白影對黑影那强勁的掌力并未出掌硬接，竟然借力斜飄丈許，素袖猛揮，「絲絲」勁風似箭般地射向黑影！

勁風「嘶嘶」，看似無物，其實正是以歹毒霸道稱絕於武林「飛袖無影針」。

那黑影似乎深知「飛袖無影針」的霸道厲害，白影這裏素袖才揮，他身形即已電閃横飄丈外，口中同時嘿嘿陰笑道：「藏寶龜圖既已到了老夫手裏，豈是妳能奪得回去的！」

白影冷哼一聲，掠身撲攻，掌指兼施，攻勢凌厲至極，招招狠辣，只逼得黑影連連後退。

這時，拾三郎藉着朦朧的月光，已看清黑影是一個年在五十開外的黑袍老者，殘眉凶睛，面貌醜陋有如鬼魅。白影則是個身材婀娜的女子，雖然她臉蒙白巾，無法看到她容貌的美醜，但是從她那婀娜的身段上，可以料斷決不會得是個「無鹽嫫姆」，而且年齡也決不會得太大。

黑袍老者在白衣女子那一陣凌厲的攻勢之下，似是被逼發了兇性，突然一聲怪叫，竟然不再後退的倏地伸出一隻鬼爪般的手掌，猛朝白衣女子胸前抓去！

抓勢勁疾如電，如非具有極高身手之人，甚難逃過他這一抓之勢！

拾三郎雖然早已看出白衣女子武功身手均皆不俗，但是目睹黑袍老者這一抓之勢，心中仍不禁替白衣女子担上了心。

可是，他自担了心，白衣女子對於黑袍老者這

勁疾如電的一抓，非但不閃不避，反而踏前一步，玉手一翻，飛快地迎了上去！

兩人掌爪一觸即分，黑袍老者冷哼一聲，暴退六尺，目射驚駭之色瞪視着白衣女子冷喝道：「妳是誰？『神風絕脈掌』是那裏學來的？」

拾三郎聽得心神不由微微一震！「神風絕脈掌」乃是昔年武林四奇之首「神風萬里」袁紹雲的獨門絕學，但武林四奇已於十五年前突然一齊失了蹤，無人確知下落，也無人確知失蹤的因由。

有說已經遇害，有說同隱深山不再聞問江湖世事，傳說紛紜不一，事實眞相究竟是怎麼回事，恐怕除了「四奇」自己之外，再也無人知道了。

拾三郎心中暗想：這白衣女子難道是「神風萬里」袁紹雲的傳人？……

他暗忖間，只聽白衣女子冷聲說道：「你既然識得『神風絕脈掌』，當該知道它的威力厲害，那就快把『龜圖』交還我吧！」

「交還妳？」黑袍老者嘿嘿一笑，道：「這『龜圖』是妳的麼？」

白衣女子道：「牠雖然不是我的，却是我手下的侍女釣起。」

黑袍老者道：「妳說地上的兩個丫頭是妳的侍女？」

「不錯。」白衣女子道：「只要你把『龜圖』交還，你殺她們兩個的這筆血賬，我就不追究！」

黑袍老者道：「多謝妳寬懷大度，不過……」語聲一頓，陰聲一笑，接道：「她兩個眞是妳的侍女麼？」

白衣女子道：「你可是不信？」

黑袍老者道：「老夫已經活了這大年紀，豈能聽信妳一面之詞？」

白衣女子語音冷凝地道：「這麼說，你是不信，是向我要證明了？」

黑袍老者道：「這是應該的，只要她兩個承認確是妳的侍女，老夫無話可說，當將『龜圖』交還妳！」

白衣女子一聲冷笑道：「好心智，明知她兩個已經死了，無法說話！」

黑袍老者道：「其實這『好心智』的應該是妳而不是老夫。」

白衣女子道：「這話怎麼說？」

黑袍老者嘿嘿笑道：「道理很簡單，妳明知她兩個已經死了，乃冒認她們是妳的侍女，要老夫將『龜圖』交還妳，這『好心智』的不是妳是誰？」

白衣女子語調沉寒地道：「如此說，你是一定不信她們是我的侍女，不肯把『龜圖』交還我！」

黑袍老者道：「這『藏寶龜圖』乃是無主之物，如今落在老夫手裏就該是老夫的，妳憑什麼要老夫把牠交還妳！」

白衣女子冷哼了一聲，道：「那麼我問你，這『藏寶龜圖』是怎樣落在你手裏的？」

「這……」黑袍老者心中微微一窒，陰笑地道：「妳可是想從老夫手裏奪取！」

白衣女子道：「你猜對了，我正是要照方抓藥，用你對付我侍女的手段對付你！」

黑袍老者道：「妳自信妳能對付得了老夫？」

白衣女子道：「我不信『神風絕脈掌』對付不了你的『破胸鬼爪』！」

黑袍老者嘿嘿冷笑道：「『神風絕脈掌』雖是袁老鬼昔年名震天下武林的絕學，但是妳只有七分火候，未必能奈何得了老夫！」

白衣女子冷道：「如此，我們就試試好了！」

話落，身形突然前欺，出掌如電般直朝黑袍老者當胸拍去！

黑袍老者脚下連忙横跨五尺避開，說道：「妳且別忙動手！」

白衣女子停身收掌，語音冷凝地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黑袍老者目中閃過一絲詭譎之色地道：「動手相搏，應該講究個公平，是不是？」

白衣女子道：「是便怎樣？」

黑袍老者狡詐地說道：「若是講究公平，妳此刻便不該和老夫動手。」

白衣女子道：「爲什麼？有道理麼？」

「老夫當然有道理。」黑袍老者嘿嘿一笑道：「目下老夫一手拿着『龜圖』，只有一隻手空着，根本無法全力施展所學和妳動手，如何能算得公平，再說此時此刻，這裏祇有妳和老夫兩個人，既是公平相搏，就必須有個公證人才是！」

白衣女子道：「如此，依你之見呢？」

「依老夫之見……」黑袍老者故作沉思地道：「爲講求公平，我們不妨另約時地，妳我各請出一位公證人來，各憑實學全力一搏勝負高下，即以『龜圖』作爲勝者的彩頭！」

白衣女子道：「那麼這『龜圖』現在由誰保管呢？」

黑袍老者道：「目前，當然是由老夫暫時保管了。」

白衣女子突然冷聲一笑道：「眞是好主意，好心智！」

黑袍老者雙目一眨，道：「妳可是不同意？」

白衣女子冷冷地道：「我當然不同意，『龜圖』由你保管，到時候你不赴約，溜掉了，我到那裏

使用一隻假『龜圖』來個魚目混珠，我勝了你又有什麼用！」

黑袍老者心中不禁暗暗一震！但是臉色神情却鎮定的正容說道：「這個妳大可放心，老夫以人格担保，一定準時赴約，一定仍用這隻『龜圖』作爲勝負的彩頭，決不將牠掉包！」

白衣女子冷哼一聲道：「算了，你以人格担保，誰又能担保你的人格，你的人格在武林中又算什麼，值多少錢一斤！」

黑袍老者凶睛陡地一瞪，寒芒電射灼灼逼人地，怒聲喝道：「丫頭，妳太欺人了，竟敢瞧不起老夫！」

白衣女子道：「是你不該自不量力，妄言『人格』，焉能怪我瞧不起你！」

黑袍老者心念電轉了轉，兇態微歛，道：「那麼依妳之見該如何呢？」

白衣女子道：「依我之見，你該把牠交由我暫時保管！」

黑袍老者倏然揚聲嘿嘿一笑道：「妳大概是在說夢話吧！」

白衣女子道：「這麼說你是不肯了！」

黑袍老者道：「妳既然不信任老夫，老夫又如何能信任妳！」

白衣女子冷冷地道：「我不信任你，那是因爲你的份量不够，不值得我信任，而我便不同了。」

黑袍老者道：「怎樣不同？」

白衣女子道：「以我的身份，你應該信任我，也非信任我不可！」

黑袍老者目光一眨，道：「如此老夫請問妳的身份？」

白衣女子道：「我想你早就知道了，何必還要故裝糊塗。」

黑袍老者一搖頭道：「老夫是眞不知道，也未裝糊塗！」

白衣女子冷聲一笑道：「你既然識得『飛袖無影針』，就該明白我的身份。」

黑袍老者眼睛眨動地道：「這麼說，你該是出身『天香谷』了。」

白衣女子道：「不錯，我正是『天香谷』職掌『銀旗令』令主。」

語聲一頓即起，道：「如今你已經明白了我的身份，你怎麼說？」

黑袍老者道：「既是『天香谷銀旗令主』的身份，自是可以信任，可以把『龜圖』交給妳保管，不過，爲防萬一，妳必須答應老夫一個條件。」

銀旗令主道：「什麼條件？」

黑袍老者陰聲一笑道：「讓老夫封住妳一處穴道。」

銀旗令主倏然冷凝地一笑道：「好主意，好條件，高明高明！」

黑袍老者道：「這幷不是老夫高明，乃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尤其是面對令主這等高明人物，更不得不格外小心些！」

銀旗令主淡然點頭道：「你說的是，這倒也確是實情，當今武林之中，口是心非，胸懷奸詐之人比比皆是……」

她話未說完，「琉璃塔」的頂層上突地响起一聲朗朗長笑，語音清朗的說道：「姑娘說的不錯，本公子甚有同感！」

話聲中，三條人影身如流星飛瀉般落了地，落地衣袂不揚，點塵不驚！

三人這份輕功之高，只看得「銀旗令主」和黑袍老者心頭全都不禁凛然一震！

落地現身，一個是年約二十四五的青衫書生，兩個是年約四十上下的黑衣壯漢。

拾三郞凝目望去，只見那青衫書生面如冠玉，目若朗星，兩道劍眉斜飛入鬢，神態洒脫中隱含懾人之威，除了兩道劍眉稍濃，煞氣稍重了些外，論相貌，該是當世俊逸，人間麟鳳！

青衫書生目光冷冷地瞥視了黑袍老者一眼，轉朝「銀旗令主」瀟洒地一抱拳，說道：「在下來得唐突，尚請姑娘原諒！」

銀旗令主輕聲一笑道：「閣下請勿客氣，閣下來得正好，請帮我個小忙如何？」

青衫書生道：「姑娘可是要在下帮忙奪取那『藏寶龜圖』？」

銀旗令主搖頭道：「那倒不是，我想請閣下替我們雙方做個『公證人』，閣下答應麼？」

青衫書生微一點頭道：「可以，姑娘有何酬謝麼？」

銀旗令主道：「你想要什麼酬謝？」

青衫書生眨眨星目道：「姑娘如果願意有所酬謝，便請承諾依從在下一件事情。」

銀旗令主道：「依從你一件什麼事情？我的力量能辦得到嗎？」

青衫書生點頭道：「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件，姑娘的力量不但能辦得到，而且游刃有餘！」

「哦……」銀旗令主沉思地點點頭道：「如此，我答應你就是。」

語聲一頓，轉向黑袍老者冷聲道：「現在已有了『公證人』，你我可作公平一搏了！」

黑袍老者嘿嘿一笑，搖頭道：「這仍然不行，『公證人』必須有兩位，而且必須是具有名望身份

之人才成！」

青衫書生倏然朗聲一笑道：「江湖傳說『幽冥鬼府』上自鬼五，下至鬼役，無一不是狡詐詭譎之徒，今日一見，果然無訛！」

黑袍老者心神暗暗一震！道：「閣下識得老夫的來歷？」

青衫書生冷冷地道：「豈止識得你的來歷，且還能猜料到你在『鬼府』中的身份。」

黑袍老者意甚不信的問道：「你猜料老夫是什麼身份？」

青衫書生淡然一笑，道：「『鬼府』屬下雖然甚少在江湖上走動，但是我却知之頗詳。」

語聲一頓即起，接道：「『破胸鬼爪』，譽稱『鬼府』獨門秘技絕學，你既練有那歹毒的『破胸鬼爪』功夫，而火候又僅具七成，身份當屬『閻君』以下，號稱『八大鬼吏』中的一個無疑，這猜料可對？」

這猜料一點無差，黑袍老者正是「幽冥鬼府八大鬼吏」之一「夜遊鬼吏」殷千戚。

青衫書生話音一落，「夜遊鬼吏」殷千戚心神不由倏又暗暗一震！目露驚色地望着青衫書生喝問道：「閣下何人？」

青衫書生冷聲一笑，道：「待會兒自當告訴你知道。」

一頓，倏然轉朝拾三郞隱身之處望了一眼，揚聲說道：「朋友，別儘自躲在一邊看熱鬧了，也請出來帮帮忙做個『公證人』吧！」

拾三郞一見自己行藏已被對方發現，遂即輕聲一笑，自巨松背後現身飄然走出。

「銀旗令主」和「夜遊鬼吏」殷千戚二人心中全都不禁暗暗一凛！心意幾乎相同的暗暗忖道：「此人是誰？竟然隱身近在四丈以內，我怎地竟然毫無所覺？……」

他二人暗忖間，青衫書生目視「夜遊鬼吏」冷聲說道：「鬼吏閣下，現在已經有了我和這位朋友兩位『公證人』，你還有什麼說的沒有？」

「當然還有。」「夜遊鬼吏」殷千戚嘿嘿一笑道：「老夫適才已經說明，『公證人』不僅必須有兩位，而且必須是具有名望身份之人才戚，而閣下與這位……」

青衫書生劍眉微微一揚，接口說道：「我的名望身份，足列當今武林七派一帮掌門之間。」

「夜遊鬼吏」殷千戚雙目凝注地道：「這等說來，閣下是當今在武林中大有名望身份之人了！」

青衫書生冷哼一聲道：「待會兒你知道我是誰之後，你就明白了。」

「夜遊鬼吏」殷千戚眨眨眼，目光瞥視了拾三郞一眼道：「那麼這位朋友呢，閣下認識他麼？」

青衫書生微一搖頭道：「我與他素昧平生，從未見過。」

「夜遊鬼吏」殷千戚嘿嘿一笑，道：「閣下既與他素昧平生，從未見過，又怎知他的名望身份够不够『公證人』的資格呢？」

這話是理，青衫書生一時無言以對，心念電轉地沉思了刹那，倏然轉望着拾三郞問道：「朋友尊姓大名？」

拾三郞神情淡漠地冷冷道：「江湖末流，無名小卒。」

青衫書生劍眉微揚了揚，道：「朋友何乃恁地小家氣，不肯賜告大名。」

拾三郞道：「這無關小家氣，也並非是我小家氣，江湖末流，藉藉無名，說了也等於白說的。」

青衫書生道：「朋友謙虛了，說來聽聽又有何妨。」

拾三郞搖頭道：「閣下原諒。」

「夜遊鬼吏」殷千戚突然陰聲一笑道：「這位朋友他根本就不願做這個『公證人』，以老夫看，你閣下大可不必徒費心機，多管閒事了！」

青衫書生星目倏又轉望着拾三郞問道：「朋友的意思是如此麼？」

拾三郞淡淡地道：「這話閣下不應該問我。」

青衫書生道：「朋友認爲我應該問誰？」

拾三郞道：「問當事人，我這個江湖末流，無名小卒，勉强够資格湊數不？」

所謂「當事人」，指的自然是「夜遊鬼吏」，青衫書生心裏明白，於是，目光立即轉向「夜遊鬼吏」說道：「你聽見了麼？」

殷千戚道：「聽見了。」

青衫書生道：「那麼你怎說？」

「夜遊鬼吏」殷千戚道：「老夫仍是那句話，必須是名望身份兩皆够得份量之人。」

青衫書生冷冷地道：「這麼說，你是認爲他不配做『公證人』了！」

「夜遊鬼吏」殷千戚轉目望了望神情冷漠的拾三郞，陰笑地道：「閣下之話，他自己已經說得够明白了，何用老夫多說。」

青衫書生突然冷聲一笑，道：「那只是他自謙，其實以他的一身功力而論，替你做『公證人』足够有餘！」

語聲一頓又起，道：「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我勸你最好還是放手一搏勝負吧！」

「夜遊鬼吏」殷千戚兇睛凝注地道：「老夫如果不識時務怎樣？」

青衫書生語音沉冷地道：「你不但絕對無法保

住你手裏的『藏寶龜圖』，你的命也得留在此！」

「夜遊鬼吏」心神暗暗一震！道：「閣下要出手強奪『藏寶龜圖』？」

青衫書生冷哼一聲道：「給你公平一搏的機會你不要，我只好請你和『龜圖』一齊留下的了！」

「夜遊鬼吏」嘿嘿一笑道：「閣下自信能辦得到，自信能留得下老夫！」

青衫書生劍眉一軒，道：「對你，我不僅有十分自信辦得到，而且你絕難是我手下十招之敵！」

這話，好狂妄，好凜人驚心！

「夜遊鬼吏」股千成聽得心神不禁猛地一震！雙目陡瞪，寒電激射地道：「閣下好狂的口氣，也不怕夜風閃了舌頭麼！」

青衫書生語音冷凝地道：「不信，你就試試好了！」

「夜遊鬼吏」嘿嘿一笑道：「老夫當然要試試你！」

話落，身形倏然前欺，探掌如電地直抓青衫書生胸窩！

青衫書生星目寒芒一閃，道：「和我玩這一招，你火候還差得遠呢！」

閃電抬手，中指突出，迎着「夜遊鬼吏」的掌心點去！

「夜遊鬼吏」一驚，縮掌撤招，顫聲道：「你是……」

他「是」字以下之言尙未出口，驀覺眼前青影一閃，左脇一痲，手裏的大「龜」已到了青衫書生的手裏。

只聽青衫書生哂然一笑道：「江湖傳說『幽冥鬼府』屬下『八大鬼吏』個個身手不俗，功力不弱，原來竟只如此，實在令我失望得很！」

語聲一頓，目光倏然轉向「天香谷銀旗令主」說道：「姑娘，這『藏寶龜圖』是妳的了！」

話罷，待要揚手丟給「銀旗令主」時，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含笑又道：「這東西腌臢且有臭味，滑膩膩的也惹人噁心，爲免汚了姑娘的玉手，還是把牠包起來好了。」

說話間，探手撕下一塊衣襟，將「龜」包起，微一揚手朝「銀旗令主」丟了過去，說道：「姑娘請接住！」

「銀旗令主」伸手接住，語音甜美無限的道：「謝謝公子。」

青衫書生微微一笑，道：「姑娘請勿客氣。」

語聲一落又起，接道：「如今『藏寶龜圖』已入姑娘之手，姑娘該履行那『依從我一件事情』的允諾了。」

「公子說的是。」「銀旗令主」螓首微點地道：「那是一件什麼事情，公子但請直說好了，只要是我力量辦得到的，我無不答應依從。」

「如此，我先謝姑娘了。」青衫書生拱了拱手道：「我請姑娘移玉寒舍小作盤桓。」

「銀旗令主」微微一怔道：「現在就去麼？」

青衫書生點點頭道：「是的，姑娘。」

「銀旗令主」道：「府上離此地很近的麼？」

青衫書生道：「不算太遠，四天路程可到。」

「銀旗令主」微一沉思，道：「什麼地方？」

青衫書生道：「中條山『追魂堡』。」

「銀旗令主」芳心倏然一震！目光透過面紗，凝注地道：「公子是『追魂堡』少堡主『追魂公子』麼？」

青衫書生微一點頭道：「是的，在下正是羅天宏。」

「銀旗令主」心念電轉，沉思了刹那，道：「能得公子邀請，能得進入『追魂堡』盤桓作客，這實在是件無上光榮的事情，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我想先返回谷中一趟，半月之後再前往拜訪公子。」

「追魂公子」羅天宏道：「但是我却希望姑娘現在就隨我同往敝堡盤桓作客。」

「銀旗令主」暗皺了秀眉，搖頭道：「公子原諒，我必須將『藏寶龜圖』立刻送回谷中覆命！」

羅天宏星目一凝，道：「姑娘，不能稍緩時日麼？」

「是的。」「銀旗令主」微一點頭道：「谷主令諭森嚴，我若不立刻返回谷中覆命，谷主必然降罪！」

羅天宏畧作沉思地道：「姑娘既然定要先回谷中覆命，我自是不好勉強姑娘，讓姑娘作難！」

「銀旗令主」連忙俛首爲禮的說道：「謝謝公子。」

羅天宏抬手一擺，道：「姑娘先慢言謝，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銀旗令主」說道：「公子請說，我當洗耳恭聽。」

羅天宏淡笑了笑，突然一伸手道：「姑娘請把『藏寶龜圖』還我！」

「銀旗令主」一怔！情不自禁地往後退了一步，道：「公子……」

羅天宏道：「半月之後，姑娘駕蒞敝堡時，我當將牠再交與姑娘。」

「銀旗令主」目光如電地透過面紗，凝注着羅天宏的俊臉問道：「公子此擧之意可是不相信我，怕我失約？」

羅天宏道：「這祇是原因之一。」

「銀旗令主」道：「另外的原因是什麼呢？」

羅天宏搖頭道：「目下我不想說。」

「銀旗令主」默然沉思了片刻，道：「如果我不肯將『藏寶龜圖』交還公子呢？」

羅天宏道：「那只怕由不得姑娘。」

「銀旗令主」美目眨動地道：「公子難道要對我出手用強取回麼？」

羅天宏道：「姑娘應該明白，我既能由『鬼府鬼吏』手中奪下交與姑娘，也就能再由姑娘手上奪回！」

「銀旗令主」再次默然了刹那，道：「如此說來，我必須現在就依從公子，隨同公子前往貴堡，別無選擇的餘地了！」

「是的，姑娘。」羅天宏點點頭道：「這本是姑娘答應我的條件，否則姑娘就得將『藏寶龜圖』交還我，兩條路聽憑姑娘選擇。」

「銀旗令主」暗暗深吸了口氣，道：「公子應該明白，我此番奉命來此的任務，便是釣得此龜，沒有此龜，我將無法回谷覆命。」

羅天宏淡淡地道：「那是姑娘的立場，在我的立場來說，姑娘要帶此龜回谷覆命，就必須先履行諾言，依從我移玉隨我同往敝堡作客一段時日。」

「銀旗令主」美目一瞪，問道：「所謂『一段時日』是多少時日？」

羅天宏道：「多則一月，少則半月。」

「銀旗令主」目光深注地道：「爲什麼要那麼久的時日？」

羅天宏微微一笑道：「這問題，姑娘到了堡內之後就明白了。」

「銀旗令主」暗暗深皺起了兩道秀眉，默然未再開口，她在沉思，考慮，作着選擇與決定。

羅天宏也未再開口說話，星目凝望着她，耐心地等候着她的決定。

經過一陣沉思考慮，「銀旗令主」終於倏地一搖頭道：「公子原諒，我必須堅持自己的立場。」

羅天宏淡淡地道：「那就請姑娘將『藏寶龜圖』交還我好了。」

「銀旗令主」搖搖頭道：「這也得請公子原諒，『藏寶龜圖』本是我此來的任務，沒有牠，我如何回谷去向谷主覆命！」

羅天宏道：「姑娘，俗語說得好，『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銀旗令主」螓首輕點地道：「公子說的是，但是我却衷心希望『兼得』，希望公子成全我。」

羅天宏淡然搖頭道：「我也請姑娘原諒，並不是我不肯成全姑娘，而是……」

話鋒一頓，聲調倏轉冷凝地接道：「姑娘，請把『藏寶龜圖』交還給我，不然，我可要出手用強了！」

「銀旗令主」芳心暗暗一震！道：「公子既是一定不肯成全我，定要出手用強奪回牠，我無可奈何，雖明知不是公子之敵，也只好拚死全力……」

羅天宏突然朗聲一笑，打斷了「銀旗令主」的話聲，道：「姑娘全力護『龜』乃是應該的，但『拚死』則大可不必！」

聲調一落又起，道：「姑娘請小心，我要出手了！」

話落，立卽擧步朝「銀旗令主」的身前逼去！

一直靜立一旁作着壁上觀的拾三郎，此刻突然開口說道：「閣下且慢動手！」

羅天宏腳下一停，側首望着拾三郎問道：「朋友有何見敎？」

拾三郎道：「俗話說得好，『送佛送到西天』，閣下既然已經帮了這位姑娘的忙，何如就帮忙到底，成全了她呢！」

羅天宏冷冷地道：「朋友應該明白，這並不是我不肯成全她，而是她自己沒有誠意。」

拾三郎道：「閣下，凡事脫不出一個『理』字，她說的乃是理，乃是實情！」

羅天宏神色冷漠地道：「那只是朋友你的看法，我却不以爲是，再說這是與她的事，用不着朋友你來多口廢話！」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揚，話題倏地一變，道：「那麼我想請敎閣下兩個問題，可以麼？」

羅天宏目光一凝，道：「兩個什麼問題？」

拾三郎道：「請閣下先回答我的可不可以？」

羅天宏微一沉思，點頭道：「你問吧。」

拾三郎道：「我請問閣下定要這位姑娘前往貴堡的用意是什麼？」

羅天宏淡淡地道：「朋友原諒，這問題目前我不想說也不願說。」

拾三郎道：「閣下，事無不可對人言。」

羅天宏輕聲一笑道：「朋友說的是，不過，那得要看是什麼事，再說這是我和她事先講好的條件約定，我帮忙她取得『藏寶龜圖』，她便依從我一件事情，所以，這問題我沒有告訴朋友的必要！」

拾三郎冷冷道：「如果我定要知道，定要閣下說呢！」

羅天宏冷冷地道：「說不說在我！」

拾三郎兩道濃眉微挑了挑，話題倏地一轉，道：「閣下，我再請問，那『藏寶龜圖』是武林中那一位前輩的遺物？」

（未完待續）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文·庸
圖·新
高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旋風十八騎費盡心機，終於順利刦獲雙龍鏢局所護送的鏢貨，當即設下慶功宴，由霍宇寰主持，揭箱點數究有多少珍寶，詎知箱蓋揭開，旋風十八騎自霍宇寰以下，莫不驚駭莫名，原來箱中載的並非稀世珍寶，而是活生生的一個美艷女郎，偵問之下，那女郎自稱是林雪貞，此次因師父死於非命，屍上留有紙刀，乃與師兄孟宗玉設計，僞說貪官托運珠寶，引誘旋風十八騎刦鏢，俾能而見霍宇寰，懇求探查殺師兇手，未幾孟宗玉也追踪來到，霍宇寰向孟宗玉查詢其師致死情況——

英雄悲暴卒　紙刀竟成謎

霍宇寰道：「出事時，有人在場目覩嗎？」

孟宗玉道：「沒有。」

「可曾聽到什麼異樣聲响？」

「也沒有。」

「當時你們在什麼地方？」

「都已經入睡了。」

「令師巡視門戶，你們竟沒有隨侍同行嗎？」

「咱們每晚都隨同師父巡視各處，變故發生是在師父回房以後，宅裏的人全都安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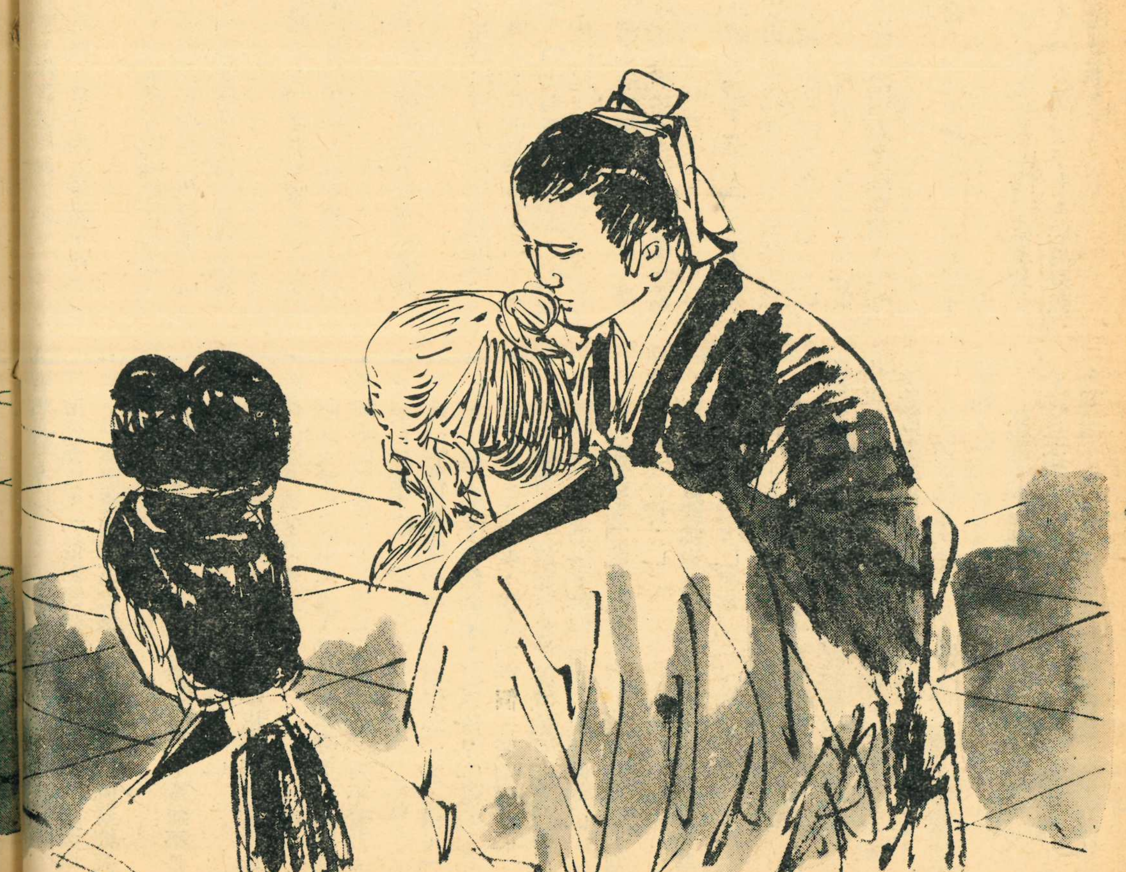
「那麼，是什麼時候發現令師遇害的？」

「第二天淸晨。」

「誰先發現？」

「是我。每天淸晨日出之前，咱們總要隨師父到花園裏練習刀法，那天久候師父不至，我去臥室探視，才發覺出了變故。」

「房裏有打鬥的痕跡嗎？」



「沒有。師父閉目趺坐在榻上，面色平靜如常，我叫了幾聲不見回應，進屋去一試鼻息，才知道已斷氣了。」

「你有沒有查驗過，制命的原因是什麼？」

「週身無傷，但心脈已遭震斷。」

「那是說，喪在內家重手之下？」

「也可能就是被這柄紙刀所殺。」

「爲什麼？」

「因爲這柄紙刀，正揷在胸口衣襟上。」

「你相信一柄紙做的刀，也能殺人麼？」

「它能洞穿三層衣衫，自然也能殺人，這跟『

摘葉飛花』的功力沒有多大分別。」

「不！分別太大了。葉有梗，花有莖，軟中帶硬，才能够着力，一張薄紙却大不相同，那不知要比『摘葉飛花』難上多少倍。再說，摘葉飛花傷人，至少也會有外傷，不可能毫無傷痕。」

「但是，師父分明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遭人暗算，房中又別無其他兇器，除了這柄紙刀……」

霍宇寰忽然擺手攔住他的話頭，轉顧無爲道長和百變書生羅永湘道：「你們對這事有何看法？」

無爲道長目不轉瞬地望着那柄紙刀默然不語。

羅永湘一直很注意傾聽他們的問答，這時輕咳了一聲，徐徐道：「小弟認爲兇器的查證猶在次要，咱們應該先弄清楚兇手殺人的動機。」

霍宇寰點頭道：「很對。」

羅永湘道：「所以我也想請教孟兄幾個問題——令師果眞沒有仇家嗎？」

孟宗玉道：「先師秉性謙和，除了全心教導我們師兄妹刀法武功外，從不涉足江湖恩怨是非。」

羅永湘道：「我所指的仇家，不一定是血海深仇，譬如說，令師以刀法享譽，人稱『一刀鎭河朔』，或許有那些自負刀法超羣的豪客，曾向令師領教較量，不幸落敗，因此結下怨懟之心。」

孟宗玉想了想，道：「這種情形固然有過，但就在下所知，先師與人切磋，總是點到爲止，絕沒有傷過人，更不致於因此與人結仇，尤其近十年內，連較技的事也很少發生了。」

羅永湘微微一笑，道：「旣如此，恕我要問一句很失禮的話，令師每晚親自巡視門戶，那又是爲了什麼？」

「這——」孟宗玉一怔，竟爲之語塞。

林雪貞接口道：「我想，他老人家不是爲了防範仇家，而是爲了防範宵小。」

羅永湘道：「令師很富有嗎？」

林雪貞道：「雖然說不上富有，但他老人家有收藏的癖好，尤其對古玩字畫很喜歡，往往不惜傾囊以求。」

羅永湘接着問道：「那些被令師收藏的古玩字畫，姑娘可曾見過？」

林雪貞點頭道：「見過一部份。」

羅永湘又問：「出事以後，是否淸點過？有沒有遺失短缺？」

林雪貞道：「這就很難肯定了。因爲，誰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究竟收藏了多少古玩字畫。不過，據我推測，變故不可能是因盜竊而起。」

羅永湘道：「怎見得？」

林雪貞道：「第一，我所見過的幾幅字畫，都沒有缺少；第二，字畫收藏的地方，並不在師父臥室；第三，那些字畫，都不是很値錢的東西。」

羅永湘道：「姑娘對鑑別字畫很內行麼？」

林雪貞靦覥的笑道：「我哪兒懂，這都是師父自己告訴我的。」

羅永湘詫道：「令師竟親口告訴你，他心愛的字畫並不値錢？」

林雪貞頷首道：「有一次，他老人家給我看一幅仇十洲的『仕女圖』，還有一幅王羲之題的『山海關』三字。據說那幅圖便是臨摹的仿本，『山海關』三字，只有『山海』兩字是右軍眞蹟，最後一個『關』字，外面『門』字是眞蹟，裏面『絲』字却是別人補添的——師父告訴我說，就這兩件，已經花了三千多兩銀子，若是眞蹟正本，傾家蕩產也買不起。」

羅永湘一邊聽，一邊微微點頭，聽完之後，長嘆了一口氣，却沒有說話。

霍宇寰見他久久無語，忍不住問道：「三弟，怎麼啦？」

羅永湘輕吁道：「這眞是一樁怪案。」

霍宇寰道：「你且說說看，怪在何處？」

羅永湘道：「如果明知道是贋品，外行人也不肯花錢買假東西，據林姑娘的敘述，許老英雄却分明是一位頗有鑑別能力的行家……」

霍宇寰道：「或許他自忖財力不足，買不起眞品。」

羅永湘搖頭道：「對一個收藏成癖的人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況且，他旣然知道收藏的都是贋品，又何必每晚親自巡視門戶，防範如此嚴密？」

霍宇寰「唔」了一聲，道：「依你看，這是什麼緣故呢？」

羅永湘正色道：「小弟認爲，許老英雄所收藏的東西，很可能全是眞品，爲了防人覬覦，故意說是假的，否則，他就是存心搜購贋品，另有其他用途。」

霍宇寰吃驚道：「什麼用途？」

羅永湘望望孟宗玉和林雪貞，欲言又止，似乎有些不便出口。霍宇寰道：「三弟有話但說無妨，不必顧忌什麼。」

羅永湘無奈，只得伸出三個指頭，低聲道：「大哥，可記得蘭州城的這位人物？」

霍宇寰恍然的說道：「哦！你是說鬼眼金老三麼？」

羅永湘尷尬地笑了笑，忙向孟宗玉和林雪貞拱手道：「我只是就事論事，大胆作此猜測，絕無污衊令師之意，二位千萬不要見怪。」

林雪貞霎霎眼睛，茫然問道：「誰是鬼眼金老

三呀？」

霍宇寰道：「是一個專門販賣假古董字畫的商人，令師喜好收藏，或許認識他。」

林雪貞搖頭道：「鬼眼金老三？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名字。」

羅永湘接口道：「那麼，令師的字畫都是向何處買來的？」

林雪貞沉吟道：「不一定，有時向城裏『寶華齋』購買，有時是賣主上門來兜售，有時是……」忽然「啊」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每隔兩三年，師父總要出門一次，專程去搜購字畫，大約得一兩個月才能回來。」

羅永湘眼中一亮，道：「出門的時間，是否總在秋天？」

林雪貞道：「正是。」

羅永湘道：「每次都是他獨自一個人去嗎？」

林雪貞道：「是的。咱們要跟隨他去，他都不肯。」

羅永湘又問：「是否每次出門，總會帶幾幅心愛的字畫回來？」

林雪貞道：「他很少談起出門一趟的收穫，但我們可以從他的神情中看得出來，如果他很高興，就表示有了收穫，否則，便會悶上好幾天，一句話也不說。」

羅永湘含笑點了點頭，緩緩道：「這就不會錯了。」

霍宇寰凝目道：「你認爲他是到蘭州參與『萬寶大會』去了？」

羅永湘道：「如果我的推斷不錯，他不僅是去了蘭州，更因此才招來了殺身之禍。」

霍宇寰駭然道：「爲什麼？」

羅永湘道：「我想，許老英雄很可能在蘭州『萬寶大會』中，得到了某種價値連城的珍寶，他雖秘而不宣，風聲終於洩漏出去，以致引起兇手的覬覦……」

霍宇寰截口道：「可是，剛才林姑娘已經提到，字畫收藏的地方，並不在臥室，兇手若志在覬覦藏寶，並沒有殺人的必要。」

羅永湘淡淡一笑，道：「這是指那些不値錢的字畫贋品，兇手想得到的，自然不會是區區幾幅假字畫。」

霍宇寰道：「你這是說，許老英雄收藏的那件珍寶，連孟老弟和林姑娘都不知道了？」

羅永湘道：「小弟只是這樣猜測，事情眞象如何，目前還不敢斷言。」

霍宇寰道：「果眞如此，兇手留下這柄紙刀，又代表着什麼意義呢？」

羅永湘道：「這可能是兇手故意安排的障眼法，因爲旋風十八騎行踪難覓，紙刀又是正義的標誌，事情發生以後，苦主無法找到大哥，武林同道也多半不會挿手過問與大哥爲敵，這段疑案，只有不了了之。」

霍宇寰沉吟半晌，最後搖搖頭道：「我看內情不會這麼簡單。兇手僅僅爲了嫁禍，又何必加上『天下第一刀』這五個挑釁的字句？」

羅永湘道：「許老英雄號稱『一刀鎭河朔』，那兇手這般做法，正是想使人誤以爲大哥和許老英雄之間有什麼不愉快的過節。」

霍宇寰聳肩笑道：「如此說來，這件事我倒不能不管了。」

於是，回過頭來問道：「孟老弟，令師被害的消息，有沒有對外聲揚？」

孟宗玉答道：「先師遺體業已安葬，但遇害的情形，並未宣揚出去。」

霍宇寰道：「很好。二位且在谷中安歇一宵，令師這樁血案，包在霍某人身上，咱們一定要查明眞象，抓到那兇手。」

孟宗玉和林雪貞雙雙站起來，拱手道：「承蒙霍大俠仗義相助，大恩不敢言謝，在下師兄妹謹代先師，拜領厚情。」

霍宇寰擺了擺手，道：「九妹，替他們二位安頓宿處，傳話下去，谷口加强戒備，兄弟們也別飲過了量，天色不早了，大夥兒都散了吧。」

房中只賸下霍宇寰跟無爲道長、羅永湘三個人。那無爲道長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忽然面色凝重的問道：「大哥決定要管這件事了嗎？」

霍宇寰道：「不錯。你有什麼意見？」

無爲道長徐徐道：「小弟以爲這件事撲朔迷離，其中必然另有隱情，咱們似乎犯不上爲了一面之詞，便挿手沾惹這場是非。」

霍宇寰道：「兇手留下紙刀，顯然含着挑釁的意味，咱們不知道就罷了，旣然知道，怎能袖手不管？」

無爲道長肅然道：「小弟懷疑這柄紙刀，是否眞是兇手留下的。」

霍宇寰不禁一驚，訝詫道：「你發現了什麼破綻？」

無爲道長搖頭道：「破綻倒沒有。但小弟總覺得，一柄紙刀，絕不可能殺人，更不可能洞穿三層衣衫，毫無外傷，竟使人心脈震斷而死——這種事未免太玄了。」

霍宇寰沉吟道：「當然，這也可能是兇手故佈疑陣，企圖嫁禍……」

無爲道長接道：「金刀許武不是泛泛之輩，兇手既能神不知鬼不覺將他殺死，身手之高，已達驚人駭世的境界，應該沒有故佈疑陣，嫁禍別人的必要了。」

霍宇寰一怔，道：「你的意思是——」

無爲道長道：「小弟認爲孟宗玉師兄妹所說經過，未必全是眞話。這兩人年紀雖輕，心機却十分深沉，否則，也想不出『寶箱藏人』和『琉璃指路』的絕計來。」

霍宇寰凝神地聽着，沒有開口。

無爲道長又接道：「卽使他們說的是實話，也只怪金刀許武懷璧招災，禍由自取，咱們又何必爲他樹此强敵……」

霍宇寰忽然笑起來，道：「二弟一向藝高胆大，今天怎麼也畏怯怕事了？」

無爲道長緩緩道：「小弟並非是怕事，而是爲了大哥一世英名着想。俗話說得好：『煩惱皆因强出頭』……」

霍宇寰側目又問：「三弟，你以爲如何？」

羅永湘道：「我以爲二哥的顧慮很對。咱們與金刀許武素無淵源，不可全信一面之詞，至少，應該查明來人所說是否都是眞的。」

霍宇寰含笑道：「你懷疑他們此來是另有目的嗎？」

羅永湘搖頭道：「小弟不敢如此斷言。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霍宇寰哈哈大笑道：「好一個腐儒之見。我看你們眞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了。」

無爲道長和羅永湘都默默低下頭去。

霍宇寰道：「我看那孟宗玉和林雪貞，一個奇才天縱，一個冰雪聰明，年輕人鋒芒畢露，容或有之，但決不是虛僞奸詐的小人。我雖不敢自誇目光有什麼獨到之處，這些年來，閱人甚多，相信還不致看走眼。」

微微一頓，又接道：「再退一步說，卽使他們果眞另有目的，那也用不着疑懼，他們姑妄言之，咱們就姑妄聽之，等到查證以後，眞象自明，只要咱們自問無虧道義良心，又何畏于宵小技倆？」

無爲道長點點頭道：「既然大哥這麼說，兄弟們還有什麼可担心的。」

羅永湘抬起頭來，問道：「大哥準備如何着手查明呢？」

霍宇寰沉吟了一下，道：「目下唯一綫索，只有那些假字畫——所以，我想先去一趟蘭州，或許能查出點眉目來。」

羅永湘道：「小弟願隨大哥同去。」

話猶未畢，鐵蓮姑恰好一脚跨進來，立卽接口道：「我也去！」

霍宇寰搖頭苦笑道：「我就知道你們饒不過我，總是拿我當犯人一樣看待，無論走到哪兒，都得派人跟着，就怕我會逃掉似的。」

無爲道長道：「大哥不能厚此薄彼，每次總帶三弟和九妹，這一次，也該輪到咱們大夥兒都去逛逛了……」

霍宇寰雙手一攤，道：「這倒好，兩名解差嫌不够，還得加派大隊人馬押着。索性我不去了，你們去吧！」

三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鐵蓮姑道：「大家都不用爭了，誰去誰不去，任憑大哥挑選，不就了結麼？」

霍宇寰連忙搖頭道：「我不敢挑選。」

鐵蓮姑道：「爲什麼不敢？」

霍宇寰笑了笑道：「如果我沒有挑着你，你會甘休？」

鐵蓮姑揚眉道：「我當然是例外。不管你挑着挑不着，反正我是跟定你了……」忽然發覺話中有語病，急忙掩口，粉臉上刹時飛起兩朶紅雲。

羅永湘識趣的站起身子，微笑道：「時間不早了，大哥且請安歇，明天再從長計議吧。」

向無爲道長遞個眼色，兩人告退出房而去。

霍宇寰也未挽留，舉臂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喃喃道：「啊！人過中年，轉眼就老哪，偶爾熬次把夜，竟這般困乏。」

鐵蓮姑沒開口，只有意無意瞟了他一眼，低頭走進臥室，替他展開了被褥。

霍宇寰道：「九妹，客人都安置好了嗎？」

鐵蓮姑自顧理床，默不作聲。

霍宇寰又道：「兄弟們都散了沒有？」

鐵蓮姑仍舊沒有回答。理好床褥，又去收拾桌子。

霍宇寰笑了笑，道：「怎麼不說話啦？生大哥的氣了？」

鐵蓮姑撇撇嘴角，輕哼道：「有什麼好說的，反正也挑不着我……」

霍宇寰哈哈大笑，和衣倒在床上，對鐵蓮姑那滿含幽怨的心聲，竟未置一詞。

鐵蓮姑木然呆立了片刻，忽又幽幽嘆一口氣，道：「你儘管裝聾作啞吧。十年滴水能穿石。我就不信人心會是鐵鑄的——」

話沒說完，一扭頭，快步奔了出去。

霍宇寰還在笑，但笑聲已漸漸變了——在他銳利懾人的環目中，不知何時，竟抹上了一層濛濛淚光。

× × ×

蘭州，舊名金城郡。自古以來，卽爲通西域的要道。

往來蘭州城的，無論華夷，都以經商貿易者居多。

凡是來蘭州經商貿易的，無論華夷，都知道蘭州有一位頂頂大名的「金老爺子」。

金老爺子排行老三，所以又稱「金三太爺」，親近些的，索性就稱他「三太爺」。

其實，「金老爺子」也好，「金三太爺」也罷，這些都是一個人有錢以後的稱謂，當年「三太爺」還沒有發跡的時候，他只有一個名字——鬼眼金冲。

那時候，如果有人叫他一聲「金老三」，已經算是很看得起他，很抬舉他了。

鬼眼金冲，自幼孤貧，他的發跡，倒也並非偶然。

其人天資聰敏，常與番商交往，會說西域四十八國番語，對古董字畫，更有驚人的鑑別能力，因此深獲番商信任，蘭州城三年一度的「萬寶大會」，任何古董字畫，如果沒有經過金冲鑑別和品評，番商們是決不肯出價的。

這一來，因緣際會，鬼眼金冲的財源如黃河般滾滾而來，數年之間，竟成鉅富。

一個人「命中註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同樣的道理，若是命裏註定要發財，那眞是連山也擋不住。

鬼眼金冲白手成家，猶可說是他的天賦聰明，偏偏他年近半百，又討了個如花似玉的「金三奶奶」，更不知羨煞了多少人。

提起這位金三奶奶，可眞是大大的有些來頭。

她娘家姓石，父親名叫石超然，人稱「銅錘鐵胆」，在西北一帶武林中，的確算得上是位响噹噹的人物。

石家不僅有名，而且有錢。據說他們的先祖，便是富甲天下的「金谷園」主人石崇。

傳至石超然這一代，棄商習武，家聲更盛，石超然娶了四房妻妾，共生了十三個兒子，號稱「十三太保」，却只有石繡雲這麼一位獨養女兒。

繡雲小姐非單人長得美，持家主事猶其精明能幹，可惜「胎裏殘」，一生下來，左脚便有些跛，所以，石超然不忍心逼她練武，只讓她襄助管家。

誰知這位繡雲小姐竟是天生理財的能手，對別的事全無興趣，唯獨對算計金錢，特別偏愛，五歲時便打得一手好算盤，七歲時已能獨掌全家租賦收支，十三歲以後，簡直跟她先祖石崇一樣精明，成了理財的專家了。

豪門千金，富家小姐，自然少不了許多妄想攀龍附鳳的人家前來求婚，但石小姐全都看不中意，遲遲沒有訂親，足足十九歲了，仍然待字閨中。

有一次，爲了鑑別一件古物，鬼眼金冲應邀到石家作客，繡雲小姐竟對這位年已四十七八的半百老光棍一見鍾情，矢志非君不嫁。

石超然心裏雖然看不起金冲，無奈拗不過女兒，迫不得已，反央人向金冲提親，並且許了一筆極厚的妝奩，才將婚事談妥。

金石聯姻這件事，當年轟動了整個西北，據說迎娶這天，石府的陪嫁抬箱，整整排了三十里路，箱子裏一半是四季衣物，一半是金磚銀錠。單只石繡雲小姐携帶過門的私房銀子，就有好幾十萬兩。

鬼眼金冲既發了古董財，又發了一筆妻財，從此身價百倍，成了蘭州城第一富豪。

一個人有了錢，少不得要享受享受。鬼眼金冲一旦發跡，便在蘭州城北對岸白塔寺下，購地鳩工，興建了一座「嘯月山莊」。

吟風嘯月，本屬雅事。但鬼眼金冲並非爲了風雅，他興建這座嘯月山莊，一則是貪圖生活享受，二則是炫耀財富，最重要的，是爲了收藏那些價値連城的古董珍玩。

自從金三奶奶過門，耳提面命之下，鬼眼金冲開始以賤價收購各種贋品古董，然後以高價轉賣給不識貨的波斯商人，却將那些眞正的古董據爲己有，收藏在嘯月山莊密室中。

於是，金家的財富越積越多，幾乎已凌駕當年石崇之上了。

誰知就在金家鴻運當頭的時候，突然晴天一聲雷，竟傳出金三太爺暴病身亡的消息……

這消息和當初金石二家聯姻的事，同樣轟動了整個西北。有人驚愕，有人嘆息，也有人暗暗幸災樂禍。

甚至有人缺德的造謠，說是老夫少妻，金三太爺爲了効命床笫，誤服虎狼之藥，以致落得虛脫而死。

更有人說是金三太爺强佔了一戶破落人家的祖傳古董，那人一氣之下，懸樑自盡，到閻王殿告了「陰狀」，金三太爺是被無常鬼活捉了去的，臨死時，七竅流血，聽見鐵鍊聲响，窗子外面還留着鷄爪脚印……

無論人們如何猜測，金三太爺的突然暴卒，算得是件驚天動地的變故，消息才傳到城裏，許多趨炎附勢的人，便紛紛湧過黃河浮橋，趕往嘯月山莊去弔唁致祭了。

有錢人家好辦事，金三太爺暴卒的消息傳出不

到半日工夫，嘯月山莊內已經紮起一座巍峨靈堂，全莊內外，一片縞素，哀樂齊奏，哭聲雷慟。

由蘭州北城到黃河浮橋，沿途鋪了白沙，浮橋上，綴滿了白色菊花，直達北岸莊門前，全是夾道素幡，迎風招展，一列列蘆蓆棚，陳列着素花喪帶，任人取用，香案連綿，宛如長蛇。

靈堂中，香霧繚繞，三四撥吹鼓手伴奏哀樂，致唁的人由右側進，左側退，順序拈香行禮，然後轉過左邊蓆棚，便是招待素齋的地方。

席設百餘桌，無論相識不相識，行過禮，坐下便吃，菜餚如流水般上桌，終日不輟。

金三奶奶預先已交待執事的人，不論親戚朋友，一概不受賻儀，窮困遠道來的，還贈送盤川，所以致祭用的香燭紙錢。全部由喪宅供應——換句話說，只要來靈堂行個禮，不管認不認識，有吃有喝外，還可以拿幾文回去。

豪富人家辦喪事，苦哈哈們可樂了。呼朋喚友，成羣結隊趕來弔喪，吃飽一頓又一頓，竟有留連終日，捨不得離去的。

嘯月山莊，眞個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人潮洶湧，比迎神賽會還要熱鬧。

開喪第一日，弔祭的客人就險些擠塌了黃河浮橋。直到日落以後，人潮才畧見稍減。

這時，靈堂前出現了老少五個人。

前面是兩名丰神俊秀，衣着華麗的少年男女，攙扶着一個巍顫顫的老夫子，後面跟隨着一對中年夫婦，手上挽着柳條籃子。

那老夫子穿一件寶藍色的儒衫，看年紀，已有六旬開外，臉上佈滿皺紋，鬢角露出白髮，舉止行動，也顯得有些老態龍鍾，但從衣飾上看，分明是個有錢的富翁。

兩名少年男女，都只有二十來歲，好像是老夫子的孫兒女輩。

後面那對中年夫婦，男的滿臉虬髯，女的粗眉大眼，無疑是隨侍僕婦的身份。

那老夫子一脚跨進靈堂，面上業已淚水縱橫，望着白布幔前的靈位，嘶聲叫道：「兄弟，你就這麼忍心？撇下老哥哥先去了麼？」

話未畢，淚如雨下，放聲大哭起來。

棚內哀樂齊奏，司禮的本想招呼上香行禮，無奈那老夫子竟哭得聲震全室，難以休止。

靈堂前執事接待的人，都不認識這位老夫子是金三太爺的什麼親戚摯友？只得上前安慰道：「老人家先請節哀，休哭壞了身體……」

老夫子頓足哭道：「我還要什麼身體？一步來遲，活生生的人竟見不到了，我也索性死了吧，還要這殘命做什麼！」

旁邊那少年公子勸道：「爺爺，人死不能復生，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金爺爺不幸故世，你老人家應該先行禮上香，聊盡生前情誼，也讓死者心安呀！」

執事的人忙道：「這位公子爺說得對，死者爲大，入土爲安。老爺子再有千言萬語，留着等上過香慢慢細說也還不遲……」

那老夫子沒等他把話說完，照着他臉上就是「呸」的一口濃痰，罵道：「還不遲？你懂個屁！我爲什麼難過？就是爲了太遲啦。」

少年公子急忙賠禮道：「這位大哥請包涵，我爺爺脾氣不好，性子又急，冒犯之處，請看在小可份上。」

執事人白挨了一口濃痰，又不便發作，只好苦笑着道：「沒關係，沒關係——」

誰知話猶未完，「呸」地一聲，臉上又挨了一口濃痰。

那老夫子怒目叱道：「你還敢說沒關係？你知道我這些珠子是哪一朝代的古物？一顆要值多少金子嗎？我一家老小，不辭千里趕來，怎麼會沒有關係？」

那執事人被他罵糊塗了，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老夫子氣猶不息，連聲道：「何義，把珠子拿出來，給這些沒見過世面的蠢貨瞧瞧，看誰還敢說沒關係。」

身後虬髯大漢應了一聲，掀開手中柳條籃子。

「啊——」

隨着一聲驚呼，滿屋人聲頓時肅靜下來。

敢情那柳條籃子裏，竟滿滿盛着一籃光彩奪目的明珠，每一顆都有鴿蛋般大小，少說些，也有百顆左右。

這許多無價明珠，居然用柳條籃子盛着——看來老夫子果然是位大富翁。

滿屋子人都眼睛發直，呆呆地望着那一籃明珠，又驚，又羨，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那執事漢子更是驚得張大了嘴，如痴似傻，怔忡木立，濃痰順着臉頰流進了嘴裏，竟忘了拭擦。

老夫子又向靈位哽咽叫道：「金兄弟，你看見這些珠子了沒有？究竟是你去得太早？還是我老哥哥來得太遲？如今你撒手一走，世上還有誰能替我鑑別這些珠子呢？金兄弟，你怎麼不說話？怎麼不說話啊？」

說着說着，老淚又奪眶而出。

旁邊那少年公子一面吩咐收好明珠，一面温語勸慰。右側少女也拭着眼淚道：「爺爺，不要難過了，咱們沒見到金爺爺，等會可以見見金三奶奶，

也算不虛此行了。」

老夫子揮淚點頭道：「自然要見見她。多年闊別，迄未聚晤，只知道他成了家，我還沒有見過這位弟妹。」

少年公子道：「爺爺請行禮，我替你老人家上香。」

老夫子道：「不，你們兄妹也該跟爺爺一同行禮，叫何義侍候上香吧。」

那虬髯大漢領命上前，點燃三炷香，高聲道：「大名府何老爺，率孫少爺孫小姐上祭。」

直到這時候，大家才知道這位老夫子姓何，是由大名府來的。

司禮人如夢初醒，急忙道：「何府上祭，奏哀樂！」樂聲一起，何老夫子帶着兩個孫兒女，恭恭敬敬向靈位行了大禮。

禮畢，何老夫子順手從柳條籃裏取了一顆明珠，問道：「帳房在什麼地方？」

一名肩上佩着喪帶的漢子連忙迎過來，含笑道：「何老爺子的盛情，敝莊敬領了，家主母吩咐過，諸親戚友，一律不收賻儀。」

何老夫子眼睛一翻，道：「你是誰？」

那人道：「小可名叫李順，是莊裏管事。」

何老夫子哼道：「你管的什麼事？旁人賻儀可以不收，我跟你們莊主是什麼交情？也能不收我的禮？」

李順吶吶道：「這個——」

何老夫子喝道：「甚麼這個那個？去把你們帳房叫來，我倒要問問他，是嫌禮太輕？還是看不起我何某人？」

李順忙道：「老爺子言重了，這是家主母的吩咐，咱們做下人的，作不了主……」

何老夫子冷笑道：「我正要見見你們的主母，你去稟告一聲，就說這顆珠子，是我老大哥送給弟妹的見面禮，問她收是不收？」

金三奶奶就在靈幔背後，自從何家五個人一進靈堂，諸般經過，全都親闖親見，她雖然記不起丈夫什麼時候交了這樣一位姓何的朋友，但瞧這何老夫子身携無價明珠，情詞又十分懇切，早已暗中留意了。

這時聽見幔外爲賻儀爭執，忙命丫環傳話道：「何老爺子厚賜，却之不恭，只好拜領了。夫人吩咐李管事好好招待老爺子和孫少爺孫小姐側廳休息，等客人畧散，夫人便親來拜見。」

何老夫子誇讚道：「這還像話。弟妹不愧是名門出身，爲人行事，總要分個親疏遠近才對。」

接着，又感慨地嘆了一口氣，接道：「可惜金兄弟無福，家有賢妻，竟撒手西歸了。」一面嘆息，一面又忍不住舉袖拭淚。

靈堂內外許多人，都暗暗感到詫異——鬼眼金冲白手成家，一向待人刻蕩寡恩，不料竟會結交到這麼一個深情重義的朋友，而且又是這般有錢。

× × ×

李管事肅客進入側廳，侍候唯恐不週到，茶水點心，流水般送來，眼看已屆晚飯時候，又親自去廚房交待，特別整治了一桌極豐盛的酒席，準備待客之用。

不多久，金三奶奶梳洗整齊，重新更換了素服，由兩名丫鬟攙扶着，一拐一拐到了側廳。

何老夫子情緒剛平靜了些，一見金三奶奶，登時又勾起傷感。

彼此叙禮落座，何老夫子便唏噓問道：「弟妹，金兄弟生前，可曾跟你提過我這個不成器的老大哥？」

金三奶奶道：「先夫在世時，終日煩勞經營，一向很少有時間閒話家常往事，以致舊交老友，似嫌疏慢，今日若非何大哥親臨奠祭，小妹當眞還不知道哩。」

何老夫子嘆道：「這也難怪他，當年咱們都還是小孩子，雖說情如手足，畢竟只是兒時玩伴，後來年歲稍長，又各分西東，一別數十年，也許他早已把我這大哥忘記了。」

金三奶奶道：「原來何大哥也是蘭州人？」

何老夫子道：「我不是蘭州人，但自幼在蘭州生長，當年我家就住在南門外的顏家溝，跟金兄弟是門對門鄰居……」

金三奶奶輕哦了一聲，似乎微微有些意外。

何老夫子又道：「那時候，咱們兩家都很窮，金兄弟在顏家大院放牛，我在豆腐店裏當學徒，閒暇時常偸偸到皐蘭山上捉兎子，打痲雀玩兒……」

談起兒時，彷彿仍有無限懷念，又津津有味的接道：「我和金兄弟就是那時結拜的。金兄弟幼懷大志，決心將來要經營商業，要賺大錢，做富翁，我却對生意商賈感到厭倦，一心只想入塾讀書，由仕途求發展；咱們在一起整整過了十五年，後來我舉家遷居大名府，才和金兄弟分手。」

金三奶奶問道：「這許多年，何大哥就一直住在大名府麼？」

何老夫子嘆息道：「誰說不是呢，我矢志求學，只說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苦苦做了幾十年書虫，雖然也中過舉，做過官，拜過幾任侍郎，如今老邁了，只落得兩袖清風，倒不如金兄弟刻苦經營，名成利就，富甲一方。說起來，眞眞是愧煞人了。」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心切義父徐督帥安危，說服病諸葛宇文敬，帶領她潛往紫天君住宅，擬乘機拯救徐督帥脫險，在她與宇文敬走後，鐵夢秋與藍小月依照劉婉蓉的吩咐，分配人手，在紫天君住所不遠設下埋伏以爲接應，他二人則改裝易容，潛往附近，鐵夢秋暗伏民房，藍小月則躍登樹頂，監視動靜，未幾遙聞紫天君住所人聲鼎沸，藍小月忙奔回鐵夢秋身邊，此際，突見葛王郎僞扮的紫天君三弟子與一持火把大漢遠遠行來，走近鐵夢秋等隱身地方，葛玉郎突殺死持火把大漢，隨把火把高舉搖了三下——

正派名門出敗類　合璧劍法殲魔徒

果然，片刻之後，遙遠的暗影處，奔過來兩個人。

鐵夢秋心中暗想道：如若這位葛玉郎又和別人勾結，那當眞是世間第一等可惡的人了。

心中念轉，低聲對藍小月，道：「小月，你在這裏等我，我去聽聽他們談些什麼？」

藍小月點點頭，道：「小心一些。」

鐵夢秋一點頭，悄然行去。

他輕功卓絕，行動間又小心翼翼，當眞是全無半點聲息。

來的兩個人，都穿着黑色夜行勁裝，黑布包臉，瞧不出是什麼人物？

但聞葛玉郎道：「兩位帶來了麼？」

兩個黑衣人點點頭道：「帶來了，閣下呢？」

葛玉郎道：「自然是也帶來了。」

熄去火把，從懷中摸出一物，道：「在下也要先瞧瞧諸位帶的貨色。」

左手黑衣人取出一個錦盒，道：「在這裏，閣下請看。」

那假冒紫天君三弟子的葛玉郎，似是極爲小心，接過錦盒後搖了兩搖，才打開盒蓋，瞧了一陣，收入懷中，把手中一個黑布袋子遞了過去。

兩個黑衣人似是很相信葛玉郎似的，瞧也不瞧一眼，轉身而去。

葛玉郎目睹兩人消失於夜色之中，才突然轉身而去。

轉過一個街口，瞥見一個人當路而立，攔住了去路。

葛玉郎單刀橫胸，低聲喝道：「什麼人？」

鐵夢秋道：「我！葛兄收了一份厚禮呢？還是又作了一票買賣？」

一面除下了易容藥物。

葛玉郎道：「是鐵兄。」

鐵夢秋道：「不錯，是我，我想看看那葛兄收的錦盒。」

葛玉郎道：「看來，鐵兄對於兄弟還是有些懷疑……」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這也難怪，兄弟過去的爲人太壞了。」

取出錦盒，遞了過去。

鐵夢秋接過錦盒，並未立時打開，却低聲問道：「剛才兩位是什麼人？」

葛玉郎道：「說來令人難信，他們是少林派中人。」

鐵夢秋一怔，道：「少林俗家弟子。」

葛玉郎搖搖頭，道：「是和尚，所以，他們在用黑布包起頭臉。」

鐵夢秋奇道：「他們幹什麼？」

葛玉郎道：「鐵兄猜對了，他們是賣買。」

鐵夢秋道：「這麼說來，少林寺中，早已和紫天君有了勾結，那就勿怪他們不肯和我們合作對付紫天君了。」

葛玉郎搖搖頭，道：「不能算少林派和紫天君有所勾結，只能說是少林派中有人和紫天君有所勾結，但那些人不能代表少林派，他們也不是少林派中主要當權的人。」

鐵夢秋道：「在下明白了，他們不是少林派掌門人的代表。」

葛玉郎輕吁一聲，道：「目下的情勢，在下還未能夠完全瞭解，好像是那少林派中，有兩個集團，一個是掌門人所率領，一個似乎是和掌門人對立的一派，目下我所能夠瞭解的就是這些，但兄弟不能夠問，一問就可能露出馬脚，因爲，紫天君很寵信他的三弟子，所以，這些事，一向都由他三弟子經手辦理。」

鐵夢秋道：「葛兄，能夠應付的這樣好，那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葛玉郎道：「因爲，我如是一步走錯了，就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所以，我不得不步步小心。」

鐵夢秋道：「這錦盒中是什麼？」

葛玉郎道：「少林寺中的絕技之一。」

鐵夢秋一怔，道：「幹什麼？」

葛玉郎道：「他們常常把少林派中絕技，拏出來，向紫天君交換一種藥物。」

鐵夢秋道：「藥物——」

葛玉郎接道：「不錯，是一種藥物，一種無色無味的藥物！」

鐵夢秋道：「毒藥。」

葛玉郎道：「算是毒藥的一種，聽說，它有控制人神經之能。」

鐵夢秋道：「葛兄，你也不知曉那藥物的內情麼？」

葛玉郎道：「不太知道，我不能問。」

鐵夢秋點點頭，道：「葛兄的處境，實是險惡的很，還望多多小心。」

葛玉郎道：「我是小心，我雖然平常就留心他的言行舉動，但他太受紫天君的寵愛，知曉隱密太多，一時之間，我也無法瞭然全部內情，有很多事，只能從他吩咐的口氣中去揣摸執行，一步有錯了，就可能露出馬脚。」

鐵夢秋緩緩把錦盒遞了過去，道：「葛兄，如有需要我們帮忙的地方，只管吩咐。」

葛玉郎道：「你怎麼不打開瞧瞧呢？」

鐵夢秋道：「不用看了，葛兄，時間不多，你該早些回去了，免得使人動疑。」

葛玉郎道：「可惜劉姑娘不在此地——」

鐵夢秋道：「在此地又怎麼樣？」

葛玉郎道：「她有過目不忘之能，瞧瞧這盒中的絕技，就可以記在心中，也好回去習練。」

鐵夢秋道：「少林寺有七十二種絕技，但有二十種以上，已經流傳在江湖之上，算不得什麼獨門隱密了，可不知這一章是說的什麼武功。」

葛玉郎道：「是一趟刀法，金刀紫天君很想取得這一趟刀法，但可怕的是他竟能如願以償，如若不是我扮作了他的三弟子，只怕誰也不會知道，少林僧侶中，竟然有以絕技換取一種藥物，唉！當眞是可怕的很啊！」

鐵夢秋道：「實叫人想不到啊！堂堂正正的少林派，竟然會有內奸，而且胆敢偷竊本門中的絕技暗送於人。」

葛玉郎道：「少林絕技藏放之處，必爲寺中秘密所在，能偸的人，身份自非小可。」

鐵夢秋道：「我要面見少林掌門，說明內情，先要他清理門戶。」

葛玉郎搖搖頭，道：「此事暫不可張揚出去，鬧穿了對雙方都大爲不利，兄弟的時間不多，我得趕回去了，明天，兄弟將設法進入帥府，找鐵兄及

劉姑娘，詳作研商。」

鐵夢秋道：「好！見過葛兄之後，我們再商量少林寺絕技外洩的事，眼下有一件事，在下要請教葛兄。」

葛玉郎道：「什麼事？」

鐵夢秋道：「葛兄帶人而出，可是要搜尋督帥大人？」

葛玉郎微微一笑，道：「不錯，是什麼人下的手。」

鐵夢秋道：「劉姑娘。」

葛玉郎沉吟了一陣，道：「這位姑娘實够厲害，在紫天君大力戒備之下，竟然輕易救走了人，不過，他們忽畧了一件事，救走人也是無用。」

鐵夢秋道：「爲什麼？」

葛玉郎道：「徐督帥被下了禁制，救了人，却救不了命……」

語聲一頓，接道：「告訴劉姑娘，不可妄自下藥解禁，明天我定到帥府中去，兄弟去了。」

轉身大步而去。

藍小月由暗影中行了出來，道：「是不是葛玉郎？」

鐵夢秋道：「是他，可惜沒時間和他多談。」

藍小月道：「咱們還要繼續監視下去麼？」

鐵夢秋道：「用不着了，樹上不少監視之人被殺，證明了事情複雜的很，先回去和我師妹研商一下，在下覺着，這時間，不能再猶豫了，既然免不了一場大戰，何不早些動手。」

藍小月道：「局勢太混亂，一場惡鬥之後，可能使局勢澄淸一下，死傷一些人，可以使那些不自量力的人，早些退出。」

鐵夢秋點點頭，道：「對！咱們回帥府中，師妹他們已經救出了人？」

兩人極快的趕回帥府，用出約定的信號，直闖入內宅之中。

劉婉蓉還未歸來，後宅內院中一片寧靜。

藍小月長長吁一口氣，道：「你說那劉姑娘會不會遇上危險。」

鐵夢秋道：「只要紫天君不是親身追趕，他們就沒有什麼危險。」

藍小月道：「咱們還未見發動，也未見有信號傳來，那說明了劉姑娘還處在險惡之境中。」

鐵夢秋道：「那位宇文敬修改了他們離開的路綫，我想是定有原因，那條路綫，任何人都看得出，是走的繞彎路子。……」

藍小月接道：「兵不厭詐，這安排，也許是故意的引人誤入歧途。」

鐵夢秋道：「宇文敬老謀深算，劉師妹蘭心慧質，兩人這番安排，只怕是作用很大，我的看法可能和少林，丐帮有關。」

藍小月微微一笑，道：「對兩派人手調遣，宇文敬都瞭如指掌，如是宇文敬誠心給我們帮忙，必會設法引起兩派的衝突。」

突然間響起兩聲爆竹，靜夜中聽的十分淸晰。

藍小月霍然站起，道：「快些走，劉姊姊已經到了咱們伏兵之處。」

口中說話，人已躍飛而起，閃電般向前奔去。

鐵夢秋急急追趕，如影隨形。

趕到設伏之處，場中正展開一場激烈的搏鬥。

藍小月目光一轉，看已方已然傷亡過半，十二個八卦教中高手，已然躺下了六個，還有六個人聯手苦戰。

不見劉婉蓉，也未見宇文敬。

雙方都是一流的高手，雖然傷亡很大，但却不聞呼叫之聲。

鐵夢秋暗中計數，對方也躺了下五個，不過，對方人手較多，四面八方迫攻，已使六個八卦教中人，險象環生。

藍小月强忍着心中傷忿，低聲道：「咱們要不要試試陰陽合璧劍法？」

鐵夢秋道：「這幾個小猢猻，用不着合劍出手，但也不妨試試合劍的威力，也可以熟練你一下合劍的手法。」

藍小月點點頭，人已飛撲而上。

八卦教大部散去，留在開封的人，都是教中的精銳，藍小月眼看他們受傷流血，心中難過至極，這些人，如若也被遣散了，那就不至於死於戰地。

合忿出手，劍起陰路，閃起一道寒芒。

鐵夢秋劍翻千層波浪，配合了藍小月劍勢。

雙劍合成如剪，劃起兩條弧形的劍氣。

閃動的劍勢，給人一種極爲强烈的壓迫感。使人有着大禍臨頭的感覺。

果然間，那飛動的劍氣，由人羣中劃過，慘叫聲中，鮮血濺飛。

七八個人，倒了下去。

這是驚心動魄的屠殺，凜然的寒風，吹飛起點點血滴。

餘下的人，楞住了。

手中的兵刃，自動的停了下來。

八卦教中的人，減去了四面八方的壓力，但他們也楞住了。

這些人，雖然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經歷過無數的凶險，但他們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屠殺，一下子，殺死了八個人。

當前的景像，給人一種血的感受，勇氣消失了，性命變的那麼脆弱。

鐵夢秋、藍小月也呆呆的站着，陰陽合璧劍法的凌厲，兩人也有着太過慘酷的感覺。

沒有人喝叫，但紫天君手下的人，自動的丟下了手中的兵刃。

那是屈服的表示，沒有人逞強，沒有逃走，完完全全的屈服。

因爲，所有的人，都有着同一的感受，那就是下次，一定是自己，而且是非死不可，絕無點滴的僥倖機會。

鐵夢秋長劍輕揮，冷冷的說道：「你們自己留下一個記號，然後逃命去吧！下一次，再叫我碰到時，那就非死不可。」

其中一個大漢突然伏身檢起了地上的單刀，輕輕一揮，斬下了一個耳朵。

餘下的人，紛紛效猶，檢起兵刃，自己割了一個耳朵。

鐵夢秋一揮手，道：「你們去吧！」

七八條人影，急急轉身而奔，片刻間，消失於夜色之中。

六個八卦教中的人，齊齊對藍小月拜了下去，道：「教主……」

藍小月冷冷接道：「教主早死了，江湖上再沒有八卦教，我是藍小月。」

六個人急急改口，道：「見過藍姑娘。」

藍小月黯然說道：「我們過去的名聲太壞了，壞的人聽到我們都頭疼，現在，我們要爭口氣，做一些有益於人間的事，就算我們非死不可，也要死的心安理得。」

六個人齊齊應道：「我們遵從姑娘之命，死而無憾。」

藍小月道：「那很好，把死的伙伴們埋起來，然後，退守督府外面，作爲暗樁。」

六個人應了一聲，扛起死去的伙伴屍體而去。

鐵夢秋目睹六個人遠去的背影，輕輕歎息一聲，道：「兵隨將轉，當年他們在八卦教中……」

突然覺着有些不妥，立刻住口不言。

藍小月接道：「在八卦教中，他們是一流的匪徒，是麼？」

鐵夢秋道：「如今，他們是江湖上維護正義的一等勇士了。」

藍小月輕輕一歎，道：「他們過去作惡太多，但在臨死時，却能爲江湖正義現身，也算稍贖前惡了。」

鐵夢秋急急轉過話題，道：「咱們先回帥府看看，我師妹回去沒有。」

兩人展開身法，直奔回帥府。

帥府中佈署依舊，劉婉蓉還未歸來。

藍小月對劉婉蓉的安危，似乎是極爲掛念，說道：「咱們再去接應劉姊姊吧！也許他們還在紫天君人手的圍困之中。」

鐵夢秋道：「到那裏去接迎他們呢？」

藍小月道：「現在去找啊！開封府只有這樣大，咱們多走幾步路，一定可以找得到。」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在下的看法，他們已經脫出了紫天君的圍困，只不過，未回帥府，趕往駐紮在城外的軍營而去。」

藍小月道：「咱們也找去吧！找不到劉姊姊，我一直放不下心。」

鐵夢秋望了望天色，道：「最多再有一個更次，天色就要大亮，咱們奔向城外軍營，婉蓉可能已經回來，不如等候一陣，天亮時光，如是還不見他們回來，那就有問題了……」

藍小月冷冷接道：「那時，如是劉姑娘戰死了，咱們去收她的屍，是麼？」

鐵夢秋神色肅然的說道：「我想不會有那麼悲慘的結局，萬一眞的是那麼一個不幸的結局，咱們也不用保護徐督帥的安全了，……」

藍小月接道：「正好借機遠走，明哲保身，是麼？」

鐵夢秋道：「那你是太過小看我鐵某人了，咱們如沒有徐督帥這個拖累，那就可以放開手幹，我們聯手施襲，展開一場大屠殺，少林、丐幫，都包括在內，我要攪它個一塌糊塗。」

藍小月道：「這作法，和八卦教有何不同？」

鐵夢秋道：「大大的不同，我要發洩胸中這一口悶氣，給江湖上留一次教訓，逃避者，並無可能保全性命。」

藍小月歎息一聲，道：「如是劉姊姊眞的有什麼三長兩短，就算殺上一百條命，那也無法換她回來。」

鐵夢秋道：「但她決不會——」

只聽得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劉婉蓉疾躍入室，笑道：「多謝妹妹的關心，也多謝師兄對我這一份堅強的信心。」

藍小月霍然站起來，道：「姊姊，你無恙？」

劉婉蓉伸出手去，握住藍小月的柔荑，笑道：「我不是好好的麼？」

藍小月道：「姊姊，我們担心了一晚上……」

白了鐵夢秋一眼，接道：「別瞧他表面上沉得住氣，其實，他心裏比我還急的多。」

劉婉蓉笑一笑，道：「我知道你們關心我。」

拉着藍小月並肩兒坐了下來。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師妹！宇文老兒那裏去了。」

劉婉蓉雖未糾正鐵夢秋的話，但神色間，却流露出十分敬重之色，道：「宇文先生麼？留在營中，替他們療治傷勢。」

鐵夢秋道：「督帥大人受了傷？」

劉婉蓉道：「督帥大人很安好，他雖然經歷了很多的危難、凶險，但他的精神一直很好，他還問起你們，宇文先生留在營中，是替虎威鏢局子中人療傷。」

鐵夢秋道：「大人未受傷，那就好辦事——」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救出了督帥大人，未引起紫天君的進襲麼？」

劉婉蓉笑一笑，道：「你還記得宇文先生要我們走的路綫麼？」

鐵夢秋道：「自然是記得。」

劉婉蓉道：「他早已在那裏安排了人，紫天君手下兩大天王，本是合力追趕我們，但每過一個轉角，我們就多一組人，他們無法分辨眞假，只好分兵而追。就這樣，把他們追趕我們的人手，分散成了很多小股。」

鐵夢秋道：「金刀紫天君沒有現身麼？」

劉婉蓉道：「一直沒有見過他。」

鐵夢秋道：「這是不是有些可疑呢？」

劉婉蓉微微一怔，道：「嗯！不是師兄提起，我還想不起來，這事的確有些可疑。」

鐵夢秋道：「少林派已和紫天君有勾結——」

但聞弓弦聲動，箭嘯破空，傳入耳際。

劉婉蓉道：「什麼人？」

室外人應道：「老病夫宇文敬，這裏的佈署很週密。」

劉婉蓉一面喝令停箭，一面快步迎了出去。

宇文敬雙手各抓着三支雕翎箭，行入室中，緩緩放在木桌上，目光却轉到了鐵夢秋的臉上，道：「老弟，這等事，一定要有眞憑實據才行。」

鐵夢秋道：「晚輩說明經過，請宇文兄自己判斷。」

宇文敬道：「請教。」

鐵夢秋道：「小月，你再巡視一下，此事關係很大，不能洩漏出去。」

藍小月應聲飛躍出室。

鐵夢秋却簡畧的說明了經過。

這時，宇文敬已除下了易容藥物。

只見他臉色嚴肅，沉吟了良久，道：「對葛玉郎的爲人，老夫有點瞭解，他的智計比武功可怕千倍，他如若眞正改惡向善，全心全意的幫助咱們，那倒是一個很好的助手，只是其人仗憑智計，野心很大，對他要留心一些。」

劉婉蓉道：「不但老前輩有此想法，就是那紫天君也有此疑，所以他才存心把葛玉郎置於死地，他現在是被逼的無路可走，只好和咱們合作了。」

宇文敬道：「所以，咱們也要防那葛玉郎一手，對此人，不可太過放心。」

鐵夢秋道：「紫天君未滅亡之前，葛玉郎別無選擇餘地，非和咱們合作不可。」

劉婉蓉目光轉到宇文敬的臉上，緩緩說道：「老前輩，紫天君未見現身，四天王，也只有兩個露面，晚輩懷疑，他們已經有所行動。」

宇文敬道：「不錯，可能是紫天君已率領了部份高手，趕往藏寶之處。」

劉婉蓉道：「老前輩閱歷廣博，經驗豐富，對此事必有高見。」

宇文敬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已瞧過了關中岳等的傷勢，三兩天內，大概可以復原，那時，咱們人手可以調配了，再有所行動，不知諸位的意下如何？」

劉婉蓉道：「那時間，會不會晚了一些。」

宇文敬道：「姑娘的意思呢？」

劉婉蓉道：「我想立刻動手，紫天君用的是金蟬脫殼之計，咱們就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猛攻，多謝老前輩助我救出了督帥大人，晚輩心中再無顧慮，不如立時發動猛攻，先把紫天君留在開封的人一鼓擊潰。」

宇文敬目光掃掠了鐵夢秋等一眼，道：「只有我們幾個人麼？」

鐵夢秋道：「我想够了。」

劉婉蓉道：「人手倒還有，不過，賤妾覺着，如其讓他們去拚命，倒不如咱們幾人放開手脚一戰，如是需要助威的人，不妨調動一些官兵。」

宇文敬道：「動用官兵的事，一直是江湖上的大忌，能不用，最好別用，但少林，武當，都到了不少的人，還有不少丐幫高手，在下覺着這些人，都可派上用場。」

劉婉蓉道：「少林派已不可持，武當和丐幫有他們的看法，我們驟然看起來，人手似乎是單薄一些，但不要緊，我相信，只要我們集中力量施爲，不難一舉搏殺他們首腦人物，兵敗如山倒，何況紫天君不在此地，主持無人……」

宇文敬哈哈一笑，接道：「諸位這等豪氣千雲，老朽只好捨命陪君子了。」

鐵夢秋道：「事不宜遲，既然決定去了，咱們最好立刻動身。」

（未完待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金猱神劍

冷如水・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雲蔚身負毀家殺父血仇，奈因身為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毅然立下無比堅心，逕奔魔塔，賁緣獲得魔塔主人南海玄宮島主破格優容收歸門下，為他流髓伐經，授以絕學，三月功成，並為他打通任督二脈，且以本身畢生功力，轉注他身上，使他能為玄宮門清理叛徒，報血仇，光門戶。凌雲蔚下山之日，值遼北雙矮與武林四怪到來尋仇，凌雲蔚代師出門，只一招便把遼北雙矮制服，縱之使去，四怪中的奪命厲煞忿而出手，十招過後，奪命厲煞已顯得手忙脚亂，其餘三怪看得心驚胆顫——



立功驚四煞　玉杖鎮八劍

眼看「厲煞」動手只在數招之間，便已被迫的險象環生，落敗在卽，「凶神」於色變驚駭之餘，正欲招呼「狂魔」「惡鬼」一齊掠身撲出合攻之際，忽聞凌雲蔚發出一聲輕笑，說道：「憑閣下這點武功也敢和小生單獨動手爭强，豈不自找難堪，還是趁早退到一邊去休息休息吧！」

話聲中，儒袖輕拂，「厲煞」身形竟立時不由自主的被一股强勁絕倫的無形潛力托起，直飛出七八丈餘外，方始力盡落地。

身形落地，雖是毫未受傷，但却已嚇出一身冷汗！

反看凌雲蔚，仍然岸立原地，儒袂飄飄，宛如玉樹臨風，神定氣閒，從容依舊，絕似未曾和人動過手的樣子。

「凶神」等三怪目睹此情此狀，心中不禁駭然至極。

同時也這才看出，對方年歲雖輕，實身懷絕學功力！

驀然——

一聲短促低沉的悲嘯，自塔內傳出，凌雲蔚心中陡地一驚！回首凝目望去，只見「金猱」身如疾電般自塔內射出直落身前，面上神情悽惶，口中吱吱，兩隻毛手連連比劃的打着手式。

凌雲蔚和「金猱」相處三月，已能熟知牠的手式，一見之下，俊面神色不由突變，猛地一撩儒衫，自衣襟底下摘下一隻豹皮囊，脫手擲向「凶神」面前，目光如電地射視着「四怪」弟兄沉聲說道：

「四件奇珍均在此中，限你弟兄即刻下峯離去！不得稍事停留，否則……」說至此處，語聲倏地一頓，揚掌猛朝六丈餘外，丈多高，五尺多厚的一塊萬斤岩石推去！

掌力劈出，絲毫不見驚人威猛的勁勢。

然而，微風過處，立聞「轟」的一聲震天巨响，石屑紛飛，激射劃空，那大一塊堅厚逾常的萬斤巨石，竟在這一掌之下擊成粉碎！

這種掌力實在太已驚人，尤其是在相隔丈餘外之遠的距離，如若傳出江湖，只怕誰也不會相信。

「武林四怪」弟兄目睹如此掌力威勢，不由全都倒抽了一口氣，心頭駭然大懍！

他弟兄雖都功力深厚的內家高手，掌力劈出皆可開碑碎石，但必須近在一丈距離之內，不過，似如此堅厚異常的萬斤巨石，縱是集弟兄四人之力，近於五尺之內，也難將它擊碎！

凌雲蔚一掌擊碎巨石之後，便又接着沉聲說道：「若敢在此逗留不去，此石便是榜樣！」

語落，身形倏地飄起，疾逾電閃般地射入塔內，接着，金光一閃，「金猱」也已跟踪射入塔內而去。

「武林四怪」心中不禁又是懍然一震！

因爲，他弟兄四個，八目齊注着凌雲蔚，除了覺得眼前人影一閃之外，竟沒有看淸楚凌雲蔚使用的甚麼身法入塔的？

「搜魂凶神」目光緩緩地瞥視了「厲煞、狂魔、惡鬼」的面色神情一眼，喟然輕吁口氣，彎腰拾起地上的豹皮囊，說道：「我們走吧。」

「吸血惡鬼」姜一飛忽然說道：「老大，先打開豹皮囊來看看奇珍是眞是假？」

「搜魂凶神」道：「不用看了，想來決不會得有假。」

「懾魄狂魔」道：「萬一是騙我弟兄的呢？」

「搜魂凶神」微一沉吟，道：「下峯以後再說吧。」

聲落，身形躍起直朝峯下射去，「厲煞、狂魔、惡鬼」三人亦即各縱身形，緊隨其後下峯而去。

× × ×

塔內，「玄宮島主」面色蒼煞泛青，垂目倚壁而坐。

凌雲蔚射身入塔，一見如此情形，心中不由悚然一驚！連忙步上前一探「玄宮島主」的鼻息，竟已氣絕長逝！

「玄宮島主」將一身性命交修的內功眞傳輸給他，其死乃所必然，也早在凌雲蔚的意料中，只是絕未想到會死得如此之快而已。

師恩深重如山，何況「玄宮島主」此刻之死，乃係爲他而死……

凌雲蔚星目中淚如湧泉般流落，心中萬分慘痛地撲地跪倒大拜之後，這才挺身站起，拿起「玄宮島主」面前放置着的一張紙箋，讀道：

雲兒：

人生無不散的筵席，爲師的去了。

莫難過！莫悲傷！堅強起來；去完成爲師的願望，爲你的父母報仇雪恨！然後，仗義江湖，除魔衞道，維護武林正氣……

任務雖很艱鉅，但是，以你的聰明才智和武學功力，只要臨事不驕，多謹愼小心，足可勝任！

黃布包裹之內的「龍頭玉杖」，乃整塊萬年温玉雕製，爲罕世奇珍，也是本門權威至高無上的掌門信符，玉杖中空，內貯萬年成形芝液，一滴可解百毒，更具活死人肉白骨之功效！

小册子上所列名號，均係五十年來强登峯頂，不聽勸告，死於爲師掌下之人，你下山行道江湖，如遇這些人的後代子弟向你尋仇時，對方若非大惡之徒，須本着「寃家宜解不宜結」之旨，善謀化解。

最後一頁所列，均係本門二代長老三代重要人物名號，可將之熟記胸中後，撕下燬去。

「小金」性極靈慧，善解人意，你已熟知，可携之同行，對你將大有裨益，下山之時，可將塔門封閉，如何封閉，樞鈕所在，詢於「小金」即得，至於爲師的屍骸，待你正式接掌門戶之後，再行啓塔運回「玄宮島」本門。

江湖之上險詐多端，詭計層出不窮，凡事務須謹愼小心，提防暗算陰謀！

好了！爲師言盡於此，你去吧！記住你的身份，是領袖海南武林「玄宮島」的第四代島主掌門，任重道鉅，切莫有負爲師期望！

海南玄宮島第三代掌門司徒驥絕筆。

凌雲蔚讀完「玄宮島主」的絕筆遺書，便即肅立着含淚默禱道：「師父！你老人家安心的安息吧，雲兒決不會辜負你的期望！」

× × ×

岳陽，爲湖南省內一大城市，水道交通咽喉，也是文人雅士，武林豪傑，江湖上三敎九流人物薈萃，藏龍臥虎之地。

時值寒冬，天空飄飛着鵝絮般的雪花。

西北風，緊一陣鬆一陣的吹刮着，刺骨砭肌，令人瑟瑟發抖……

申正時分，在夏末秋初，此刻正當是斜陽夕照，彩霞滿天，一天中最瑰麗，最絢爛的一刹那。

可是，冬令的此際，天色却已是一片墨黑。

岳陽城內閃爍着萬家燈火，城西，洞庭湖畔的岳陽樓，大概是因爲天冷下雪的關係吧，冷淸淸地，生意極是淸淡。

× × ×

蹄聲得得，一匹白馬疾奔至岳陽樓前停住。

馬背上端坐着一位丰神如玉，瀟洒俊秀的少年美書生，美書生背後的馬股上坐着一隻渾身金毛，形似猿猴的異獸。

這少年美書生是誰？

他正是那絕藝初成，來自廬山絕峯之巔，身負血仇的凌雲蔚，和靈猱「小金」。

岳陽樓的店夥，一見客人停馬店前，急忙跑出店來，滿面春風含着笑的親切地招呼道：「公子爺！快請下馬裏面坐，我們這裏吃飯，吃酒，住宿，無所不備，一應俱全。」

凌雲蔚問道：「有淸淨的上房沒有？」

店夥連連點頭道：「有，有，我們這裏都是一等一最淸淨的上房！」

凌雲蔚頷首微微一笑，下了馬背，將馬韁交給店夥囑咐道：「馬匹麻煩你給牠多加些草料，明天早上一併重賞你。」

須知那時飯館酒樓中的店夥，與現在的店員侍役不同，都是沒有薪水的，全指望着來往客人們的小費賞賜，養家活口。

是以，店夥計一聽有重賞，不由立時眉開眼笑的說道：「公子爺你請放心，絕對差不了。」接着便拉開嗓門兒喊道：「這位公子爺住宿，淸淨上房一間！」

「來啦！」隨着應聲，另一個店夥迎上前來，向凌雲蔚阿諛地笑說道：「公子爺要不要先到樓上看看洞庭湖的夜景，喝杯酒暖暖身子？」

凌雲蔚略一沉吟，道：「好吧，你就給我配四樣精緻的下酒的菜，四两白乾，送到樓上來吧。」

說罷，便邁步逕行登樓。

店夥一面大聲招呼着樓上的店夥侍候，一面走向櫃上交待配菜去了。

樓上，客人雖然不多，但臨湖窗口的席位，却都已被人佔着，凌雲蔚皺了皺劍眉，只好在臨街窗口的一張座位上坐下。

「金猱」口中「吱」的一聲，跳上旁邊的一張櫈子上蹲着，兩隻火眼金睛，灼灼的掃視着樓上的食客。

驀地——

一陣緊促的鑾鈴聲自東街傳來，凌雲蔚不禁探首窗外向東街望去，只見一騎健馬如飛馳至，幌眼之間已到了樓下。

那馬本在飛蹄疾馳，大概是馬上之人猛的一勒韁繩吧，忽地一聲「唏聿聿」長嘶，人立而起。

凌雲蔚見狀，心頭不由一驚！心中暗喊道：「不好！要糟！這一下子，馬上的人要不被摔個半死才怪！」

他這裏正暗替馬上之人担心之際，馬的兩隻前蹄已經落下，四蹄不動的屹立當地，馬上之人依然端坐在馬背上，他竟是白担了心。

此刻，他已看淸楚了馬上之人，口中不禁發出一聲輕「咦」，暗道：「原來是她！」

也就在這時，忽聽身旁有人喊道：「公子爺！你請用茶。」

凌雲蔚回頭一看，原來是店夥送上了茶水，那店夥正望着他在笑呢，意思好似在說：「看你一派斯文的樣子，倒看不出你竟然會躲在窗口偷看女人呢！」

俊面不禁感到有些微微發燒，朝那店夥尷尬地一笑。

一陣「蹬蹬蹬」聲响，樓梯口陡然一亮，亭亭地站着一個天眞嬌俏，明艷照人，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

她，身穿一套翠綠緊身衣褲，外罩翠綠緞面的狐皮披風，脚蹬小蠻靴，頭上雲髮蓬鬆，但却用一塊青綢絹包着。一張鵝旦形的粉面兒，又白又嫩，嫩得好像風都可以吹彈得破，而又白裏透紅。

小巧筆直的鼻樑兒，櫻桃似地小口，一雙秋水爲神的大眼睛，黑白分明。窄窄的柳腰兒，一扭似乎就會折斷。

那模樣眞美極，嬌極，只是令人看着有些兒不順眼的，肩後露着鑿了一條黃絲的劍柄兒，手上還拿着一條四尺長的皮馬鞭兒，站立在樓梯口，粉面兒綳得緊緊兒的，一副兒霸霸的樣勢，那樣兒既使人有點兒害怕，又使人要發笑。

這一來，店夥那小子可直了眼兒啦，失了魂兒啦！

其實，不但是店夥，這樓上的食客們，誰還不都是一樣，整個樓上的客人們都變成了啞巴般，鴉雀無聲瞪直着雙目在瞧着她呢？

不對！凌雲蔚應該是除外，他正在眼觀鼻，鼻觀心的坐在那裏低着頭呢。

少女櫻口微啓，像陡地响起一串銀鈴兒聲音似地，說道：「喂！伙計，你這是怎麼的啦，你們這

岳陽樓是不是不招待女客呀？」

這少女的話可眞尖刻厲害，但聲音却是十分悅耳好聽，好比出谷黃鶯的鳴唱，又好比是一副清涼劑，又甜又脆，聽得人眞舒服極了，恐怕她說得再是尖刻厲害些兒，也不會得有人不高興生氣的吧。

店夥聞言，這才收回了失去的魂兒，直楞楞的眼兒也才能够轉動，趕忙哈着腰兒，滿面阿諛的笑着說道：「姑娘！妳別生氣，妳請這邊坐。」

說着，還拿下肩上搭着的毛巾，抹了抹櫈子，又抹了抹桌子，生怕會弄髒了少女的衣衫兒。

眞巧，這座位竟是凌雲蔚對面的桌子。

少女走過去坐下，說道：「喂！伙計，我要吃飯，你可得快點兒，我還要去找店宿歇呢。」

店夥一聽，趕忙陪着笑說道：「姑娘！妳別急，先歇口氣，吃杯熱茶暖暖身子，要吃飯，我們這裏有，要住店，我們這裏也有。不是小的誇口，在這岳陽城內，不管是吃的，住的，都得算我們這裏第一，尤其是我們這裏的房間，又乾淨又好，招待得又特別週到，小的馬上便去關照給妳留一間清淨的上房，姑娘，妳請放心的歇着吧。」

這店夥還眞會說話，少女本是繃着粉面兒的，現在可揚起了秀眉兒，兩頰上還顯出了一對淺淺的梨渦，笑了，笑得像一朵綻放的百合花，美極了，嬌媚極了。

隨又聽得少女嬌聲說道：「好吧，瞧你說得這麼好，我就住在你們這裏吧，可是，我的那匹馬兒，你得關照替我照顧好才行。」

店夥忙不迭點頭笑答道：「姑娘，妳請放心吧，我趙小三做事，絕對錯不了。」說罷，便自下樓去交待關照去了。

這時，樓上的客人們，已恢復了常態，吃喝的吃喝，談笑的談笑。

凌雲蔚抬起頭，朝少女望去，那少女的一雙明眸，恰巧也正向他望了過來，兩人的眼光一觸，少女竟忽弧犀微露地朝他嫣然一笑，那意思好像是在說：「我們又遇見了。」

少女這嫣然一笑，可不要緊，却笑得凌雲蔚的心兒「卜卜」直跳，面兒發燒，俊面泛紅的往下低垂。

那樣子，那神情，直比娘兒們還要怕羞害臊得緊！

忽然——

一股極低的聲音自身後傳入耳中，說道：「娃兒，今夜二更時分，望你前往樓後湖邊一行，老夫在那裏等你。」語聲雖是極低極低，入耳却是字字清晰。

凌雲蔚身懷絕世奇學功力，聞聲立知這身後之人，用的是「傳音入密」的功夫，心中不由微微一驚，轉首望去，身後有商人，有文士，有老、有少，共有六七個人之多，只不知那一個是傳聲約他之人？……

他目光緩緩的掃視這六七個人，正在暗作揣測之際，却見那獨個兒踞坐在一桌自斟自飲，滿頭白髮如銀，面色紅如嬰孩，長眉細眼，朝天鼻子，厚厚海口，身材肥胖臃腫得較那「遼北雙矮」苗氏兄弟尤爲難看的老者，忽然瞇起一雙細眼，似睜似閉的朝他咧嘴嘻的一笑。

凌雲蔚心中不由甚感詫異的暗忖道：「這老者是誰？他爲何要用『傳音入密』之術約我二更時分往湖邊見面？難道他認得我或是……」暗忖至此，心念忽然微微一動，又道：「白費腦筋想它作甚，到時候，去了不就知道了麼……」

恰值此際，店夥送上酒菜，於是，他便拿起酒壺斟滿一杯，開始自斟自飲起來。

凌雲蔚本不善飲，三杯下肚，俊臉即已酡紅，那少女也不知怎地，她雖在低首吃飯，但是一雙秋水般地明眸，却不時的朝凌雲蔚瞄着，直瞄得凌雲蔚的一張俊臉紅上加紅，簡直的不敢抬頭和她的眼光接觸。

「小妮子忒也刁頑放肆，他既然臉嫩害臊，怎麼還一個勁的拿眼睛去瞄他，難道一定要把他瞄得受不了，酒不喝，飯也不吃，就跑了才罷休不成，她若眞要是喜歡他，便該想個法兒，攀上點關係才行的啊！」

語聲發自屋角，凌雲蔚聞聲，卽知是出於白髮紅臉老者之口。

少女乃是冰雪聰明的姑娘，這些話不是在明着說她還有誰？而且這樓上又沒有第二個女客。

女人總是女人，對於一個男人，喜歡不喜歡乃是她心眼兒底的秘密，怎麼能隨便的嚷出呢！

這白髮紅臉老者眞不識趣，也眞够缺德！

因此，少女聞聽這些話後，那得不立時粉面飛霞，芳心氣惱，秀眉兒倏地往上一挑，眼看着立刻便要發作之時，也不知怎地，小蠻靴竟忽地一跺，跺得樓板發「咚咚」的暴響，接着，上挑的秀眉兒回復了原狀，祗是，却滿臉嬌嗔的，噘起了櫻桃小嘴兒。

適值此時，樓梯響起一陣蹬蹬亂響，走上來六個人。

爲首之人乃是一個身材高大，花白鬍鬚，兩太陽穴高高凸出，雙眼精光如電，貌相頗爲威武，年約五旬之上的老者和一個面色陰鷙，三角眼，雖然是落雪的天氣，手裏却仍持着一柄竹骨摺扇的中年

文士。

二人身後跟着四個穿疾裝勁服，外披黑色皮氅，背挿單刀，兇眉惡眼，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

那中年文士走上樓來，目光略一掃視之後，忽地大步走到凌雲蔚面前拱手一躬，含笑說道：「敝東主有請公子移玉寒莊一叙。」

此事發生得太過突然，凌雲蔚不由微微一怔！臉現迷惑之色的望着中年文士愕然問道：「請問貴東主尊姓大名？」

中年文士答道：「敝東主複姓淳于字谷青。」

凌雲蔚略一思索，道：「小生與貴東主素昧生平，尊駕怕是弄錯人了吧。」

中年文士搖首笑說道：「公子携帶着天下少見的異獸『金猱』同行，怎會弄錯，請公子卽刻動身隨同區區等移駕寒莊，免使敝東主盼望久候。」

凌雲蔚微一沉吟，問道：「貴莊位於何地？」

中年文士道：「岳陽城東三十里地方。」

「貴東主相請小生有何見教？」

中年文士道：「這個，區區便不淸楚了。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公子到寒莊，敝東主自會說與公子知道的。」

「哦！」凌雲蔚沉吟稍頃之後，說道：「煩請上覆貴東主，就說明早雪停，小子當必專程造莊拜謁。」

中年書生微微一笑，道：「敝東主明早將因事遠行，半月之後方歸，是以曾諭命區區，無論如何也要請公子勢必在今夜之前移駕寒莊一敍，公子今夜若不前往，敝東主勢必以爲區區辦事無能，而予見責！」

凌雲蔚劍眉微蹙地道：「可是眼下夜色深濃，且雪勢愈落愈大，夜黑雪天，行路極是……」

不待凌雲蔚把話說完，便卽搶着笑說道：「公子但請放心，敝東主早已想到此點，是以區區等來時，乃備好馬車同來，現停候在樓下街上，只等公子下樓上車。」

凌雲蔚聞言，不由探首窗外一望，果見一輛四馬大車，車廂頂上覆蓋着黃澄澄的油布，停歇在樓下街上。

他雖是初履江湖，毫無一點經驗閱歷，不知這中年文士口中的東主「淳于谷青」是何許人？但從中年文士和那身材高大的老者，與及四個彪形大漢的神態之間，已斷定這「淳于谷青」必然是位雄踞一方的武林豪雄！

然而，這淳于谷青與他既從未謀面，又毫無瓜葛，不知何故竟派人追踪邀請他？他想來想去，百思不得其解！

他本想隨同中年文士下樓登車往見淳于谷青，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但爲了和白髮老者的二更之約，心底不禁有點兒猶豫躊躇不決……

他心底正感躊躇猶豫難決之際，那身材高大的老者忽地大步走到中年文士身旁，目視凌雲蔚宏聲說道：「敝東主既命老朽等駕車專誠邀請公子，想來必有要事，請公子卽隨老朽等上車前往，休再遲延自誤！」

這老者非止貌相威武，聲音洪亮，震人耳膜，且語氣之間，頗含命令之意，聽來令人心生反感和氣惱。

凌雲蔚乃心高氣傲之人，如何肯聽人命令，立時俊面一寒，冷冷地說道：「聽閣下這等口氣，小生是非隨同閣下往見貴東主不可了？」

老者點首，沉聲說道：「不錯！公子不去也得去！」

凌雲蔚道：「不去便待怎樣？」

老者道：「公子果眞不去，那麼，老朽便要得罪了！」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冷聲道：「閣下是要用强？」

老者道：「老朽無法，只好如此！」話落，倏地欺前一步，伸手便朝凌雲蔚腰下點去。

陡聞一聲嬌叱，一道黃光挾着絲絲破風之聲，勁勢絕倫地疾射老者點向凌雲蔚腰下的腕臂。

老者心中悚然一驚，倏地翻掌，易點爲抓，已將射來之物接住，竟是一枝竹筷。

雖已接住，但勁力奇强無與倫比，只震得他掌心火辣辣生疼，臉色不禁勃然一變，目射熠熠精光的，轉向少女怒聲喝道：「丫頭何人？膽敢多管閑事！」

少女秀眉倏地上挑，一聲冷笑，道：「姑娘何人你們還不配知道，你們這種恃强欺弱的請客行徑，姑娘看着不順眼，伸手管了，你待怎樣！」

老者陡地一聲暴喝，猛然抖手，竹筷倏已快似脫弦弩箭般，勢疾勁猛地直朝少女咽喉射去。

少女乃當代武林奇人弟子，武學功力均有極高造詣火候，那會將一枝竹筷放在眼下，口中一聲冷「嗤」，嬌軀端坐未動，纖手伸處，勁疾射至的竹筷，已被兩隻蘭花玉指，輕輕夾住。

凌雲蔚見狀，雖然暗讚這少女的功力身手不弱，不過，他心中甚是淸楚，他若再不及時開口攔阻，這少女必將因他與老者和中年文士發生衝突而打起來！

他心念微微一動，便立卽長身站起，朝少女搖手含笑地朗聲說道：「這種奴僕之輩，姑娘何必和他們一般見識。」

中年文士一聽凌雲蔚竟罵他們是「奴僕之輩」，臉色不由微變，才待發話之際，却見凌雲蔚已向他笑說道：「這也難怪你們，貴東主平日馭下必定極嚴，所以你們才會如此，爲了免得你們爲難，回去無法交差，小生卽便隨你們往見貴東便是。」

中年文士聞言，立時臉露笑容地說道：「公子請。」說罷，便側身垂手肅客先行。

凌雲蔚微微一笑，伸手自懷內取出一塊碎銀丟在桌上算作酒資，瀟洒地率着靈猱「小金」步向樓下走去。

中年文士和老者率領着四個彪形大漢隨後，臨下樓之時，老者忽地回過頭來狠狠地瞪視了少女一眼。

少女瑤鼻兒一皺，一聲冷哼道：「要是不服氣，江湖之上，隨時可以找姑娘一決勝負！」

老者「嘿嘿」一聲冷笑，疾步下樓而去。

白髮紅臉老者目視中年文士等人下樓去後，這才望着少女瞇着兩隻細眼，咧嘴一笑，招招手說道：「還丫頭，坐過來吧。」

少女雖是依言走過去在桌旁的一張櫈子上坐下，但一張櫻桃小嘴兒却噘得高高的，只是不聲不響的坐着。

有人說：女人在生氣或是撒嬌的時候最美，最嫵媚動人。這話確實一點兒不錯，少女此刻的模樣兒，簡直的美到了極點，嫵媚得令人無法形容！

白髮紅面老者目睹少女這副模樣兒，不由又嘻嘻一笑，道：「丫頭！生氣了！」

少女噘着嘴兒道：「你老人家欺負我嘛！」

白髮老者道：「丫頭，妳說話可得憑點良心，我老人家怎地欺負妳了！」

小女道：「還說呢，剛才的那些話……」說至這裏，粉臉倏地一紅，小蠻靴兒輕輕一跺樓板，嬌嗔道：「不來了，你老人家壞透了！」

白髮老者忽地哈哈一笑，道：「是我老人家說的不對麼？」

「當然。」

「那麼，妳是不喜歡他了！」

少女的粉臉不禁更紅了。可是，白髮老者偏又故意地接着說道：「妳既然不喜歡他，就算了，我老人家也懶管這件閑事了。」

少女一聽，芳心裏不由賭氣地暗道：「哼！你不管，難道誰還拉着你請你管不成……」

× × ×

二更時分，岳陽樓下客店的後院中，冒起一條小巧的黑影，衣袂帶起一絲破風聲響，身形輕靈快捷有若一縷輕烟般，直朝東方馳去。

小巧的黑影才祗馳出百丈餘遠的光景，接着又一條黑影自店中跟踪冒起，緊躡着那小巧的黑影身後。

這一先一後兩條黑影是何許人？他們正是傍晚岳陽樓上的那位少女，和那白髮紅臉老者。

× × ×

岳陽城東三十里外，有一片佔地百餘畝左右有竹林，竹林中屋宇縱橫交錯，樓台亭閣，均皆建築得十分宏偉壯觀，從這些建築的外觀氣派上看來，顯然，決非是一般普通百姓人家，縱不是王侯公卿的府第，亦必是江湖豪雄，一方霸主的莊院。

時值亥子交初，落雪已停。

少女奔馳至竹林之外，身形微頓，倏地拔躍上一株大樹頂端，凝目朝竹林內畧一掃視之後，旋卽毫不猶豫的射身投入竹林之內。

她剛射進入竹林，林蔭深黝之處，立時現身走出一個勁裝大漢，望着她的背影去向，口中嘿嘿一聲獰笑，正待揚手發出訊號傳知莊內時，驀有一絲微風拂至，大漢手臂竟然未及揚起，連一聲輕哼也未發出，便已仆地不起。

這出手制倒大漢之人，不用說，當然是那跟踪在少女身後的白髮紅臉老者。

就值此際，驀聞絲絲衣袂破風之聲傳來，白髮紅臉老者連忙伸手提起大漢的身子，行動快逾飄風地，隱入竹蔭黯黑之處，只見人影幢幢，來人竟有八人之多，身法快速，直若星飛電掣般，奔向竹林而來。

八人集體飛馳奔行，所帶出的衣袂破風音響，竟是極其細微得幾不可聞，由此可知，這八人均皆是身懷上乘功力的武林高手。

白髮紅臉老者心中不禁大爲驚異，不知這八人是竹林莊之友抑敵？竹林莊主是否便是那中年文士口中的「淳于谷青」？而「淳于谷青」又是何許人物……

須知他雖是六七十年前便已名震江湖的一代奇人，但因他遁跡隱居，不聞江湖之事多年，是以對於這二十年來江湖上的人物是非，甚爲陌生，乃才不知這「淳于谷青」是何許人物？是正道俠義之士，抑是綠林梟雄？

幌眼之間，那八條人影已奔至十餘丈之外，他這才看清楚，八人竟是清一色的穿着打扮，面蒙紅巾，肩後斜露着一柄劍把。

「這是那路江湖人物，何以都用紅巾掩飾起本來面目，故作詭秘……」

他心底正暗自驚異忖之際，只見八人身形飛躍，竟齊地施展開「登萍渡水」的上乘輕功和絕技，足尖虛踏竹梢，越過竹林，逕入莊內。

莊內，花廳上燈燭輝煌，明亮如晝，廳門外兩邊排列着八個腰下左佩單刀，右懸鹿皮袋的彪形大漢，廳中央，一個身着錦袍，氣度威嚴，長髯飄胸，年約五旬的老者和凌雲蔚對席而坐。

錦袍老者身後垂手靜立着四個腰懸長劍的青衣少年，靈猱「小金」蹲在凌雲蔚身側，一雙金睛火眼，精光灼灼地瞪視着錦袍老者。

只見凌雲蔚劍眉輕蹙地說道：「多承莊主厚愛，小生本當遵命，但因小生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是以無法從命，尙望莊主見諒。」

錦袍老者畧一沉吟，說道：「公子所言苦衷，不知是那類事情，可否說與老夫一聞，老夫當必竭盡棉力爲公子排難解紛！」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謝謝莊主美意，小生之苦衷，只不過是區區小事，自己尙能料理解決，豈敢勞動莊主費心。」

錦袍老者目注凌雲蔚道：「這等說來，公子還是一定不肯答應老夫之請了！」

凌雲蔚道：「非是小生不肯，而是實在無法答應，只好有負莊主厚愛……」語至此處，忽地頓聲離席而起，向錦袍老者拱手一揖，接道：「莊主美意厚愛，小生衷心銘感至甚，今夜就此告辭。」說罷，便轉身邁步向廳外走去。

錦袍老者陡地站起身子，沉聲說道：「公子且請留步！」

凌雲蔚停步回首問道：「莊主還有何見敎？」

錦袍老者神色嚴峻地緩緩說道：「老夫認爲公子還是答應老夫，留下的好！」

凌雲蔚一見錦袍老者的神色語氣之間，隱含命令威脅之意，心中不由十分不愉地，搖首正色說道：「小生已經說得極是清楚，實在無法從命，莊主又何必多說。」

錦袍老者忽地一聲冷笑，道：「公子以爲還能走得出本莊麼？」

凌雲蔚俊面不由微微一變，劍眉雙軒地朗聲說道：「莊主的意思是要强行留下小生？」

錦袍老者口中一聲嘿嘿，點頭說道：「公子進入本莊之後，便卽算是本莊中人，不管答應與否，都得留下！」

凌雲蔚道：「聽莊主這等口氣，小生似已失去自由，非得從命留在貴莊不可了！」

錦袍老者冷冷地道：「不錯！」

凌雲蔚劍眉一陣軒動，但旋忽淡然一笑，道：「莊主以爲定能留得住小生麼？」

錦袍老者陡地哈哈一聲大笑，道：「如果不能，老夫怎會如此說法，別說公子是個一介文弱書生，就是當今成名露臉的武林高手，江湖豪雄，進入本莊，老夫若要他留下，也決難走得出去……」

他語聲甫落，花廳簷口，驀然有人發出「嗤」的一聲輕笑，道：「這座竹林莊院，又不是什麼銅牆鐵壁，閣下口出這種大話，不怕風閃了舌頭麼！」聲音有若銀鈴劃空，悅耳好聽至極。

排列廳外的八個勁裝大漢，和錦袍老者身後靜立着的四個佩劍青衫少年聞聲，臉色不禁齊地勃然一變，立時全都手握刀柄劍把，昂首目注廳簷發聲之處，只待錦袍老者一聲令下，勁裝大漢或是青衫少年，必然立時騰身撲上！

但是，錦袍老者似乎早知廳簷之上有了不速之客，神色從容不變地哈哈一聲大笑，目視廳簷口發宏聲說道：「老夫因爲只顧與凌公子談話，以致未能及時迎迓姑娘芳駕，外面風寒露冷，姑娘請進來吧！」

一陣微風颯然，一條細小的人影，有若飛燕般地疾射入廳，身法輕靈，落地點塵不驚，正是岳陽樓中的那位絕色少女，秀立在錦袍老者對面，凌雲蔚身旁不遠處，朝凌雲蔚盈盈一笑。

錦袍老者目視少女沉聲問道：「姑娘貴姓芳名？貪夜闖入本莊爲何？」

少女冷冷一哼，道：「姑娘姓艾，你可是淳于谷青？」

錦袍老者點首說道：「不錯，正是老夫，姑娘有何見敎？」

少女玉手一指凌雲蔚，說道：「他乃是個文弱書生，你派手下人强刼他來此何爲？」

淳于谷青道：「姑娘便是爲此而來？」

他話聲甫落，突然聽聞大廳外排立的八個彪形大漢之一，沉聲喝道：「什麼人？趕快止步！莊主正在……」

喝聲未完，輕風颯颯，人影飄閃，八個彪形大漢竟都木頭人般的，瞪目呆立當地，接着，廳門外有若幽靈似地，出現了八個紅巾蒙面之人，岸然峙立。

八個紅巾蒙面人突然現身峙立廳外，淳于谷青臉色不禁霍然一變，沉聲喝問道：「什麼人？夜入本莊何爲？請速報名號說明來歷！」

其中一個蒙面人冷冷地說道：「帝君座前縹緲八劍士。」

淳于谷青忽地跨前一步，肅容恭身說道：「淳于谷青恭聆諭示。」

蒙面人問道：「東西已經準備好了沒有？」

淳于谷青恭敬地答道：「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何處？」

「老朽身上。」

「很好。」蒙面人點點頭，問道：「此地之事都交待清楚了嗎？」

淳于谷靑答道：「都交待清楚了。」

蒙面人目光電射地透過蒙面紅巾，緩緩地掃視了凌雲蔚和艾姓少女一眼，冷冷地問道：「他二人是你什麼人？」

淳于谷靑指着凌雲蔚說道：「這位凌公子是老朽爲小兒聘請的西席，至於這位姑娘乃是凌公子的朋友。」

「那隻金猱是你豢養的麼？」

淳于谷靑搖首答道：「是凌公子豢養之物。」

蒙面人目光再度掃視了凌雲蔚一眼，微一沉吟，冷冷地說道：「你帶着金猱，隨老夫等一齊動身吧！」

淳于谷靑的臉上不由現出一絲爲難的神情，道：「這個……」

以下之言尚未說出，陡聽蒙面人語聲冷峻地喝道：「你敢不遵命諭！」

淳于谷靑心頭不禁猛然一震，躬身說道：「老朽不敢！」

凌雲蔚和艾姓少女自八個紅巾蒙面人現身之後，便默默的靜立一側冷眼旁觀，目覩淳于谷靑對蒙面人狀極恭敬，那種猶如老鼠見了貓兒的神情態度，心中雖是大爲驚奇詫異，不知這八個紅巾蒙面人是什麼來頭？與及其口中所稱的「帝君」是何許人物？……但却始終沒有開口。

此刻，一聽蒙面人竟橫不講理的命令淳于谷靑帶走金猱，凌雲蔚心中不禁生氣，劍眉微微一軒，正待發話之際，那知少女却已搶先開口嬌聲叱道：「你們是什麼人？竟要帶走別人豢養的金猱！」

淳于谷靑閑聽少女叱喝之言，臉色頓時勃然劇變，急忙沉聲喝道：「姑娘趕快住口！」

他的喝聲豈能攔阻得了少女，只聽少女口發一聲冷「嗤」，道：「這種蒙蔽着面目，不敢見人的東西，你怕他們，姑娘可不怕他們。」

她話聲甫落，另一個蒙面人，陡然一聲冷喝道：「丫頭，胆敢目無尊長，口出不遜，必須予以教訓！」

喝聲中，肩不幌，腿不屈，身形倏已飄閃入廳，欺近少女的身前，探臂伸手，駢指點向少女「肩井」穴。

身形迅逾飄風，手法疾如電掣，快速絕倫。

少女驀然一聲嬌叱，足下倒踩蓮花，扭纖腰，閃嬌軀，避指點，玉掌突出，拍向蒙面人後心「靈台」穴。

閃身避攻，出掌還擊，身法快捷俐落至極。

那蒙面人似乎意料不到少女懷具如此武功身手，口中不禁驚「噫」出聲，疾地旋足轉身，左手扣拏少女玉腕，右掌橫拍少女腰肋。

少女嬌軀輕閃，玉掌變拍爲切，截切蒙面人左臂肘彎，左手蘭花玉指同時飛快地迎戳蒙面人拍向腰脇的掌心。

蒙面人心中悚然一驚！急地沉腕撤掌，變招再攻。

這種近身相搏，全憑一個「快」字，以快攻快，爭取先機，克敵制勝，是以，二人避攻還擊，變招換式之間，均皆快如電光火石，迅疾無與倫比！

晃眼之間，二人已經互交了七八個照面，蒙面人竟然無可奈何少女絲毫，而少女却也未能稍佔優勢，看情形，如果任由二人如此持戰下去，恐怕百招之內，也難以分出勝負高下。

凌雲蔚目注蒙面人的身法招式，不禁看得心頭大爲驚奇！震動……

恰值此際，突聞那先前與淳于谷靑問答的蒙面人，沉聲喝道：「七弟火速退下！」

此人似是八劍士之首，他喝聲一落，這蒙面人立朝少女虛攻一掌，飄身退出廳外原地峙立。

少女鬥興正濃，這一失去敵手，立時秀目威稜電射地瞪視着那似是爲首的蒙面人喝問道：「勝負未分，你爲何叫他退下？」

蒙面人並未立卽回答少女之言，却轉而向淳于谷靑，冷冷地問道：「你可知道這位姑娘的出身來歷？」

淳于谷靑不禁一愣，搖首答道：「不知道，她進入本莊還不到一個更次。」

「這位凌公子呢？」

淳于谷靑道：「是起更以後才接進莊來的，尚未詳細問過。」

蒙面人「嘿嘿」一聲陰笑，倏地轉向少女道：「姑娘可是『北尼』傳人？」

少女芳心不由一震！但是旋卽想到蒙面人必是從她的身法招式上，看出她的師承的，於是，便冷冷地問道：「你是誰？」

蒙面人道：「老夫是誰，姑娘日後當會知道。」語聲畧頓，目光掠視了凌雲蔚和靈猱「小金」一眼之後，接道：「今夜之事，看在令師面上就此作罷，姑娘請卽刻出莊走吧！」

「那麼他呢？」

「他既已被聘爲莊中西席，當得留下！」

「你知他答應嗎？」

蒙面人目光透過紅巾，灼灼有如兩道冷芒的射視着淳于谷靑，淳于谷靑連忙躬身說道：「凌公子雖還沒有答應，但正商談之中……」

他剛說至此處，凌雲蔚忽地接口說道：「現在我答應了。」

他此語大出少女意外，不由睜大着一雙明眸，望着凌雲蔚問道：「你答應了？」

凌雲蔚微一點頭，道：「是的。」

少女道：「你可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

凌雲蔚道：「武林豪雄。」

少女道：「我問的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姑娘的意思是？……」其實他心中已經明白姑娘的心意之所指，但却故作懵然不懂地問。

少女目光掠視了八個蒙面人和淳于谷靑一眼，秀眉微蹙地沉吟稍頃，緩緩說道：「你既然一時想不明白就算了，不過，我想你應該愼重的考慮這『答應』的問題才是。」

凌雲蔚淡然一笑，朗聲說道：「謝謝姑娘的好意，但是，小生的答應，並不是沒有條件的！」

淳于谷靑目注凌雲蔚，問道：「公子，有何條件？」

凌雲蔚並未答理淳于谷靑之言，却神情瀟洒從容的往前走了兩步，星目朗朗地望着蒙面人含笑說道：「小生這條件的對象乃是八位，不知八位可肯接納？」

那似是爲首的蒙面人，冷冷地問道：「什麼條件？」

凌雲蔚道：「報出你們的名號，除下面巾。」

蒙面人陡地哈哈一聲大笑，道：「你的條件太過份了！」

凌雲蔚微微一笑，緩緩道：「也許是有點過份了，其實……」語聲畧頓，目注八人緩緩又道：「你們雖是不肯報出名號，小生也已知道了你們的來歷呢！」

那似是爲首的蒙面人嘿嘿一笑，道：「你眞的知道？」

凌雲蔚正容說道：「小生幼讀聖賢書，焉可信口說謊欺人。」

蒙面人問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凌雲蔚淡淡地道：「如同你知道艾姑娘的來歷師承一樣。」

蒙面人心中不由微微一驚，問道：「你也會武功？」

「畧諳而已。」

「師承何門？」

凌雲蔚俊目倏射奇光，威儀懾人地沉聲說道：「玄玄碧波。」

蒙面人心頭不禁猛然大震，雙手高舉過頂地朗聲接道：「浩瀚無邊。」

凌雲蔚聲如敲金鑿石，語音鏗鏘地道：「宮宮龍躍。」

蒙面人續道：「劍氣沖霄！」

凌雲蔚朗聲一笑，緩緩道：「你們現在可相信了？」

蒙面人躬身說道：「弟子靜聽吩咐。」

凌雲蔚道：「報出你們的名號，身份，與此行何事？」

蒙面人猶豫地沉吟稍頃，倏地朗聲說道：「請先出示身份令牌，弟子等方好遵命說話。」

凌雲蔚不由愕然一怔，脫口問道：「什麼身份令牌？」

蒙面人陡地哈哈一聲大笑，道：「小子！你連身份令牌都不知道，也敢冒充本門中人，老夫幾乎上當，被你矇騙過去……」

語聲畧頓，忽地厲聲喝道：「你究係何人門下？從何得知本門秘語？趕快實說，老夫當可留你一條活命。」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冷冷地道：「要是不說呢？」

蒙面人嘿嘿一聲獰笑，道：「便休怪老夫心狠手辣，要你立刻血濺當場！」

凌雲蔚道：「你辦得到嗎？」

蒙面人震聲說道：「老夫如果辦不到，收拾不了你，便立刻自決當場。」

凌雲蔚道：「就憑你一人？還是八人聯手？」

蒙面人道：「老夫一人已足。」

凌雲蔚淡然一笑，冷冷地道：「在你尚未確知小生師承來歷之前，勸你還是爲自己留點餘地，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了的好。」

蒙面人陡地一聲怒喝道：「小子，老夫懶得和你廢話，你拿命來吧！」

身形飄閃，倏已欺近凌雲蔚身前，探臂伸手，五指箕張，快逾電掣地直朝凌雲蔚胸前抓到。

凌雲蔚足下挪移，橫跨三尺避開，朗聲喝道：「住手！」

蒙面人一抓抓空，闊聲立時飄身閃退六尺之外，目注凌雲蔚沉聲喝道：「小子！有何話說？」

凌雲蔚道：「廳內地方狹窄，非是動手之處，眞要動手便到廳外去。走！」話落，便卽舉步當先直朝廳外走去。

蒙面人嘿嘿一聲冷笑，大步跟隨而出。

凌雲蔚和蒙面人相隔丈餘距離岸然卓立，儒衫隨風飄拂，有若臨風玉樹，神情瀟洒從容絕倫！

那神情，那氣派，隱含一股懾人不敢仰視的威儀，而又不像大敵當前，卽將與人搏鬥的態勢，直看得八個蒙面人和淳于谷靑等，心底悚然生寒！

但是，那艾姓少女因與他們的立場不同，她目覩凌雲蔚如此神情氣派，絕世風飄，却不禁芳心着迷，明眸凝波，如醉如痴……

凌雲蔚星目光如寒電般，緩緩掃視過八個蒙面人一眼，然後目注那爲首的蒙面人冷冷地說道：「憑你一人決非小生之敵，如以『八龍劍陣』一戰，縱或不勝，最低限度亦可支持百招不敗！」

「八龍劍陣」乃蒙面人門中罕絕天下，從未公諸武林，不爲外人知的奇學秘技之一，凌雲蔚因心中另有存意，而眼下蒙面人恰巧又是八劍之數，是以他乃才要他們以「八龍劍陣」和他一戰。

但是，八個蒙面人一聽此言，心頭却不禁都駭然一陣狂震，不知這少年書生究竟是何出身來歷？口氣竟然如此之大，對其門中的隱語秘學，知道得如此之多，簡直令人莫測高深……

那爲首的蒙面人在心頭一陣驚駭狂震畧定之後，驀地縱聲發出一陣哈哈狂笑，道：「本門『八龍劍陣』乃罕世無匹的絕學，劍陣發動，立時劍氣沖霄，天地變色，威力無儔，你焉能禁受得了……」說至此處，倏地一聲暴喝道：「小子，你有好大的功力火候，先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落掌發，雙掌平推，一股剛烈的掌風，隱挾着隆隆雷聲，勁道奇猛無倫地，直朝凌雲蔚當胸撞去！

此人乃八劍之首，一身武學造詣極高，內功精湛，掌力雄渾剛猛，足以開山裂石，他這一掌推出，雖是意在試探凌雲蔚功力的深淺，但也用上了七成眞力。

凌雲蔚心底早經存下要藉這一場搏戰，使八個蒙面人衷心折服的意念，是以，他眼看蒙面人掌勁剛猛無倫的推到，便卽暗運「九合神功」護體，表面上却是故作視若未覩的朗聲說道：「這一掌力道雖然剛猛，足以開碑碎石，可惜剛而無柔，尙未臻達上乘火候！」

他說時神情從容自若，語音清朗，不疾不徐，話聲中，兩隻儒袖輕輕往外一拂。

說來也眞令人駭異，他兩隻儒袖輕輕往外一拂之間，蒙面人發出的那麼剛猛無倫的掌勁，竟如石沉大海般，立被化解消弭於無形！

蒙面人心頭不禁駭然大懍！

此刻，他才知道，眼前這個絲毫不顯露於形相之外的文弱書生，年歲雖輕，但身懷武學功力之奇之高，實已臻達深不可測之境……

突聞凌雲蔚霍然一聲朗笑，說道：「憑你這點功力掌勁，小生如以七成眞力出掌迎擊，你縱然不命斷當場，亦將落得個重傷吐血倒地不起……」語聲微微一頓，沉聲接道：「火速撤出你背上的長劍，以『八龍劍陣』一搏！」

蒙面人心中雖是極爲懍駭，已知凌雲蔚話聲一落，他立卽發出一聲「嘿嘿」冷笑，暴聲喝道：「小子！你還不配，接招。」

話落，身形猛長，電閃撲出，左手駢指如戟，右掌眞力暗含，快速絕倫的分向凌雲蔚腰肋，前胸兩處要害大穴攻到。

蒙面人此次是蓄怒出手，身法招式均皆迅逾飄風，疾若閃電，火候老到，不但穩，而且狠！

凌雲蔚身懷罕絕奇學，功力造詣已臻上乘之境，他出手招式雖是疾若閃電，又穩又狠，但怎會放在眼裏。

眼看蒙面人的掌指已距離凌雲蔚胸腰只不過三寸左右，卽將點中拍實之際；陡聞凌雲蔚口中一聲冷「哼」，身形微幌，已脫出蒙面人雙手的點拍招式之下！

蒙面人本以爲只差了三寸距離，對方功力縱是再高再奇，也定必難以躱過。

豈料，就在他這認爲必定之際，驀覺眼前人影一花，對方身形竟然已杳。

這是種什麼身法？怎地這等快速？身形一幌，便已失去蹤跡？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蒙面人不禁愕然一怔，暗忖道：「這小子難道是邪教徒，會使障眼法兒？……」

蒙面人心中正在這麼愕然暗忖之際，突聞一聲輕笑發自身後，不禁霍然大驚，陡地翻身，雙目精芒灼灼如電的透過蒙面紅巾，射視着凌雲蔚嘿嘿一聲冷笑，喝道：「小子！憑恃着障眼法兒閃避身形，這也算是武學，老夫眞替你害臊！」

凌雲雲忽地哈哈一聲大笑，道：「想不到你見識竟如此淺薄可憐，小生也懶得和你多費唇舌解釋。」說至此處，俊臉倏地一寒，沉聲說道：「小生已經說過，憑你一人決非小生之敵，如果不信，儘管撤劍出招一試，十招之內，若不奪下你手中之劍，便立卽自斷雙手與你！」

這種口氣實在太已狂妄，顯然完全未把蒙面人放在眼內，直聽得蒙面人心頭火冒，怒不可遏，淳于谷青臉色勃變，那艾姓少女却是秀眉緊蹙。

可是，蒙面人的武功身手如何？凌雲蔚適才已經目見，他若非確有十分十的把握制敵奪劍，焉敢說出這等狂妄之語。

蒙面人聞言，驀地縱聲發出一陣哈哈狂笑，探手入懷，緩緩撒出一柄三寸餘寬，長約一尺四五，寒光灼灼射人，冷氣森森砭肌的短劍，說道：「你口氣這等狂妄，想來必有驚人的奇學絕藝，老夫便以這柄短劍與你週旋十招便了！」說至此處，語聲

微微一頓，雙目彷如兩道寒電般地透過紅巾，射視着凌雲蔚，接道：「你旣知老夫出身來歷，當必亦知本門劍法之博大精深，奇奧無雙，不發則已，一發便卽招勢連綿，有若浩瀚海洋，威力無儔，你可要小心了！」

說罷，短劍橫持平胸，嶽峙淵停而立。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小生自能接得下來，你儘管全力出手吧！」

蒙面人嘿嘿一笑，冷聲道：「如此便請小心接招。」

話落，左手挽揑劍訣，右手短劍迎空虛劃，劃起一道冷森森的劍氣寒虹；踏洪門，走中宮，身隨劍走，龍形一式，直刺凌雲蔚胸窩。

好大的胆，踏洪門，走中宮，不但是狂，簡直是欺人，分明意含輕視，全然沒有把凌雲蔚放在眼裏。

其實，並不然，蒙面人這一招純是虛招，眞意乃在試探對方武功身手之虛實，同時也是其劍招中變化最妙最巧的一招，祗要對方身形一動，便立卽就勢窺虛變式疾攻，佔取先機。

凌雲蔚身懷蓋世奇學功力，旣已知蒙面人之出身來歷，焉得不知其劍招變化之巧妙，是以，蒙面人短劍當胸刺到，他並不閃避挪移，直至短劍臨近胸窩只差了三寸許，堪堪刺中之際，方始仰身抬臂，拂袖疾捲短劍。

蒙面人心頭不禁悚然一懍，急急縮腕沉劍，易式斜扎凌雲蔚腰脇，凌雲蔚足下移形換位，左手倏出，曲指彈向劍身。

蒙面人口中一聲冷哼，短劍上撩，就勢反削凌雲蔚手腕，凌雲蔚左手易彈爲拿，反刁蒙面人持劍右腕脈門，身形同時突地往前欺進一步，右手陡出，駢指疾戳蒙面人脇下「商曲」穴。

在這等情形之下，蒙面人手中短劍已不及變招攻敵，立被迫的撤招後退了一大步。

他出手招式奇詭絕倫，全係以攻化攻，動作之快，迅逾閃電，若非蒙面人武功確有精湛的造詣火候，應變靈捷，僅這三招之中，卽已爲凌雲蔚所制，短劍被奪了。

此刻，蒙面人心底雖然極是懍駭於凌雲蔚招式手法之奇之快，但又怎甘就此罷休，因而，他身形一退之後，便又揮舞短劍，電疾攻上。

剎那之間，頓見寒虹飛舞，夭矯宛若龍騰，劍氣瀰漫，威勢凌厲無比！

凌雲蔚見狀，知道蒙面人已傾全力出手，不由豪與飛揚，口中一聲朗笑，立時展開身形，雙掌齊出，掌指兼施，忽拿忽扣，忽點忽彈，化攻反擊，招招神奇難測，制敵先機，式式玄妙無窮，反客爲主。

蒙面人雖然盡展生平絕學，將一柄短劍揮舞成一片風雨難透的劍幕，奮力搶攻，但是，依舊無濟於事，仍然招招受制；尤其是凌雲蔚的一雙肉掌，直如附骨之蛆，式式不離他的短劍與右腕脈門關節之間。

他二人搏鬥招式純係以快攻快，迅速無倫，只看得另七個蒙面人和淳于谷青等眼花繚亂，心底驚駭不已。

那艾姓少女却是瞪大着一雙秀目，瞬也不瞬，緊緊地凝視着二人的身影，芳心底下又驚又喜……

陡聞凌雲蔚霍然一聲朗喝道：「撤手！」

喝聲甫落，劍光突斂，蒙面人也只不過覺得腕脈微微一麻之間，短劍已然被奪，到了凌雲蔚的手裏。

正當此際，花廳屋頂上，驀地爆響起一陣洪鐘般的哈哈大笑之聲，讚道：「好手法，好俐落的身手。」

淳于谷青和八個蒙面人等聞聲，不由齊都愕然轉朝屋頂上凝目望去；只見一個肥胖臃腫的身影，八字形的叉着兩隻脚，站立在屋頂之上。

艾姓少女一見，頓時秀眉兒一揚，嘴唇皮微動，才待張口說話之時，却見凌雲蔚已昂首朗聲說道：「微末薄技，何敢當受讚譽，老人家，快請下來吧！」

屋上之人哈哈一笑，肩不幌，腿不屈，身形忽自屋頂悠悠升起三丈多高，蹈空履虛，袍袂飄拂，宛似一朶烏雲般，朝凌雲蔚站立之處冉冉飄落。

這種輕功身法實在太已驚人，只看得八個蒙面人和淳于谷青等心頭駭然一驚，暗暗忖道：「此人是誰？……」

暗忖未已，對方身形已經落地，此人身材雖然極其肥胖臃腫，但落地之時，却是輕如飛絮，點塵不驚。

此刻，淳于谷青等人這才看清楚此人的面貌長像；滿頭如銀的白髮，配着一張長眉細眼，朝天鼻子，厚唇海口，顎下光禿無鬚，笑嘻嘻，旣紅又胖的娃娃臉孔。

這副尊容，看來雖極難看，但却使人覺着有甚是滑稽可笑，並無討厭之感。

八個蒙面人一見他這副像貌，蒙面紅巾底下的臉色不禁齊都微微一變，暗道：「聞說此老已遁隱數十年不履江湖，今夜怎地突然出現此處？……」

白髮紅臉老人身形落地之後，對八個蒙面人等竟是視若未覩般，旁若無人地望着凌雲蔚哈哈一笑道：「娃兒，你眞是眞人不露相，連我老人家竟也

看走了眼，被你矇過了。」語聲一頓，忽地轉向少女，瞇着一雙細眼，滑稽嘻嘻地說道：「環丫頭，現在妳該不着急了吧！」

少女聞言，粉臉兒上不由頓時飛起兩片紅霞，蓮足一跺，嬌嗔而又嫵媚地噘起了小嘴兒。

老人眼看着少女這副嬌嗔嫵媚的模樣兒，不由樂的又是哈哈一笑，笑聲落後，兩隻細眼倏瞪，精光射電地緩緩掃射了八個蒙面人一眼，最後望着那爲首的蒙面人，說道：「閣下已經落敗，該可報出你的名號除下面巾了。」

蒙面人朗聲說道：「縹緲八劍士。」

老人道：「你自己的名號？」

蒙面人道：「龍騰劍士湛紹武。」

老人道：「除下你的面巾來。」

蒙面人微一沉吟，沉聲道：「請恕在下無法從命。」

老人嘻嘻一笑，道：「閣下是想要我老人家代勞替你取下麼？」

蒙面人身形霍地退了一步，沉聲說道：「在下尊敬你老是一位武林前輩，尚望不要相逼過甚！」

老人冷冷道：「這麼說來，你是認識我老人家了。」

蒙面人道：「在下雖然不認識你老，但從相貌上已猜知你老是誰。」

老人一哦，道：「我老人家是誰？你且說來聽聽看。」

蒙面人道：「在下如果猜得不錯，你老當是五十年前名震武林，『海天四友』中的『西掌』齊老前輩。」

老人突地縱聲哈哈一陣大笑，點頭說道：「不錯，不錯，我老人家正是『西掌』齊仲仁，想不到隱跡深山一甲子多，江湖之中還有人記得『海天四友』的名號和我老人家的像貌，哈哈……哈……」笑聲一頓，意與飛揚的洪聲接道：「看在你能說出我老人家的名號份上，今夜之事，就此不予深究。」說罷，轉臉望着凌雲蔚說道：「娃兒，把短劍還給他，我們走吧。」

凌雲蔚道：「前輩且請先行，小生尚有話和他們要說。」

少女接着嬌聲說道：「那麼你就快點說吧，我和齊師伯等你好了。」

凌雲蔚微一點頭，星目倏如電射，威儀懍人地緩緩掃視了八個蒙面人一眼，望着龍騰劍士湛紹武問道：「你們來此，可是奉掌門之命？」

湛紹武點頭答道：「不錯。」

凌雲蔚目光一掠淳于谷青，問道：「他懷中所藏何物？」

湛紹武道：「不知道。」

凌雲蔚畧一沉吟，忽地轉向淳于谷青沉聲說道：「將你懷中之物拿出來給我。」

淳于谷青心底不禁一震，說道：「憑什麼要給你。」

凌雲蔚道：「小生要看看是什麼東西，竟值得派遣八劍士來此。」

淳于谷青冷冷地道：「辦不到！」

凌雲蔚道：「能由你麼？」

淳于谷青道：「難道還由你。」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小生如若出手強奪，你自信能躲閃得了麼？」

凌雲蔚此語一出，淳于谷青不由一呆，臉色立時勃變，身不由已的騰身後退了一丈餘遠。

的確，憑凌雲蔚的武功身手，果眞出手硬奪他懷內之物，他心中可有自知之明，躲閃得開的希望，可說是微乎其微，渺茫又渺茫。

驀地，微風颯然，人影飄閃，湛紹武等八人已一字排立在淳于谷青的前面，右手反探，只聽得一陣龍吟般地「嗆啷啷」聲響，頓時寒光閃閃奪目，八枝長劍已齊都撤出，橫劍凝神戒備，巍然峙立。

凌雲蔚見八劍士橫劍擋立，俊面一寒，雙袖疾捲而去，兩股無形罡氣疾向八劍士捲去，就在八劍士縱身閃讓的瞬間，凌雲蔚身如電閃風飄，已然到了淳于谷青面前，右手囂張，向淳于谷青面門抓去，待得淳于谷青舉掌迎拒，凌雲蔚左手已電閃般自淳于青谷懷中奪取出一隻黃綾包裹。

湛紹武一見凌雲蔚自淳于青谷懷中搶去黃綾包裹，大驚之下，手中長劍疾向凌雲蔚當胸扎去。

凌雲蔚一見湛紹武長劍勢疾凌厲的削到，顧不得拆看黃綾包裹內究竟何物？疾地飄身右跨八尺讓過。他甫才讓過龍騰劍士的一劍，陡聞喝叱之聲迸發，眼前寒虹暴閃，冷氣森森，七枝長劍直似潑風驟雨般同時刺扎攻到。

凌雲蔚忽然一聲哈哈朗笑，身形飄閃之間，七枝長劍竟已全部走空。

龍騰劍士和淳于谷青同時一聲怒吼，雙雙跟踪撲至。

淳于谷青左掌挾呼嘯勁風，勢若排山倒海般拍向凌雲蔚胸窩，右掌迅快無倫的朝黃綾包裹抓去。

龍騰劍士劍走輕靈，疾逾電掣地猛刺凌雲蔚腰脇。凌雲蔚劍眉陡挑，旋身避過淳于谷青的雙掌，口中霍然一聲朗叱，右手短劍揮舞，功貫全身，一道白光平地湧氣，猛朝龍騰劍士刺來的劍上撩去。

龍騰劍士已知他功力淵深，那敢與他硬接，讓他撩上，忙不迭撤劍易招變式，但是，凌雲蔚出劍

快速絕倫，只聽得「嗆」的一聲暴響，火星激射中，龍騰劍士手中長劍立被蕩開，震得身形踉蹌，後退了三大步，右臂酸麻，虎口熱辣生疼，長劍幾乎脫手，費了很大的力氣方能穩住。

說來實在太慢，龍騰劍士方被震退，淳于谷青的一雙肉掌和七枝長劍，又已疾逾飄風電閃般再度攻至。

凌雲蔚見狀，心中不禁暗道：「如此糾纏下去，何時才是了局？……」

他心中念頭有如電光火石般掠過，陡地一聲清嘯，身隨聲起，竟於七枝長劍和一雙肉掌同時攻到的瞬間，拔升起七丈餘高，憑着丹田一口眞氣，蹈空履虛，儒袂飄飄，直往十丈開外落去。

這等上乘輕功絕技實在太已驚人，內家氣功顯然已臻無上化境，較「西掌」齊仲仁似要尤勝一籌。只看得八劍士個個心底凛然大驚，往上直冒涼氣，即連那「西掌」齊仲仁也不禁看得暗暗喝彩，心中驚疑不止，不知道他這點年紀，怎能練成如此內家至高極頂的上乘輕功絕技的？……

突然——一陣衣袂飄風獵獵聲響，五條巨大身影疾似雲湧般飛掠而至。

落地現身，乃是五個身材高大，穿着灰布僧袍，背後各自斜揹着一柄「方便鏟」，年約五旬上下的僧人。

淳于谷青一見這五個僧人，臉上不禁掠過一絲恐懼之色，身形一閃，竟隱到八劍士身後，躲了起來。

五僧目覩淳于谷青閃身隱躲到八個紅巾蒙面人身後，却似視如未見，十隻眼睛齊都精光灼灼地射視着凌雲蔚和其左手上的黃綾包裹。

凌雲蔚不知五僧何人，不禁被看得劍眉軒動，正欲發聲相問之時，忽然其中一個紫膛面僧人倏地跨前一步，雙目精光如冷電激射，望着凌雲蔚沉聲喝問道：「施主何人？」

凌雲蔚一聽這僧人的語氣極不客氣，心中不由泛生怒意，俊面一寒，冷冷地說道：「小生凌雲蔚，大和尚有何見教？」

紫膛僧人忽地將手一伸，喝道：「拿來！」

凌雲蔚不禁一愕！問道：「大和尚要甚麼？」

紫膛僧人道：「你手上的包袱！」

凌雲蔚道：「大和尚憑甚麼要這包袱？」

紫膛面僧人面色一沉，雙睛暴瞪，怒聲喝道：「施主是要貧僧動手麼！」

凌雲蔚劍眉霍地一挑，旋即忍耐地微微一笑，道：「佛門子弟首戒貪嗔之色洋溢眉宇之間，如此出語凌人，氣勢洶洶，一副好勇狠鬥的樣子，不覺着太嫌過份，有辱出家人麼……。」

他話未說完，一個方面僧人忽地飄身而出，雙手合十高宣了一聲佛號，語韻鏗鏘地朗聲說道：「敝師弟生性暴躁魯莽，冒瀆無禮之處，尚請施主勿予罪責，貧僧謹代賠禮致歉！」說罷，合十躬身爲禮。

凌雲蔚朗然一聲長笑，道：「豈敢！豈敢！小生只不過是據事言事，對佛門弟子何敢有責罪之意，大師未免言之過重了。」

方面僧人哈哈一笑，道：「好一個據事言事，到底是讀書之人，隨便說出一句話來，也有十分斤兩，使人欽服……。」語聲微微一頓，目注凌雲蔚接道：「請問施主，這黃綾包袱係從何處得來？」

凌雲蔚眉頭微微一皺道：「大師問它怎地？」

方面僧人道：「請施主先回答貧僧之問，貧僧方好說話。」

凌雲蔚微一沉吟，說道：「是從本莊莊主取得的。」

方面僧人道：「淳于谷青手上？」

凌雲蔚道：「不錯。大師便是爲着這黃綾包袱來麼？」

方面僧人點頭說道：「貧僧和四位師弟正是爲追尋此物而來！」

凌雲蔚道：「大師可知其中包的何物？」

方面僧人道：「它乃本派之物，貧僧焉有不知之理。」

凌雲蔚心中微微一動，問道：「請恕小生眼拙，不知大師是那一派高僧，法號如何稱呼？」

方面僧人道：「貧僧峨嵋弟子，法號圓通。」

凌雲蔚微一沉吟，問道：「這黃綾包袱當眞是貴派之物麼？」

圓通大師肅容道：「出家人向來不打誑語。」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小生也相信大師之言非虛，不過……。」語聲畧畧一頓，接道：「內中包的究竟是何物，尚請大師說明，如果確係無訛，小生當立刻將之物歸原主交給大師。」

「這個……。」圓通大師面上頓時現出一股爲難的神色。

凌雲蔚見狀，心中不禁暗覺奇怪地問道：「大師有何難言之隱？」

圓通大師目光掠掃了橫劍旁立，躍躍欲動的「八劍士」，與及「西掌」和少女等人一眼，點首緩緩說道：「其中之物，貧僧實有不便說明之隱衷，尚望施主予以原諒，將之交還貧僧，非僅貧僧感戴施主之德，即敝派掌門與及一衆弟子，也莫不衷心感激施主！」

凌雲蔚聽他言詞甚是懇切，心中不禁又是一動

，話鋒忽地一轉，問道：「請問大師在貴派中是何身份？」

圓通大師答道：「貧僧職司護法。」

凌雲蔚目光一掠其餘四僧，說道：「他們四位呢？」

圓通大師道：「和貧僧一樣。」

凌雲蔚道：「貴派護法共有幾位？」

圓通大師道：「就只貧僧師兄弟五人。」

凌雲蔚道：「五位護法一齊出動，這情形顯然極不尋常，這包袱內若不是甚麼武林至寶，也當必是貴派極重要之物了！」

圓通大師一聽凌雲蔚這種語氣理由，只得點頭答道：「施主說得不錯，這包袱內正是敝派中極重要之物。」

凌雲蔚道：「既是極重要之物，貴派何以不小心收藏，而竟落于淳于谷青手上的呢？」

圓通大師道：「淳于谷青乃敝派俗家弟子，古心師伯的傳人。」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是他私自偷盜出來的麼？」

那紫膛面僧人法號「圓尙」，乃峨嵋派「伏虎五僧」之四，生就一副魯莽脾性，火爆無比，在凌雲蔚和圓通大師對答之時，他早已甚不耐煩，但因圓通大師爲「伏虎五僧」之首，又是他大師兄，方才一直竭力忍耐着未曾開口。

淳于谷青乃峨嵋弟子，私自偷盜派中寶物，關係着峨嵋一派的聲譽顏面至大，是以，凌雲蔚話聲甫落，他便不待大師兄答言，忽地一聲大喝道：「小子！你也太嚕囌了！」

凌雲蔚一聽他出語不遜，不由立時俊面沉寒，劍眉雙挑，但他尙未開口，却已聽得圓通大師沉聲喝叱道：「師弟！不得無禮！」

圓尙道：「大師兄眞是菩薩心腸，這種……」

他話未說完，圓通大師復又喝叱道：「不准多言，趕速與我退後！」

圓尙被大師兄再次喝叱，無可奈何，只好住口不語，快快地退後與二師兄等一起併排站立。

圓通大師這才又向凌雲蔚說道：「此事說來實是敝派之不幸！唉！」說着喟然發出一聲輕嘆，接道：「淳于師弟爲人性情素向守正不阿，在江湖上亦薄有俠名，此次不知怎的竟然做出這等背叛師門糊塗事來，實在令人不解，使敝派同門莫不痛心惋惜！」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這包袱之內，究竟是甚麼貴重之物？小生却要將它打開來看過之後，才能還給大師！」

圓通大師聞言，心中不由大急，才待出聲相阻時，却見他左手微微一抖，黃綾包袱已被抖開，現出一本厚約三分許，三寸寬，七寸長的小册子，封面上寫着「峨嵋龍虎秘籙」六個寸大篆字。

凌雲蔚順手一翻，觸目所見，幾乎忍不住失笑出聲，望着圓通大師說道：「小生還當眞以爲是甚麼貴重的寶貝，原來却是這麼一本東西……。」

話聲中，左手微揚，「龍虎秘籙」已脫手疾如箭矢般飛向圓通大師，圓通大師連忙伸手接住。

龍騰劍士湛紹武陡地一聲喝叱，身隨聲起，飛撲圓通大師，丹手劍「大海斬鯨」，劈斬圓通大師右肩，左手迅逾閃電般直朝「龍虎秘籙」抓去。

圓通大師口中高宣了一聲佛號，身形微動，移形換位，便已讓過龍騰劍士的劈手抓招勢。

龍騰劍士招式走空，自是不會罷手，右手劍招變「橫斷江流」，斜削圓通大師腰脇，左手却是原式不變，仍朝「龍虎秘籙」抓去。

圓尙猛地一聲虎吼，身形飛躍撲出，方便鏟揮起一片呼呼勁風，疾厲無匹地猛朝龍騰劍士當頭砸下！

龍騰劍士心中微微一驚！顧不得奪取秘籙，趕急飄身右挪三尺避過，同時一震手中長劍，抖出劍花朵朵，招演「怒鯨擺尾」，劍虹如電，迅快絕倫地斜扎圓尙左脇「商曲」穴！

圓尙口中一聲吼喝，身形半旋，方便鏟就勢砸向劍身。

方便鏟乃係重兵刄之一，尤其是峨嵋「伏虎五僧」所使之方便鏟，鏟柄均皆粗逾兒臂，鏟頭大如蒲扇，鏟身足有一寸多厚，全部純鋼打鑄，實重五十二斤。

劍爲輕兵刄，龍騰劍士那敢與他硬碰，讓他砸上，急地挫腕撤劍，招變「四海風雲」，劍光閃閃，恍若怒濤捲空般攻出！

圓尙右足外滑，跨出一步，揮舞起方便鏟相迎，與龍騰劍士湛紹武各展所學，展開了一場激鬥！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圓尙飛身撲出，方便鏟猛砸龍騰劍士湛紹武，迫得湛紹武不得不放棄奪取秘籙，飄身避攻之際，「八劍士」中的龍嘯劍士葉宗淇，龍飛劍士石玉成，龍吟劍士陶雨仁，龍躍劍士齊力等四人同時一聲喝叱，躍身撲出，揮劍分攻圓通、圓誠、圓善、圓眞四僧。

四僧一見，立時齊地一聲大喝，各自撤下背上的方便鏟，和四劍士捉對兒鬥在一起！

剎那間，頓見劍虹繚繞，鏟光飛舞……。

劍若神龍騰空，招招詭異狠辣玄奇無比，鏟如猛虎出柙，式式力沉勢疾，精奧絕倫！

雙方都是當代武林的一流高手，武功造詣皆有

極高的火候，招式變易攻守之間，莫不快捷絕妙無比！

這眞是一場武林罕見，驚心動魄的惡戰……。

轉眼已是二十多招，雙方雖都在奮力搶攻，爭制先機，但短時間內，誰也奈何不了誰，一二百招內也難分出勝負高下！

凌雲蔚目視鬥場形勢，心念一陣電轉，突地提足一口丹田眞氣，舌綻春雷般猛然一聲大喝道：「住手！」

他內功承自「玄宮島主」兩甲子餘之修爲，故他習武只短短三月之期，而內家氣功之深湛精純，實已臻達登峯造極之境！

這一聲大喝，除却「西掌」齊仲仁外，在場高手莫不被震的耳膜生疼，心神一震，氣血上浮！

正在激戰中的五僧和五劍士，立時全都不由自主地收招停手，躍身倒退六尺，目視凌雲蔚愣然而立。

「伏虎五僧」心中不禁駭異至極，他們再也沒有料到，這麼一個年輕俊逸的文弱書生，竟然是身懷絕頂功力的內家高手。

那「八劍士」等人因已知凌雲蔚一身武學功力深不可測，心中自無「伏虎五僧」那種駭異之感。

龍騰劍士湛紹武目光灼灼地透過蒙面紅巾，射視着凌雲蔚沉聲問道：「尊駕爲何喊叫停手？」

凌雲蔚俊面含笑地說道：「你們且稍安毋躁！」說罷，便即轉向「伏虎五僧」，星目神光奕奕地望着圓通大師朗聲問道：「大師確已認淸這本『龍虎秘籙』，的是貴派原來之物無訛麼？」

圓通大師不由微微一怔，道：「適才倉促之間，貧僧未及細看，施主忽出此問，難道有甚麼不對麼？」說時，目光灼灼地望着凌雲蔚。

凌雲蔚點點頭，道：「它根本就不是本甚麼『秘籙』！」

圓通大師面現驚愕之色地道：「這……這難道是假的？」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是眞是假？秘籙現在大師身上，只要取出來一看，不就立刻知道了眞假了麼！」

圓通大師略一遲疑，便伸手入懷，將那本倉促間收起的「龍虎秘籙」取出來，翻看之下，面色神情不由立時大變！

原來這本「龍虎秘籙」中，那裏是記載的甚麼武功文字，每一頁上，不是畫的鷄鴨魚肉之類，便寫着些罵人，污穢不堪入目的詞句，而且字跡拙劣非常！

圓通大師接着翻看了十多頁，越看越氣，只氣得鬚眉一陣陣軒動，面色紫赤，猛地一摔手，「龍虎秘籙」立時化成片片碎紙，隨風飛散！

他此刻氣怒已極，倏地雙目暴瞪，口中發出一聲虎吼，跺足騰身躍起，疾逾飛鳥般直朝淳于谷青撲去！

這時，「八劍士」已知道了是怎麼回事，是以，他們雖眼見圓通大師騰身撲向淳于谷青，不但沒有出面攔阻，反而紛紛飄身往旁邊讓了開去。

淳于谷青一見，心中不禁駭然大驚！急地倒身暴退丈外，口中同時急急大聲喊道：「大師兄且請息怒，小弟有話說！」

圓通大師身形撲空，才待再次騰身跟踪撲去，聞聲便即頓住身形，滿面怒容地瞪視着淳于谷青沉聲喝道：「秘籙現在何處？快說！」

淳于谷青驚聲道：「此事，實在有點邪門！奇怪……。」

圓通大師道：「甚麼邪門奇怪？……」

淳于谷青道：「小弟取得秘籙之後，便一直貼胸收藏着從未動過，此時竟忽地變成了假的，這還不奇怪邪門麼！」

圓通大師爲峨嵋派五護法之首座，一身武學不但已經盡得峨嵋心法嫡傳，功力造詣也已臻達上乘，而且性情修養頗深，素向持重沉穩，適才雖因氣怒已極，一時激動之下騰身猛撲淳于谷青，但，此際略爲冷靜的一想；縱將淳于谷青立斃當場，雖可消息胸中氣怒於片時，然則於事有何補益？……

況且，「秘籙」乃係淳于谷青盜出，由其手上失去，仍必須從其口中追尋出綫索，他若死去，不僅於事無補益，反而有害！

是以，圓通大師心中冷靜的一想之後，便即掩住氣怒地，目視淳于谷青，緩緩說道：「如此說來，秘籙定是被人以『偷龍換鳳』的手法，暗中偷去了？」

淳于谷青點頭說道：「大師兄明見，若非如此，秘籙怎會變成假的！」

圓通大師微一沉吟，道：「你盜得秘籙之後，返莊途中，可曾遇見過甚麼形跡可疑，陌生惹眼的江湖人物？」

淳于谷青思索地想了一想，搖搖頭答道：「沒有。」

凌雲蔚忽然接口問道：「你身懷『龍虎秘籙』之事，有人知道麼？」

淳于谷青道：「除了……」

他剛只說出「除了」兩字，猛然想起甚麼地，轉面望着那離他丈外站立着的四個佩劍青衣少年問道：「胡浪平蘇啓慶二人現在何處？怎的不見？」

爲首的一個青衣少年答道：「弟子等不知。」

淳于谷青道：「志宏，你去找他們來！」

「是。」

那爲首的青衣少年答應了一聲，轉身大步疾奔而去。

圓通大師問道：「胡浪平和蘇啓慶，又是何許人？」

淳于谷青答道：「乃是小弟的屬下。」

凌雲蔚問道：「是不是那去岳陽樓邀請小生來此的二人？」

淳于谷青點頭答道：「正是他二人。」

圓通大師問道：「這胡蘇二人知道你身上懷有『龍虎秘籙』？」

淳于谷青道：「除他二人之外，別無人知。」

圓通大師微一沉吟，說道：「這等說來，事情很有可能是他二人所爲了！」

淳于谷青道：「是與不是，小弟現在還不敢斷定，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這半夜工夫未見他二人現身露面，事情實在有點蹊蹺！」

圓通大師點了點頭，便就沒有再說什麼，靜等那青衣少年的返回。

於是，場中空氣，立時陷入一片等待的沉寂之中。

寒風颼颼，吹刮着衆人的衣袂袍角，吹刮得枯黃的竹梢枝兒，竹葉兒簌簌顫抖，瑟瑟作響……

天空漸漸現露出一絲魚肚白色，天，已經發曉了。

凌雲蔚星目閃動，掃視了已將長劍還入背後劍鞘中的「八劍士」一眼，忽地朝着龍騰劍士湛紹武朗聲說道：「接着！」

喝聲中抖腕射出手中短劍，湛紹武一見，連忙伸手接住收起。

凌雲蔚復又說道：「你們可以走了！」

「八劍士」聽如未聞，仍然靜立原地，不言也不動。

凌雲蔚目若寒星地射視着湛紹武道：「我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湛紹武道：「聽見了。」

凌雲蔚道：「爲何還不走？」

湛紹武道：「尊駕這是代主人下逐客令？」

凌雲蔚道：「你認爲是也未始不可。」

湛紹武忽地嘿嘿一聲冷笑，道：「淳于莊主又不是個不會說話的啞巴，何等尊駕越俎代庖，尊駕如此多管閑事，不覺着煩厭無味麼！」

凌雲蔚俊臉倏然一寒，沉聲說道：「少廢話，現在我限令你們立卽離去！」

湛紹武冷冷地道：「辦不到！」

凌雲蔚劍眉陡地一陣軒動，「西掌」齊仲仁，少女，「伏虎五僧」和淳于谷青等人，目覩凌雲蔚的臉色神情，都以爲凌雲蔚已被這「辦不到」三字激怒，定必要以武功迫使「八劍士」離去走！

那知，事情殊爲出人意外，凌雲蔚兩道劍眉在一陣軒動之後，竟然仰首望着發曉的天色，沉思起來。

顯然地，他心中此刻正在爲某件重要之事作着一種決定……

稍頃之後，只見凌雲蔚一臉莊凝之色地緩緩伸手入懷，取出一柄長約尺餘，色呈淡紅，通體霞光隱隱的「龍頭玉杖」來。

「八劍士」一見，立時不由全都驚愕無已地呆住了，怔怔的望着凌雲蔚，腦子裏，充滿了一片疑問？……

凌雲蔚雙手捧着「龍頭玉杖」，神態威儀懾人，令人不敢仰視，星目神光灼灼如電般射視着「八劍士」震聲喝道：「八劍士聽令！」

「八劍士」心中不禁霍然一震！隨又聽得凌雲蔚聲如敲金擊石般，音韻鏗鏘地繼續說道：「限令你們立刻離開此莊，前往岳陽樓下旅店中聽候令諭行動，不得有違，否則當依本門規律懲處！」

「八劍士」乃「玄宮島」的「玄宮八劍」，武功劍術造詣，皆有極高的火候，爲「玄宮」門中傑出的高手。

「龍頭玉杖」爲「玄宮」門權力至高無上的掌門信符，「信符」所至，猶如掌門親臨，「玄宮」門下弟子，均必須俯首聽命！

是以，凌雲蔚話聲一落，龍騰劍士湛紹武立時肅然躬身說道：「弟子等敬遵令諭。」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

他只才說出「不過」兩字，凌雲蔚似乎已知道他心中想要說什麼般，急地搖手阻止的說道：「我知道你們心中有所奇疑，但此地不是說話之處，你們趕緊去吧！」

龍騰劍士湛紹武目光如電地透過蒙面紅巾，凝視着凌雲蔚沉吟稍頃之後，終於點首應了一聲「弟子遵諭。」轉身率領着龍嘯劍士等七劍士，懷着滿腹狐疑地掠起身形，快若飄風般出莊而去。

「西掌」齊仲仁和峨嵋「伏虎五僧」等人，此刻這才知道，眼前的這位俊逸出塵的少年美書生，不但身懷罕世奇學，功力高絕，而且來頭頗大。

這「龍頭玉杖」是何來歷？他們雖然不識，但從凌雲蔚的語氣神色，與及「八劍士」一見「龍頭玉杖」，態度頓時突地轉變得恭敬的情形上看來，顯係「八劍士」門派中極具權威的令符，而凌雲蔚既然身懷這種令符，自必是其門派中身份地位極高

的重要人物無疑！

不過，令人感覺迷惑不解的是，凌雲蔚既是其門派中的重要人物，「八劍士」何以對之竟漠不相識呢？……

因此，「西掌」齊仲仁和「伏虎五僧」等，心中都不禁甚爲納罕，暗暗奇怪猜疑不已！

「八劍士」掠身出莊去後，那一直靜立在「西掌」身傍，睜大着一雙清澈的明眸，瞬也不瞬的凝視着凌雲蔚的神情擧止，芳心裏早經情愫暗生的少女艾琬環姑娘，忽地嬌聲問道：「喂！你那龍頭玉杖代表的是什麼身份？怎竟有恁大的權力，能使他們八人垂手聽令不敢違背的呢？」

凌雲蔚將「龍頭玉杖」收入懷內放好，目視艾琬環姑娘微微一笑，但却沒有回答琬環姑娘所問。

艾琬環見他沒有回答，不由有點不高興的道：「難道不便說麼？」

凌雲蔚搖搖頭，微笑着說道：「倒不是不便說，而是……」

艾琬環接道：「而是什麼？爲何吞吞吐吐的不說下去。」

凌雲蔚道：「小生在考慮眼下環境，適不適合說明它所代表的身份和權力！」

艾琬環道：「有什麼好考慮的呢？眼下這環境又怎樣？你說出它代表的身份權力來，還怕什麼人敢搶奪你的不成！」

「西掌」齊仲仁忽地哈哈一笑，道：「對！小娃兒，你儘管放心大胆的說出來好了。」這位武林奇人一面說着，還一面拍拍胸脯道：「如有什麼問題發生，我老人家完全負責就是！」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多謝齊前輩，不過，晚輩倒不在乎懼怯任何問題的發生，何況……」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並非是晚輩狂妄誇口，以晚輩一身所學，火候造詣雖然尚未臻達上乘境界，但若眞有人敢生貪念，妄想搶奪這柄『龍頭玉杖』，縱是付出生命的代價，也休想如願以償！」

他這幾句話說的雖是甚爲狂妄，大有目中無人之概，但是，「西掌」齊仲仁聽來却並不以爲意地點頭說道：「你這話令人聽來雖有過嫌狂妄之感，不過，年青人闖蕩江湖，正應該有這一份狂傲豪氣，方顯得是男子漢大丈夫，武林豪傑的本色！」

此老生性狂放不羈，昔年縱橫武林之時，乃武林中出名的第一號狂人，雖經遁跡隱居深山一甲子多，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性情仍似當年般狂放。凌雲蔚的狂妄，正對了他的脾味，是以，他聽來不但毫無不順耳之意，語氣之中反而有嘉許鼓勵的意思。可是，「伏虎五僧」對他這種含有嘉許鼓勵的語氣，却聽得全都不由眉頭微皺，心中大起反感，當然，他們並不知道這位貌不驚人的老人，便是五十年前威震武林，邪惡之徒聞名喪胆，號稱「海天四友」中的「西掌」。

那圓尙和尙生來脾性火爆，遇事最易衝動沉不住氣，「西掌」話聲才落，他便忍不住瞪目大聲喝道：「呔！你這老兒，簡直在放屁，他這麼一點年紀，便卽這等狂妄，目中無人，大言不慚，你不但不予叱責敎訓，反而說是什麼武林豪傑本色，看來你若不是個瘋子，也必是個神經錯亂的狂人了。」

「西掌」陡然仰天縱聲發出一陣哈哈狂笑。

此老內家氣功已臻上乘化境，笑聲盪空，響遏行雲，只震得「伏虎五僧」等人耳鳴如雷，心神悸慄，胸中氣血翻湧，臉色神情大變！

淳于谷青手下那三個青衣少年，站立之處，雖是距離較遠，但因他們功力太低，笑聲響起不久，便已被震得臉色蒼白，身形搖搖欲倒！

場中唯一例外的只有凌雲蔚和艾琬環二人，凌雲蔚內功得自乃師「魔塔主人」百餘年修爲，深厚絕倫，較之「西掌」只高不低，自是無礙。

艾琬環姑娘俏立「西掌」身傍，距離最近，相隔咫尺之地，而她內功火候，比諸「伏虎五僧」尤要遜上一籌，但因她身在「西掌」所佈護身罡氣範圍之內，是以未受到笑聲音波的震盪，得以貽然無恙！

此刻，「伏虎五僧」和淳于谷青等人，一個個全都臉色赤紅的閉目垂簾而立，正在潛運功力守攝心神，全力與笑聲相抗！

凌雲蔚目光略一掃視各人情形，知道再有片刻工夫，首先遭殃的必是三個青衣少年，被笑聲音波震碎內腑，嘔血而亡。

他乃宅心仁厚之人，怎忍見死不救？……

只見他身形微微一長，便已飄身掠至三個青衣少年身旁，伸手點了三少年的昏穴，三少年立時仰身倒地，失去了知覺！

就値此際，笑聲倏地驟轉高亢，「伏虎五僧」已改作盤膝趺坐地上，臉如噀血，額上冒着顆顆豆大汗粒，涔涔滴落，情形分明已經到了非常吃力的地步！再看淳于谷青的情形更糟，臉色已由赤紅在逐漸轉變蒼白，他內功修爲顯然要比「伏虎五僧」略遜半籌。

凌雲蔚眼看着這種情形，心中不由暗暗忖道：「笑聲若再持續不停下去，淳于谷青決難支撑得過半刻時光，卽連『伏虎五僧』內功修爲雖較深厚，頂多也只能再文持盞茶時間。」

他心中正自暗暗思忖之際，嘯聲恰於此時倏地霍然頓止。

（以下轉入第一零四頁）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劍王宮自從走失了天殺星申無害後，到來會審申無害的少林、武當、丐帮等掌門人紛紛向劍王告辭，丐帮帮主十方羅漢在大頭和尚走前交了一張紙捲給他，要他在離開劍王宮不遠的一處的小鎮酒舖相候，詎十方羅漢離開劍王宮趕至小鎮，不見大頭和尚踪跡，他正爲大頭和尚的安全担心之際，突見劍王宮二名藍衣劍士一由鎮外奔來小鎮，似趕回劍王宮，一自劍王宮而來向鎮外趕去，十方羅漢忖想那趕往鎮外的劍士，定是負有使命，要往鎮外傳佈陰謀，乃隨後追踪，至一斜坡，截停那劍士盤問——

臨危施險着　化厄出奇招

十方羅漢突然伸出手去，將那劍士一把從馬背上拖了下來，板着面孔，沉聲低喝：「我一眼就看出你這厮不是一個好東西，你是不是從宮中偷取了什麼貴重的東西，準備變賣之後遠走高飛，快快與我從實招來，否則休怪老夫對你不客氣！」

那劍士做夢也想不到這位丐帮帮主竟然將他當成了小偷，不由得又氣又急的掙扎着道：「前輩先請放手，您聽我說。」

十方羅漢不但沒有放手，反而暗暗又使上了幾成勁，喝道：「你說！如有一字虛言，老夫就先扭斷你這條手臂。我老要飯的可說是武林中有名的賊祖宗，誰要偷了別人的東西，決難逃得過老夫這雙利目。你究竟偷的是些什麼東西！還有沒有其他的同黨？快說！」

那劍士額上已經痛得冒出汗珠，但他懾於這位大帮主的威名，又不敢運氣用强，當下只得以哀求的聲調道：「我說……我說……我說老前輩……您……您眞的誤會了，我們這些劍士，待遇是那樣的好，就是得了喪心病，我們也不會……哎唷……」

十方羅漢喝道：「既然你沒做虧心事，像這種天氣，你爲什麼要跑得如此之急？而我問你時，你又爲什麼吞吞吐吐的，說了個老半天，還答不出個所以然來？」

那劍士喘着氣道：「前輩明察，這的的確確是您老的誤會。事情是這樣的，自您老離宮之後不久，我們頭兒不知從華山張掌門人那裏聽到了幾句什麼話，忽然出館將小的喊至一邊，交給小的一面雙

劍令旗——」

十方羅漢一楞道：「雙劍令旗？」

口中說着，雙手隨着鬆開。

那劍士一邊搓揉着手臂，一邊苦着臉道：「您老若是不信——」

十方羅漢注目接口道：「那面旗你放在什麼地方？」

那劍士探手入懷，果然從懷中取出一面小小的三角令旗，令旗兩邊，分別繡着兩口交义的寶劍。

十方羅漢雖然很早就聽說過這種雙劍令旗，但是親眼看到，這尚是第一次。

那劍士將令旗抖開之後，接着又說道：「我們頭兒起先不知道是跟什麼人發生了誤會，如今雖經華山張掌門人解釋淸楚，但他老人家深恐派在外邊的各級劍士還不知情，所以——」

十方羅漢當然知道這種雙劍令旗的功用。

正因爲他知道這種令旗的功用，所以他不等對方話完，就緩下臉色，點着頭說道：「是的，我知道了。這次的確是老夫粗心，以致對你弟台發生誤解，實在對不起得很，現在你弟台快去吧！」

那劍士聞言如獲大赦，收起令旗，抱拳一拱，返上身馬急急揮鞭而去！

那劍士去了，這邊十方羅漢却不由得站在當地，怔怔然發起呆來。

劍王忽然傳出這種解除警戒的雙劍令旗，是因爲西嶽劍客方面聽到了些什麼話呢！

他思索了片刻，終於想通了。

那一定是在他離去之後，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兩人在閒談時，無意說出他在水牢發現兩行留言的經過，因爲衆掌門人幾乎沒有人相信那是刀聖的手筆，所以才使這位劍王臨時改變初衷，認爲要使這件舊案不致宣揚開來，只須除去一個十方羅漢也也就儘够了。

十方羅漢想到這裏，不禁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這樣也好。現在他至少不可以不必再爲那幾個執迷不悟的老傢伙担心了。

現在若說他還有什麼放心不下的事，那就是他希望大頭和尙和淨雲師太這一僧一尼，最好也能從劍王原擬加害的黑名單中除了出去！

× × ×

他一步步向着前面那片樹林走去。

那道斜坡已經被他拋去身後了。

他現在和那片樹林的距離，大約還有三十來步光景。

現在，只要他肯改變主意，只要他肯轉身回頭，一切還來得及。

放眼當今武林，還沒有任何一個人，敢說在輕功方面能讓他這位十方羅漢十步以上。

就是輕功獨步天下的長白跛叟也辦不到。

再說，輕功好的人，在其他方面，未必同樣高明，就算有人可以讓他三十步而仍能追上他，也不一定就能將他這位十方羅漢降服。

可是，他無法改變主意，也無法轉身回頭的。

如果他今天只是丐帮中一名三流弟子，他也許早從另一座山頭悄悄翻出去了。

但他不是。

他不是一名三結弟子。

他是九結帮主！

以他九結帮主的身份，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他是從哪一條路來的，他就必須從哪條路走出去！

現在只剩下二十多步了。

這二十多步的路，很可能就是他整個生命的長度，生命終究是可貴的，所以他走得很慢。

他要慢慢咀嚼這最後的一段生命。

× × ×

樹林中光線很暗。

十方羅漢這時在心中忽然生出一個非常幼稚可笑的念頭，他忽然想起了要和自己打賭。

根據經驗和習慣，凡於林中設伏者，多半喜歡居高臨下，趁敵人從下面經過時，出其不意，一躍而下，發出致命的一擊！

而他現在和自己打賭，如果敵人在這片樹林中設了埋伏，等會兒出現的第一支劍尖，一定不會是來自頭頂上空，而十之八九會來自某一株樹幹的背後。

果然，他猜對了！

他首先看到的並不是劍尖，而只是一雙追雲薄履的履尖。

那是自左前方不遠，一株巨樹幹後露出來的。

十方羅漢笑了。

因爲他看到的只有這麼多，一雙履尖。在這種情形之下，樹後那人會看到什麼呢？

那人當然什麼也看不到。

他知道那人此刻在樹後一定正豎起了雙耳，在等待他的脚步聲移近，以便當他擦身而過時，好將劍尖送進他的左脅。

他還沒有嚐過劍尖插入脅下的滋味。

同時他也不想品嚐這種滋味。

所以，他輕輕嘆了一口氣，就在身旁路邊的一塊石頭上，緩緩蹲下身子，慢慢的坐了下去。

他相信樹後那人一定會耐心守候。他利用彎腰低頭的這一刹那，四下裏飛快的掃了一眼，看淸楚

附近沒有若何異狀，立即以手按石，縱身向前躍撲過去，輕靈得有如一頭狸貓，不帶一絲聲息。

他撲去的方向，是樹幹的這一邊。

因爲他最痛恨在暗中以卑劣手段謀算別人的人，而他懲治這種人的方法，便是如法泡製，以牙還牙！

他認準樹幹的中段，在差堪臨近之際，先伸出左臂，屈曲如鈎，輕輕一搭。

然後，借前衝之餘力，身軀往右一甩，人便繞着樹身，像轉飛蓬似的，一下轉去樹幹那一邊。

這位九結大帮主自以爲棋先一着，穩可以出其不意，以轟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藏身樹後的那名刺客，一下子加以制服。

那裏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這位大帮主結果還是上了一個大當！

× × ×

在樹幹的那一邊，除了一雙半新不舊的追雲薄履之外，連鬼影子也沒有半個！

十方羅漢當然知道自己這時候的處境。

只是，不管他知道不知道，都已經太遲了！就在他感覺不妙的這一瞬間，身後突然響起一陣嘿嘿冷笑！

× × ×

這位九結大帮主終於還是嚐到了劍尖插進脅下的滋味。

那是一種凉嗖嗖的感覺。也是一種使人想到鮮血和死亡的感覺。

不過，這一劍帶給這位丐帮帮主的感覺，却並不是鮮血和死亡，相反的，這一劍反而爲他帶來了希望！

因爲這一劍雖然够快够狠，却不够準。

劍尖插入體內，雖達三寸之深，但非致命要害，他已從來人笑聲中聽出來人正是劍王宮中那位無情金劍艾大總管。

以這位無情金劍在劍術上的成就，竟未能一劍置他於死地，可見這位無情金劍適才在出手之際，如果不是爲了求功心切，就必然是因爲心中有事，心神不够專注，才會出現這種劍法上的大敗筆。

在一位劍術名家來說，最大的忌諱，便是在對敵時心浮氣躁，精神不能集中。

一名劍手如果犯了這個毛病，不論他在劍法上的造詣有多高，都將不會是一名可怕的對手。

十方羅漢一念及此，心中登時生出一股干雲豪氣。

他一直就看不慣這位無情金劍平日那張只比死人多口氣的鐵板面孔，今日總算機會來了。

他有沒回過頭去看，也沒有放鬆摟着樹幹的左臂。

他知道在這種生死一髮的緊要關頭，即使只是一陣短暫的猶豫，都將是一種不可饒恕的愚蠢的行爲。

所以，當背後冷笑聲起，劍尖入脇刹那，他雖然知道已落進對方爲他佈下的陷阱，他仍然原式不變，繼續繞樹旋轉。

無情金劍係從左方現身出劍，當然跟不上這種速度。

他繞樹繞轉一圈，很快的便到了無情金劍的身後，無情金劍迫不得已，只好收劍後退。

他並未輕估這位丐帮九結帮主的實力。

十方羅漢知道適才那一劍雖未刺中要害，但因爲強敵當前，無暇包紮傷口，血會不斷流，勢必不利久戰。所以，他身形甫一落地，顧不得傷口疼痛，立即運足眞氣，掄掌攻逼過去！

無情金劍見狀哈哈大笑！他當然看得出這位丐帮帮主是在情急拚命，他因爲已經佔先一着，勝券在握，自然不肯採取這種亡命纏鬥的方式。所以十方羅漢一掌攻至，他只將身軀一閃，避開正面掌鋒，手中長劍一揮，就勢反向十方羅漢右肩削去！

十方羅漢似乎已經料定對方必然會有這一着。當下非但不圖閃避，反而一抗右肩，對準來劍劍鋒倒迎而上！

無情金劍不禁爲之一呆。

凡是江湖中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無情金劍手上的這一口寶劍，乃是武林中有名的「絕戶劍」。

這口「絕戶劍」，與另外的兩口名劍「追魂」「奪魄」合稱爲「劍中三絕」，這三口劍均爲劍王宮所收藏，是劍王宮的鎭宮之寶，劍王宮在武林中的名氣，幾乎有一半是建立在這三口名劍上。

如今這化子頭兒不自量力，竟想憑血肉之軀，來與這種利斷金石，無堅不摧的名兵抗衡，豈非有心跟自己的一條右臂過不去？

一點不錯！這時只要這位無情金劍咬咬牙，原式不變，一劍揮下，十方羅漢的一條右臂就得與肩胛分家！

只可惜這位大總管的疑心病太重了。

他怎麼樣想，也想不出這位丐帮帮主在交手之初，就先平白饒上一條右臂的理由。

所以，他最後得到一個結論：這一定是一個可怕的詭計！

爲了不落入對方的圈套，他很快的收回寶劍，同時抽身向後退出丈許。

現在輪到十方羅漢哈哈大笑了。

這位大帮主總算找機會先出了胸口中一口惡氣。剛才他是上了自己過份自信的當，如今這位無情金劍則是上了多疑的當，這樣正好兩下扯平。

他以一條右臂去硬格對方那口有名的絕戶劍，實際上並無任何仗恃，如果一定要說有所仗恃，那便是仗恃着他對這位大總管性格方面深刻的認識。

他知道這位大總管最大的弱點，就是事事不肯信別人，有時甚至不肯相信自己。

所以他算定若是他一起手便使出一着不合常情的怪異招式，這位大總管多半會疑雲滿腹，不敢遽爾出手。他這樣做，也許很冒險，但是他也只有這樣做，才能消除適才白挨一劍之恨，才能爭取到轉劣勢爲優勢的有利局面。

從十方羅漢的笑聲中，無情金劍馬上發覺受了這個化子頭兒的欺騙。

可是，一着錯，滿盤輸，尤其是兩名功力悉敵的武林高手，一旦爲對方搶制了機先，再想設法扳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

十方羅漢得理不饒人，長笑聲中，身形一起，再度錯掌撲出！

他第二次使出的招式，與第一次又自不同。

無情金劍這廂身形尚未退定，一片幢幢掌影，已挾着一股無形罡氣，如旋風般將他團團罩住！

無情金劍又氣又急，但業已與事無補。

這時最令他駭異的是，十方羅漢第二次掄掌攻出，就像突然之間換了個人似的，無論掌招或身法，都使他有着一種陌生之感，而絕不像他平日所熟識的十方羅漢。

那幢幢掌影，彷彿來自四方八面，密如雲形，疾逾排浪，幾乎沒有一掌不是在拍向他的要害。

他空有着一口罕世名劍以及一身超凡脫俗的劍術，這時在這片幢幢掌影之中，竟有着無法施展之苦。

十方羅漢再度哈哈大笑，就連笑聲也彷彿來自四方八面。

無情金劍漸漸感覺情勢有點不妙。

因爲他非但無法出劍還擊，甚至在對方愈逼愈緊的掌風中，連呼吸也有點困難起來。

而最最使他寒心的，就是以他一生閱歷之富，他竟無法辨認對方這時究竟是使的一種什麼掌法！

天下掌法之奇，莫過於王屋一派的「魚龍八十一變」，而當今之世，論掌法造詣，也無人更在該派那位掌門人「王屋奇幻手」之上。可是，很明顯的，現在這化子頭兒所使的一套掌法，無論在哪一方面，無疑都比王屋派的「魚龍八十一變」精奧玄詭得多，而這化子頭兒表現在這套掌法上的功力和火候，顯然亦非那位「王屋奇幻手」所能企及。

這化子頭兒究竟是使的一種什麼掌法呢？

這個問題，無人能够回答。就是十方羅漢本人，也照樣的回答不出來。

因爲這套掌法根本就沒有名稱。

× × ×

這是丐帮組帮百餘年來最大的一個秘密。

一般武林人物，只要一提及丐帮，差不多就會聯想到該帮那套無人不知的「三十六路窮家棍」。

這是事實。

凡屬丐帮弟子，最明顯的標誌，除了身上的衣結之外，便是每個人手上那支竹竿或木棍。

而丐帮弟子與人交手時，十有九次也差不多全是使的「三十六路窮家棍」。

但大家都忽畧了另一件事。

就是丐帮弟子與人交手，甚少有佔上風的時候，也可以說每次吃虧的都是丐幫弟子。這種情形一點也不使人感到奇怪，因爲該幫的那套棍法，名氣雖然够大，實際並不高明。

所以，人們時常看到丐幫弟子在吃了敗仗之後，非常狼狽的落荒而逃。

但是，誰也沒有看過丐幫弟子死於仇家之手。

如遇仇家窮追不捨，只要經過一段荒涼的無人地帶，形勢就會馬上爲之改變。

追人者往往一去不返，被追者經常毫髮無損。

沒有人注意到這一件事。

這是該幫弟子才知道的秘密，也是該幫賴以生存的秘密。

只有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該幫弟子才會放開手上的棍杖，只要一名丐幫弟子丟開棍杖改以掌法迎敵，這名敵人就很少再有穩佔上風的機會。

這套掌法沒有名稱，就是因爲它不想在江湖上流傳。

這套掌法甚至還有一個秘密中的秘密。

那便是它的招式。

該幫除金杖七老，四大護法，以及幫主本人之外，沒有人知道這套掌法共有多少招式。

就連幫中的五結堂主亦不例外。

一名弟子傳授幾招幾式，全根據這名弟子的衣結來決定。

該幫如此安排，除公平之外，還有兩大好處。

第一，可藉此促使弟子力求上進，一名弟子如能因積功增加一個衣結，他在武功方面，便可更上層樓。

第二，即使這一秘密不幸外洩，敵人亦無法從任何一名五結以下的弟子身上，獲窺這套掌法的全豹。

（未完待續）

金猱神劍

·本文承自第98頁·

笑聲頓止，「伏虎五僧」這才如釋負重般地深喘了口氣，緩緩睜開雙目，舉袖拂拭了一下額上汗水，自地上挺身站起，怔怔的望着「西掌」，心底有着無比的驚愕與異駭…………

那淳于谷青仍舊閉目盤膝趺坐地上未動，顯然他內腑已受輕傷，正在運功調息。

只見「西掌」眯起一雙細眼，樣子表情極是滑稽可笑的，望着「伏虎五僧」咧咧嘴，嘻嘻地說道：「怎麼樣？老瘋子的這一陣屁放的如何，還够滋味吧！」他說時臉色神情雖是極爲滑稽可笑，但，語含譏諷之意，令人聽來頗爲刺耳，不好受得很！

圓通大師聞言，不由眉頭微微一皺，但却忍耐地雙手合十高宣了聲佛號，說道：「施主內功精深驚人，貧僧衷心甚是佩服，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施主既能以內家氣功藉笑聲音波傷人，當非藉藉無名之士，請恕貧僧等眼拙，不識高人，尚望示知尊號！」

只見「西掌」臉上那滑稽嘻笑的神情忽地一斂，倏然雙目猛睜，精芒暴射，灼灼如電地沉聲說道：「今日畧施薄懲，以爲對我老人家出言不遜，不敬之戒，至於我老人家的名號，可於返回金頂之後，去問慧明和尚即知！」

「伏虎五僧」心頭不禁齊皆霍然一驚！大感詫異的暗忖道：「此人究竟是誰？怎麼竟識得慧明師伯！」

原來「西掌」口中的「慧明」和尚，乃「峨嵋」派上代掌門大師，自三十年前與少林、武當、華山，三派掌門和窮家幫主五人，爲窺探「魔塔」之秘，聯袂飛登廬山絕峯返回之後，旋即偕同遁隱，不知所蹤？

這五位掌門爲何同時隱遁？隱遁何地？連其四派一幫的門人弟子，也無人知，而「西掌」竟叫「伏虎五僧」返回金頂去問「慧明」大師，「伏虎五僧」心中又怎得不驚？怎得不感詫異？……

圓通大師心中暗忖道：「此人語氣老氣橫秋，且與慧明師伯相識，想來必是位武林前輩，可是，四派一幫掌門偕同隱遁不知所蹤之事，迄今雖已時逾三十年，但在當年武林中，乃是一件大事，江湖中已是無人不知，按理，此人既是位武林前輩，慧明師伯三十年前的舊友，當應知道，然而，聽此人口氣，分明尚還不知，這等武林大事，何以竟是不知，莫非此人乃是已隱跡三十年以上，不聞問世事，而今却又重入江湖的武林前輩不成……」

他暗忖至此，忽然想起剛才凌雲蔚對對方的稱呼，心中不由復又忖道：「數十年前成名武林的人物中，除了那早於五十年前即已歸隱的『海天四友』中的『西掌』姓齊之外，似乎並無二人……」忖想到這裏，心中陡地一動，便即目視「西掌」朗聲問道：「請問施主可是五十年前名震天下武林，號稱『西掌』的齊老前輩？」

「西掌」復又咧開嘴，嘻嘻地點頭說道：「不錯，正是我老人家。」

圓通大師一聽對方是五十年前名震天下武林，「海天四友」之一的「西掌」齊仲仁，立時神色一肅，雙掌合十施禮，恭敬地說道：「適才因不知係老前輩，以致圓尚師弟出語魯莽，冒瀆不敬，尚望老前輩勿予介懷，原有不知之罪！」

「西掌」哈哈一笑，道：「算了，算了，我老人家向來雖是遇惡必不輕饒，凡對我老人家冒瀆不敬者，必予懲戒，懲戒過了也就算完，從不記仇，你們儘管放心好了……」語聲微微一頓，倏地轉望着凌雲蔚說道：「娃兒！別賣關子了，快點說出你那柄『龍頭玉杖』的來歷，和你的師承門派吧！」

凌雲蔚微一沉吟，雙目倏射湛湛神光地正容朗聲說道：「『龍頭玉杖』乃海南『玄宮島』掌門信符！」

「伏虎五僧」心頭不禁齊皆一震！

「西掌」問道：「那八個紅巾蒙面人便是『玄宮』門下麼？」

凌雲蔚點點頭道：「不錯！他們正是『玄宮』弟子。」

「西掌」道：「你怎地知道的？」

凌雲蔚道：「從他的武功身法上。」

「西掌」臉露驚奇之色地說道：「『玄宮門』武學神奇詭異，別創一格，領袖海南武林迄今兩百餘年，向少涉足中原武林，鮮有人識得其門中武功招式路數。」語聲微微一頓，沉吟地接道：「你既能識得其門中武功招式路數，且又身懷掌門信符，必與『玄宮門』極有淵源了！」

凌雲蔚微笑地道：「豈止極有淵源，而且密切深厚無比！」

「西掌」道：「怎樣密切深厚？」

凌雲蔚神色肅穆地說道：「晚輩實係『玄宮門』第四代掌門！」

「西掌」齊仲仁不由更爲驚奇，詫異的目光灼灼如電般注視着凌雲蔚道：「你是『玄宮門』第四代掌門？……」

凌雲蔚傲然地點點頭，道：「不然焉能身懷掌門信符！」

（未完待續）

七十二將相

無毒丈夫續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楔子

一聲悠長奇異的凜人心胆的厲嘯，在這一望無際波濤洶湧的大海上，誰也無法找出它的來源，不過這絕非發自那泊停海上虎視眈眈的「方舟」，和時正衝風破浪倉惶飛駛回航的「金色大船」，也不是來自血搏卽興的「迷宮」本島，但這聲厲嘯却已使島上、舟中、敵我雙方所有人，俱皆畏凜不安！

看！自西半天上，那深重遠奧的雲層中，飛捲起了一股黑而濃重的奇烟，奇烟旋走之疾罕可比倫，這飛旋的威勢，攪得滿天烏雲像千百萬山倒似的敗兵，滾的滾，翻的翻，逃的逃，跑的跑，一個滾、翻、逃、跑不及，被奇烟旋入中心，如巨鯨之吞尺魚，早已沒了影子。

奇嘯非但始終沒有停止，聲音反而越加凄厲，那濃重烏黑旋飛着的烟柱，驀地自半天空裏直瀉下來，成了個頂天立地巨大無朋的怪物！

怪物上下兩端，尖細如梭，其鋒利雖電擊光劈或千古奇兵所難比擬萬一，上，它割破了整個的天，所過之處一片昏沉；下，它劃開了無際的海，使浪湧千丈，深漩百尺！

是誰在金色船上、是誰在方舟之中，不約而同狂呼着說：海嘯！海嘯！天龍捲風！

不錯，是海嘯！不錯，正是無堅不摧的天龍捲風！

它近了。以轉瞬千萬里的迅疾，用天下整個山峯同時崩塌的威勢，它行近了！

掠過海面，金色大船碎成了一片一片，斬劃方舟，方舟消失，變作散斷的木堆，倏忽一頓，旋上了「迷宮」海島，其厲、威、怒、狂，化作無可衡量的力量壓將下去，一連串山川崩震後，它一躍而去，已遠在百數里外，可是那「迷宮」，那方舟，那金色大船和所有的人，却都沒了影子，似乎那些本是實質的人和物，在這汪洋大海上如幽靈般的消失了，又像是此處根本就沒有過一座「迷宮」，也沒有什麼金色大船和方舟，於是在武林中江湖上，也再見不到這些奇俠、豪客，自然也包括了無毒丈夫，直到多少年後的一個盛夏……

古刹藏龍

是盛夏，日正午，天上乾的要冒火，地上晒的直出油，這時候若沒有能要人命的事情，誰也不願意再趕路了！

這樣熱鬧的「六安縣」的前長街上，連隻狗貓的影子都沒有，就不用說人了，今年熱的邪行，田地早已開始龜裂，稻秧沒活一棵，不祇是「六安縣」，圍繞着六安縣包括「齊上」地區左右前後兩千來里的地方，從插上秧苗開始，就沒見到過天上有半片雲，地下落一滴雨！

河床都乾了，別說田裏用水啦，人連喝水都成了問題，往年，前長街「老坤記」茶酒樓，每值盛夏，生意特別的興隆，因爲老坤記的樓房高大寬廣，前後窗一開，過堂風兒吹人涼爽，再加上有小童兒拉動着吊在樑上的大羽毛擴扇子，花兩文錢，泡壺上好的茶，乘個風涼歇個晌，是一樂也。

可是今年不行了，在正趕好生意的季節，老坤記的掌櫃「費大娘」，竟關上樓門板歇了業，不爲別的，老坤記自己沒有井，沒水用，茶樓斷了水，不歇着幹麼？

六安縣的井不少，可是今年從開春到現在，大井小井深井淺井，一句話，全乾露了底，如今整個縣城，祇有「石佛寺」該院的一口井還出水，全縣用水就全靠這口井，不幸的是，水少人多，於是演出爭打的事日必數十起，縣爺無奈，派出官兵鎭壓，規定大小口的水量，才使本來和睦的親戚朋友們，勉強罷爭又恢復了交情。

今天下午，當全縣城的住戶每家派人提桶拿壺去「石佛寺」領水的時候，老坤記的樓門板打開了，門口多了個大木牌，貼以紅紙，紙上寫着——本樓自明日起，恢復營業，專供茶水及鹹甜精細點心，因水奇缺，被迫增加茶價，每壺祇沏兩次，收白銀一兩，壺以本樓慣用之「四杯壺」爲準，白開水每壺銀一兩，此啓！

這消息，像京城裏換了皇帝一樣，立刻傳遍了全縣城大小角落，自然，也包括了「石佛寺」的和尙及東西廂房中偶來寄居三五日的施主們。

人們開始紛紛議論，無不奇怪老坤記到那裏弄來的水？一壺茶白銀一兩，乖乖，這不是喝茶，簡直是「喝銀子」嘛，天奇旱，百物騰飛，家家戶戶爲塡飽肚子在打算，誰肯去花上五斗白米的價錢，去喝壺茶，所以在議論之後，無不暗笑那「費大娘」是「財迷轉向」！

石佛寺東廂房，住了一家三口，這家人家可不是偶遊至此寄居三五日的施主，他們住了整整八年了，住進來的時候，是兩個人，女的也看不出有了身孕，可是四個月後就生了個胖男娃，這一家人姓仇，男的叫仇靜，女的姓什麼沒人知道，不過那仇靜却稱她作「可人」，小娃兒名字好，叫「天怡」，仇天怡，乳名「逸哥兒」，據石佛寺方丈「顚和尙」在嘻嘻哈哈發了顚瘋的時候說，仇靜是大施主，一口氣佈施了兩千銀子的燈油費，說好住十年，從前是大戶人家，如今有些落魄了。

西廂房，住了位道爺，和尙老道一家人，是昨天深夜來的，呼找顚和尙，道爺似乎生了病，蒼白的臉還直滴冷汗，全身發抖，顚和尙伺候他到五更，並且急急的叫開東廂的門，請仇靜幫忙，因爲仇靜對醫道有些心得，兩個人到了日上三竿，才悄悄的離開西廂，仇靜回去睡覺，顚和尙叫小和尙找了把大銅鎖，把西廂院門橫鎖起來，肅色吩咐知客僧和輪值僧，不許驚動東、西兩廂房的客人，才擦着滿臉大汗回到他那靜室休息。

老坤記明天開始照業，每壺香茗賣價一兩銀子的事，在排隊石佛寺院後領水的人羣中，引起議論和騷動，人多聲音大，把顚和尙驚醒了，他用不着問，靜着聽上一會兒，就明白這是發生了什麼事，他深覺奇怪。

東廂房的仇靜，也醒了，正和妻兒閑聊着，對費大娘老坤記重張的事，似是都避忌着什麼，不加聞問。

顚和尙來了，仇夫人避向內室，仇靜請顚和尙坐，顚和尙搖搖頭道：「不啦，我來恭請您到西廂的。」

仇靜哦了一聲道：「好，就走。」

逸哥兒大眼睛一翻，道：「我也去。」

「你去作甚麼？」仇靜掃了逸哥兒一眼說：「好好的在家裏陪着你娘。」

「不，我要去，去玩。」

仇靜雙眉一皺道：「爹不是去玩……」

「我知道，是去看那個受傷的道士，所以我要去。」

顚和尙一楞，目光自然的看向仇靜，仇靜低低地問逸哥兒道：「你娘對你說的？」

內室中的仇夫人，隔着竹簾兒接上了話道：「我那來的那麼喜歡多口，昨夜方丈來的時候，逸哥兒正練『天聽神功』，後來更悄悄地跟過去，又回來找我也去，你們在房裏忙，我們娘兒兩個，更不閒着！」

顚和尙才待開口詢問，仇靜悄然向顚和尙示意，對內室內的夫人祇喔了一聲，然後拉着逸哥兒的手和顚和尙去到西廂。

西廂正房床上，半坐半臥着一位道爺，五十來歲，雙殘眉，臉上沒有半塊平滑的肉，東有個劍扎的洞，西有塊大刀疤，總之是一臉的舊傷，這些傷，使他看來不但醜陋並且猙獰，尤其是再襯上那生來的三角眼睛，和魁偉壯健的體格，與一身殺氣，於是十足的成了一個令人畏若蛇蝎不敢親近的人物

，日久天長，再加上他的殺刧奇重，江湖上遂給他起了個名字，叫「天殺手」，並把他排列在武林三十六兇人中的第三位，其實他本來的法名很動人，是「知機子」。

知機子早醒了，突見顚和尙和仇靜進來，身旁還有個八九歲大的小孩子，不由雙殘眉一挑，道：「老顚，你可是昏了頭，帶個迂儒還牽着小娃兒來，是……」

顚和尙用白眼珠對着知機子，以冷的像隆冬臘月天氣的臉孔說道：「要不是人家這位迂儒，今天我和尙可要爲你這『天殺的』忙着唸『倒頭經』了，你要是能活動啦，就快滾起來給我磕頭謝人家的救命大恩！」

知機子楞了，逸哥兒竟插上話道：「我問你，你是老道，怎麼會惹上那多的一羣小姑娘？」

知機子啊的一聲跳下地來，道：「怎麼，又找到這石佛寺來了？」

顚和尙根本不知道這檔子事，自是無法回答，逸哥兒却在笑，笑知機子猛地跳下床來，赤足光着上半身，雖好玩，也沒答話，仇靜微笑着接口道：「先把衣服穿上吧，若受了涼對你內傷不好的。」

知機子醜臉一紅，拉過道袍穿好，仇靜才接着說道：「昨夜太過匆忙，我忘記傷你的人可能找來此處的事了，正好蠢子偸窺，發現對方，請來他的母親，悄悄地把那些人給轟走了。」

知機子雙目一瞪道：「轟走了？鬼才能信那些狗淫娃會聽轟！」他臉一掉，冲着顚和尙喊道：「你這算那門子的好朋友，人家替我趕跑寃家，你怎麼也不早說，廟裏住着位武林奇客，也不給我引介，告訴你，惹起我的『殺性』，宰光了全廟的禿驢，一把火再燒光了座賊廟！」

顚和尙不怒反而笑了，嘻嘻地說道：「行，你殺，你燒，下次你若又快死的時候，看你到那裏去找我和尙。」

玩笑是玩笑，正經歸正經，顚和尙引介了仇靜，知機子紅着臉道謝，突然伸手道袍袖中，反過袖口來，二指揑開了縫線，掏出來一隻小才一寸見方的木盒子，往逸哥兒懷中一塞道：「小哥兒，這個送給你！」

顚和尙不知這小小木盒中，能放什麼，道：「我說『天殺的』，人家逸奇哥兒可不養曲曲（**虫旁**）（蟋蟀）玩！」

「滾你個禿驢蛋，這盒子能養曲曲（**虫旁**）？養你還差不多！」

「那你說是什麼？」

仇靜這時自愛子手中接過木盒，遞向知機子道：「道長，此物蠢子不能拜領。」

知機子皺皺眉道：「仇朋友，別聽賊禿瞎猜，裏面不是曲曲（**虫旁**），您打開來看看……」

仇靜含笑搖搖頭，道：「裏面是什麼東西我知道，就因爲我已經知道是什麼，所以才不能叫孩子收。」

知機子有些不信，却不好出口，於是說道：「仇朋友可是覺得這東西太寒酸……」

仇靜哈哈一笑道：「功能起死回生的『玉乳碧蓮』，世間僅有三粒，雖萬金亦不足論其值之百一，若再說此物寒酸，普天之下又何物方算珍貴！」

顚和尙固然儍楞一旁，知機子却也呆了半晌，接着他搖搖頭道：「貧道可能蒙請仇大俠指點，是怎生能不啓此盒卽知盒中之物的？」

仇靜笑道：「這沒有什麼神秘的，祇是偶得之見。」

知機子還要接問下去，顚和尙立卽示以眼色道：「我把你這應該死一百次的『天殺的』臭雜毛，放着天下奇珍聖藥服下就能太平無事的『玉乳碧蓮』不吃，却深更夜半跑到我和尙廟來惹我幾乎急死，不但捨了三粒『金剛丸』，並且損失三分以上的眞力，你說，你有多混蛋？」

知機子哼了一聲道：「說你賊禿顚狂，你可眞顚狂的不含乎，憑我這條死活都差不了多少的賤命，可配吃這粒『玉乳碧蓮』，何況我有自知之明，用你幾粒金剛丸已足可再活幾年，又何必動這至聖奇藥！」

話鋒一頓，知機子轉對仇靜道：「仇大俠，您可是當眞不要小哥兒收我這點心意？」

仇靜肅容道：「此物太過珍貴，在下實不敢當得！」

「好，這可是你仇大俠說的。」知機子三角怪眼一瞪，接着道：「沒別的好講，貧道生性特別，既然仇大俠堅決不讓小哥兒收我這份心意，那就請仇大俠再費費心，把您施諸於貧道的那些俠心情意，也收轉回去！」

顚和尙哈哈笑着拍手道：「對對，和尙沒有想到『天殺的』你會這樣說話，公平，公平極了！」

仇靜劍眉微蹙道：「道長是在强人所難了！」

知機子重新將小木盒送交逸哥兒，一張臉帶着期盼的神色對仇靜道：「仇大俠答應了吧。」

仇靜微吁一聲道：「這樣好了，就算我暫代道長保管些日子，今後道長可以隨時來取。」

知機子神色十分肅穆的沉思着，好久之後才接話道：「也好，不過若是有一天，貧道業已離開此世的話，此物就算是小哥兒的東西了，如何？」

仇靜再難推拖，苦笑着點一點頭道：「吉人天

相，現在說要緊的事，道長感覺內傷如何……」

「好了，全好了，頂多再休息上一天，就像沒受傷以前一樣，這要感謝仇大俠您和這顛賊禿！」

顛尙和哼了一聲道：「天殺的就是天殺的，連說話都帶着天殺的死氣！」

知機子沒理顛和尙，却反問道：「禿驢，你這廂裏究竟是出了什麼怪，一大清早那後院裏就吵死人！」

「水，是爲了水！」顛和尙遂把目下缺水的嚴重情形說出，知機子臉上突然掠過笑意，道：「全縣城當眞就你這一口井裏還出水！」

「這能有錯，縣裏早就讓人全查清楚了！」

「賊禿，西城有家大醬園，醬園右隔壁是什麼人家？」

「那是『裕泰醬園』，裕泰右隔壁嘛……是尙府，對，是本省三大茶行鉅商之一的尙員外府！」

「賊禿聽明白，我說的這戶大宅院，佔地數畝，有樓台亭閣假山荷池，大『隱避牆』上寫着個丈大的『福』字，是尙府嗎？」

「錯不了，和尙去過……」

「去幹嘛！」知機子接話奇快！

顛和尙老臉一紅，道：「那是私人秘密，不能說！」

知機子一對三角眼中，倏地暴射出兩道閃電般的寒光，直逼着顛和尙道：「老顛，這是正經話，你若是仍然沒改那老脾氣，趁早還俗，否則遲早有一天你會連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誰下的手！」

顛和尙老臉又是一紅，道：「錯了，這次老兄弟你錯了，你放心，從我當了和尙的那天起，老脾氣早就隨着那滿頭怒髮逝去，永不再回了！」

「好，我信你老顛！」知機子話一頓又道：「老顛，對你的看法我也許錯了，不過有件事情，却沒錯，這六安縣城內，並不祗你這石佛寺的井裏有水！」

「你是說尙府後花園那口井也有水！」

「井裏有沒有水和尙家的井在何處，我沒看到，祗是尙家那荷花池中水清見底，水面有絲絲漣漪却是目睹！」

「天殺的，你又去尙府幹什麼？」

「我去尙府？哼！我是被別人誘進去的，昨夜那身差一點就和閻老王結緣的傷，就是在尙府人遭人圍攻……」

顛和尙不由驚啊出聲，知機子話聲頓止，問道：「怎麼，你知道些什麼事？」

顛和尙雙眉緊皺，半晌沒有開口，看似有十分重大的心事，知機子有些不耐煩了，道：「怕什麼，天掉不下來！」

顛和尙搖搖頭，突然將聲調壓低道：「老兄弟，你可知道這位萬家蒙富的尙員外是何許人？」

知機子冷哂一聲道：「是皇帝老子也咬不掉我的……」

他瞥目看到逸哥兒像聽「鼓兒詞」似的在用心聽，於是心中一動，把最後一個最難聽的字，硬給吞回去！

顛和尙又一搖頭道：「這個主比皇帝老子還可怕，你不會沒聽人家說過一佛二聖三仙……」

知機子面色一變道：「這些罕絕的武林高手中，沒聽說過誰是姓尙呀！」

顛和尙掃了知機子一眼道：「火燒屁股的脾氣永遠改不了啦，聽明白，剛才說的這些位，包括那些『神』，是久在江湖走動的武林奇客，另外有四位名頭雖大却不過問武林是非，那就是一官、一役、一賈、一農……」

知機子臉色又是一變道：「莫非這姓尙的茶商，就是那『怪賈』萬金不改口的『尙可』？」

「不是他是誰？我和尙沒想到你會鬧事鬧到尙家！」

知機子皺眉道：「我說過是被人誘入尙府。」

顛和尙低吁一聲道：「爲什麼事？」

知機子目光一瞥逸哥兒手上的小木盒道：「爲它！」

「財不露白，你這雜毛越來越嫩了！」

「閉上你的賊禿臭嘴，這東西從到手時看過一次外，就縫在袍袖裏面，根本沒人知道！」

顛和尙想想道：「昨夜人家可是先禮後兵？」

「買賣要雙方願意，強買我能答應！」

仇靜半天沒開口，這時突然問道：「他們出多少錢？」

知機子道：「剛上來他們是很客氣，也一再聲明說這『碧蓮』無價，祗是他們非用這東西不可，並且搬出賬來，願意把尙家『齊山茶園』和各處分莊的一半資財，來交換『碧蓮』，當我搖頭說沒有『碧蓮』時，他們就翻了臉，後來又經商談，我堅不承認，出了尙府，剛到那家醬園，就碰上暴客，於是……」

仇靜接口道：「原來沒在尙宅動手？」

「沒有，也許他們想得週到，事後可以推說不知！」

「嗯，」仇靜應着說道：「打鬥時可有呼喝聲音？」

「沒有，一羣女子，都幪着了臉，老的少的全有。」

「天殺的，既然人家都幪着臉，你又怎知有老

有少？」

「聽聲音，從她們說話的聲音來分別老少，她們一邊打，一邊低聲的和我仍在商談買『碧蓮』的事……」

「矛盾！」顛和尙搖頭說：「這裏有毛病！」

仇靜一笑道：「不必多研究了，反正東西又沒丟，也沒賣，道長雖然受了傷，所幸業已無碍，再將養一日就可以去，這件事也就自然平淡下來。」

仇靜突然出此言，的是使知機子和顛和尙不解，二人不由都以一種莫名其妙的眼光看着仇靜。

仇靜若無其事的接着說道：「尙可據說爲人十分正直，一言出口，雖明知上當吃虧，也萬金不改，功力又高，這種人還以不招惹的爲是，所以在下才勸道長罷休。」

知機子心中十分不以爲然，但因仇靜有恩於自己，所以才忍耐不加可否，顛和尙更不便反對什麼，於是室內沉默下來。

仇靜此時突然嘆了口氣，道：「其實道長的這段公案，容易解決，目下有更困惑的事，使人難以決定行止。」

顛和尙聞言知意，道：「仇施主你是，指『水』而言？」

仇靜頷首道：「正是，尙家井中有水，竟秘而不宣，這似乎和尙可平日的爲人大有出入，値得人來攷慮！」

顛和尙想了想道：「事非目睹難憑眞，今夜一探……」

仇靜搖頭道：「我看不必，等會兒說不定尙府就有人來，那時方丈隨機應變問上兩句就行。」

知機子和顛和尙畧加沉思，咸認仇靜料斷的不錯，尙府既知天殺手在萬佛寺養傷，昨夜動硬的又遭到失敗，今天來個開門見山的拜望，自是合理的事。

顛和尙想通了這一點，才待關照知客幾句，不料室門敲叩，知客僧在外已開口道：「稟方丈，本城鉅紳尙員外府的夫人和小姐們來了，說有佛事，要面見方丈一談。」

顛和尙以欽佩的眼光看着仇靜，向外答話道：「他們人呢？」

「在客堂待茶，由慧師弟相陪！」

「去，恭請她們到後面『靜堂』待茶，就說老衲立刻前往相會，吩咐了慧，守於通道園門，不得任人出進！」

知客僧應命去了，顛和尙笑對仇靜道：「靜堂老衲所坐雲台後面，可通方丈禪室，仇施主請與『天殺的』在禪室一聽端倪如何？」

仇靜笑謝道：「不啦，若有須要在下的地方，事後方丈知會在下一聲就是。」

說着，他牽着逸哥兒的手，向顛和尙及知機子微一頷首，推門慢步去了。

知機子當室門重又關闔的時候，壓低聲調說道：「快說，這位仇朋友是什麼來路？怎會和你相識的？」

顛和尙一笑道：「快不了，現在沒空說這件事，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點點內情，那就是把咱們綁在一塊再加三倍的人手，也不是人家內眷的敵手，連十招也走不了！」

知機子還要詢問，顛和尙正色道：「目下應付尙府內眷要緊，別的事有空時再談，走。」

說聲走，知機子有點納悶了，顛和尙並不出西廂室門，却轉到明堂，手一推，牆綻破，出現一道門戶，顛和尙頭一低當先走了進去。

知機子隨行於後，邊走邊說道：「好哇，賊禿，原來你這裏是座『黑寺』，連夾壁牆地道，暗藏春色……」

「呸」！顛和尙給知機子來了個「翻雲手」，一掌拍在知機子的左肩上，打的知機子一齜牙！

「沒好話，狗雜毛嘴裏難找象牙！」

「對，臭賊禿嘴裏才有象牙，要眞有象牙，你不是成了象精啦，憑你能是象精，頂了天是個兔子精！」

玩笑間，又是一亮，已經到了方丈禪室，顛僧悄指壁上一尊如來佛像，低聲道：「你的一對雜毛眼，對準佛爺那雙眼神，就能看和聽到『靜堂』的一切，小心點，別傚賊心虛弄出响聲來害人！」

話罷，顛和尙推門而出，推門時，祗見他全身一抖，似是改變了個形態般，慢慢地莊嚴地步向靜堂。

知機子已按顛和尙所囑，窺探隔室動靜，隔室對正互行虛禮，顛和尙坐於雲台，左右賓座人不少，七八位，坐着的却祗有一位髮白如銀的老夫人，另外幾位有中年和少年的姑娘，一位位都神色肅穆侍立不動。

首先開口的竟是老夫人，她含笑道：「老身知道高僧就是當年名滿兩淮的『狂俠』卓不羣，後入空門自號『顛僧』，所以現在就不說空話，直述來訪之意！」

顛和尙更痛快，道：「是是，女施主既然以『琴劍玉飛燕』的身份和貧僧講話，那是最好，貧僧首先聲明，知機子道兄傷勢已癒，對昨夕女施主率人暗襲之事，頗不諒解，於女施主來此前剎那，不聽貧僧勸解恨恨去了！」

知機子在隔室幾乎罵出聲來，這賊禿，佛無誑

語，他却沒有實話，信口胡云而心安理得！

適時老夫人把臉一寒道：「方丈，西廂果然沒有人了？」

「女施主聖明，沒有人了！」

「方丈，他若當眞已離開貴寺，老身此時早已得報，因此老身至盼方丈莫以虛言向老身搪塞！」

「貧僧字字是實，女施主不信，也就無可奈何了！」

「老身此來並無惡意，願方丈三思，況佛曰慈悲，再盼方丈一開方便之門，請那知機子，前來一會。」

「知機道兄十分『知機』，走已多時，却將這大難題留給貧僧，女施主，如此情形貧僧又當如何，願聆高教！」

這可好，顚和尚反向老夫人問起主意來了。

老夫人把臉一寒，道：「卓不羣，當眞你要作梗！」

顚和尚也把臉一板道：「老衲顚僧，不懂女施主玄機之語，老衲寺中事多，恕不多陪。」

說着，顚和尚站起來就走，老夫人手一揮，身後四名中年女子，倏忽一字排列阻住了顚和尚的去路，老夫人冷哼一聲道：「卓不羣，你認爲老身不敢將你廢掉？」

「不錯，女施主妳不敢！」

「你！」老夫人怒叱一聲，話尚未完，顚和尚已接口道：「女施主，六安縣城，如今缺水，女施主可知？」

老夫人雙眉一挑，道：「缺水如何？知道又怎樣？」

「女施主，城中家家戶戶，咸視滴水如金，而貴府中却任那淸泉暢流荷花池中，此事設若告諸全城百姓，老衲保証刹那之間貴府將被夷爲平地！」

老夫人臉色慘變，霍地立起，猶豫刹那之後道：「殺了你誰還知道？」

「錯了，老衲也是聽人所說方才知曉，況眞要殺了老衲，請問女施主，妳又到什麼地方去找知機子呀！」

老夫人如鬬敗了的公鷄般，頹然坐下，半晌之後，以近乎祈求的聲調道：「方丈，請問一聲那知機子，就說老身願將整個『齊山茶園』的財產，來換他的東西……」

顚和尚接口道：「女施主，齊山茶園足值十萬兩黃金，並且那是尙氏三代祖業，姑不論知機道兄藏物有多珍貴，也値不得如此……」

「此事該是老身問題，方丈何須代爲惋惜！」

「不，尙氏祖產，須尙氏子孫作主！」

老夫人再次勃然，道：「你是指老身不能够作主？」

顚和尚眞不合乎點頭道：「老衲正是此意！」

「方丈你該知道，如今尙氏能作全主的人，是老身愛子，老身作不得主，誰能作主！」

「女施主若無誠意，最好不必再談！」

答對的兩個人，眞是半斤八兩，一個若是直稱你，那個也就絕不客氣，若是改稱一聲方丈，準能換來一聲施主。

顚和尚相責老夫人沒有誠意，使隔室的知機子暗中佩服，「碧蓮」已是逸哥兒的東西，連自己都已不能作主，何況這顚和尚，自然是責對方誠意不够而免談此事的好！

老夫人怒恨至極，却發不得火，追問顚和尚這沒有誠意的由來，顚和尚竟說出驚人心魄的話來，道：「女施主，令郎可是那『尙繼志』？」

「誰個不知，方丈何必多問？」

「他人在那裏？」

「齊山公幹，不日可歸，若是方丈必須要他出面，老身能在後天淸晨保証他來此承諾！」

「後天不會誤了女施主的大事？」

「不會，祇要方丈同樣保証至時知機子在塲就行！」

「女施主，知機道兄的事，不成問題……」

老夫人接話快極，道：「那很好，就這樣說定了！」

不料顚和尚不慌不忙的搖頭道：「不能這樣草率說定的，除非女施主能够請來『尙可』大俠，那尙大俠何時能到，事就何時可定！」

老夫人聽了這句平淡話，竟如遭雷殛般呆在座上，半天之後，老眼中珠淚滾下，悲聲道：「方丈，你還知道些什麼？是聽什麼人講的？」

顚和尚突然長嘆一聲道：「不敢相瞞女施主，老衲是聽尙大俠親口說的，時間是一年零兩個月前的中秋前夜！」

老夫人以手掩面，哀聲說道：「既都知道，今朝又何必如此相待，老身一家，朝不保夕，今日更是冒死前來，所求『碧蓮』即爲使老伴兒恢復功力雪恥復仇……」

顚和尚接話道：「祇惜女施主用錯了手段，知機道兄生性剛强，昨夕若動以眞情，或可有望，今朝嘛……」

老夫人急聲道：「今朝怎樣？」

顚和尚嘆了口氣，道：「今朝知機道兄感人救命之恩，已將『碧蓮』贈給一位九歲不到的小哥兒了……」

老夫人恍有所悟，道：「可是昨夜與一婦人將

老身等人阻於寺外的那個孩子？」

「正是他，女施主。」

「聽說他們姓仇，就住在貴寺東廂……」

「這也對，女施主！」

「方丈可能代老身進言一句，就說老身有事懇談？」

「女施主錯了，東廂非遙，女施主何不自己前往？」

「老身覺得太過冒失。」

顚和尚笑笑道：「女施主這次可有誠意？」

老夫人長嘆一聲道：「方丈你該知道，我那老伴命懸人手，有些事和有些話，實不敢出口，方丈要多躭待！」

顚和尚道：「女施主，尙大俠不幸之事，連老衲都沒瞞過，若想能瞞得了東廂住的這一位，更是作夢，老衲敢以斷言，女施主若能不顧一切向他吐盡實情，非但可保尙大俠平安無事，貴府亦將從此高枕無憂！」

老夫人仍有所疑道：「這位仇爺是什來歷？」

顚和尚道：「信不信由女施主了，老衲明裏暗中不知用過多少辦法，直到今天對這家人仍是白紙一張！」

老夫人雙眉緊皺，似是自言自語道：「普天之下武林之中，祇有昔日二聖之一姓仇，可是從沒聽有子……」

顚和尚接口道：「女施主多想無益，何不直接了當的去問他一問！」

知機子在隔室暗伸拇指，這賊禿果然高明，竟想借此機會將仇大俠的一切探聽個淸楚，並且自己不必出面，不過知機子心裏有數，十有八九仍是一張白紙。

那老夫人和顚和尚，話已說到完盡，老夫人立卽告辭，出得靜堂，就吩咐她帶來的人全退回尙府，剩她一個人步向東廂去訪那仇靜。

顚和尚回到方丈禪室，知機子就一連串的發出問題，尙可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仇靜怎會寄居天佛寺的？你賊禿激人家去拜會仇大俠，存何心意等等，顚和尚却是笑而不言。

巨邱劇變

知機子有些急也有些惱了，道：「賊禿，不知道就放句屁說不知道，知道的就吐個一言半句的，要再裝啞巴，惱了我『天殺手』，不放火燒寺就不是人！」

顚和尚嘻嘻地笑道：「妙妙，快燒，我正好在這六安縣城待够了，要走又捨不得這破廟，有把火叫天從人願！」

知機子一生氣，哼了一聲轉身就走！

顚和尚阻止道：「慢來慢來，你上那裏去？」

「去東廂，關你賊禿個屁事？」說着已拉開了門！

顚和尚一步縱到門前，笑阻道：「現在去不得，你這一去豈不壞了我的大事，聽好，我眞的不知道這位仇朋友的出身，不過你別急，尙家這檔子事他準管，祇要他伸了手，咱們不就全淸楚了嗎？」

「他伸了手你賊禿就全淸楚了，我問你，你存着什麼心，說，不說淸楚，哼哼，有你瞧的！」

「好個雜毛天殺的老兄弟，告訴你吧，你當我和尙眞的喜歡這座石佛寺，想當一輩子方丈，不！我是有所爲而來，十年了，去年才好不容易弄了個眉目出來，但是苦在缺少高明的幫手，哪，你雜毛趕上了，算一份，另外我就打算請這位仇朋友，所以……」

「我就知道，黃鼠狼給鷄拜年，你賊禿就沒安着半點好心，我可警告你，人家不好意，當心項上的禿頭！」

「放心，我不惹他，是開誠的一談，他願意，那咱們都是伴，一道去，他搖頭，咱不勉强，自己去辦，這樣他决不會就把我和尙這顆頭帶走！」

「說來說去，好像四面八方你這賊禿都有理，別的事先慢談，講講聽你所謂的『有所爲』是什麼事？」

「嘻嘻這是秘密，目下是『法不四耳』！」顚和尚搖頭幌腦的接着又道：「不過你雜毛用不着急了，日子還早，等約得仇朋友後，我和尙自會有什說什大家商量！」

「躲開！」知機子一揮手道：「你賊禿儘管作你那『有所爲』的大頭夢，我天殺手去看我的救命朋友，咱們是井河水，風馬牛！」

顚和尚怎能讓他壞了等待已有十年的大事，正色道：「雜毛，沒有我顚僧，人家姓仇的能出手救你？」

「賊禿，這是另一碼子事了，你犯了財迷夢，我可沒犯，放心，我不會壞你的事，祇是去向人家辭行！」

「辭行？你要走？」

「不走難道在你這倒霉廟裏住一輩子？」

「不不，等兩天，好雜毛兄弟，和尙要辦的這件事是大事，合則彼此有利，老交情了，就算我求你怎麼樣？」

知機子想了想點頭道：「這還差不多，好啦，現在你告訴我尙家是出了什麼事？」

顛和尚唉嘆一聲道：「你是在好管閑事……」

「你說不說？」

「說嘛，別急呀，事情是這樣的，我爲了要辦的大事，在一天深夜往訪尙大俠，那知恰好碰上一件怪事，內情十分複雜，我也弄不清楚，不過我却巧而又巧見到了尙可，才知道尙可已被人所制，功力盡失，對方人手不少，制住尙可旨在佔用尙家的巨宅，目的不知，這些人是何來路也不知道，總之是邪非正，尙夫人一再索求你那粒『碧蓮』，似乎就爲了她老伴尙可，這件事必然是瞞着那些來歷不明的人，所以……」

「够了，說了半天就祇一句話，你還沒弄清楚內情，哼，好在這不關我的事，現在我要回西廂，賊禿，醜話說在前面，我等你三天，過時不候，別說我會一走了之！」

顛和尚連聲應着，開啓秘門，送走了知機子，然後召進門下，去悄悄一探東廂動靜，剎那門下回報，說尙夫人業已離寺，東廂仇爺已到了禪室院中，顛和尚暗中高興，迎進仇靜，令人送上香茗，緊扣室門，靜得仇靜開口。

仇靜眞是靜的可以，祇在慢品香茶一言不發。

顛和尚無奈，祇有開口道：「仇大俠……」

他不開口，仇靜也不說話，他剛剛稱呼出聲，仇靜却立刻接話說道：「尙夫人可是方丈指點她去找我的？」

顛和尚別看在知機子面前，說笑隨便而自然，但遇上仇靜，不知何故就拘束起來，於是十分苦澀的低聲道：「她一再相逼貧僧，貧僧萬不得已方始說出知機子道兄已將『碧蓮』相贈仇大俠……」

「錯了，仇某並未接受，僅暫代保管而已！」

「是是，是貧僧一時心慌……」

「方丈以十年時間，靜守於六安縣中，等待某一時刻去獲得某種利益，似此堅毅的作爲，會因一位古稀老人而心慌意亂，信口而出嗎？」

顛和尚呆了，低下頭去，仇靜反而哈哈一聲開朗長笑，接着又道：「方丈，如今解鈴人須繫鈴人，要方丈費心了！」

顛和尚恭敬的說道：「貧僧能够作什麼，『碧蓮』……」

仇靜神色一正，肅然道：「有關尙可大俠的事，仇某業已應諾尙夫人暗中相助，方丈最好能從現在開始，忘記尙家的一切，不過另外有件事情，却要方丈出面！」

顛和尚忙道：「仇大俠儘管吩咐？」

仇靜道：「費大娘是誰，相信方丈早知道了，她明天重張，水源可疑，因此……」

顛和尚突然壓低聲調道：「尙府井中有水，仇大俠您看這兩者會不會有什麼關聯？」

「這不是仇某的事，而是方丈要去查的事？」

「可是如此一來，豈不又和尙府有了關係？」

「方法任憑方丈，總之必須查出內情，方丈已知如今尙府已非眞正尙家人來作主，這很够了！」

「貧僧去查，豈非十有八九要和那些來歷不明的人物作對？就算貧僧不懼，但怕碍及尙大俠的性命……」

「那是仇某的事，方丈儘管放手去查！」

顛和尚猶豫起來，想了想道：「不瞞仇大俠說，貧僧曾經夜探過尙府，是一年多前，目睹那些來歷不明的人物，個個懷具一身罕怪的功力，人人懞面，貧僧有自知之明，設再前往如被發現，勢將難敵……」

仇靜冷冷地接話道：「難敵又怎樣？」

顛和尚苦笑着說道：「那豈不是飛蛾撲火？」

仇靜緩緩站了起來，看也不看顛和尚，一面踱步欲出禪室，一面說道：「人家也是衝着『齊山流波潼』下那『龍宮』來的，來的時日雖短，正像方丈你自己說的，人家高手多，功力深，謀定而動，早已準備完全，並且自去年謀奪到尙府齊山茶園後，暗中已將『流波潼』附近列爲禁區，日間監視往來人等，夜間探勘『龍宮』進路，除非方丈能賭氣放棄十年夢想，否則祇怕遲早大家要碰頭的！」

話說完時，人正走到門前，推門要去，顛和尚一跳到了門側，急聲道：「仇大俠請留步！」

仇靜沒有將推門的手收回來，却道：「費大娘水源的事，方丈願不願意盡些心力？」

顛和尚已然被逼上了絕路，十年夢想怎肯放棄，立刻道：「貧僧願聽憑仇大俠調遣，祇是深知難敵對方……」

仇靜道：「尙家的事仇某既已有了承諾，自是要管個乾淨，要管這段是非，似乎就不能不開罪那些來歷不明的人物，相信方丈你懂得仇某意思！」

顛和尚大喜，頓即「三分顏色開染房」，道：「仇大俠可願也一探『龍宮』？」

仇靜一笑道：「方丈最好現在就去趟尙家，大白日也許易入易出，祇是憑着良心做事，下面的任何麻煩仇某願意替方丈接着，不過却不能提及我姓仇的一個字，否則仇某也許會連夜他遷。」話聲中手微用力，推開室門，一步跨出禪室，轉身又道：「至於『龍宮』的事情，仇某不感興趣，不過希望方丈能有所得，不爲傳言所迷！」

顛和尚直送仇靜到大殿甬道，方始回轉方丈禪室，乍推門，妙極了，知機子竟已在那雲台之上趺坐相待。

不等顛和尚開口，知機子已笑問道：「賊禿，說吧，什麼『齊山流波潼』，潼側『龍宮』，是怎麼回子事？」

顛和尚未開口先盯了那可以秘通各處的暗門一眼，知機子眞知機，一笑又道：「不錯，俗話有欲知心腹事，須聽背後言，很行，我在秘道中全聽到了！」

顛和尚呸了一聲道：「聽到了又如何？」

知機子道：「你不是曾經要約我作幫手的嗎，我答應了，所以來問個詳細。」

顛和尚眼珠一轉道：「不慌，合作當然我和尙歡迎，不過要從頭至尾合作無間才行，否則……」

「說吧賊禿，眞囉嗦，從現在起，祇要是爲這件事情，出有你則必有我，活在一起，死到一處，成了吧？」

「喪氣，事還沒辦就死呀活呀的，聽明白，我和尙等了十年，就爲齊山那『流波潼』旁的『龍宮』奇寶……」

顛和尚說出「流波潼」側「龍宮」奇寶傳聞！

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齊山水底曾有金龍成道，當然，誰也沒看到過眞龍，更不用說金龍了，不過屬於「六安縣」區齊山地的這「流波潼」及「龍宮」，却實在帶着些兒神啦仙啦的仙氣，這是事實而絕非虛言，也許這事實是一種巧合，但也巧合的足够神話的地步了。

顛和尚似乎深信這段傳聞神話，因之述說的時候神色肅穆，道：「今年大旱，這是你看到了的事實，其實此處方圓兩千里左右，每隔三二十年必有一場大旱，三五年一小旱，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樹枯自焚，土散成氣，熱死人事更平常了。」

「賊禿，我可不聽神話！」

「不聽也得聽，咱們最後的目的，就是去找這神話來源，現在不聽，到時候你就摸不着門路！」

「好好，那就簡單些快點說。」

「有次大旱，五穀不收，一連三年，百姓眞可說是到了『易子爲食』的地步，就在這個當空，來了個化緣的老道，模樣秀逸，飄飄若仙，這道爺在齊山轉了一整天，給老百姓們留下了個玄妙的『求雨』奇方，結果老百姓死馬當作活馬醫，照方抓藥，說來多怪，明明是連半點雲影沒有的天上，頓時佈滿了烏雲，雷聲轟轟，大雨傾盆，於是雨後謠傳，那道士是『呂仙』，大家酬神唱戲，台下一般年輕人，發現了位絕色美女……」

「賊禿，你編故事是把好手，下面我替你說了吧，事後有人尾隨美女，美女走到溪水地方，一閃不見……」

「天殺的，既然你知道了何必還要我講？」

「我祇知道傳流此間的這段老掉牙的神話，至於和這段神話有關的奇寶等等，却一無所聞。」

「聽着，自那神話流傳開來，才發現齊山溪水位於『流波潼』地方的地下，有一深穴，遂名之龍宮，至於龍宮藏寶和取寶內情，因時間關係，必須到日子才能解說的明白，別着急……」

「混賬的話，這還等什麼日子，明明是……」

「明明是非等日子不可，天殺的，日子快了，全縣的村、鎭、鄉、里，已聯合好啦，再有十五日，就要大鬧龍宮，我們必須在大鬧龍宮的那天半夜下水……」

「等等，這又不是他媽的『鼓兒詞』本子，六安縣的百姓也不是孫悟空，鬧個屁的龍宮？」

「哈哈，信不信在你，我祇再說一句話，到時候有你有我，一切合作，一切你也就自然相信。」

「好，我也不怕你賊禿獨吞，告辭，我要出去喝上幾壺老酒，咱們晚上見。」

「不行，現在咱們還有事要去作！」

「什麼事比先餵飽肚子還要緊？」

「天殺的，和尙現在要你說句話，是不是眞心誠意爲『龍宮』奇寶，自即時起和我出雙進對？」

「雖然直到現在你賊禿還沒說明奇寶是些什麼，可是念在這次你救我的份上，我相信你，咱們出雙入對定了！」

「好，走，去尙府。」

「哈哈……，妙，我天殺手正打算在吃完飯後，單人獨身再闖闖虎穴，見識見識那些臭娘兒們的本領，走！」

「慢着，此行並非是找尙家的人，說坦白點，是救尙家的，所以不能和尙家的人動手，要聽我和尙行止！」

「懂了人家仇大俠說過，衝人家我答應你！」

顛和尚一笑，知機子也一笑，二人一前一後跨出禪室出寺去了。

尙府，在六安縣城是數來僅有的巨宅，大門前有石獅護守，左、右兩側的邊門也大過普通富戶的正門，顛和尚在六安縣十年來沒白混，不認識他的人少，所以當他踏上尙府正門石階的時候，尙府家丁已笑臉相迎，問明顛和尚拜會主人尙大俠尙可，家丁們雖然臉色一變，却仍然快步的跑進去通報。

剎那之後，另一名家丁陪着報進的家丁到來，恭請顛和尚及知機子駕臨正客堂待桌，接着出現了年已四旬以上的尙繼志，互禮落座後，尙繼志首先笑問道：「家慈晨間率女眷們至寶剎祈福，多蒙高僧指點迷津，沒想到高僧竟又降駕寒舍，拜問有何吩咐？」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殘梅俠影

高 皋·文
培 新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帶着江采蘋主僕，隨同商陵夫婦往晤敬珍珍，抵埗後發現鐵扇公子等正在莊前與敬珍珍主僕激鬥，英羽忙將江采蘋主僕藏於槐樹上，加入戰圈，鐵扇公子見英羽到來，高叫停手，向一中年美婦密談，中年美婦立即罷鬥喝令衆人撤退，但她却把藏身樹上的江采蘋主僕擄走，英羽立即追踪，至鄭州已失中年美婦踪跡，乃往見安慶緒，說出苦衷，安慶緒着弓策查訪江采蘋下落，正以此時，忽報商陵來到，英羽乃又隨商陵往見敬珍珍，解[illegible]一切後，要敬珍珍隨他往見安慶緒——

爲求故劍闖青樓

敬珍珍沉默半晌，道：「相公，咱們當眞還要進城麼？」

英羽道：「是的，我已經答允安世子了，咱們不能言而無信！」

敬珍珍道：「你知道他們父子在做些甚麼？交結叛逆，子孫蒙羞，相公！咱們不能不替璞兒着想一下。」

英羽道：「妳說的對，不過咱們還得在鄭州暫作停留。」

敬珍珍道：「爲什麼？」

英羽道：「一來我已應允於他，再則我對他已有所請求！」

敬珍珍輕輕一嘆，道：「相公：姑嫂莊，足堪溫飽……」

英羽哈哈一笑，道：「妳認爲我是一個追求利祿的小人麼？我要求他的，不過是打探一項消息罷了。」

於是，他將追趕擄劫江采蘋之人來到鄭州，以及北豪弓策答允三天之內查明那擄劫者的動向對敬珍珍詳細說明。

敬珍珍道：「是我錯怪你了，唉，蘋姊姊無拳無勇，咱們是應該及早馳援的。」

經過這一頓懇談，小兩口的誤會冰釋了，於是，他們進了鄭州，作了安慶緒座上的貴客。

在第三天的傍晚，北豪弓策，終於帶來了江采蘋的消息，他向英羽抱拳一拱，道：「幸不辱命，不過……」

英羽還了一揖道：「弓大俠不必顧慮，有什麼話儘管直說就是。」

弓策道：「尊夫人是於三天前繞城而過，去向好像是齊州……」

英羽道：「她們還是三個人麼？」

弓策道：「是的。」

英羽道：「那個擄劫拙荆之人，究竟是何許人物？」

弓策沉聲道：「法天門的掌門人，海天禍水諫笑姑……」

英羽一怔道：「原來是她……」

弓策道：「英公子必然與諫笑姑相識了？」

英羽搖搖頭道：「素昧平生，只是曾聞其名而已。」

弓策說道：「這就是了。」一頓，又接口道：「就在下所知，她如是願意，隨時可以接見一個素不相識之人，否則，任是何等人物，也休想見她一面的……」

英羽道：「她是住在齊州麼？」

弓策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英羽道：「此話怎講？」

弓策道：「齊州天香書寓，可當得艷名遠播，是一個千金買笑的好去處，那海天禍水，就是天香書寓的幕後主持之人。」

英羽面色一變，說道：「她原來是一個老鴇子呢！」

弓策道：「說她是一個老鴇子不算過份，但也並不盡然，因爲她不僅是海天門的掌門，她那一身功力，在當今黑白兩道之中，很難找出一兩個堪與一搏之人。」

英羽眉頭一皺道：「看來在下只好到天香書寓碰碰運氣了。」

弓策道：「那天香書寓，纏頭費十分驚人，書寓中的姑娘又個個都生得千嬌百媚，爲了迷戀她們而弄得傾家蕩產的大有人在，她那海天禍水的雅號也就不脛而走了，因此，那荒唐的所在，公子最好能避免前往……」

英羽道：「在下記下了。」

敬珍珍截口道：「弓大俠……」

弓策道：「英夫人有什麼指示？」

敬珍珍道：「諫笑姑既是海天門的掌門，難道那海天門就設在天香書寓不成？」

弓策道：「海天門另有其地，但江湖之中却沒有人知道它的所在。」

安慶緒道：「英兄弟不必担憂，我撥給你五千壯士，縱然將齊兗二州翻一個遍，也要將海天門尋找出來。」

英羽道：「江湖爭鬥，不能與兩軍對陣可比，人多了反而不便，大哥盛意，小弟心領了。」

弓策道：「這樣吧，英公子：齊州天安街鴻運綢緞莊主武元直，在齊兗二州是一個極具潛力的人物，公子先去找他，必能給公子一點幫助。」

他取出一塊刻有一隻怪獸的銅牌交給英羽，續道：「這是咱們的信物，公子就說是在下介紹，必可得到滿意的照顧。」

英羽收下銅牌道：「謝謝弓大俠，在下準備明晨上道，現在先向弓大俠作別。」

弓策微微一笑，道：「那麼，在下預祝公子馬到成功了。」

救人如救火，安慶緒雖有依戀之心，却也不便再加挽留，他除了厚予贐儀，還送給他一枝通行的令旗。

翌晨，他們一行九人，離開了鄭州，沿官道逕向齊州奔去。

此時唐室新任命的范陽平盧節度使，唐代名將封常清，統率天武軍與安軍接戰於虎牢及葵園，竟落得連遭敗北，逃往洛陽，因而人心大震，形成風聲鶴唳之勢。

黃河以南的州縣，幾乎大半陷落，永平節度使令狐彰退入滑州的山區，開封變作了安軍的囊中之物。

局勢是如此的動盪，英羽却陷入個人的兒女情仇之中，他的心情自然顯得沉重無比。

所幸敬珍珍深識大體，她不僅對尋找江采蘋沒有絲毫嫉恨之心，反而百般體貼，給予英羽精神上極大的鼓勵。

他們到達齊州，是十二月的中旬，雖然遠離了戰火，前綫不利的消息仍不斷傳來。

封常清在洛陽上東門與安軍一戰，再度慘敗，他逃到潼關，與援軍高仙芝協同扼守，安祿山爲了在洛陽籌備稱帝，除了經畧黃河以南的州縣，戰爭大體上暫時停頓下來。

× × ×

齊州位於小清河南岸，風景秀麗，物產豐富，是魯西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名勝則有大明湖，及千佛山等地。

英羽等下榻在鴻運客棧，正是一個華燈初上的時分。

晚餐之後，英羽向關西大豪說道：「伯伯：侄兒想去拜訪一下武元直，兩位老人家，可有什麼意見？」

商陵道：「你一個人去麼？」

英羽道：「是的。」

無其事的微微一笑[illegible]哥陪你一趟吧，咱[illegible]得蒙施[illegible]有一個照應。」

[illegible]段大哥，咱們走。」

[illegible]向東走，穿過一條巷子，就到了天[illegible]進綢緞莊規模極大，是齊州城幾個巨商之一

英、段二人走進綢莊，一名滿面笑容的夥記，立即上來招呼，道：「兩位要點甚麼？」

英羽道：「咱們是來拜訪武掌櫃的，請夥記替咱們通報一下。」

夥記道：「兩位貴姓？是由那兒來的？」

英羽道：「我姓英，這位大哥姓段，咱們是由鄭州來的。」

夥記微一遲疑道：「咱們掌櫃的很忙，目前在不在莊上，還不知道，兩位稍候，待小的先進去瞧瞧。」

英羽道：「如果見到貴掌櫃的，就說咱們是北豪弓大俠介紹來的。」

夥記啊了一聲道：「原來是弓大俠的朋友，兩位請隨我來。」

英羽與段茂才互相瞧了一眼，便隨着那名伙記進入綢緞莊的後院，在經過幾進房廊之後，他們見到了鴻運綢緞莊的主人。

他是一個短小精幹的老人，年歲約莫六旬上下，長像並不怎樣出色，但那微微凹進的眸子裏，却是兩縷久經世故，老謀深算的光芒。

他向英段二人打量一眼，立即抱拳一拱道：「兩位是來自鄭州？」

英羽也雙拳一抱道：「在下英羽，這位段茂才，咱們是北豪弓大俠介紹來的。」

武元直哈哈一笑，道：「弓大俠與老朽過命的交情，兩位老弟，既是弓大俠的朋友，希望不要見外。」

英羽覺得此人生性爽朗，是一個值得交的朋友，但仍將弓策所贈的銅牌取出道：「這是弓大俠的信物，武大俠請過目。」

武元直連連搖手道：「老弟快收起來，此地不是談話之處，咱們到裏面去聊聊。」

在一間靜室之中，武元直熱忱的招待兩位遠道而來的客人，無事不登三寶殿，他知道英段二人必然有所請求，因而，他微微一笑道：「老朽是齊州的地頭蛇，兩位在此地如有什麼不便之處，請不要將老朽當作別人。」

英羽道：「武老既如此吩咐，愚兄弟倒不能再作矯情了。」

語音一頓，接着道：「聽說貴地有一個天香書寓……」

武元直一怔道：「不錯，老弟想尋幽探勝，留一點鴻爪雪泥……」

英羽一嘆道：「狼烟遍地，民不聊生，在下焉有那等心情。」

武元直道：「那麼老弟是另有所圖了。」

英羽道：「是的，在下是救人而來。」

武元直道：「救誰？」

英羽道：「拙荆。」

武元直道：「是在天香書寓？」

英羽道：「拙荆是被海天禍水諫笑姑所擄，在不在天香書寓，在下就無從知道了。」

武元直道：「就老朽所知，天香書寓的姑娘，難免沒有遭受海天禍水強迫之事，但絕大多數是出於自願，也許……」

英羽道：「也許拙荆不在天香書寓，武老可知道海天門的所在？」

武元直道：「不瞞說，在齊兗二州，任是何等隱秘之事，也難以逃過老朽的耳目，惟一例外的就是海天門，因爲海天禍水老朽實在惹她不起！」

英羽失望的一嘆道：「海天禍水果然人如其名，看來咱們只好碰碰運氣了。」

武元直道：「不必灰心，老弟：三十年風水輪流轉，老朽正要跟海天禍水別別苗頭，這樣吧，你們搬來我這裏居住，咱們立刻對海天門作澈底的追查。」

英羽道：「謝謝武老，不過，爲了避免打草驚蛇，此事還須從長計議，再者，咱們住客棧也比較方便，縱然有什麼事故發生，寶號也不致於受到牽連。」

武元直面色一正，說道：「這是什麼話？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命都可以不顧，還談什麼身外之物！」

英羽道：「在下言語不慎，武老請不要見怪，好在鴻運客棧距離寶號十分之近，在下會隨時來向武老請示的。」

他不想再待下去，立即起身告辭，武元直堅留不果，只好親自將他們送出莊外。

離開綢緞莊，英羽一直悶聲不響，他漫無目標的挪移着脚步，心情顯得沉重無比。

段茂才跟上一步，道：「羽兄弟：咱們先回客棧去吧，海天禍水並不是三頭六臂，沒有武元直，咱們照樣要鬥她一鬥。」

英羽道：「大師兄說的是，不過，我想先去天香書寓瞧瞧。」

段茂才道：「那只是一個紙醉金迷的所在，只怕很難有什麼作用。」

英羽道：「沒有收穫也不要緊，但說不定會找到一點蛛絲馬跡，你先回去吧，大師兄。」

段茂才道：「那你千萬要小心一些，咱們人單勢孤，最好不要跟他們動武。」

英羽道：「我知道。」

段茂才道：「如果你三更不回，咱們就前來找你。」

英羽道：「使不得，假如形勢需要，小弟也許假戲眞做，那樣一來，豈不將事弄糟！」

段茂才微微一笑道：「我可以說你被武元直留下來了，珍妹子如是不信，你可不能怨我。」

英羽輕輕一嘆，道：「小弟不是浪子，珍珍應該相信得過，她如果一定要來，還請大師兄多美言幾句。」

段茂才道：「我會盡力而爲的，你去吧。」

× × ×

天香書寓果然名不虛傳，除了大茶壺，老鴇子，以及做零星的雜役在穿揷奔走，對客人作親切的招呼以外，只見燈紅酒綠，弦歌處處，整個書寓，都洋溢着一片靡靡之音。

論房屋的氣魄，也是齊州少見的，白宇連雲，迴廊百轉，縱與王侯府第相比，也不會見得怎樣遜色。

接見英羽的姑娘名叫肖雲，柔媚秀麗，芳心可可，還帶着幾分書卷的氣息。

醉翁之意不在酒，英羽書寓尋歡，原是別有所圖的，何況玉珠在前，肖雲雖然柔媚，決難與江朵蘋相比，她縱然使盡混身解數，要獲得英羽的喜愛，也將是一件十分困難之事。

但這位北里名花，決無半分賣弄之意，她奉上一搏之人，便獨坐床前，默默的把弄着她的綉帕。

英羽眉頭一皺道

英羽雖非尋花問柳的老手，但也知道此等情形是罕見的，如此一來，倒提起了他的興趣。

他向滿面嬌羞，默默無語的肖雲姑娘瞥了一眼，道：「姑娘……」

「公子有什麼吩咐？」

「咱們能够聊聊麼？」

「自然可以，但公子不嫌浪費……」

「浪費什麼？」

「自然是時間了，公子花了不少銀子，難道不想得償大慾？」

英羽估不到這麼一位嬌柔的姑娘，說起話來，竟是如此的難聽，因而冷冷一哼，道：「有這個必要麼？」

「那麼公子是來做什麼的？」

「這個……」

千金買笑，自然要滅燭留髡了，設非如此，他又所爲何來？於是，他又咳了一聲接道：「姑娘說的不錯，春宵一刻值千金，咱們是應該珍惜的，但床第之事，必須培養情緒，否則，就有點味同嚼蠟了。」

肖雲啊了一聲道：「公子原來是一個雅人，奴家倒是錯怪你了，那麼咱們小酌幾杯如何？」

英羽道：「好的。」

肖雲立即招呼小婢，在閨房之中擺下幾樣精緻的小菜，她爲英羽斟上一杯百花露，嫣然一笑道：「呼琴師來，奴爲公子助助酒興。」

英羽道：「不必呼琴師了，妳就這樣唱吧。」

肖雲嗯了聲，輕輕漫吟道：「雲鬟彷彿墜金釵，偏宜鬆髻兒歪，我將你鈕扣兒鬆，我將你羅帶兒解，蘭麝散幽齋，不良會把人禁害。噫，怎不回過臉兒來，軟玉溫香抱滿懷，柳腰欵擺，花心輕折，露滴牡丹開，蘸着些兒麻上來……」

歌聲婉轉，媚態撩人，這是一般人在閨房之中難以享受到的，所謂家花沒有野花香，平康北里果然別有情趣。

夜色，逐漸深沉了，英羽及肖雲都帶着一點酒意。

於是，軟玉溫香抱滿懷，露滴牡丹開……

良久……

「肖雲……」

「嗯……」

「妳眞是一個可人兒……」

「是嘛？」

「依我猜想，在天香書寓妳應該是艷冠羣芳的了。」

「你當眞是這樣想法麼？公子。」

「我當然是如此想法了，不過我對貴掌門諫笑姑的做法却未便同意……」

「啊，公子！你也知道……」

「海天禍水，名噪宇內，這算不得什麼隱秘之事。」

「那……公子有什麼意見？」

英羽道：「姑娘必然是諫笑姑的得意門徒了，以姑娘的才貌，應該行道武林，做一些有益於人羣之事……」

「公子花了一點錢，就可以在咱們這兒儘情享受，對一般無法獲得閨房樂趣之人，不也是一樁有益的事？」

「這……」

英羽語音未落，鳳尾穴上忽然傳來一陣酥麻之感，他心頭一懍，知道中了肖雲的暗算，但仍然若

無其事的微微一笑道：「姑娘說的也有道理，小生得蒙施佈，也算是一個幸運之人了。」

肖雲道：「咱們總算有點緣份，公子最好將來意說個明白……」

「妳叫我說什麼呢？姑娘。」

「譬如，你叫什麼？是誰派你來的？對咱們海天門你存的是什麼用心？」

「我叫英羽，是慕名而來，至於用心麼？說來只怕妳也不信……」

「不要緊，你先說說看。」

「聽說貴掌門有時也接待客人，小生想碰碰運氣。」

「此話當眞？」

「咱們素昧平生，我騙妳做什麼！」

「嗯，你確已具備作入幕之賓的條件，不過，事情却沒有如此簡單……」

「哦，妳說還要小生怎樣？要錢？還是要調查小生的家世？只要讓小生一親貴掌門的芳澤，任何條件小生都會答允的。」

肖雲默思半晌，終於點點頭道：「好，你跟我來。」

她拍開英羽的穴道，兩人同時着好衣衫，再伸手向床頭上一按，一個隱秘的暗門忽由壁間現了出來。

他們進入一條漫長的甬道，暗門即自動關閉，肖雲回頭嫣然一笑道：「英公子：如蒙咱們掌門垂青於你，今後你怎樣謝我？」

英羽道：「咱們是老相好了，我決不忘記妳這番情意就是。」

肖雲抿嘴一笑，轉身快步急馳，曲曲折折約莫百丈遠近，才到達另一暗門之前。

她身形一停，向暗門肅容道：「稟掌門……」

半晌，甬道傳來諫笑姑的聲音道：「是肖雲麼？什麼事？」

肖雲道：「有一位英公子慕名而來……」

諫笑姑啊了一聲，暗門立即緩緩打開，英羽舉目一瞥，只見暗門之內，是一個極爲寬闊的臥室，一股濃烈的香氣，隨着奪目的珠光湧了出來。

諫笑姑立在綉幔深垂的錦榻之前，她祗披着一件輕紗，雪肌玉股隱約可見，別看她已徐娘半老，仍然風騷入骨，俱有極度迷人的風姿。

她向英羽瞥了一眼，忽地面色一沉道：「好胆量！」語音未落，身形急晃，五根纖纖玉指，已扣向英羽的脈門。

英羽急道：「諫前輩：妳聽我說……」足尖輕點，後躍三尺，同時抖掌一揮向諫笑姑拍出一掌。

「好功夫，勿怪敢如此大胆了！」諫笑姑輕蹙淺笑，語氣中顯得柔媚已極，可是，她一雙玉掌並沒有閒着，上下翻飛，一連使出四記凌厲的擒拿手法。

英羽巧獲沸波秘學，對擒拿手法已有獨到的研究，他雖然知道決非諫笑姑的對手，仍展開擒龍手法與諫笑姑惡鬥。

一晃十餘招，諫笑姑竟對他無可奈何，這位海天禍水當眞動了怒火，她的身形像幽靈般的往返飄飛，右掌以無可比擬的速度，終於一把扣到英羽的脈門，跟着一連點出兩指，制住了他的穴道。

然後，她回顧肖雲道：「這兒沒有妳的事了，妳去吧。」

伸手一撈，她挾着英羽進入她居住的秘室，掛起綉帳，將他平放錦榻之上，哼了一聲，道：「姓英的，你當眞是慕名而來的麼？」

英羽哈哈一陣狂笑道：「慕名？哈哈……人貴自知，妳爲什麼不去照照鏡子？」

諫笑姑勃然大怒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小子，你以爲老娘不敢殺你不成！」

英羽冷冷道：「很好，妳動手吧。」

諫笑姑玉掌一揚，一股窒人的勁風，已向英羽的面門壓來。

顯然，這一掌她是含怒而發，不必掌勢落實，英羽必無倖理。

（未完待續）

·小啓·

「流星、蝴蝶、劍」作者古龍君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 者·



風塵怒俠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假道士張百機成立三光門，擁推呂柏年爲門主，爲摧毀人寰五絕作各項準備。呂柏年現身制服姜文宏離去後，橫山進士解九如立即化裝成姜文宏，偕丐帮帮主等赴神龍劍客呂鴻飛設下的和平宴會，人寰五絕方面以總護法血手印風鋒爲首，在席間施展詭計，挑撥正道各派，同時，風鋒施展玄功，藉樂聲催動各派掌門身上劇毒，正危急間，忽有五黑袍蒙面人闖入，喝令在座者俱得服從命令，否則殺無赦，風鋒命簡捷率四手下往鬥，只一招便爲一黑袍人所殺，風鋒色厲內荏的喝問對方是否衝他們而來——

一掌解重圍　輕身犯虎穴

黑袍人道：「也可以這樣說。」

血手印風鋒道：「那麼各位是各大門派請來的奧援了？」

黑袍人道：「你是這樣想麼？」

血手印風鋒道：「如果各位是大門派的奧援，那麼，我們就當另講另談了。」

黑袍人哈哈一笑道：「你好像想用各大門派來和老夫討價還價……」

血手印風鋒笑了一笑道：「難道不可以麼？」

黑袍人笑聲一斂道：「老夫老實告訴你，各大門派與老夫毫無關係，老夫也不是他們請來的奧援，老夫是兩得其利的漁翁。」

血手印風鋒怔一怔，搖頭道：「老夫不信。」

黑袍人道：「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不過老夫說一句大話，如果老夫不准你爲難各大門派，你們縱有通天手段，也是無可奈何。」

血手印風鋒道：「老夫更是不相信了。」

黑袍人道：「好，老夫現在就說，不准你爲難各大門派，你有什麼手段就使出來吧！」

血手印風鋒心念一動，道：「要是各位無法保全各大門派呢？」

黑袍人道：「老夫拔腿就走，而且，也不再找你們的痲煩了。」

血手印風鋒道：「此話當眞？」

黑袍人道：「老夫言出如金，自是當眞，不過你如奈何不了各大門派，那就除降之外，只有死路一條了。」

血手印風鋒剛才已經試出下在羣雄身上的奇毒，並未被暗中消解，心裏篤定，點頭一笑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到時候可不要失言。」

黑袍人不耐煩的道：「少囉嗦，出手吧！」

血手印風鋒微微一笑，右手一拉弦弓，那二胡便發出一聲尖長刺耳的聲音，那聲音一起，只見各大門派中人，個個皺眉苦臉，汗出如漿。

血手印風鋒心黑手辣，弦弓一提，第二聲又震天而起，座中羣雄，已有人呻吟出聲了。

血手印風鋒哈哈一笑，道：「各位難道就眼看着他們命喪當場麼！……。」

一語未了，只見那黑袍人向身旁一個瘦小的黑袍人點了一點頭，那黑袍人發出一聲清越的喝聲道：「大家張開口來……」

接着，只見他抬手之間，以滿天花雨手法，打出一片白光，向羣雄口中投去。

這時，羣雄體內劇毒已開始發動，正心如刀割，痛苦難當，便都毫無攷慮的張口接住射來白光。

白光入口，頓覺清涼無比，痛苦立消。

血手印風鋒因那黑袍人出手太快，自己又空不出手來阻止，同時也不大相信那黑袍人眞能解除羣雄體內劇毒，時機稍縱卽逝，白光盡皆投入羣雄口中，無一失手落空。

血手印風鋒震弦拉出一曲怪異的調子，可是羣雄已無動於中，一片寧靜之色。

反是，血手印風鋒臉上却現了汗珠，他是心裏急得冒出來的汗。

那爲主的黑袍人冷冷的道：「風鋒，你也不用白費氣力了，快快投降求命吧！」

血手印風鋒愕然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怎能解得本敎『五經』奇毒？」

黑袍人道：「區區五經奇毒，在老夫眼中算不了一回事，至於老夫是什麼人，你歸順之後自會知道，現在老夫從一數至十，算是給你攷慮的時間，如老夫數到十，你仍不能決定，那你以後就是想歸順本敎，老夫也不要了。」

話聲一落，接着，口中便吐出一個「一」字。

血手印風鋒保持着原來的姿態，但自他以下的數十位高手，都紛紛離座而起，各佔方位，守住了半座大廳。

同時，另有二八十六人，嚴密的護在他兩側。

黑袍人視如不見，口中的數字，已經數到了「七」。

血手印風鋒目光一轉，忽然向神龍劍客呂鴻飛望了過去，神龍劍客呂鴻飛接着發出一聲哈哈大笑，左手一抬，打出一蓬銀雨，右袖一揮，發出一道藍燄。

按照血手印風鋒的指示，這些暗器原該發向那五個黑袍人的，詎料，神龍劍客呂鴻飛一出手却是招呼了同桌的那幾位公正人。

這等近身相接發出的暗器，就算那幾位公正人身負絕世奇技，也無法施展出手，何況心理上毫無準備。

說來話長，但當時情景，却是快似電光石火，只聽陣陣怒吼，與神龍劍客呂鴻飛同桌的那些公正人，紛紛翻身倒射而出。

可是，那些人射不出丈遠，又都跌倒地上，一陣狂號，立時口吐鮮血而亡。

同時，神龍劍客呂鴻飛已拔出腰中長劍，跳身站到桌上，雙目神光怒射，與手中寶劍霞光閃閃交輝。

血手印風鋒大喝一聲道：「呂鴻飛你瘋了？」

喝聲中只見他身後射起二條人影，齊向神龍劍客呂鴻飛撲去。

那黑袍人却像沒有長眼睛，對當前所發生的事故，就像沒有看見一樣，口中冷冷的吐出「九」。

那撲向神龍劍客呂鴻飛的二人，已刀來劍往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

這時，那黑袍人口中冷峭的吐出了一個「十」字，接着厲聲道：「風鋒，你沒有機會了，出來受死吧！」

那黑袍人冷靜陰沉，放射着無可比擬的肅殺之氣，血手印風鋒這一向殺人不眨眼的老魔頭，也便爲他那種氣勢所懾，暗暗驚駭不已。

不過事已至此，「十」數已滿，只有拾命一拚了，心念轉動間，他正想發動一場混戰，從混戰中逃出之際，可是那黑袍人已再不給他任何機會。

只見他話聲一落，人已飄身而起，向血手印風鋒走來，身法奇快無比，幌肩就到了血手印風鋒面前。

血手印風鋒大喝一聲，舉手一掌，向黑袍人拍了下去，黑袍人雙掌一翻，竟硬接了血手印風鋒一掌。

兩掌相接，血手印風鋒竟被震得一連倒退四五步，接着只見他雙膝一軟，仆倒地上，隨又見他全身立時縮小了下去……

漸縮漸小，最後，只見成了一堆黃水，連衣服都化得不見了。

血手印風鋒死像之慘，令人不忍卒睹，所有羣魔如遭雷殛，人人心慌意亂，手足無措。

那二個和神龍劍客呂鴻飛打得難解難分的漢子，瞽目間，見到了血手印風鋒的死狀，不免心意一慌。

就這心神微微一分，神龍劍客呂鴻飛大喝一聲，劍光閃動，登時把那二個漢子活活劈成四段。

鮮血濺飛中，神龍劍客呂鴻飛已按劍緩步走了過來。

這時，羣魔已被那黑袍人驚天動地一擊，震得人人自危，提心吊胆，大氣也不敢吐一口，更沒有人敢挺身而出，與黑袍人動手了。

黑袍人兩道閃電似的神光，在羣魔面上閃來掠去，只看得羣魔心弦，一陣一陣的收縮。

神龍劍客呂鴻飛走到羣魔之前，抱劍一拱，道：「老夫已決心棄暗投明，希望各位也能猛省回頭，否則，血手印風鋒就是榜樣。」

羣魔人人心裏明白，說打，那是毫無希望，說死，又未免太沒價值，只是神龍劍客呂鴻飛的話，他們不敢立時完全相信，黑袍人也會放過他們，不由得都向黑袍人望去。

黑袍人這時肅殺之氣一歛道：「老夫可以饒你們不死，但你們以後得聽命於老夫，如心生不軌，老夫可嚴懲不貸。」

黑袍人這一鬆口，羣魔已是一齊棄去兵刃，抱拳高舉，同聲應道：「我等願歸順敎主，以後聽敎主之命是從，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黑袍人點頭道：「好，現在你們都是本敎弟子了，各位張開嘴來，領受本敎聖丹！」

黑袍人目光如炬，羣魔心裏雖知道那聖丹絕不是什麼好東西，可是誰也不敢不張開口來。

羣魔一張口，只見那黑袍人揮手洒出一片白光，人人但覺口中一甜，東西已經入了口。

有那心生狡獪之人，本想暗中弄鬼，可是入口一甜，立時化作水液，順喉一滑，落入腸中。

黑袍人更是精明，接着又要他們自報姓名，這一來，就那幸未吞下聖丹之人，也無法不將聖丹吞入腸中了。

因爲，黑袍人目光烱烱，監視得非常嚴密，既無法吐出，一開口說話，自然就滑入腹中去了。

黑袍人眼看無一漏網，微微一笑，道：「本敎敎名三光，各位現在都是本敎生死弟兄了……」

話聲忽然一頓，目光流轉，在羣魔臉上一掃而過，接着話聲一沉，道：「各位現在可以離開這裏了！」

大家都楞住了，要不是他腦子有毛病，那就是大家耳朶聽錯了，叫他們走，走到那裏去？

費了這麼大的勁，就這樣輕輕鬆鬆一句話，叫他們走？

有人忍不住，自己輕輕的向自已道：「叫我們到那裏去？」

他却自言自語之聲，原是極輕極小，但却被那黑袍人聽到了，大喝一聲，道：「去！回到你們老尊者那裏去！」

大家又是一呆，念頭還沒轉過來，那黑袍人又是一聲大喝道：「大家還不去，難道要老夫親自送你們上路麼！」

吼聲如雷，充滿了令人胆戰心驚的殺氣，羣魔那敢多問，哄的一聲，衝出大廳而去。

他們衝出大廳，人人耳中似又聽到一絲細語囑咐道：「回去後，注意老夫後命。」

語短意長，羣魔腦中，也就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反應，其實人人都聽到了這話，但人人又都祗以爲自已受到了這份密令。

羣魔一哄而去，頓時走得精光。

這時，各大門派羣雄如夢初醒，人人吁了一口長氣，準備過去與那五個黑袍人相見致謝，但大廳之中，同時也不見了他們五人的蹤跡。

轉眼却望見橫山進士解九如帶着一羣人走了進來，那羣人，原來就是各大門派近日來神秘失蹤的人。

這時一陣歡呼暫代替了每人極欲明瞭內情的渴望，都迎了上去，把橫山進士解九如擁向上座，你一言我一語，喋喋不休的問口不絕。

同時，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鎭和向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暗中一使眼色，趁着大家都湧向橫山進士解九如時，悄悄閃身出了大廳。

他們一出大廳，鐵掌神拳鍾大光閃身出來，向他們三人抱拳一笑道：「在下爲三位領路！」

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鎭和微笑點頭道：「外面料理得怎樣？」

鐵掌神拳鍾大光臉上笑開了花道：「意想不到的滿意，羣魔簡直沒有回手之力，就瓦解了。」

說話間，鐵掌神拳鍾大光已領着他們三位進了一座大小適中的花廳。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忽然口宣了一聲佛號，頗有舉足不前的樣子。

原來，這時花廳之上，只有四五個人，而那四五個人又都是婦道人家，沒有一個男子漢。

少林高僧戒律嚴謹，少林掌門人是以不免躊躇起來。

丐帮帮主隻手擎天陳鎭和也是怔了一怔，但很快的就哈哈一笑道：「各位看，座上那位高尼，不是心如神尼麼！」舉步當先進入花廳。

廳中除了一位心如神尼外，還有二位中年以上的婦人，一位就是呂柏年的母親呂夫人，另一位便是辣手夫人宋秋音，除了她們二人外，另外又還有二位貌比花嬌，但裝束淡雅的少年女子。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沒有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那樣拘謹，微微一笑，隨在老花子身後而入。

少林掌門悟眞禪師低首合十而進，走在第三。

廳中各位武林奇女，同時起座相迎。

鐵掌神拳鍾大光替三位掌門人引見了呂夫人，最後，介紹到那二位少女，臉上的笑紋堆得比山都高。

敢情，那二位少女一位就是他的愛女鍾玉珊，

另一位就是黑衣仙姑何秀瓊，怪不得他特別高興。

賓主就座，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目光向黑衣仙姑何秀瓊臉上一落，道：「聽說姑娘已悄離茶洞而去，想不到也趕到君山來了。」

心如神尼與辣手夫人和鍾玉珊的來到，都不足爲奇，她們原就該來參加這次大會的，只有黑衣仙姑何秀瓊出現得出人意料之外，所以老花子先問上了她。

黑衣仙姑何秀瓊微笑道：「晚輩原已無心再出江湖，但家師所命，所以只好偬偬又來現醜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怔了一怔，道：「令師是……。」老花子對她出身並不是無知，這時聽她乃是奉師命而來，不由迷惑起來了。

黑衣仙姑何秀瓊道：「家師道號野和尚，不知老前輩知不知道，晚輩也是新近才由他老人家收列門牆。」

野和尚這名字在老花子耳中可不陌生，當下「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他老人家……。」

黑衣仙姑何秀瓊不待他說畢，接着又道：「家師因慮人寰五絕狡獪多詐，陰謀詭計，防不勝防，所以不敢把眞的解藥托由楊大哥帶回，一則防他們途中截奪，再則防他們一計不成，又生別計，所以才命晚輩在他們措手不及之下，奉上解藥，這樣他們就來不及另作安排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聽得哈哈大笑道：「原來野和尚老前輩早有安排，但我老花子可提心吊胆，連飯都吃不下。」

忽然一聲朗笑傳了過來，接道：「陳兄，小弟知道你要借題發揮，乘機打秋風，已吩咐廚下準備去了，稍頃，小弟要敬你三杯，並表示小弟這些年來的歉意。」

神龍劍客呂鴻飛神采飛揚，喜氣洋洋的一面走了進來，一面又高揖齊眉，向各掌門人道歉。

要知神龍劍客呂鴻飛俠名滿天下，和這幾位大掌門人原就認識，事變後，彼此之間才疏遠避不見面了，這時，才又恢復了原有的交情。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宣了一聲佛號，合十道：「這次武林浩劫，多承令郎鼎力回天，老衲謹代表少林一派，表示謝意。」

神龍劍客呂鴻飛臉上掠起一道紅暈，道：「老禪師快不要這樣說，否則在下更是無地自容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本來也想代表武當派表示謝意，但這樣一來，也就只好一笑而罷。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是直腸子人，有話不說出來，就會難過，他可不管該說不該說，面色一正，道：「呂兄，老花子倒要問問你，你爲什麼不惜聲譽，甘願做人寰五絕的走狗，你要不是有個好兒子，我老花子可眞替你可惜。」

神龍劍客呂鴻飛慘然而笑道：「陳兄，你那裏知道小弟的處境……。」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道：「眞金不怕火，處境再惡劣，也可以一死保持淸白。」

神龍劍客呂鴻飛一嘆道：「陳兄，有些事情說來是容易，但做起來，就不如想像般單純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道：「就拿小弟最初的遭遇來說，我那時要死，隨時可以自絕一死，但是小弟不願意死得那樣無聲無息，我雖被人寰五絕關了在暗無天日的黑牢之內，但我滿懷脫困的憧憬，忍死而待天日重光，然後明雪心頭之恨。」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皺了一皺眉頭，說道：「呂兄可是說，過去你一直被人寰五絕關於黑牢之內？」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小弟在黑牢之內，一直被關了八年，直到年前才被放出來，接掌『龍鳳山莊』。」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這樣說來，以前的『龍鳳山莊』莊主不是施主了。」

神龍劍客呂鴻飛點頭道：「當然不是小弟，但不過是頂着小弟的名號爲所欲爲罷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道：「爲什麼又不用那頂替的人，一直頂替下去，不就沒有了今天的失算麼。」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可能是那頂替小弟的人，犯了嚴重的錯誤，所以才放小弟出來補救。」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一笑道：「這一招人寰五絕就太笨了。」

神龍劍客呂鴻飛搖頭一笑道：「不能怪他們笨，只能說天命難違，人寰五絕該當出事。」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道：「此話又怎講？」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人寰五絕放小弟出來主持龍鳳山莊之前，原在小弟身上下了種種禁制，最厲害的就是小弟這時心念也被他們控制了，連原來久藏心中的報復之念，都被他們消除殆盡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重重的一跺脚，憂心忡忡的道：「糟糕……。」

接着，忽然一笑接道：「事情都過去了，還有什麼可糟糕的，我老花子是杞人憂天了。……你又怎樣擺脫他們的控制的？」

辣手夫人一笑插嘴道：「老花子你眞是無話找話問，除了呂少俠，你有這份能耐麼？」

神龍劍客呂鴻飛搖頭一笑，道：「這倒不是小兒。」

辣手夫人「咦！」了一聲，道：「是誰？」

「是佛手金針楊老前輩！」

老花子笑道：「他也來了……」

呂夫人忽然想起了呂柏年，「啊！」了一聲道：「奇怪，柏年爲什麼還不回來？」

神龍劍客呂鴻飛一笑道：「我忘了，他已經去了，暫時不會回來了。」

呂夫人緊皺着眉頭，輕輕嘆了一聲，道：「你們沒有爲難她們母子吧？」

神龍劍客呂鴻飛搖了搖頭，說道：「柏年不但把她們放走了，而且還叫她們把自己的細軟都帶走了。」

呂夫人含笑着點了點頭。

鐵掌神拳鍾大光凝目一怔道：「你們說誰？」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自然是她們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輕輕「嗯！」了一聲，接着神色一正，道：「呂大哥，小弟有一句話，不得不說，你們這件事做得有欠攷慮。」

呂夫人接口道：「鍾伯伯，他們也可憐，得饒人處且饒人……。」

鐵掌神拳鍾大光搖手截口道：「小弟不是要爲難她們，而且是認爲不應該趕她們走，不管怎樣說，她們總是……」

一語未了，神龍劍客呂鴻飛已恍然而悟，笑道：「賢弟，你把她們當作什麼人了，難道小兄眞有這樣的兒女麼？」

鐵掌神拳鍾大光，深感迷惘地問道：「難道不是？」

神龍劍客呂鴻飛聳聳肩頭道：「當然不是，要不小兄氣都要氣死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長吁了一口氣，訕訕的笑道：「小弟做夢也沒想到，內情這樣奇奇怪怪。」

酒菜送進來了，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眞一口氣喝了八大碗酒，八大碗飯。

同時，趙凱也偷偷的溜到了關姜文宏的地方，手起指落，解開了姜文宏被制的穴道，道：「大哥，你我相交一場，小弟只能幫忙到這裏，你快逃走吧！」

姜文宏活動了一下手脚，輕輕道：「外面怎樣了？」

趙凱道：「你們一敗塗地了，你這時正好在紛亂中逃出君山去。」

姜文宏臉色變得慘白，沉思了一陣，一頓脚恨恨的道：「好，二弟，我承你的情，我們後會有期。」側身逃了出去。

趙凱望着姜文宏消失的背影，不由長嘆了一聲，自言自語道：「放走了大哥，不知三弟會不會怪我，唉……。」心中說不出的矛盾和苦惱。

「唉！……。」在他背後響起了同樣的一聲嘆息之聲。

趙凱聞聲大驚，錯步旋身，當他看清那嘆息之人是誰時，突然有一種頭昏目眩的感覺……。

趙凱心裏想起三弟，眞是倒霉，後面撞破他行藏的偏是三弟呂柏年。

趙凱輕輕的，忸怩的叫了一聲：「三弟……。」他還有什麼話好說，接下去是一陣訕笑。

呂柏年還穿着黑袍，頭上還罩着頭罩，被趙凱一眼認出之後，並不以爲怪，更不否認，同時，也叫了一聲：「二哥……。」

趙凱囁嚅地道：「我……我……知道……不該放他，……可是……可是……他過去救過我……我一命……。」

呂柏年一笑道：「二哥，小弟沒怪你，其實我本就是來放他的，不管怎樣，他總做過我們的大哥，是不是。」

趙凱活潑刁鑽，但內心之中，却是一個情感重於理智的人，激動的道：「三弟，你說得不錯，他總是我們大哥。」

呂柏年一嘆道：「不過，從今以後，我們和他已是恩斷義絕，希望二哥對這一點，有深切的瞭解，以免將來被他所乘，害了自己，又害了整個的武林。」

趙凱頭一低，過了半天，點頭道：「三弟說得是，忠奸不兩立，正邪不並存，小兄弟明白『大義』的眞諦。」

呂柏年輕吁了一口氣，道：「二哥，我們就把他忘記了吧！走！我們也該上路了。」

趙凱怔了一怔，道：「又要到那裏去？」

呂柏年道：「你難道忘記了令祖！」

趙凱一跳道：「他老人家在那裏？」

呂柏年笑了笑道：「說了你也找不到，你隨我去就是！」轉身先走了出去。

趙凱隨在呂柏年身後，一直出了「龍鳳山莊」，到了湖邊，跳上一艘快艇，水手一搖槳，把他們送入洞庭湖之中而去……。

話說姜文宏逃出龍鳳山莊，這時正有大批的人，向湖邊湧去，他情況不明，也不敢亂打聽，抓了一頂大草帽，壓在頭頂上，混在人羣之中上了船，到了岳陽，幸未被人發現。

上岸後，暗中吁了一口氣，急速的離開了大夥，找地方另外換了裝束，這才無精打彩的向桐柏山而去。

桐柏山這一下可熱鬧了，「龍鳳山莊」放出來的人，像潮水一般，都回來了。

姜文宏任務特殊，不但對各大門派隱藏了身份，就是人寰五絕的手下，除了有數幾人認識他外，其他的人，也不知道他是誰。

他進入桐柏山區，就被自己人暗中監視住了。

這時，他便出了表明身份的暗號，人家表面上不阻止他，但暗中對他却更是驚疑猜忌。

到得桐柏山他逕直向裏衝，人家可就對他不客氣了，忽然一隻手伸過來，扣住他脖子，冷笑道：「朋友，你也未免太得意忘形了！」

姜文宏回轉頭去，不由一笑，道：「九哥，是我！」

人寰五絕五人共有十三個徒弟，由老大至十三弟，一字排列，兄弟相稱。

姜文宏算是最小，自己人稱姜十三，但他的成就在十三人中最為突出，當然他的資質最好，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便因他是惡華陀潘天士的最小徒弟，同時又深得另外四位師叔喜愛，所以所得特多，是以秀出羣魔。

姜文宏鑾有自信，却忘了自己掩住了本來面目，他口中的九哥倪一虎已經不認識他了。

此人一向兇猛如虎，肌肉多於頭腦，大吼一聲，道：「誰是你的九哥，你少在老子面前搗鬼。」

大掌一揮，便是一記耳光。

姜文宏也是時乖運蹇，想不到九哥會不認他，一時大意，竟被他一掌打個正着，臉上頓時現出了五條疤痕。

姜文宏那裏知道「龍鳳山莊」事件，已是使到桐柏山迷惑困擾到了極點，人心浮動，疑神疑鬼。

姜文宏在五絕面前，向來是天之驕子，當時不免勃然大怒，冷笑一聲，道：「倪一虎，你不要給臉不要臉……」

一語未了，倪一虎的火氣冒得比他更大，暴喝一聲，道：「你是找死，倪爺爺的名字，豈是你叫的。」

雙拳齊出，向姜文宏身上攻到。

姜文宏挨了一耳光，心中已是不忿，倪一虎再向他下手，那更是火上加油，當下也不退讓，冷笑一聲，就和倪一虎動起手來。

兩人心中都有氣，打起來手下絕不留情，轉眼間已力拚了六七回合。

倪一虎在這六七招中，被姜文宏搶盡先機，未能還攻一招，不由更是暴跳如雷，奮力死拚。

這時，忽然一聲冷喝傳來道：「住手！」

姜文宏瞥眼間，已看出來人是醜嫦娥卜妙妙，他心眼靈活，已收手向醜嫦娥卜妙妙身前縱去，一面傳音道：「五姑，我是文宏，九哥故意找麻煩，不讓我回來。」

醜嫦娥卜妙妙一怔道：「你是文宏……。」

倪一虎頭腦簡單，以為姜文宏想逃，大喝一聲，又撲身而到。

醜嫦娥卜妙妙氣得一甩袖道：「倪一虎，你敢不聽我的話。」

袖風一捲而出，把倪一虎震出一丈開外。

醜嫦娥卜妙妙道：「快走，你師父正在發脾氣啦！」

姜文宏隨在醜嫦娥卜妙妙身後，到得後院，忽然，「唉喲！」一聲，脚下一陣踉蹌……。

醜嫦娥卜妙妙回身抄住他道：「文宏，你怎樣了？」

姜文宏緩了一口氣，蒼白着臉色，搖了一搖頭，道：「五姑，我沒有什麼。」

醜嫦娥卜妙妙雙眉皺一皺道：「你受了傷？」

姜文宏無可奈何的，點了一點頭，但接着又道：「傷勢並不嚴重，但一路趕回來，又餓又累，剛才又……。」

醜嫦娥卜妙妙雖是一個心黑手辣的大魔頭，但到底是女人，姜文宏嘴巴甜，早就深得她歡心，因此對他特別多一份關心，蛾眉一顰，身形一折，却帶着他轉了向，轉到自己的住處。

姜文宏劍眉一揚，臉上掠過一道微笑。

原來狡獪的姜文宏，與倪一虎動手之後，已經察出桐柏山情形有異，心理上沒有準備，怕見了師父之後，對答不妥，遭嚴厲責罰，仗着平日深得醜嫦娥卜妙妙歡心，動起了心機。

醜嫦娥卜妙妙把他帶回自己住所，一面吩咐他弄吃的，一面就要親自替他檢視傷勢。

姜文宏根本就沒有受絲毫傷，如何經得檢視，當下裝出好強的姿態，搖頭道：「傷勢眞不要緊，靜一靜就好了。」

醜嫦娥卜妙妙笑了一笑，取出一粒丸藥納入他口中，道：「那你就好好的調息一下吧。」

姜文宏暗暗一笑，閉目調息起來，其實他心中却是紛亂如麻，那能眞的調息。

他責任重大，落得如此灰頭灰腦回來，平時師父雖然寵愛，自己還是捏了把汗，提心吊胆不已。

菜飯送到，姜文宏狼吞虎嚥的先一口氣吃了三大碗飯，又訕訕的一笑，道：「五姑，我眞是太餓了。」

同時，又把飯碗遞給侍婢，要她去盛第四碗。

第四碗飯盛來，開始斯斯文文的吃了，同時也有一句，沒一句的和醜嫦娥卜妙妙閒談起來。

從醜嫦娥卜妙妙口中，得够了他所要的資料，才把第四碗飯吃完，裝出無限滿足舒暢的神情，…

笑道：「現在可舒服極了。」

醜嫦娥卜妙妙站起來一笑道：「那你就準備挨罵去吧！」

姜文宏愁眉苦臉道：「五姑，您可要幫幫我的忙啊！」

姜文宏其實已經成竹在胸，既不緊張也不担心了。

到得五尊者的特別會議室，姜文宏偸偸向師父和三位師叔臉上望去，只見他們個個拉長着一張臉，臉色非常難看。

姜文宏搶步拜倒在地，口中叫了一聲：「師父師叔！」便是一連串的磕頭。

顯得既惶悚又可憐，同時還帶着激憤的神情。

惡華陀潘天士冷笑了一聲，沒有開腔。

僞君子賈美仁「哼」了一聲，沉聲道：「你還有面目回來？」

姜文宏叩頭道：「弟子該死！」

眞小人費我怒目喝道：「你既知該死，為什麼不死在外面？」

姜文宏機械似的又叩着頭道：「弟子本應死在龍鳳山莊，以謝師父師叔們教養深恩……。」

假菩薩丁零嘻嘻一笑道：「你是想回來看看我們氣死了沒有，是不是？」

姜文宏哀呼一聲道：「師父師叔啊……」

醜嫦娥卜妙妙冷笑一聲，道：「文宏忍死回來，自然有道理，你們難道就這樣把不住氣，不能讓他好好說個明白。」

姜文宏叩首如雨道：「弟子厚顏回來，實有機密大事向師父師叔禀報，請師父師叔開恩，給弟子一個禀報的機會，弟子立即自絕當場，以謝敗師之罪。」

惡華陀潘天士「嗯！」了一聲，道：「你有什麼話，你說吧！」

姜文宏叩首道：「多謝師父宏恩！」接着又叩了一個頭，俯伏在地道：「弟子這次雖然一敗塗地，但却發現了一個很大的秘密。」有意吊味口似的一頓，沒有了下文。

醜嫦娥卜妙妙微微一笑，道：「什麼秘密？」

姜文宏道：「就是那批黑袍人的眞正身份。」

惡華陀潘天士微微動容，道：「他們是些什麼人？」

姜文宏道：「都是那呂柏年弄的鬼！」

假菩薩丁零哈哈一笑，道：「你在胡說些什麼？呂柏年還能弄鬼麼？」

姜文宏道：「弟子無法理解呂柏年為什麼還是好好的絲毫無損，但弟子却親眼看到呂柏年隱身於黑袍面罩之後。」

眞小人費我道：「呂柏年是你大師兄親自下的手，豈會有錯。」

姜文宏道：「弟子說的是事實，弟子確確實實，見到呂柏年。」

假菩薩丁零道：「你見到的那呂柏年，也許是別人扮裝的。」

姜文宏道：「絕不是別人扮裝的，弟子敢以性命保證。」

惡華陀潘天士沉思了一陣道：「你有什麼由一口認定他就是呂柏年本人？」

姜文宏道：「弟子就是被他出手拿住的，否則，別人弟子就是不敵，也有突圍逃跑之能。」

接着，他就把如何被擒的經過情形，說了出來，自然，也少不得臉上貼金，說是自己扯下了呂柏年頭罩，所以才看破呂柏年的隱密。

假菩薩丁零冷笑一聲，道：「你要眞發現了他的秘密，他能讓你活着回來麼？」

姜文宏道：「師叔說得一點不錯，弟子認為他除了有心滅口之外，更想從弟子口中獲得寶貴的資料，所以，他當時並沒有殺害弟子，只是把弟子囚禁起來。」

僞君子賈美仁道：「那你又怎能逃得出來？」

姜文宏道：「弟子與趙凱的關係保持得非常良好，是他私自放弟子逃出來的。」

惡華陀潘天士忽然點了一點頭道：「是趙凱暗中相助，有此可能！」

假菩薩丁零本來還有話想說，因見惡華陀潘天士相信了姜文宏的話，只好順口點頭道：「大哥說的是，這也是姜賢侄運氣好，偏有那樣一個不知輕重的趙凱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惡華陀潘天士朝姜文宏一揮手道：「起來，去把你大師兄找來。」

姜文宏暗吁了一口氣，又叩了一個頭，翻身站了起來，走到廳外，傳了師父的話，回來畢恭畢敬的侍立在惡華陀潘天士身後。

不久，惡華陀潘天士的大弟子，一指回天胡一指應召而來，行禮見過了師父師叔，惡華陀潘天士命他下首落了座。

一指回天胡一指已是年將六十，惡華陀潘天士對他也比較客氣，給了他一個座位。

一指回天胡一指落座之後，望了姜文宏一眼，微微點頭，打了招呼，便靜待師父吩咐。

惡華陀潘天士道：「一指，你姜師弟說，呂柏年還是好好的，你當時是怎樣下手的？」

一指回天胡一指望向姜文宏訝然道：「此話當眞？」

姜文宏肯定的道：「一點不假。」

一指回天胡一指皺着眉頭道：「弟子當時用的是七煞針，一連刺了他『天柱』，『風池』，『合谷』，『三陰交』，『祁門』，『湧泉』，『三間』七處大穴……」

惡華陀潘天士道：「問題不在這裏！」

一指回天胡一指道：「師父的意思是？」

惡華陀潘天士道：「當時那受針的人，是不是呂柏年本人？」

一指回天胡一指道：「那人如果不是呂柏年，也必是另外一個毒人，別的不說，就說弟子用過的那幾枚七煞針，針上沾染的奇毒，就非一般毒物可比，常人體內那會有這厲害的毒質。」

惡華陀潘天士點頭道：「這樣說來，那受針之人，也必是呂柏年無疑了。」

一指回天胡一指道：「弟子還先用本門化屍奇毒，試一試他，他毫不在乎，他要不是呂柏年，別人受得了麼？」

惡華陀潘天士回頭望了姜文宏一眼，道：「你明白你師兄的話吧？」

姜文宏道：「呂柏年那人狡獪非凡，一切都不能以常情論斷，師兄下手的也許便是呂柏年本人，因爲非如此，誰又瞞得過師兄，但他如何能安然無事，那就令人費解了。」

一指回天胡一指見姜文宏並不反駁他的話，而且說出來的話，雙方都能兼顧，平心靜氣的想了一想道：「請問師父，呂柏年能不能用移宮過穴之法，逃過金針之危？」

惡華陀潘天士沉吟了一陣道：「這是最合理的解釋，他能在你手下，施展移宮過穴之法，而不被你發覺，那他眞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了。」

話聲頓了一頓，道：「文宏，你能發現這一點，算是一功，功過相抵，恕你無罪了。」

姜文宏轉身出來，又謝了師父師叔。

惡華陀潘天士忽然哈哈大笑道：「呂柏年呀！呂柏年！老夫就不相信你再逃得過老夫的毒手。」

忽然，一聲冷笑接口道：「咱們走着瞧吧！」

那冷笑之聲，從外面含勁而入，繚繞耳際，不絕如縷，但又飄忽無倫，就惡華陀潘天士那高的功力，也無法測定發笑人藏身之處。

惡華陀潘天士凝神默察了一陣，仍然測不出笑聲來處，心中暗暗一凛，但旋即發聲大笑道：「隱起身形，豈是大丈夫行徑，有種就現出身來，給老夫看看你是什麼東西？」

他發勁揚聲，震得全廳都是回應之聲。

他這一發話，外面却是一片寂然，再不聞回話之聲，看樣子那發話之人，似已遠離而去。

惡華陀潘天士輕喝一聲，道：「來人！」

人寰五絕居住之地，別成一體，平時外人擅自不得進入，惡華陀潘天士呼聲落地，忽聞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傳來，旋即到了大廳之外。

惡華陀潘天士不待來人發話，接着又道：「進來！」

只見一前一後，兩個黑袍人走了進來……。

目空一切如惡華陀潘天士者，這時也不免心神大震，不由自主的霍地離座而起，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其他各人，自是更不用說，無不提功凝勁，嚴密戒備。

那二個黑袍人緩步慢行，對驚惶失措的廳上羣魔，理也不理，直走到離他們不遠之處，才停身站住。

二人同時停身，同時取下頭罩，現出二張面孔來。

只見一個是童顏白髮，頭挽道髻，是一個年耆老邁之人，另一個則是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細皮嫩肉，白裏透紅，極是俊美，但俊美之中，英風颯颯，殺氣騰騰。

姜文宏失聲大叫道：「他就是呂柏年！」

敢情，呂柏年放走羣魔之後，利用他們作掩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已化裝易容滲入了桐柏山魔窟。

儘管人寰五絕對歸來的人不放心，暗中防範得極是嚴密，但畢竟人數太多，一時之間難以週全。

是以人寰五絕做夢也想不到，內部已經有了問題。

呂柏年道：「不錯，在下就是呂柏年。」

人寰五絕並不認識那道髻老人，正要發話相問，呂柏年接口又道：「你們這別院四週，早已埋伏了在下數十手下，識時務者，束手待擒，尚可保全一命……」

惡華陀潘天士又驚又怒，哈哈一笑道：「小子，你不是在做白日夢麼？」

呂柏年冷冷的道：「你要不相信，叫叫你的人看，看看有沒人應命？」

惡華陀潘天士回頭望了姜文宏一眼，揮手道：「你出去看看！」

姜文宏心領神會的欠身道：「弟子遵命！」舉步向大廳之外走去。

他們住的這地方，因爲別成一體，在範圍之內發生了變故，外面確有不知之弊，惡華陀潘天士要姜文宏去察看，自然也另外還有深意。

呂柏年竟不阻止姜文宏，只冷冷的笑了一聲，

任他出廳而去。

姜文宏走出廳外，迎面便看見二個衞士倒仆地上，當下便出了一身冷汗，硬着頭皮再向外走去，正要走下台階的時候，眼前人影一閃，一個黑袍人擋住了他去路，喝道：「回去！」

台階下面，是一片花園，有一道高牆，牆邊門首，兩個衞士正挺胸持槍而立。

姜文宏當然看得出，那二個衞士已不是自己人了。

不過，他這時見到了活人，心裏反而安定了下來，因爲當今之世，除了呂柏年和師父師叔等有數幾個人外，餘者他眞還沒有放在眼裏。

何況，牆外就是自己的天下，憑他，這幾個人豈能難爲得了他。

自大加成算，姜文宏立時胆氣一壯，惡念立生，微微一笑，道：「兩位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左手一揚，劈向一人，右腕向後一探，已拔出肩上寶劍。

他動作迅快無比，立時逼得那二人一分中間現出一條路來。

姜文宏身形一矮，便從那空隙之中，疾射了出去。

可是那二人並未追趕，但另有一條人影，疾如離弦急矢一般，斜空掠來，硬擋住了他去路。

姜文宏這時離牆邊不足丈遠了，姜文宏怒喝一聲，道：「讓開！」劍花一起，連環三劍，電光石火般，猛攻而上。

那人哈哈一笑，道：「要給你走了，我們不是沒有蛇弄了麼？」

挺劍相迎，立時展開了一場兇猛的惡戰，但見劍光飛舞，勁氣排空，片刻間，已力鬥了十幾個回合。

這時，現身出來的黑袍人，又多了四五位，不過並未出手向他圍攻。

其實，用不着那些黑袍人圍攻，姜文宏已經心裏有數，絕無闖出去的機會了。

因爲，他已經發覺出和他過手的黑袍人，竟是出奇的厲害，二三十招下來，自己一直搶攻不到先機。

姜文宏當機立斷，打消了突圍的念頭，覺得還是回到師父身前去安全，於是盡出全力猛攻了三劍，接着，抽劍向屋內退去。

他經過台階上兩個黑袍人身邊時，那兩個黑袍人，也沒有攔截他，任他自去。

姜文宏回到廳中，惡華陀潘天士已是一目瞭然，不必多問了，一揮手，叫他站過一邊。

呂柏年沉聲道：「各位還不束手就擒，難道眞要嚐嚐本人的毒功麼？」

毒人之毒，天下無人可擋，呂柏年有此恃仗，所以敢如此把話說滿。

惡華陀潘天士哈哈一笑道：「你道小徒出不去，老夫就會怕了你麼，不過多給你們一個逃生的機會而已。」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你口中說不怕，可敢下來試試在下的毒功？」

惡華陀潘天士大喝一聲道：「你少在老夫面前賣狂。……」

說話間，右掌疾揚，激起一股強猛的勁風，直向呂柏年撞去。

呂柏年不慌不忙，雙袖一挽，現出一雙其白如玉的手掌來，雙掌一合，一翻，吐掌相迎。

呂柏年已存心要在一掌之下就把惡華陀潘天士置於死地，所以翻掌吐勁之際已將體內毒素逼出。

呂柏年的掌力奇毒無比，毒夫子可說是毒中之王，都擋不住呂柏年的毒勁，惡華陀潘天士功力雖高，夢想擋住呂柏年毒掌，只怕也萬萬不能。

呂柏年抱着十成的把握……。

只見惡華陀潘天士怪笑一聲，道：「老夫今天倒要見識見識你這毒人，到底是有什麼了不起？」

左掌在胸前化了一圈，硬把呂柏年發來毒勁，逼擋開去，接着，探掌又到，攻向呂柏年。

呂柏年見他接了自己一掌，竟然毫無中毒現象，暗暗一楞，心中忖道：「奇怪，他竟然不怕我的毒掌……。」

心神微分，惡華陀潘天士掌已遞到，幸好呂柏年除了毒功之外，本身功力原就極爲深厚，要不是這一掌倒下去的該是他自己了。

呂柏年輕身功夫天下無雙，立卽斂神搖肩，人已一個旋轉，從惡華陀潘天士掌緣翻了出去。

他這一翻身的動作，快若驚鴻，疾逾閃電，看得大家無不驚嘆出聲。

呂柏年險遭毒手，背脊上也是冒了一陣冷汗，同時却激起了他好勝之心，朗笑一聲，道：「人寰五絕，果然名不虛傳，再吃在下一掌看看！」

縱身一躍，直欺而回，雙掌齊出，左揮右掃，連環三掌，夾着漫天掌勁，潮湧而出。

惡華陀潘天士因呂柏年毒功厲害，已不敢開聲發話，悶聲不响的舉掌相迎。

只見拳來掌往，兩人已是打了在一團，分不清人影了。

兩人交手一接之間，連續幾招詭奇的攻守變化，彼此心中都有了數，誰也不敢輕視對方了。

這時，呂柏年心念電閃，對當前情況與可能成

功的機會，迅快的作了一個判斷，口中立時發出一聲輕嘯。

假道士張百機暗中一皺眉頭，當下提聚眞氣，暗中戒備。

姜文宏最担心的就是呂柏年毒人之毒，這時見師父惡華陀潘天士對呂柏年毒人之毒，毫不在乎，立時寬心大放，又活神活現起來了。

只見他挑眉一笑，閃身到了醜嫦娥卜妙妙的身後，輕聲道：「五姑，他們打得熱鬧，我們也別閒着吧。」

醜嫦娥卜妙妙微一笑道：「你打算做什麼？」

姜文宏道：「他們外面有不少人，這時不正好去收拾他們。」

醜嫦娥卜妙妙搖了一搖頭道：「你就愛多事，不要動！到時候他們還跑得了麼！」

姜文宏沒法，只有捺下性子，一旁觀看。

呂柏年與惡華陀潘天士兩人一口氣相拚了三四十招，忽然人影一分，各自收回掌勢，相對而立，四目交投，靜立不動。

這時，大家都看得出來，正是大風暴前的暫時沉寂，雙方都在運集眞氣，只要一出手，攻勢定然凌厲無比。

雙方相持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惡華陀潘天士突然向前欺進一步，左掌運指如風，疾點呂柏年胸前「玄機」要穴，右手一招「天外來鴻」，側掃而出。

一攻之中，勢道不同，凌厲無匹，各極其銳。

呂柏年也不退反進，突然向前一傾身子，雙手齊出，左手「推雲攫月」，直取正面來手，右手「迎狼拒虎」，硬接惡華陀潘天士左掌。

呂柏年指掌將要和惡華陀潘天士掌勢相觸之際，惡華陀潘天士突然退步收掌，後躍而退。

呂柏年似未料到惡華陀潘天士有此一着，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前一傾，雙掌一起落空，身後露出一絲破綻。

就這瞬刻之間，惡華陀潘天士已改招換式，繞到呂柏年身後，飛起一脚，踏虛而入，直取呂柏年後心。

呂柏年朗朗一笑，一提丹田眞氣，身子凌空而起，從惡華陀潘天士頭上一翻而過，同時，雙腿飛起，疾射而到。

惡華陀潘天士攻人不成，反成了被攻之勢，但他乃久經大敵之人，臨危不亂，猛一吸氣，全身忽然向後縮了一尺五寸，呂柏年脚法正好掠過他前胸而過。

兩人錯身而過，身子又分開了。

互以一輪快攻過後，大廳上立時又沉靜了下來，雙方又成了相峙之局，四目交投，一語不發。

但兩人心中都明白，今日之戰，鹿死誰手，誰也難以預料，彼此都沒有了勝人的信心。

雙方又相持了一盞茶工夫之久，惡華陀潘天士突然向左側橫跨兩步，道：「姓呂的，我們還要不要打？」

要打就打，何必問出這種話來，分明惡華陀潘天士已經無心和呂柏年一分高低了。

呂柏年原意是恃仗一身無人可敵的毒功而來，準備出其不意的，一鼓消滅人寰五絕，以免多事殺傷。

所以，並未驚動羣魔，一上來就有計劃的包圍了人寰五絕。

因爲，人寰五絕的規定自己限制住了自己人的行動，他們這裏面就是鬧翻了天，外面的人也不敢擅自入來過問。

呂柏年的行動不算不快，計劃更是週詳無比，其中只有一失，做夢也沒想到連毒夫子都受不住的毒掌惡華陀潘天士竟能安然無事，處之泰然。

這一點不但大出呂柏年之外，而且也斷絕了呂柏年成功之望。

呂柏年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也不願再作無謂的拚鬥，當下哈哈一笑，道：「你留不住在下，不怕江湖上笑話麼？」

惡華陀潘天士嘿！嘿！一笑道：「普天之下，誰人敢笑話老夫！」

呂柏年目光橫掃了大廳中羣魔一眼，舉步向廳外走去。

他經過眞小人費我身邊之時，忽然冷笑了一聲，道：「好，你敢暗算在下。」

忽然舉手一揮，向眞小人費我掃了過去。

敢情，眞小人費我見呂柏年並不如想像中可怕，可就心存僥倖，毛手毛脚，趁呂柏年從他身邊經過時，使出了暗算手法，一股陰柔勁力，射向呂柏年玄機要穴。

他那一指，無聲無息，也不見他抬手作勢，這一指之下，已經不知傷了多少成名英雄。

今天也是他活該倒霉，遇上了呂柏年，呂柏年一掌掃來，只覺一股辛辣之氣，撲面而到，接着喉頭一窒，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在別人看來，只見他身子搖了兩搖，便應聲倒了下去。

呂柏年微微一怔，也停住了卽將走出大廳的身形，凝目向眞小人費我望去。

他因爲毒功對惡華陀潘天士失效，所以，對眞小人費我出手一拂，也沒抱着多大的希望。

誰知這眞小人費我竟出乎意外的迎掌而倒，他能不停下來看個究竟麼？

眞小人費我身形一倒，人也接着縮小起來，立時就化成了一灘黃水，滲入地中，頃刻而盡。

羣魔心神無不大震，頓時張口結舌，動也不敢動一下了，毒人的毒功，算是給他們開了眼界了，原來這樣厲害。

同時，呂柏年也是心頭一喜，瞭解了一件事實，惡華陀潘天士雖然不怕他毒功，但其他四人可就不見得不怕他毒功。

與他同來的假道士張百機，似是也有着呂柏年同樣的顧忌，和同樣的瞭解，這時，向他傳音道：「這是一個好機會，何不立下殺手，除去了另外的三人……。」

一語未了，呂柏年劍眉一皺，道：「小弟也中了暗算……。」話未說完，身子忽然搖了一搖，幾乎立脚不住。

假道士張百機一震道：「你眞的中了暗算！」

身形一閃，錯步走到呂柏年身後。

呂柏年穩住身形，勉勉強強走出了大廳。

這時，大廳之內的惡華陀潘天士等人心弦震驚之下，似是也未發現呂柏年已經受重傷，否則豈會放過這個機會。

惡華陀潘天士突然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一語不發，返身向自己房中奔去……。

姜文宏是手冷脚麻，動也不敢動了。

忽然，醜嫦娥卜妙妙拉了他一下道：「文宏，來！我有話和你說！」

姜文宏心悸猶存的隨在醜嫦娥卜妙妙身後，走了出去。

呂柏年出得大廳，輕「哼！」一聲，道：「老哥哥，請你攜帶小弟一程，速離開此地。」

假道士張百機一震道：「你眞受了傷。」

呂柏年點了點頭，假道士張百機已是一抄手，攔腰挾起呂柏年，掠空而去。

其他同來的人，也頓時藏形斂跡，立時撤退散走。

假道士張百機帶着呂柏年到了一處隱地後，放下呂柏年道：「小兄弟，傷勢不要緊麼？」

呂柏年搖了一搖頭，但沒有說話，便閉目調息起來。

假道士張百機心裏着急，苦於無法相助，因爲呂柏年全身劇毒，肌膚之上碰也碰不得。

幸喜呂柏年運功行血之後，臉色一片湛然之色，顯見他能掌握傷勢，這才暗吁了一口氣。

眞小人費我找暗算呂柏年的手法，本來厲害無比，但這次對呂柏年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原來，呂柏年所穿的那件防毒外洩的緊身內衣，而且兼具護體防身之功，眞小人費我那陰毒的一指，被那緊身衣擋住了一大部份力道。

本該中指立斃的呂柏年，這時只不過是傷得腿軟手酸，眞氣眞力，阻滯不暢而已，一經調息，便已無碍。

不過半頓飯時光，呂柏年已神色湛然的站了起來。

假道士張百機搖頭而笑道：「想不到那惡華陀潘天士竟然不怕你的毒掌……。」

呂柏年沉吟了一下，道：「走！我們再回去看看！」

假道士張百機搖頭道：「我不贊成再回去，一擊不中，我們應該從長計議，再作安排才對，何況你的傷……。」

一語未了，呂柏年已截口一笑，道：「我的傷怎樣？」

假道士張百機道：「我不相信，你已經完全好了。」

呂柏年一笑道：「老哥哥，那是做給他們看的呀，叫他們認爲我已身受重傷，在不可能再去的情形之下，我却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又回去了。」

假道士張百機道：「你又收拾不下惡華陀潘天士，再回去也是枉然。」

呂柏年道：「這個小弟自有道理，走吧！」身形一起，轉向人寰五絕所住之地奔去。

假道士張百機無奈，只好隨在呂柏年身後，一同而去。

這時，已是入晚時分，他們住的地方，雖然增加了警戒人員，但對呂柏年他們並不能發生多大作用，一樣進入無誤。

人寰五絕住的地方，在桐柏山內號稱五聖宮，整個的建築，分作五個單元，每人使用一個單元，依各人愛好，處理自己的生活。

大家有事相商時，才到特別會議廳相商，那就是呂柏年他們去過的那座廳堂，這廳堂在五聖宮中，又特別的特別，成爲一個單元。

相差只不過是半天時光，現在的五聖宮是完全籠罩在驚惶，猜忌，不安與浮動的心情之下。

惡華陀潘天士房內，中間放着一隻大水缸，惡華陀潘天士什麼地方都不坐，却坐在那隻大水缸之內。

缸內盛了一缸藥水，惡華陀潘天士只露出一顆頭在缸外，全身都在那藥水之內。

此外，房中另有二人，一個是一指回天胡一指，另一個就是姜文宏了。

（下期續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 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改裝易容，獨自前往洞庭湖，擬一探君山魔窟，那日至孝感，負緣與華山掌門梅男結識，梅男也因事擬往君山，遂相約共舟同往，那晚，銀牌五巫山淫蛟孫顧影糾同銀牌二冷面金剛韓秋到來偸襲，華山五劍之一的三劍王奇爲孫顧影歹毒暗器所傷，梅男傳音教司馬玉龍擺出大乘神經起手式架勢，把韓秋驚退，司馬玉龍取出得自楊花仙子的百毒散療好王奇毒傷，梅男也把此行任務向司馬玉龍說出。那日，舟至新堤，王奇着停舟泊岸，偕司馬玉龍往酒樓買醉，向司馬玉龍詞問與闖人鳳關係——

日月竟爭輝　正邪兩不容

三劍王奇這一問，又在司馬玉龍的意料之外。司馬玉龍心想，三劍無緣無故的問這個幹什麼？可是，三劍身份比他高，是知名的華山五劍之一，梅男的三叔，他既然開口問他，不論有無意義，司馬玉龍也無法不回答他，於是，他在畧爲遲疑之後，便將闖人鳳的一切告訴三劍。

他說，闖人鳳的武功實在不在他司馬玉龍之下，只是因爲沒有江湖閱歷，應敵的火候可能畧遜一籌。

至於他們之間的關係，司馬玉龍當然不便告訴三劍，說他倆業已情愫暗生，只推說闖人鳳胞兄大智僧係傷於他的大羅掌下，所以，爲闖人鳳復仇，他有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將闖人鳳的身材長相，都描繪出來，同時告訴三劍，他們是自黃安分手的。

三劍突然問道：「你們爲什麼要分開？」

司馬玉龍的臉紅了，這叫他說什麼好呢？

三劍看在眼裏，暗自點點頭，便卽自找圓場笑道：「是不是闖人女俠另有要事待理？」

司馬玉龍含混地點點頭道：「這一點，她，她沒有提起……可能是的吧？」

三劍這時回過頭去吩咐酒保又燙了一壺，吩咐完畢，轉過臉來向司馬玉龍笑道：「這裏的酒還不錯，是麼，小兄弟？」

司馬玉龍找不出更好的話來說，只好含笑點點頭。

這時候，日已西斜。

三劍看看窗外天色，忽然從懷中摸出一個摺子，遞給司馬玉龍道：「小兄弟，抱歉得很，我剛才在路上碰到一個不見了多年的好朋友，他約我今晚去他的歇脚處叙叙，這個摺子煩你現在就回去交給施老二或者楊老大……頂好別讓我們那位掌門梅姪知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我們那位梅姪就是不歡喜我們幾個老頭子跟外界接觸太多，怕平添無謂糾葛，那位朋友很想也見見他們兩個……小兄弟，勞神你啦。」

司馬玉龍見三劍要他現在就回，接過摺子，當下立卽站起身來，向三劍躬身一禮，走下樓來。三劍在他身後招呼道：「你這就回去吧，酒賬我等會兒一起算。」

三劍交給司馬玉龍的那個紙摺子，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寫的，摺子很小，但封得相當密。他們的船停在新堤城外只有里把路遠近，不消片刻光景，司馬玉龍便已來到船上。

艙上只有二個行船的脚伕在整理纜繩，司馬玉龍一逕走入艙中，一劍和二劍正在艙內對坐喝茶閒談，梅男並不在場。他同兩劍行過禮，然後問道：「梅大姊呢？」

二劍施敬指指後艙，悄聲道：「此刻是她每天溫習金龍心訣的時候，小兄弟難道忘了？」

司馬玉龍哦了一聲，忙將紙摺遞過去，說道：「這是王老前輩吩咐晚輩帶上兩位老前輩的。」

二劍施敬接過，順手交給了一劍楊雄，一面請司馬玉龍坐下。一劍楊雄接過摺子，眉頭先皺了起來。待將摺子拆開，匆匆看了一遍之後，臉上神色遽然大變。

他一聲不响地將摺子又遞到二劍手上，二劍看完，神色也是一變。

二劍看完之後，立卽團成一團，抖手擲入艙外江心中，朝司馬玉龍看了一眼，勉强微笑道：「我們老三也眞是，走到那兒都有熟人……」他又轉向一劍楊雄道：「楊老大，我們兩個總得有一個在船上，就由我施老二去赴老朋友的約會如何？」

一劍楊雄的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他等二劍說完，異常簡潔地沉聲道：「不，我去。」

司馬玉龍看在眼裏，知道情形有點不對。據他直覺的判斷華山五劍過去一定和什麼厲害的武林人物結有樑子，那人大概在新堤跟三劍王奇無意中遇上了，三劍唯恐獨力難支，故令他帶信給一劍二劍派一個去助陣。

他們可能怕他知道了會强行出頭幫忙，五劍是有地位的人，決不願一個後生晚輩介入他們的私人恩怨，儘管這個後生晚輩可能會有很大助力，他們也不會那樣做。

司馬玉龍怎知道這是一段「私人恩怨」的呢？

他是這樣想的：五劍是華山派門下，現有掌門人在此，假如事前和華山一派有關，根據各門各派大同小異的規矩，一定得禀告掌門人後聽命行事，如今三劍不願此事讓掌門師姪知道，豈非很明顯地避免全派介入是非？

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玉龍不但不便啓齒動問，甚至連表示出已經明白了事件的來龍去脈都嫌不妥。

所以，當一劍二劍相互問答之際，他趁着走出艙中，來到艙面，背着手看兩個脚伕工作，暗地裏，他却下了一個決定，無論如何，他今夜一定要跟在一劍後面看個究竟。

華山五劍不是等閒人物，連他們三個都表現出

事態嚴重，那麼，這次的事態可就眞的相當嚴重的了。

他自知他目前的功力並不比五劍中任何一劍爲高，但五劍的擅長是劍術，他已得武當大羅掌眞傳，又有六成五行神功在身，加以服了少林秘丹，如論掌功和輕身術，他自信絕不在五劍之下。

五劍都是性情中人，和他一見如故，而且他們是梅男的師叔，梅男，梅男……他的心跳了，他解釋不出最後這一層關係爲什麼能構成他爲五劍効力的理由，他只覺得闖人鳳對他很好，他似乎有點不應該……可是，這也沒有什麼啊！

闖人鳳對他有情，他又何嘗對她無義？難道說因爲認識了闖人鳳就不能再認識其他任何女人？尤其是梅男這樣的女人，可愛更可敬，崇高，端藹，莊嚴得不可逼視……和她相處，她永遠有如處在一團虛無縹緲輕烟淡霧之中，可望而不可即。

這是一種見過一眼，一生就不能夠忘記的女人，縱令闖人鳳會在梅男身上生出比楊花仙子更大的誤會，他也沒有怨尤，因爲，楊花仙子不能和梅男比……

他同心和梅男相處與和五劍相處並無兩樣，但假如要他說對梅男沒有一點印象的話，他也不願違心……。

天黑下來了。

三劍始終沒有回來。

晚飯時，梅男向二劍問道：「三叔呢？」

「進城後一直沒有回來。」

梅男又轉向司馬玉龍問道：「是和龍弟一塊兒去的嗎？」

司馬玉龍欠身答道：「王老前輩大概碰上了熟人。」

梅男停箸道：「誰？什麼樣的人？」

二劍暗暗踩了他一脚，司馬玉龍立卽堆笑道：「玉龍沒有見着，王老前輩說去和那人酒叙一番，看樣子是個很會喝酒的朋友呢。」

一劍二劍的臉色均是一寬。

梅男見司馬玉龍說是有人約三劍喝酒，臉上立卽有了笑意，淡然微微一笑，然後自語道：「偏是三叔老人家這種朋友特別多。」

說完也就算了。

一會兒，飯畢席散，一劍二劍退出前艙，司馬玉龍推說今夜月旺，想到艙面上做點功課，梅男很是嘉許，立卽起身帶着兩個小婢到後艙去了。

梅男走後，司馬玉龍匆匆裝束了一番，他旣未使用兵刄，又無暗器，收拾起來極爲簡便。準備停當，他便伏身艙門口，只等一劍動身。

二更初起，司馬玉龍見左舷人影微閃，一條瘦小的黑色身形騰空而起，去勢若箭，輕靈如烟。司馬玉龍不敢怠慢，提足遍身眞氣，輕輕飄身艙外，略一審視，見四下毫無異狀，只是寫着大紅梅字的幾盞宮燈，在夜風中微微蕩漾，知道衆人均已就寢，便覷定一劍沒身之處，一個穿雲式，隨後追了過去。

司馬玉龍深知一劍楊雄爲華山五劍之首，曾在十年前和雙絕中的冷面金剛打過平手，身手自是不凡，因而不敢過份逼近，尙幸司馬玉龍視力過人，在這等好月色之下，在三五十丈之內，頗能觀細察微。

他遠遠跟定一劍身形，不卽不離，就這樣走了足有頓飯光景，一劍忽然沒入一座寬宏的莊宅中，眨眼失去踪影。

司馬玉龍略一猶疑，立卽繞身正北，從巨宅的最後進上了圍牆。

圍牆內是一座花園，林石池花，疏簇有緻，園心有一幢獨立小樓，樓窗布幔低垂，隱有燈光透出，司馬玉龍恐是人家閨秀所居，不敢驚擾。只藉着林陰石隱的掩遮，輕竄巧縱地往前面大廳而來。

前廳和後園有一道側門可通，司馬玉龍知道，這座宅內如有武林高人居住，高行遠比低走危險，他見側門虛掩，認爲機不可失，一閃身，便從側門進入通往前廳的迴廊。

前廳上不時傳出人聲笑語，迴廊上却靜靜地異常沉寂。司馬玉龍走至走廊盡頭，見院心中有一株老桂樹，枝盤幹結，巨影橫地，頓然大喜。他貼着朱漆欄干，伏身踩進東南角，覷空一個急竄，立卽藏至樹根之後。

司馬玉龍藏妥身軀，從樹根上緩緩露出一絲視綫，向大廳上望過去，這一望不打緊，幾乎沒將司馬玉龍驚得喊出聲來。

此刻的大廳上，燈光輝煌，大廳正中擺着一桌酒席，席上坐了四個人。席旁垂手站立着一個獨臂中年漢子，那漢子不是別人，正是數日前在孝感給三劍王奇砍去一臂的竹牌一舵黃大。

黃大的臉色蒼白，神情却極惶恐，他的創傷似乎尙未復原，看樣子他又不得不親身伺候這一席酒，而且表現出這種任務的異常艱巨，好像稍有應付不當，卽有殺身之禍似地。

坐在正面，朝南向外的是一個年近八旬，黃衣藍臉老人。老人對面坐的是個年輕女子，因爲她是背向司馬玉龍，司馬玉龍一時看不出她是誰，祇是感覺眼熟之至。藍臉老人上首坐的是一個黑皮長臉，年約六十左右的老人，這位長臉老人的雙目特別灼人，開闔如電。

藍臉老人下首坐的是一個俊美的中年漢子，司馬玉龍認得，此人正是巫山淫蛟孫顧影。

假如藍臉老人抬起眼來，正好和司馬玉龍遙遙相對，可是，自司馬玉龍藏身樹後，藍臉老人一直沒有正眼望過廳外。藍臉老人的視綫多半落在他對面那個年輕的女子身上，司馬玉龍很奇怪，那個藍臉老人的眼光中並無淫邪意味，假如誇張一點，那眼光幾乎是慈祥的，憐惜的。

司馬玉龍心想，這個藍臉老人是誰？藍臉老人上首那個木然毫無表情，黑皮長臉，兩眼精光如電的六旬老人又是誰？

這兩位老人的神色，都很正派，爲什麼會和巫山淫蛟混在一起的，難道他們也是天地幫中的銀牌舵主？

到目前爲止，五位銀牌祇有第一第三沒有現過身，難不成就是這兩位！

不，錯了。

首先，司馬玉龍發覺那個黑皮長臉，毫無表情的六旬老人就是銀牌二舵冷面金剛韓秋，因爲這時巫山淫蛟忽然起身敬酒，他說了一聲：「二哥，我敬你一杯。」

長臉哼了一聲，端杯一吸而盡。那一聲哼，其冷如冰，不是冷面金剛銀牌二還會是誰？

司馬玉龍到目前爲止，算是第一次看清了銀牌二的眞面目。

這一發現，不禁又給司馬玉龍帶來了更多的驚訝，那就是，在天地幫中，除了金牌幫主和銀牌一之外，還有誰會比銀牌二的地位更高？

藍臉老人既然南面高坐，十有九成是銀牌一無疑了。

不，又錯了。

巫山淫蛟向冷面金剛敬完酒，冷面金剛隨卽端起獨臂黃大爲他斟上的酒，欠身轉向藍臉老人道：「韓某人敬老仙翁一杯。」

音調雖冷，音色却頗緩和。

這是司馬玉龍第一次聽到銀牌二所發出的，含有活人氣息的聲音。

藍臉老人怪聲一笑，端杯喝了。

藍臉老人這一笑，完全破壞了司馬玉龍剛才對他的印象。

藍臉老人這一笑，活似梟啼猿嚎，尖酸悽厲，刺人心魄。

假如藍臉老人是銀牌一，冷面金剛不喊他老大也會喊他一聲大哥，這是黃安舊城隍廟中司馬玉龍偸聽到，有關天地幫中稱呼的秘密，由於這一聲稱呼，已經證實這個藍臉老人決不是天地幫中人。

冷面金剛目空四海，連當今各大名派掌門人以及五行怪叟和天山毒婦都不在他的眼中，那麼，這個藍臉老人憑什麼才贏得了他的尊敬？

因爲藍臉老人引起了司馬玉龍的好奇，司馬玉龍連帶的，開始對藍臉老人對面，面裏背外的那個年輕女子注意起來。

他凝神聚氣朝那女子的背影望着，望着……良久，良久之後，一個新鮮的感覺陡然閃入司馬玉龍的腦際，剎那之間，他對那個背影熟習了。……她，她……她不就是闖人鳳麼？……司馬玉龍幾乎暈厥過去。

總算司馬玉龍的五行神功已有相當基礎，頗能馭神統氣，因之身臨危境，眞氣稍感翻湧，立以「疏」「止」心訣鎭平。怪不得三劍王奇白天在酒樓上詢問闖人鳳的長相和他的關保，原來竟是三劍王奇發覺了闖人鳳的下落……照這樣看來，三劍約請一劍來此，也是爲的闖人鳳了？

司馬玉龍頗爲納罕的是闖人鳳爲什麼能在這種場合鎭定如恆，照常飲食了？

她和這般人在一起，是出於自動？抑或是遭遇劫持？

她不是已經改了容裝？怎麼會又恢復了本來面目。

難道，難道是她爲了楊花仙子才這樣做的？

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冷面金剛猶自可，巫山淫蛟是號什麼人物？

她能跟他們行坐一起？唉，眞是少不更事。可是，事情也許不是這樣的，……三劍王奇白天的種種反常動態，可能都是爲了她，三劍王奇的閱歷宏富，他既然對這件事看得異常嚴重，其中一定另有隱情。

三劍王奇吩咐停船新堤爲了這一發現？

三劍王奇要送他的「禮物」就是「她」？

三劍王奇的進出酒樓就是爲了踩探這般人的落處？

三劍王奇的憂鬱就是自知處置這件事的棘手？

假如三劍另有所見，闖人鳳係遭劫持，則是毫無疑問的了，可是，以闖人鳳那副火爆性子，她怎會在這種情況下安之若素？

就在司馬玉龍疑緒百端的當兒，大廳酒席上的情況有了明顯而急驟的進展，這種進展爲司馬玉龍對這次事件帶來了逐步解答……。

首先，那個藍臉老人響起尖銳刺耳的喉嚨大笑道：「娃兒，你答應嗎？」

祇見闖人鳳霍然抬頭，天眞地大聲道：「答應你什麼？」

藍臉老人怪聲哈哈大笑道：「娃兒你好刁，哈

哈……明知而故問。你想激老夫而放你一走了事？哈哈……娃兒，你想左啦！祇怪你年紀太輕，不知老夫有個一切與常人相反的脾氣，當怒不怒，說東西……娃兒，你想想吧，這是你千載難逢的好機緣，錯過了可別後悔。」

司馬玉龍忖道：藍臉老人要她答應什麼？

這時，闖人鳳突然起身離座，哼了一聲道：「你以為姑娘走不了？」

藍臉老人擺手笑道：「好好，走得了，走得了，我們不必鬥氣，還是談談正經吧，你娃兒到底答應不答應？」

祇見闖人鳳偏臉問道：「答應了你我有什麼好處？」

藍臉老人大笑道：「娃兒，當今之世，你知道武林中誰人武功最高？」

闖人鳳揚聲道：「難道是你？」

藍臉老人撫掌道：「好聽明的娃兒，你猜對了，對極了。」

司馬玉龍心中納罕道，此老好狂，他到底是誰？怎沒聽人說過武林中有這麼個人？於是偷眼望冷面金剛看去，冷面金剛端坐一旁，臉上毫無表情，似乎藍臉老人這種狂妄語氣並未引起他的反感。再看巫山淫蛟，一臉巴結神色，兩眼不是看着藍臉老人，就是低頭喝酒，他連朝闖人鳳一眼都沒看過。

這一來，司馬玉龍是真正的駭異了，同時，他的另一種憂慮也已完全消除。

他想，祇要有藍臉老人在，巫山淫蛟大概是不敢有所作為的了。

這時，闖人鳳不悅地頂撞道：「老頭子，你且別自吹自擂，你應該問問我是何人門下？再賣狂也還不遲呢！」

藍臉老人不在意地笑道：「在本仙翁面前，你娃兒是何人門下都是一樣……娃兒，你不妨說來聽聽，你是何人門下？」

闖人鳳大聲道：「天山派『魚龍十八變』唯一傳人慕容老前輩。」

藍臉老人聞言先是一怔，旋即笑着點頭道：「難得，難得。不錯，不錯。天山毒婦算是當今武林少數三二人中被本仙翁瞧得上眼的一個……不過，娃兒，你要知道，天山毒婦武功輩份雖然高絕，可仍不能與老夫相提並論呢！」

闖人鳳似是氣極，怒聲冷叱道：「你是什麼東西？」

藍臉老人大笑道：「痛快，痛快，百年以來，這是老夫第一次挨人罵，將來你娃兒歸入老夫門下，成了徒兒罵師父，倒也是武林趣事一段，妙妙妙，娃兒對胃口，老夫生平最喜歡的就是與常理不合的新鮮事兒，哈哈哈。」

闖人鳳沉默了，看神情，她似乎已經無計可施，一個人假如有着不怕人罵的習慣，你對他還有什麼辦法？

司馬玉龍吃驚地想，此人聲稱「百年以來」，難道他的年紀和天山毒婦一樣，在百齡以上？怪不得他沒聽人提起，可能此人隱居已久，被人以為不在人世，而將他遺忘了吧？

此人是誰呢？

此人是誰，闖人鳳替他解答了。

祇見闖人鳳低頭想了一會，然後仰臉問道：「老頭子，你到底是誰？」

藍臉老人仰天一陣大笑，道：「罪過，罪過，武林中五十歲以上的人，誰也不敢動問老夫的名號，見了老夫如不能從老夫衣着長相生認出老夫是誰，便是死罪。今天你娃兒為武林中開了無數從來也未曾有過的新例，老夫心情異常愉快，也就不再忌諱這些了。」

闖人鳳不耐地道：「嚕嚕嗦嗦一大堆，誰耐煩聽這些。」

藍臉老人臉一整，他似乎對自己看得異常尊敬，祇見他正襟大聲道：「娃兒，你聽你師父說過『三色仙翁』麼？」

闖人鳳啊了一聲。

司馬玉龍在院心樹下也暗暗啊了一聲。

什麼？「三色仙翁」？莫非他是業已死去達四十年之久的「三色老妖」「黑水黃衣藍面叟」？

化外邊陲的東北極，有一條黑水，四十年前出現了一個喜着黃色衣衫的藍臉老人，武功奇高，生性嗜殺，六十年前，每三年來中土一趟，每次他來，中土知名的武林高手，便有一人喪命，中土武林人物束手無策，祇有一次他遇中了五行怪叟的師父「五行異叟」下手遭遇了阻礙，二人決鬥了三晝夜，沒有分出勝負，最後，他知道中原尚有能人，長嘆一聲而去。

經此一役，五行異叟聲名大噪，五行一系的傳人，無形中成了中原武林各門各派的領袖。

中原武林也自此對五行山出來的人敬禮有加，這便是五十年前武林六派爭盟，五行異叟一言平息紛爭的原因。

之後，各派集議，公推五行異叟為首，各派推選高手一名為徒，想長征黑水，為武林除害，啟程之前，消息傳來，藍臉老人業已暴屍黑水之濱，衆議方息。

中原武林人物因為對此魔既畏且恨，除表面上喊他「黑水黃衣藍面叟」外，背地齊都稱他為「三

色老妖」。事實上，此人比妖怪更為可怕，豈非天大禍事？

司馬玉龍不由得想出了一身冷汗。

另一個更令人胆寒的想法是，他怎會和天地幫的人攪在一起的？假如此人為天地幫延攬，成了該幫幫主或上賓，則天地幫「君臨各門各派」便算名實相符，而中原武林從今而後也就別想在此魔離世之前有一天安寧日子了。

司馬玉龍此刻急的倒不是闖人鳳的處境，他知道此人輩份太高，既然看中闖人鳳的資質，想收為衣鉢傳人，決不會加害於她，他着急的是一劍三劍千萬不能為搶救闖人鳳露面，單就銀牌二五已够一劍三劍頭痛的了，如觸此魔之怒，二條性命豈非白送？

一劍三劍俱是閱歷宏富之人，當前情勢不會不清楚，但可怕的就是司馬玉龍曾經救活過三劍一命，三劍可能已經看出闖人鳳和司馬玉龍之間的關係，捨命報恩，才約了一劍同來，一劍為同門情深，五劍存亡相共，當然也就不惜一死了，要是一劍和三劍抱定這種想法，那就是真正的可怕了。

怪不得三劍在白天表現得那樣如醉如痴，現在想起來，三劍能有那樣表現，已經是相當够鎮定，够偉大的了。

唉……早知是這種情形，他司馬玉龍拚死也不會讓一劍三劍來冒這個毫無一分把握的風險了。

可是，現在已經遲了，他到那兒去找一劍和三劍呢？他來時因為不知底細，胆大如斗，全不以藏身樹下為意，如今方知本身也已置身虎吻，隨時有被噬之危了。

再看看廳上，闖人鳳怔在當地，半晌說不出話來。

藍臉老人看在眼裏，似乎異常得意，尖笑不息地道：「如何？娃兒？天山毒婦，能够與老夫相比麼？」

闖人鳳聽得藍臉老人這一說，如涼風拂面，驀然驚醒似地抬起手臂指着藍臉老人之面，怒聲叱責道：「你鬥過天山毒婦沒有？你怎知毒婦武功在你之下？」

藍臉老人哈哈笑道：「中原各派，唯五行山一枝獨秀，六十年前，五行老怪物也不過和老夫打了個平手，毫絲未佔上風，天山毒婦難道比五行異叟更行？」

闖人鳳厲聲道：「天山毒婦與五行異叟平輩論交，雙方從未印證過兩派武學，你又怎知五行異叟强過天山毒婦？」

藍臉老人幾乎語為之塞，臉上藍氣流轉了好一陣，方始點點頭，自語道：「好强嘴的娃兒，老夫說你不過……不過，似你娃兒這樣的良材美質，說什麼老夫也不肯就此死心的，娃兒，你又何必恁痴，天山毒婦縱與老夫不相上下，你一人身兼兩門絕學，豈不立成武林第一人？」

闖人鳳這時的身軀已經半轉向外，司馬玉龍見她偶而瞥及巫山淫蛟，臉上神色遽然一變，旋即露出一絲喜容，轉身向藍臉老人大聲道：「老頭子，你真想傳我武功麼？」

藍臉老人臉色驟藍，顯係大喜過望，連忙正容道：「你這娃兒也真是，自昨日見你緊隨一隻大江船之後，不時探頭探腦向船上張望，老夫以輕微手法將你帶入城中以來，老夫先後問過你十幾次，為的是收徒乃百年大計，相强無味，……難道老夫會拿自己開胃不成？」

闖人鳳點頭一笑道：「好，謝謝老前輩，三年後再見。」

說完，立起身來，向外便走。

司馬玉龍暗暗禱告，但願她能毫無留難的一走了事。

藍臉老人顯然異常迷惑，但見他揚手輕招，闖人鳳已經走至門口的身軀，便似給一股强勁的吸力吸住，她轉身向藍臉老人責問道：「老前輩剛才還說過『相强無味』，現在這算什麼？」

藍臉老人皺眉道：「你這娃兒真會作怪，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什麼叫做三年後再見？」

闖人鳳似乎並非有意真走，經老人强力一留，順水推舟地往回走了兩步，叉手於腰向藍臉老人大聲道：「你知道闖人鳳此次遠來中原，並不是為了訪師求藝嗎？」

藍臉老人點頭道：「當然。」

闖人鳳又道：「你知道我來中原，為的又是什麼？」

藍臉老人搖搖頭道：「我第一次見到你，這個我怎知道。」

闖人鳳道：「告訴你吧，老頭子，我是為了訪親。」

藍臉老人道：「什麼親？」

闖人鳳道：「胞兄。」

藍臉老人道：「訪着沒有？」

闖人鳳咬牙道：「訪着了。」

藍臉老人道：「在哪裏？」

闖人鳳恨聲道：「在衡山紫蓋峯，十方寺。」

藍臉老人訝道：「十方寺，它不是衡山派的重地麼？怎麼？你胞兄落髮入了空門？」

闖人鳳鳳目微紅，點頭道：「是的，落了髮，也送了命。」

藍臉老人上身微微前傾，尖聲道：「喪於何人之手？」

這時，巫山淫蛟的臉色突然顯得有點蒼白。冷面金剛長臉一寒，輕咳一聲，這時忽然欠身向藍臉老人代闖人鳳回答道：「報告老前輩，這事韓某人也曾有個耳聞，據說這位女俠的胞兄禪號『大智』，是衡山派的二代弟子，去年秋天在一個名叫新州的地方，受創於武當俗家弟子司馬玉龍，回寺後傷發不治而亡，此事已爲衆所週知。」

冷面金剛越俎代庖，闖人鳳並未阻止，祇在一旁靜立着，藍臉老人等冷面金剛說完，偏臉向闖人鳳問道：「是這樣的嗎？」

闖人鳳冷笑着點點頭道：「這位韓老前輩說得一點不錯。」

司馬玉龍心中一冷，心道，鳳妹妳怎麼啦？假如妳有意利用藍臉老人報仇，現在是最最緊要的關頭，妳怎不力加剖解？萬一引起誤會，豈不爲武當全派帶來巨災？那時候，再想解釋也就遲啦！

祇見藍臉老人點頭自語道：「老夫數十年未履中土，想不到中原武林仍是一派烟霧瘴氣。武當派以前聽說還相當清正，怎麼會一變至此？哼，看樣子老夫又得舊規重整哩。……唔，怪不得他們這個天地帮應運而生，他們帮主既然虛懷若谷，將老夫自黑水敦請來此，老夫放手開開殺戒也好。」

藍臉老人如此自言自語，闖人鳳聲色不動，銀牌二五兩人的臉上齊都露出了喜容，這種喜容，可能是冷面金剛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藍臉老人說罷，闖人鳳仍未提出解釋，這時竟然向藍臉老人反問道：「請問老前輩，親仇與求藝孰重？」

藍臉老人大笑道：「那也用不着三年呀！假如娃兒容許老夫代理，包管妳半月之內一清二楚，你要武當派多少人頭都在我身上。」

司馬玉龍聽得一頭是火，假如他不是懷疑闖人鳳另有圖謀，他可能早就跳身出來拚死痛罵藍臉老人一頓了。

這時但見闖人鳳冷靜地道：「謝謝老前輩美意，闖人鳳祇要人頭一顆。」

藍臉老人點頭道：「老夫猜想你大概祇要那個元兇司馬玉龍的……這是你娃兒厚道的地方。照理，你這種心地本不配做老夫的傳人，但這是你娃兒的私事，老夫不便固執。可是，司馬玉龍究竟祇是個後生晚輩，老夫怎能污掉這雙手？娃兒，我們打個商量，老夫換一顆他們掌門人的如何？」

司馬玉龍大怒，才待騰身撲上前時，闖人鳳突然呵呵大笑起來。司馬玉龍驀地一怔，祇好暫時忍住，再候發展。這時，大廳上的闖人鳳笑過一陣之後，向藍臉老人厲聲道：「是誰告訴你老頭子我要武當派的人頭？」

藍臉老人迷惑地道：「不要武當派的要誰的？難道你倒要衡山派的？哼！」

闖人鳳大笑道：「一點不錯，衡山派的，但請老前輩做主。」

藍臉老人吃驚道：「在老夫來說，中原哪一派的人頭都是如探囊取物，可是，——你娃兒可是氣昏了？」

闖人鳳止住笑，大聲道：「闖人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跟你老人家說，我闖人鳳要的人頭，正是天地帮中的銀牌四舵，衡山派伏虎尊者項上的那一顆人頭。」

司馬玉龍深深吐出一口大氣。

大廳上，冷面金剛臉色陡變。巫山淫蛟沉穩不够，闖人鳳剛剛說完，他的右手便已從腰中摸出一根「兩尖毒芒」，司馬玉龍剛剛暗喊一聲不好，說時遲，那時快，祇見藍臉老人左手向巫山淫蛟微微一拂，巫山淫蛟悶哼一聲，立時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藍臉老人漫不經意地摸出一顆紅色藥丸遞給冷面金剛道：「你們這位五舵主也太輕浮了，這娃兒現在是跟老夫說話，不管她說得對與不對，也沒有他插手的份兒，且看在你們帮主的情面上，送他一顆救命丹，服下這顆丹丸後，祇須行功一週天，大概也就沒事了，拿去吧。」

冷面金剛諾諾接過，同時向巫山淫蛟一使眼色，巫山淫蛟勉强提住眞氣，臉無人色地走至藍臉老人面前，深深一躬，同時說道：「謹謝老前輩俯諒孫某粗魯。」

謝完，從冷面金剛手上接過丸藥，退至大廳一角，盤膝用起功來。藍臉老人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繼續轉臉向闖人鳳說道：「娃兒，你可說清楚點，究竟是怎麼回事？」

闖人鳳哼了一聲，道：「老前輩明察秋毫，闖人鳳只需告訴老前輩兩句話，老前輩也就明白了。家兄大智，係因携帶大乘神經上半部而遇害，而大乘神經現已由伏虎尊者繳交天地帮金牌帮主，請問老前輩，闖人鳳不要伏虎尊者的頭顱，又要那一個的人頭？」

藍臉老人點頭自語道：「老夫一諾，終身不改。天地帮既以大乘神經交換老夫爲他們的玉牌帮主，金牌帮主甘願重改舵主爲金銀銅鐵四等，自降一級。此舉雖然是他們自知實力不足對抗中原各派，抬出老夫來做靠山，但老夫承諾在先，自不便輕易翻悔，你娃兒的這段恩怨，看樣子祇好另案斟酌處理了。」

闖人鳳聞言，花容頓然無色。

司馬玉龍也是聽得心頭一冷。

想不到短短數月，事情起了這麼大的變化。原來「銀牌五，銅牌五，……金牌是帮主」的天地帮，已經是够人頭痛的了，現在若換成這個「黑水黃衣藍面叟」來做玉牌帮主，下設「金」「銀」「銅」「鐵」四舵，中原武林何以能堪？這個「三色老妖」已不像以前的「金牌帮主」那般躲躲閃閃地有所顧忌，天地帮之向武林公開宣佈，已是旦夕間事，則是無可置疑的了。

這眞是個新的發現，也是個無比的、可怕的發現。

但見闖人鳳一跺脚，巧似穿簾乳燕般地縱出大廳，逕往司馬玉龍藏身的這株老桂騰撲而來，司馬玉龍祇覺得上空衣袂帶風，樹枝微一幌動，旋卽寂然。

這種情形之下，司馬玉龍當然不便現身追躡或者出聲招呼，尙幸藍臉老人這一次並未出手攔阻，他祇寒着一張藍臉，默默地坐在原來的地方，一動不動地似乎在想什麼，直至闖人鳳走了很久，他方才冷笑一聲，抬臉向院心招呼道：「樹上樹下的兩位朋友，累你們兩個久等啦。兩位朋友此來是何意圖，現在不妨請出來說個明白。不過，老夫招呼打在前頭，未得老夫許可之前，你們兩位之中，誰要想不辭而別，可別怪老夫心狠手辣，故我依然。」

司馬玉龍大吃一驚，藍臉老人能發現他的存在，實在不足爲奇，但桂樹頂上尙有一人藏身，則大出司馬玉龍的意料之外。司馬玉龍的直覺是，樹頂上的人，不是三劍，一定就是一劍。他很奇怪，以他司馬玉龍的耳目之靈，怎會沒有發覺到這一點？闖人鳳剛才穿樹而過，也沒有發現？三劍「也許是一劍」是什麼時候來的呢？

這下子可糟透了，這個「黑水黃衣藍面叟」的脾氣之兇殘古怪，爲武林百年來第一人，言出法隨，除非你的武功高了過他，否則，違背了他的吩咐，無異自掘墳墓，但是，此魔自視甚高，如有人在暗中踩探他的言行，在他看來，也許會看做一種大不敬，那麼，若是依了他，挺身相見，又有什麼保障？

此刻的司馬玉龍，已經無暇考慮自己的生死問題了，他祇担心着樹頂上的人，此刻樹頂上的人，無論是一劍或者三劍，既然落入了三色老妖的眼中，其命運決不比他司馬玉龍强，假如兩劍中有一人和他司馬玉龍同歸於盡，他怎生對得人家住？

就在這個時候，樹頂上飄下來一道悠細而陌生的聲音：「小弟弟，別怕他，你先走，我來擋他一陣。」

司馬玉龍又驚又喜，樹上之人，既不是一劍，也不是三劍，這一來，他可安心了。本來，他要是知道了樹上不是五劍中的一劍或是三劍，雖然不一定走得了，他也會冒上一次險，一走了之。可是，現在他的想法又不同了。他不認得樹上這個人，人家也不認得他，萍水相逢，人家既有這等襟懷，捨己爲人，他司馬玉龍難道就是貪生畏死之輩？

大廳上三色老妖似乎有點等得不耐煩，瞇起一雙發藍的怪眼睛，响起一串尖銳刺耳的陰笑，向院心不死不活地催道：「朋友，出來吧，樹上樹下都不一定安全呢。」

樹上陌生的聲音也同時傳聲向司馬玉龍催道：「小伙子，你活够了麼？」

司馬玉龍有苦說不出，他心想，你掩護着我走，你自己怎辦呢？雖然他也能凝氣傳聲，但此刻已沒有禮讓的時間了，同時，他如要樹上人先走，他也沒有自信能担保人家的安全，到那時候，畫虎不成反類犬，徒遺笑柄，又是何苦？士爲知己者死，人家既然够義氣，我司馬玉龍倒不如做得更乾脆些。……司馬玉龍心意一決，當下更不猶疑，從地面上一躍而起，功行全身，朗朗然哈哈一笑，昂昂然緩踱而出。

樹頂上發出了一聲惋惜的輕嘆。

司馬玉龍深知「黑水黃衣藍面叟」不是等閒的武林人物，沒有在他面前賣弄的必要。他踱的秀才方步，緩緩走至廳前，向廳上抱拳一躬，朗聲說道：「武當派二代俗家弟子司馬玉龍，謁見黑水老前輩。」

說完，垂手而立，意態從容。

司馬玉龍知道今晚是凶多吉少，既然求生無望，又何必畏首畏尾，改名易姓，而遺師門之羞？倒不如大大方方得個唐而皇之的收場，也讓這個三色老妖知道：「這就是武當派的二代弟子！」

待得藍臉老人將司馬玉龍的面目看清楚之後，不由得爲之一怔。也許他在想，這是怎麼回事啊？剛才還以爲那個女娃兒的資質空前僅見，現在這個男娃兒，看上去似乎更强呢。

財多無子和藝高無徒大概有着同樣的心情。照理說，無子無法勉强，無徒較易彌補，兩者似乎有不同之點。話不是這樣說，這裏的「子」指的是「孝子」，這裏的「徒」指的是「賢徒」。假如財多有個「敗家子」，藝高有個「不肖徒」，還不是「絕後」「失傳」的好？

瞧藍臉老人對待闖人鳳那種虛心下氣，委屈求全的懇切態度，不難想像得到，此魔的武功雖然高絕一代，大概因爲過份珍惜着自己的一身成就，夢

想找個資質兩佳的傳人繼承衣鉢，而迄今沒有得到着落。

很顯然的，闖人鳳給他刺激太深了。他做夢也想不到一個武林小輩會對「黑水黃衣藍面叟」的一身武功無動於衷……所以，司馬玉龍給他印象雖較闖人鳳更佳，此魔已然沒有勇氣在得知司馬玉龍的心意之前，作第二次毫無把握的嘗試了。

他朝司馬玉龍端詳了好一會，點點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然後，祇見他臉色驀地一藍，沉聲喝問道：「娃兒，樹上的是你什麼人？他為什麼不下來？」

司馬玉龍朗聲答道：「樹上是什麼人，晚輩和老前輩知道得一樣多。他下來不下來，應該由他本人做主，晚輩管不着，一如他不能限制晚輩不從樹下走出來一樣。」

藍臉老人哼了一聲，又道：「娃兒，你知道老夫是誰麼？」

司馬玉龍答道：「晚輩來了多久，老前輩不是不知道，這個何須問得？」

藍臉老人不知是氣極還是愛極，尖聲一笑，笑畢又道：「你能見着老夫，心中有何感覺？」

司馬玉龍大聲道：「晚輩年方雙十，有幸見着有晚輩三倍年紀也不一定見過武林一代奇人，自是倍感榮幸。」

藍臉老人陰惻惻地一笑，道：「娃兒，你不害怕？」

司馬玉龍立即大聲反問道：「老前輩難道以人見人怕為榮？」

藍臉老人哈哈一笑道：「要做到這一點並不簡單呢。」

司馬玉龍冷笑一聲。

藍臉老人藍眼一翻，怒叱道：「娃兒，你笑什麼？」

司馬玉龍抗聲道：「玉龍笑老前輩的武學雖然精絕，見識却不甚相匹配！」

藍臉老人突然仰臉怪笑起來。

好一陣，這才强行忍住，朝司馬玉龍譏刺道：「老夫的年紀比你娃兒五倍有餘，難道老夫的見識反倒輸於你娃兒家不成？」

司馬玉龍靜靜地道：「有志不在年高，老前輩以尊壽凌人，謬矣。」

藍臉老人聞言一愕，肅容道：「好，娃兒，你倒說說看，老夫見識膚淺在什麼地方？注意，娃兒，老夫一生不喜別人指桑罵槐……」藍臉老人說至此處，突然一頓，轉臉向一直靜立在一旁的獨臂黃大喝道：「替老夫去將你們帮主和神經一起送來的那把寶劍拿來。」

司馬玉龍神色自若，一會兒，黃大拿來一柄碧光耀眼的長劍，藍臉老人接過，兩指揑住劍柄，肘腕一曲一放，那柄劍便夾着一道碧焰，如練虹似地直奔司馬玉龍前胸，司馬玉龍暗暗戒備，表面上却是聲色不動。說來奇怪，那柄劍有如一條靈蛇似地，在奔及司馬玉龍胸前不及三寸之處，突然掉頭向下，嗤的一聲，揷在司馬玉龍脚前方磚之中，劍尖沒入半尺許，劍柄兀自微微顫動。

藍臉老人暗自一點頭，繼續說道：「娃兒，你如說的在情在理，此劍相贈，如妄逞口舌之利，愚侮老夫，老夫即以此劍割下你的頭顱。」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威則威矣，惜乎義嫌不足。無義之威近乎暴，此人見人怕之故也。凜義之威謂之勇，人恆敬而慕之。人見人怕何如人見人敬？老前輩不為乎，抑或不能也歟？不能為，不配一代奇人之稱，能為，而不為，豈非見識不足？」

藍臉老人厲聲道：「人見人敬之道何在？」

司馬玉龍亦復揚聲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八字足矣。」

藍臉老人默然良久，緩緩向司馬玉龍說道：「娃兒，你願留下來，則留下，否則，拿起這把劍走吧。」

司馬玉龍知道難關已過，本想轉身一走了事，但偶而瞥見劍身上那種碧瑩耀目的光彩，又想及藍臉老人剛才所說的「你們帮主……送來的」字樣，心中一動，突然想到，它難道就是華山派鎭山之寶「碧虹劍」？梅男不遠千里趨君山，就為的這把劍，這把劍今天已入三色老妖之手，捨此機會，梅男尋劍之心願何日能遂？

當下也就不再謙讓，抱拳一拱道：「謝謝老前輩厚賜。」

說完，伸手拔出劍來，畧畧拂拭，轉身便想縱上院心桂樹，順便看看樹上究係何人，以便日後相機報答人家知遇之恩，就在這當兒，忽聽得身後响起了一個冰冷的聲音道：「仙翁，此子業已練就大乘神功在身，放他不得。」

司馬玉龍聽得出，那是冷面金剛的聲音。

司馬玉龍心中暗暗好笑，由此可見，梅男要的玄虛，此魔並未識破。

既然冷面金剛開了口，他假如裝做充耳不聞，照走不誤，就未免不够義氣派了。

當下，他立即轉過身來，抱劍當階而立，靜候進展。

祇見藍臉老人臉上急遽地閃過一片迷惑，朝司馬玉龍看了一眼，又轉向冷面金剛道：「縱令老弟

所說屬實，那也是以後的事，無論如何，老夫今夜是不願為難這個娃兒了。」

說着，向司馬玉龍揮手道：「娃兒，你走你的罷。」

司馬玉龍這一來可再不願去理冷面金剛的反應了。同時，也落得顯點顏色給兩個魔頭瞧瞧，當下，他為了迷亂兩魔眼光，故意將五行眞氣運足，滲在武當輕身法的一招「飛昇紫府」裏，淸嘯一聲，宛若龍吟，足尖微點，肩不晃，臂不張，飄飄然，冉冉上騰，如因風柳絮，如渲霞輕烟，覷定老桂一枝，騰身而起。

藉着落脚的一刹那，他運足十成視力，遍掃樹頂，樹頂上空空如也，那還有些個人影在？

司馬玉龍這一喜，非同小可。司馬玉龍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

他無暇多想了，又是幾個騰身，眨眼，出了莊宅。

此刻已是四更左右，司馬玉龍剛剛出城，護城河岸上已有兩個黑衣夜行人併肩當道而立。司馬玉龍仔細一看，兩個黑衣人不是別人，正是他一直懸在心頭的一劍和三劍。

司馬玉龍上前見了禮，同時問道：「兩位前輩究係隱身何處？玉龍怎未覺察？」

一劍嘆了一口氣，三劍代答道：「一言難盡，回去再說罷，老弟。」

三人展開身形，僅刹那工夫，便已回到了江船上。

這時，中艙內點了燈，一劍吩咐將船撐離岸邊十數丈遠近拋錨泊定。梅男也已聞聲起身，一二三劍，梅男，司馬玉龍，五人圍桌坐定，首由三劍王奇報告此行動機及經過，他道：「前天黃昏時分，我在後梢閒眺之際，忽見一個年約十六七的，端秀可愛的小姑娘在岸邊向本船張望，因為對方是個年紀極輕的小女孩子，所以我沒有在意。誰知道，就在那個小姑娘探望了一陣，面露失望神色，準備離去的當兒，小姑娘身後忽然走來一個年在八旬以上身穿黃衫的藍臉老人，藍臉老人的步履雖極從容，速度却是快極，這當然逃不過我王奇的眼光，我當時雖然看出老人是一位武林健者，但却未想到「黑水黃衣藍面叟」的身上去，想想看，我王奇今年才不過五十出頭，此人謠傳死去已達五六十之久，誰會想到死人還能復活？

「當時，藍臉老人在和小姑娘擦身而過後，突然在小姑娘身前三四步處廻身，老人睜着一雙驚奇的藍眼打量着小姑娘，小姑娘也狠狠地瞪着藍臉老人，那個小姑娘並不忌生，二人相持了片刻，藍臉老人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小姑娘啐了一口，掉頭就走。藍臉老人微微一笑，用手向小姑娘身後遙遙一指，小姑娘立即木然痴立不動，藍臉老人右掌伸出，離小姑娘身軀尚有半尺之遙，小姑娘全身便已離地而起，跟着，藍臉老人就這樣將那位小姑娘虛托着走了。

「我看出了事情大有蹊蹺，無暇顧及老人的驚人武功，連忙上岸隨後趕去。可是，等我上得岸來，一老一少已經走得無影無踪。

「我悶悶回到船上，正好碰到施老二拉我轉述司馬兄弟的種種經歷，我登時恍然大悟，想出那位小姑娘可能就是天山毒婦的門下闖人鳳。但我在施老二面前並未露出任何表示，施老二性子比我躁，我已暗暗想到藍臉老人的來歷，祇是一時不能決定它的正確性，萬一此魔眞是『黑水黃衣藍面叟』的話，不是我王奇洩氣，別說多一個施老二是白饒，就是咱們華山五劍聯手齊上，也是不成。

碰上這種事，急也枉然，所以，當夜我建議梅侄停船，第二天，我便跟司馬小兄弟進城，其目的是探探動靜，順便將闖人女俠的相貌問個淸楚，免得找錯人弄成笑話。

「就在我們喝酒之際，我看樓下街上那個獨臂黃大押着一担酒菜匆匆而過，當時心下一動，立即留下司馬兄弟，下樓釘上獨臂黃大。走到一座巨宅門口，我又看到那個巫山淫賊正和一個黑皮長臉，雙目精光閃射的老人低聲說話，神情似乎異常緊張，我怕雙方朝了相不方便，雖然我恨透了那個淫賊，也祇有忍氣又退了回來。

「半路上，我向一家店舖借了紙筆，匆匆寫了大概情形，請楊老大或者施老二派出一人助我一臂之力，我的意思是想由我拚死去誘開那個藍臉老人，再由老大或者老二去搭救闖人女俠。

「司馬兄弟走後，我又鬼混了一陣，直到天黑方才撲進巨宅的西廂後背，也許我去得太早，違背了夜行人出動的規矩，所以並未遭到阻礙。

「我伏在一個地方，祇等船上去的人和我取得聯絡，我便準備按照計劃行事。二更將盡，我耳邊突然响起了一個悠細而陌生的聲音：『朋友，妄動不得，切記。』

說來慚愧，等我王奇循聲察看時，鬼影子也沒有看到半個。我王奇在當今武林中雖不是什麼頂尖兒的人物，但說能有人讓我聽到聲音而不令我看到他的人，屈指算來，尚不多見。

「可是，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我親身經歷了，能容我否認麼？人家武功既比我高又是一番好意，我王奇當然祇好拜領。於是，我加倍小心地伏在原來的地方，靜候發展。二更將盡，司馬兄弟突然

現身，我見了，幾乎嚇出一身冷汗。尚幸小兄弟身手靈捷異常，廳上那魔頭，已是目不旁視，我還以為……」

「什麼？」梅男不禁不安地插了一句：「他給『黑水黃衣藍面叟』發現了？」

底下由司馬玉龍將經過說了一遍。

司馬玉龍本想立即將劍交梅男，梅男搖搖手，微笑道：「且慢，大叔還有一段沒說呢。」

二劍施敬也催道：「楊老大，當時你做什麼去啦？」

一劍楊雄可沒有三劍那般達觀，他經二劍一問，嘿然良久，方始深深地嘆了口氣，開始說道：「接到老三的條子，我於二更左右起程，我想不到這位司馬小兄弟的心思竟會如此玲瓏透剔，不聲不响的跟在我身後，直到他在老桂樹下伏身，我方始發覺，……且說我抵達老三條子上指定的那座巨宅之後，一躍上了前廳屋脊，就在我擬正往二進後廳消下去時，我聽得耳邊風响，一抬頭，一條黑影如浮光掠影從我面前丈許遠近一閃而沒。

「我雖心驚於此人輕功之妙，但亦沒在意，心想，既然來了，假如救不了人，對老三如何交代？

「我繼續往裏竄，一棵巨大的百年老桂樹突然擋在我的眼前，從樹枝間望過去，後廳上有人正在喝酒。

「我意思是想到那棵桂樹上面去，行動起來比較方便些。可是偶一抬頭，桂樹濃枝內忽然伸出一隻人手，它向我微微擺了兩下，我以為是老三招呼我暫等，於是，便在前廳屋脊上伏下身來。

「這時，桂樹上傳來一個陌生而悠細的聲音：『為了很多人的安全，朋友，你最好不要再往前跑了。』

「我這才知道桂樹頂並不是我們老三。

「那人語意雖善，語氣却有點刺耳。依我楊雄平常的脾氣，不趕上去一劍連樹劈倒才怪！可是，我們老三是個精細人，他說那個藍臉老人可能就是三色老妖，決不會錯到那兒去，武林中，什麼人都好惹，如果這座宅子中真有個三色老妖存在，實在犯不着拿自己的一世英名去鬪這份閒氣。

「所以，我祇好打消更進一步的原意，守在原地……接着，司馬老弟進來了……司馬老弟進來以後的種種，剛才司馬老弟自己已經說過了，毋庸我來贅述。

「……直到司馬兄弟抱劍退出，我知道驚險已過，同時又見西廂房有人長身而起，看去有點像老三，於是便在宅外和老三碰了面，隨後便在護城河旁攔會了司馬兄弟。」

梅男奇怪地自語道：「桂樹頂上的那個人是誰呢？」

這是一個相當令人迷惑的謎，一劍，三劍，司馬玉龍都不認得他，看樣子他不一定就認得一劍，三劍，和司馬玉龍。

那人關心司馬玉龍等三人，可能是為了立場相同的關係，很顯然的，那人決不會是「黑水黃衣藍面叟」的朋友。

那人的武功是相當驚人的，雖說不能超出三色老妖，但也相去無幾。

三色老妖看破了他藏身樹頂，但老妖却沒有發覺他於何時離去。

那人雖然沒有正面和老妖為敵，但從他通知司馬玉龍先走的語氣上看來，那人似乎並不怎樣忌諱三色老妖。

司馬玉龍年青識淺輩低，不能認出那人的眞面目，情尚可有。但身為武林知名，華山五劍中佼佼者的一劍三劍，居然也是一無所知，在一劍三劍來說，這算是栽到家了，但在衆人來說，却更增加了這個謎的神秘性。

衆人靜默了一陣，誰也沒有猜透半點端倪。

司馬玉龍於是從背後摘下那柄碧虹劍，雙手捧着，恭恭敬敬地走至梅男跟前，高舉過頂，虔誠地致賀道：「物歸故主，但願貴派掌門領導之下，日益其昌。」

梅男芳容頓整，盈盈起立，緩緩自司馬玉龍手上接過寶劍，左手執着劍柄，右手不住地敲彈撫摩劍身，露出十分依戀珍惜的神情。

良久良久後，梅男方抬起臉來，肅容向司馬玉龍懇切地道：「無由受贈謂之貪，梅男所不屑者也。然敝派以劍法為鎮山之學，而此劍又為敝派金龍劍法之命脈，劍身雖祇刻有三式，但內含變化，却極奇詭難測，本派歷代之高手，皆係對此三招別有領悟，方能出人頭地，故此三招祇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華山派門下弟子在劍術上的成就，全憑各人的天賦，對碧虹三招的領悟深淺而達到某一個極度，故自此劍於廿年前失落後，本派在武學上所受的影響，簡直無法言喻。

「現在托歷代祖師蔭庇，假小兄弟之手，重獲此劍，大姊雖然愧感交集，却不敢辭讓不受，小兄弟所施於敝派之惠，亦可謂大矣。大恩不敢言報，唯有將此事列為敝派遺訓，千秋萬世，長繫一片銘感罷了。」

梅男說畢，向身後一婢比了一下手勢，小婢立趨後艙，不一會捧出一隻製作精巧的錦盒，梅男愼重地將錦盒打開，從裏面取出一面約八寸左右，淡紫細絹製作，上面繡有一條金光耀目的金龍的三角

小旗，執着小旗的牙柄，伸向司馬玉龍道：「此為敝派最高信物，其威力幾與掌門令符相等，今後小兄弟如有差遣或需求，本派自掌門人以下，以及與本派有往還之其他門派，無不唯執此旗者之命是聽，伏望賢弟笑納。」

司馬玉龍慌忙起身懇辭道：「這是貴派之仁心仁報，玉龍何敢居功？設非王楊兩位老前輩見習勇為，玉龍怎會有緣得見此劍？現在璧還故趙，玉龍祇不過一介天假之便，怎能冒昧領受如此大禮？」

梅男微微一笑道：「楊王兩叔之見義勇為，豈是無因？」

司馬玉龍知道梅男意指三劍純為報答活命之恩，才有捨身搶救闖人鳳之舉的，不知怎地，司馬玉龍忽然紅臉了，儘管梅男態度從容，語氣平淡，但梅男每次隱隱約約地提到闖人鳳，司馬玉龍就感覺異常的不自在。

他俛首無言以對。一絲神秘的陰影迅速掠過梅男那雙明若秋水的眼神。

梅男從座位上站起來，欵步走至司馬玉龍跟前，將金龍三角小旗塞在司馬玉龍手上，司馬玉龍無法再辭，雙手接過，先向梅男致了謝，然得分向一二三劍各鞠一躬，同時說道：「貴派此行，旨在討劍，如今寶劍已得，自無前往君山之必要，司馬玉龍請自此辭。」

梅男黯然，三劍黯然。

不知怎麼的，司馬玉龍語調雖然清朗。心下可也有點悽然欲泣的感覺。短短數日相處，他發現三劍一梅都是那樣平易近人，一見如故，彼此間毫無隔膜。尤其是梅男，予他這個自小孤苦伶仃，不知母親為何物的特異感能。梅男比他祇多四五歲，那是一個極其微小的年齡之差，但梅男和闖人鳳給他的印象截然不同，闖人鳳可愛，梅男可親。

他和闖人鳳在一起，總覺得對方稚氣未脫，他有長兄之責，處處想管束她，照顧她，唯恐對方出了差錯。但他和梅男在一起，感覺則又不同了。梅男雖然沉默寡言，可是，她一開口，便會覺得有如春風披面之感，她那閒雅的舉止，柔和的言談，高貴的氣質，涵蓄不露的深情，在在令人感到可以信托依賴……。

司馬玉龍是個聰明人，他在最確切的時間上提出了最確當的要求。

華山派被人敬重的地方就是該派一向淡泊名利，和武林黑白兩道皆少恩怨，非有必要，決不介於任何意氣之爭。他們這次的君山之行，動機異常單純，目的祇為了訪求碧虹劍。他們並不知道江湖上有了一個「天地帮」，甚至他們討劍的對象已成了該帮的「金牌帮主」，現在寶劍已得，自無再往君山之必要了。

可是，該派連受司馬玉龍兩次大恩，假如司馬玉龍不先提出這一點，他們能下逐客令或逕自折船回行麼？君子不強人所難，司馬玉龍正好做到了。

這時天已大亮，司馬玉龍重新向三劍一梅行過辭別之禮，正待趨出之際，三劍王奇奮然道：「小兄弟，王奇陪你到君山玩玩如何？」

司馬玉龍連忙遜謝道：「玉龍去君山之原意，不過是探知一些有關天地帮的虛實動靜，並無其他積極作為。現在，情勢突變，聽『黑水黃衣藍面叟』的口氣，天地帮禍心暗藏，不知在哪兒打聽到此魔尚在人間，不惜獻經延攬為該帮『玉牌帮主』，其欲有計劃的為害中原武林，蓋可想見。

「此事在目前尚為外人所知，玉龍不但與五行公孫老前輩有約，且與家叔玄淸道長亦有君山之約，前約為期尚早，後約亦無固定時地，玉龍此去，目的祇在遇上師叔道長，告之一切，早為之計，也不一定就去君山。王老前輩如有遊賞洞庭名湖之雅興，改日玉龍一定奉陪也就是了。」

三劍王奇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一劍探首艙外吩咐靠船。司馬玉龍退出艙外，來到甲板上，一個青衣婢已整理好那隻僅有少許衣物和幾本書籍的輕便書箱，司馬玉龍接過，便往跳板走去。

身後忽然傳來梅男的聲音：「龍弟，以後你可得好好照顧那位闖人鳳小妹啊。就說梅大姊也很想念她，假如有空，請到華山來，大姊在華山等你們兩個哩。」

音調極其柔和溫順。

司馬玉龍遙遙諾一聲，心頭一陣酸楚，不敢回望，趁着黎明無人，微嘯一聲，咬牙騰身而起。

司馬玉龍上得岸來，順着岸勢，奮然狂奔，辰牌時分，抵達一鎮，方始放緩腳步。進鎮打聽，才知此地已距離岳陽不遠，此鎮名為星盤。

司馬玉龍到達星盤的那一天，星盤出了一件怪事。

星盤是小地方，這一天却出現了很多很多非商非買的人物，那些人，三五成羣，四六結隊，雖然在裝束上模擬着種種行當，有的裝成皮質商人，有的扮成星卜者流，……不一而足。可是，他們祇能瞞過一般普通人，如何能够瞞得過司馬玉龍這一位大行家？

那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精充神足，英華內蘊。雖說不上每個人都是武林高手，但一般說來，均不是俗手。

這些人的數目異常之夥，總數幾達百名左右，

司馬玉龍既很吃驚，也很疑訝，他本無意於星盤停留，但在見到這種怪異現象之後，好奇心大起，立時改變主意，存心留下來看個究竟。

首先，他發現了一個趨勢，這般人並沒有全部入棧房，他們似乎以西街的「大福」客棧爲護衞核心，很多人從那裏進進出出，另一部份人則繞在客棧四週，或遠或近地，藉着各異的身份徘徊流連。

這些人之中，身份又分兩等，能在客棧中進出的，身份似乎要比一般高些。司馬玉龍看看天色尚早，便暗中擇定一個剛從大福客棧出來，有着一隻顯目的鷹鼻，神情極爲驃悍的壯漢爲目標，極其技巧的悄悄跟在那人身後，看他到底在做些什麼？

鷹鼻壯漢出了客棧之後，昂然直走，一逕出了了西門，直向江邊走去。司馬玉龍係自正東方進鎭，西門外江邊是何情況他並不知道，他跟在鷹鼻壯漢身後，不一會來到江邊，……喝，好大的氣派。

五隻豪華的大江船，雁字排列。另有小船無數，散靠各處。

五隻江船中的一隻，尤爲特出。船身高出他船的艙面約有尺起。每隻船的艙面都有三五不等的船伙們在兩舷徘徊閒眺，狀極悠閒。

鷹鼻壯漢看上去異常威武，在走到江邊之後，却顯得有點畏縮起來，他對中間那隻特大的江船，連正眼看一下的勇氣都似乎沒有。他趦趄着走近最右邊的一隻。向船上一個夥計比了一下手勢，意思好像是說：「準備好啦」！船上的那個夥計點點頭，進艙而去。岸上的鷹鼻壯漢彷彿完成了一件大任務似地，神態立卽顯得輕鬆起來。他輕輕吹起口哨，回頭重新向鎭內走來。

司馬玉龍等他快要走近身邊的時候，故意裝出一臉愁苦神色，伸手將對方攔在路心，請問道：「大叔，我約了朋友在星盤的大福客棧見面，但因人生地疏，不知如何個走法，大叔可否見教？」

鷹鼻壯漢見司馬玉龍提「大福客棧」幾個字時，臉色大變，他急急地反問道：「你等一個什麼樣的朋友？」

司馬玉龍道：「三個販藥材的朋友。」

鷹鼻壯漢深深地吐出一口氣，重新朝司馬玉龍全身上下細細打量起來。好一會之後，壯漢寒起臉色，向司馬玉龍狠狠地說道：「換一個地方去等朋友吧，命玩掉了可不是耍的呢。」

司馬玉龍心底罵道，好個狐假虎威的混帳東西，你嚇唬誰？司馬玉龍從這個鷹鼻壯漢的詞色之間，越發肯定今天星盤鎭內這批人，絕對不是什麼好來路。

一個突來的意念爬入了司馬玉龍的腦海，這裏距洞庭不遠，這批人莫非和天地帮有關？

司馬玉龍既然有了這種想法，他怎會輕易將這個鷹鼻壯漢放過？

當下，他等壯漢說完，故作驚惶地自語道：「有這等事麼？唔，很可能……他販皮貨，好像祇是個幌子，可是，是他叫我放心大胆來的呀……不然的話，他給我那塊牌子幹什麼？」

那個鷹鼻壯漢大概是不耐司馬玉龍的一身寒酸氣息，說完了前面兩句話，本想拔脚就跑，及至聽得司馬玉龍說到什麼「牌子」時，倏然止步，回過身來朝司馬玉龍重新盤問道：「你說什麼？什麼『牌子』？」

司馬玉龍心想：差不多了。

心裏這樣想，表面却故意搖搖頭道：「抱歉得很，這個我却不能告訴你。」

鷹鼻壯漢越發不肯走了。他又道：「那是一塊怎麼樣的牌子？」

司馬玉龍搖搖頭道：「人無信而不立，在下既答應爲朋友守密，豈可反覆無常，言而無信？」

鷹鼻眉頭緊皺，又道：「你那朋友可能我也認識，但你不肯說出他給你的是塊什麼牌子，我有什麼辦法？」

司馬玉龍佯喜道：「大叔也是他約來的麼？」

鷹鼻壯漢含混地點點頭。

司馬玉龍湊近一步，故意壓低嗓音道：「他也給了你牌子麼？上面可是刻的：『銀牌五，銅牌五，……金牌是帮主』等字樣？」

鷹鼻壯漢聞言凜然一震，猛退一步，諦視着司馬玉龍之面，不勝驚訝地道：「那是一塊什麼質地的牌子，他怎會交給你？」

司馬玉龍心想，假如說是一塊竹牌，份量可能不够，橫豎是謊他的，索興謊個痛快罷，當下乃毫不遲疑地道：「是塊銀的……」

鷹鼻壯漢失聲道：「銀的？」

司馬玉龍點點頭，反問道：「大叔，這有什麼奇怪的？難道他給你的那一塊不是銀的？」

鷹鼻壯漢的額角開始見了汗，他此刻的神情異常矛盾，他對司馬玉龍，彷彿肅然起敬，又彷彿要將司馬玉龍一把扼死。

他嚅嚅地道：「那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銀牌上還有些什麼？」

司馬玉龍裝成一派渾然，慢條斯理又道：「牌上有個『二』字，反面則刻着『天地』兩個字，……那位朋友你沒見過麼？他人很高，皮膚黑黑的，約莫六十來歲，一雙眼睛看上去很有神威，神情却很冷漠之至。……那塊牌子現在就在我的身邊，大叔想看看嗎？」

鷹鼻壯漢臉色立顯蒼白，垂手低聲道：「小俠原爲何派門下？」

司馬玉龍胡扯道：「大叔問在下的座師麼？他老人家是丙丑恩科進士……在下不才，科場連北，偶而在孝感和我那朋友相遇，他老很欣賞在下的才識，叫我趕來星盤大福客棧等他，他說他將爲我謀一個待遇優厚的西席，我說人地生疏，萬一等不到怎麼辦？他老沉吟了一會，便交給了在下這麼一塊牌子，叫在下十八落燈以前趕到，凡是在大福進出的人，我都可以指使他，如果有人不聽吩咐，要在下記淸那人長相，等他老來時再告訴他。」

鷹鼻壯漢臉色一慘，驀地撲通跪倒，泥首哀聲道：「竹牌九有眼無珠，原來相公是他老人家爲本帮請來的西席貴賓，尚望相公多多包涵，小的這就陪相公前往大福安頓。」

司馬玉龍故作驚惶地說道：「大叔，這是怎麼回事？」

司馬玉龍故意使壞，嘴裏這麼說，身子却沒有挪動分毫，而那自稱竹牌九的鷹鼻壯漢也就跪在當地，不敢擅自爬起身來。

司馬玉龍看他給折騰得够了，同時担心爲來往的帮徒所見，這才道：「大叔請起，有話好說。」

竹牌九如獲赦般一躍而起，異常巴結地低聲道：「相公隨我來。」

說着，偏身在前引路，司馬玉龍早有成算在胸，便也毫不遲疑的緊跟於後。不一會，大福客棧在望了，司馬玉龍緊走一步，一把扯住竹牌九的衣角，指着大福棧門口那些進進出出的人，悄聲道：「那麼多人是幹什麼的？」

竹牌九悄聲道：「是本帮接待一位貴賓哩。」

司馬玉龍知道，那位貴賓十有八九就是「黑水黃衣藍面叟」。他心下顯然明白，口裏却道：「什麼樣的貴賓，值得如此隆重？」

竹牌九悄聲苦笑道：「這是敝帮一大秘密，敝舵身份過低，祇知受命整理護衞，貴賓是何等樣人，在銀銅竹各舵替次傳諭之前，實不知情。」

司馬玉龍故作猜疑道：「既是這麼說，在下怎好進去。」

竹牌九忙道：「相公身上既有那塊銀牌，便是例外了。你那塊銀牌主人，在本帮中的地位崇高無比，祇要他老人家吩咐你來的，裏面定是有你的席位，相公何必担心這個？」

司馬玉龍搖搖頭道：「不行，在下有生以來從沒見這麼大的場面，進去了也是坐立不安，如有失儀之處，豈不損及我友顏面？」

竹牌九似乎不敢違拗，乃又問道：「如依相公之意，又該如何？」

司馬玉龍道：「星盤可有其他棧房？」

竹牌九道：「東街還有一家新大福，但規模可小得多了。」

司馬玉龍點點頭道：「好，那我就住到新大福去吧。」

竹牌九便又將司馬玉龍領至新大福，並且替他預付了三天房飯錢，臨走時司馬玉龍故意交代道：「我那位朋友一到，就煩大叔告訴他我在這裏。」

竹牌九諾諾連聲，躬身而退。

司馬玉龍知道「黑水黃衣藍面叟」和「冷面金剛」等人可能旦夕卽至，他不敢寬衣安息，僅吩咐店夥要來份飯菜，匆匆吃罷，命店夥鎖上房門，推說出去看個朋友，就這樣出了店門。

這時，日已西斜。

司馬玉龍知道，這次接三色老妖，那個什麼金牌帮主一定會親身出面，金牌帮主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要看廬山眞面目，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當然他也知道這是最危險的打算，天地帮原有如雲高手且不去說它，單單一個「黑水黃衣藍面叟」就已經是够怕人的了。前夜在新堤，他徼倖逃過一關，臨走時，冷面金剛懷疑他已習成大乘神功，而向三色老妖進讒，老妖雖有悔意，但因不願失信於武林後輩，這才揮手放開了他。這一次，他又於無意中假冒了冷面金剛的名義，冷面金剛一到，這個謊局立時便會拆穿。那時候，就算三色老妖不屑和他這個小輩爲難，冷面金剛也決不會輕易放他過去。冷面金剛之所以有「冷面」之號，就因爲他這人一向行事缺情寡義，祇要是他不願意的事，什麼毒辣的手段他都使得出。過去，人家都看在天龍老人的情份上，不敢也不願詆譭他，實際上，北邙兩絕，「笑臉彌陀」和「冷面金剛」這兩尊名號給人們的印象大有天壤之別。

也不知道他爲的是什麼，居然投入天地帮幹起舵主來了，他並不是一個好色的人，天龍老人對他也不算薄，大乘神經他也有比別人優先入目的機會，那他爲的是什麼呢？

這眞令人迷惑不解。

這個謎，直到五行怪叟爲司馬玉龍細述金牌帮主身世時，方給揭開，稍後卽將交代，看官少待則個。

所以說，若換了別人處在司馬玉龍的地位，趨避唯恐不及，那還有這份胆量一而再的恣意與該帮爲難？可是，這就是司馬玉龍與衆不同的地方，他祇覺得他如果應該這樣做，他便這樣做，任何身外的阻撓，包括了死亡的威脅，除了更能激發他的一股雄心壯志，一點效用沒有。

這就是大勇。

他出了新大福店門，沿街北走，走向荒涼之區。那是他智慧支使他的部份表現，他要先找一個人跡罕至的落脚處，天地幇迎接「黑水黃衣藍面叟」決不會在白天，他得先養足精神，夜間方好施爲。

就這樣，行行復行行，也不知道跑了多遠，他看到一條長滿雜草的小河，河岸上有一排密密的野樹，樹叢間露出一堆磚瓦角，那是一座荒廢了的土地廟。

太陽快下山了。

司馬玉龍心下大喜，脚步微緊，利眼來至土地廟前，這的確是個隱僻所在，可是，當司馬玉龍懷着一股喜悅的心情，躬腰走入狹小的廟堂時，他輕啊一聲，驀然怔住了……

土地廟內，僅有兩蓆大小的空地，此刻，那兩蓆大小的空地上，却已有人佔了頭籌。那人衣着破舊，身軀瘦小，面裏背外，曲身蜷臥，看不出是什麼身份的人。

司馬玉龍嘆了口氣，方待抽身而退時，那人却突然發話道：「朋友，天都這麼晚了，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此人耳目之靈，大出司馬玉龍意外。其爲武林中人，殆無疑義。

雖然對方的音色和緩，不似有甚惡意，但處身於這種風緊雲急的環境之中，司馬玉龍不由得本能地全神戒備起來。

在司馬玉龍惶惑不定的這一刹，那人已自地上緩緩欠身坐起，四目相對之下，廟裏廟外的兩個人都是一楞。

她是個女人。

不，她是老婆子，一個又老又醜的鳩面婆。

她的醜，和司馬玉龍的俊美，正好是個强烈的對比，就爲了這個緣故，雙方都是一楞。雖然對方身份不明，但爲了對方的年齡，司馬玉龍立即感覺到自己的失儀，他連忙走上一步，躬身謝罪道：「打擾你老養息，眞是不該。」

醜婆子毫無表情地道：「你就是武當派的二代俗家弟子司馬玉龍麼？」

司馬玉龍心頭一震，身不由己地猛退一步，審愼地注視對方之面，强作鎭定地反問道：「在下正是司馬玉龍，老前輩名號可否見示？」

醜婆子嘴角微微牽動，皮笑肉不笑地說道：「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的，竟是如此健忘……」

司馬玉龍先是一愣，旋即想起了，啊，聽她的聲音，她不就是新堤三色老妖，藏身於桂樹頂上的那位謎樣的人物麼？這一發現，頓令司馬玉龍感到又驚又喜又失望，假如面前這個醜婆子就是那位藏身桂樹頂上的人物，雖不能證明她是個好人，但將無害他司馬玉龍，則是無可置疑的。她能逃過三色老妖的監視，悄然而去，足證她的武功也已到達不可思議的境界，一旦見着了這等高人的廬山眞面目，實在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在司馬玉龍的想像之中，對方不論是男是女，從音調上推斷，一定有一張令人感覺可親的面孔，而今……這是想像不到的，那樣美的聲音，却發自那樣醜的面孔。

醜婆子又道：「想起來了吧？」

司馬玉龍點點頭道：「是的，想起來了，……老前輩仙號如何稱呼？」

醜婆子露出一種極其難看的笑容道：「小俠何不試猜一番？」

司馬玉龍這可爲難了。依對方的年齡和武功而論，無疑地，是一位前輩高人，其輩份絕不在師父上清道長之下，萬一猜錯了，將是一種大不敬。何況，就他司馬玉龍所知，當今武林之中，女性武林前輩並沒有幾個，桃面騷狐在苗疆，天山毒婦遠處關外。再說，桃面騷狐既有「桃面」之稱，縱然有了年紀，也絕不會醜到如此地步。假如她是天山毒婦遠自關外趕來，那一夜，她爲甚麼不在愛孫聞人鳳受困之際現身相救？

難道……難道她有把握愛孫定能安然脫身？那麼，現在聞人鳳怎麼又不在她的身邊呢？

難道……難道她想暗中考察考察愛孫行走江湖的應付能力？

祇有這兩種解釋較近情理。

醜婆子這時怪笑着又催道：「小俠見聞竟是如此有限？」

司馬玉龍俊臉微微一紅，嚅嚅地道：「萬一玉龍猜錯了，豈不罪過？」

醜婆子又是一笑道：「那又有何要緊？」

司馬玉龍勉勉强强地試着道：「你莫非是……天山……慕容老前輩？」

醜婆子聞言一怔，但旋即失聲大笑起來。

司馬玉龍心頭撲撲亂跳，弄不清楚自己到底猜對了沒有。

醜婆子抬臉向司馬玉龍打量了幾眼，司馬玉龍發覺對方的眼神清澈的遠異常人，給人一種極其舒適柔和的美感，司馬玉龍心想：除了聲音，這該是位奇人第二種不諧和的美點了。

醜婆子笑畢，向司馬玉龍招手笑道：「進來吧，孩子，你沒有猜錯。」

這簡短的幾句話，給予司馬玉龍無比的親切之感，刹那之間，醜婆子不醜了，——因爲她是聞人鳳的祖母。

司馬玉龍跨上兩步，納頭便要補行大禮。

毒婦舉手一擺，嘴裏說道：「免了。」一股氣勁相托，司馬玉龍祇好改爲深深一躬。

進了土地廟，不待毒婦盤問，司馬玉龍便將和聞人鳳相識而又因莫須有的誤會而分離，種種經過，詳述了一遍。毒婦一聲不响，直到司馬玉龍說完，方始毫無表情地點點頭道：「唔，我知道了。」

這時，天已大黑。

毒婦探手懷中取出一根蠟燭，打火點上。

司馬玉龍不禁問道：「你老可知道天地幇將於今夜在星盤迎接『黑水黃衣藍面叟』？」

毒婦點點頭，冷笑道：「不然我到這種地方來作甚？」

司馬玉龍高興地道：「那麼老前輩也已知道了他們聚會的地點了？」

毒婦冷然道：「就在大福客棧的後花園。」

司馬玉龍又道：「我們何時動身？」

毒婦突然仰臉瞪了司馬玉龍一眼，訝道：「你也想去？」

司馬玉龍笑道：「否則晚輩會到這地方來？」

毒婦見司馬玉龍俏皮地仿傚着她剛才的語氣，不禁微微一笑道：「三色老妖的武功已至超凡入聖的境界，假如你有自信，老身也不攔你，不過，萬一出了岔子，可怨不得人。」

司馬玉龍笑道：「老妖武功雖高，難道還能强得過你慕容老前輩？」

毒婦搖搖頭，想說什麼，突又强行噤住，改爲淡然一笑道：「這很難說。」

司馬玉龍終於忍不住問道：「老前輩有否見着令孫聞人女俠？」

毒婦毫無表情地反問道：「誰？聞人女俠？」

司馬玉龍點了一下頭，心中奇怪道：聽聞人鳳描述，毒婦的外號雖然不雅，但總算是個性情中人，尤其是對她僅有的孫女兒聞人鳳，更是相依爲命，愛逾掌珍，怎地現在提到聞人鳳，她却表現得如此漠不關心？

毒婦畧一思索，突然失聲輕笑起來。

司馬玉龍訝道：「老前輩有何可笑之事，玉龍有幸與聞否？」

毒婦睜開一雙美得和面部其他部份極不和諧眼睛，注視着司馬玉龍之面，點頭自語道：「我知道了，你們兩個……唔。」

司馬玉龍臉色一紅，連忙分辯道：「老前輩不要誤會才好。」

毒婦的神情重又平靜下來，冷然道：「你們兩人既然彼此有意……也不是什麼壞事啊。」

司馬玉龍聞言甚感欣慰，唯一能替聞人鳳作主的毒婦既已如此表示，聞人鳳和他之間的一點微小誤會，也就算不得什麼了。

司馬玉龍最後問道：「老前輩此次跟踪天地幇，是否業已早經得知令孫大智係死於伏虎尊者之手，而想向伏虎尊者問罪？」

毒婦竟說了一句出乎司馬玉龍想像之外的話：「我找伏虎尊者作甚？」

司馬玉龍吶吶地道：「伏虎尊者爲衡山一派少數罕有的高手之一，假如老前輩不願出面做主，聞人女俠和在下……祇怕……一時還難……」

毒婦忽然哦了一聲，然後連忙點頭道：「是的，我要找伏虎尊，不過，老身還有點其他的事，並不限於伏虎尊者一個人。」

司馬玉龍這才高興起來。

司馬玉龍有點訥罕的是：毒婦雖說是年近百齡的人，但看她的神態，並無龍鍾老象，尤其是那雙明澈如水的眼神，設非內功上有非凡成就之人，何能臻此？可是，她在對答之際，經常顛顛倒倒，好像有點魂不守舍，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她因愛孫之死，受到了太多的刺激，情緒有點反常？

這時已是初更時分，司馬玉龍取出乾糧，毒婦搖頭說她不餓，司馬玉龍逕自用了，吃過乾糧，畧事調息，毒婦吩咐一聲「走」，領先走出土地廟。

司馬玉龍不敢怠慢，緊隨於後。毒婦走在前面，並看不出她如何比態作勢，脚下却是移動得迅速至極，司馬玉龍懷疑毒婦在有意考究自己的輕功，當下深吸一口眞氣，運足五行神功，猛力追去。

可是，說來也怪，任他司馬玉龍如何賣力，他和毒婦之間的距離仍是起步時那麼遠近，雖然沒有落後，但想追近半步却也困難。

司馬玉龍暗嘆道：「到底是天山奇人，不同凡响，她老人家若不是給我面子，怕不早就把我丟跑了。」

將近城門，毒婦回頭微微一笑，道：「年紀青青的，有你這副身手，可算是武林數十年來僅見的了。」

司馬玉龍方想謙遜一番，毒婦已自掉頭上了城牆。

對於星盤這地方的地理，毒婦彷彿異常熟悉，她毫不猶疑地逕向大福客棧趕去。在將近客棧的一個轉彎角，毒婦畧將身形微頓，俟司馬玉龍走近，細心囑咐道：「如遇事急，獨善其身可也。」說完，一閃身，眨眼不見。

司馬玉龍繞至客棧左側，沿着牆根向後進貼壁游行，到達大福後花園，他相準地勢，輕輕縱上對面一間樓房的露台，這裏居高臨下，雖然距離花園

有十來丈遠近，但司馬玉龍目力大異尋常，藉着紅漆疏欄的掩蔽，仍可一目了然，同時安全之至。

後花園內，燈光輝煌，如同白晝。

在一座假山旁的空地上，成品字形放置了三張八仙桌，頂端豎立着一塊高可一丈五六的大木牌，木牌上釘着一方寫有斗大金字的紅布，紅布上祗有兩個字：「天地」。

品字下端是兩排成八字形的長條櫈，每張條櫈前面放置着兩隻茶几。

看樣子，天地帮這次開壇並不怎樣避隱。

這時園內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

司馬玉龍放眼四處查察，居然看不出毒婦藏身之處。他知道毒婦武功之高，幾乎和黑水黃衣藍面叟不相上下，其行動自不易落入他人眼裏。

約有頓茶光景，通花園的後門霍然大開，一對一對地走出廿個精壯漢子，漢子們表情肅穆，邁着大步，至假山前左右分開。靠左手的走向左邊條櫈之後，靠右手的走向右手條櫈之後，一邊十人，左排第一人，便是那個獨臂黃大。——唔，司馬玉龍心想，這些人大概是竹牌舵主。

接着，走出兩男兩女，在品字形下端的右桌分兩旁站立，靠右手末一個，是個女的，蛾眉淡掃，杏眼撩人，咦，那不是楊花仙子麼？唔，司馬玉龍再想，這四人大概是銅牌舵主了。

再接着，又走出四人。這四個人，司馬玉龍一眼便認出了三個，走在最前面的是冷面金剛韓秋。第二個短瘦枯小，十指長如鷄爪，眼皮下垂，司馬玉龍不識得他是誰。第三個是身軀肥大，眉心有着硃砂紅痣的伏虎尊者。第四個便是面目英俊，眼神不定的巫山淫蛟。

這一行是銀牌。

司馬玉龍有點奇怪，銀牌五，銅牌五，現在怎麼各剩下四個？還有，銀牌三的地位既在伏虎尊者之上，在武林中當非泛泛之輩，怎麼此人之來路一點也看不出？

緊接着，園門出口處又出現了兩人，那是兩個面目姣好的童年男女，年紀都祇才十二三左右。男女兩童手上各端着一隻黑漆木盤，男童木盤裏是一隻香烟繚繞的香爐，女童木盤裏靜靜地躺着一塊金光燦爛的金牌。

兩童入園後，女童脆聲高喝一聲：「肅靜，帮主偕貴賓到。」

喝罷，本就異常肅靜的全園，於焉又添了一份嚴肅氣氛。兩童身後一陣輕微笑語，四人相繼出現花園中，黑水黃衣藍面叟和一個一身純白宮裝，身材嬝娜，面罩白紗的麗人並肩緩步而來，身後是另一對童年男女。

黑水黃衣藍面叟，和那個看樣子就是天地帮金牌帮主的白衣麗人，在走至品字形頂端的第一席，相互一揖，便分兩邊坐下。

兩個男童站在藍面叟身後，兩個女童則站在金牌帮主身後。

金牌帮主微微揮手，身後一個女童便又喝道：「帮主有令，全體入座。」

竹牌輩份的廿個壯漢，整齊地各跨一步，在條櫈上坐下，銀銅八位舵主也向主席一躬後落座。

這時，金牌帮主向藍面叟低聲說了些什麼，藍面叟聽得直是搖頭。

司馬玉龍藉此空隙又向全園各人輪視了一遍。

四個銀牌他認得三個，依次序，缺席的可能是銀牌一舵。銅牌缺席的是幾舵，他不知道，楊花仙子是五舵，她上首坐的是個黑皮猪眼中年漢子，對面則是上次在黃安見過幾面，在四海戲班裏充任鑼鼓手的老年夫婦。

竹牌舵主中，他祇認得竹牌一黃大，和那個有着一隻鷹鼻的竹牌九。

司馬玉龍這一廂剛剛將全場人物打量清楚，那邊金牌帮主和藍面叟的談話也似乎有了結論。祇見金牌帮主向身後捧着金牌的女童吩咐了幾句，那女童便卽面對全園傳令道：「帮主有令，開壇議事，銀牌二舵執法，四舵護法。」

冷面金剛和伏虎尊者立卽離座而起，朝着金牌帮主的主位深深一躬，同時說了聲：「謹領帮令，並謝恩典。」

二人大概因爲任務不同的關係，冷面金剛致詞完畢仍站在原來的地方，伏虎尊者致完詞後，却將寬大袍袖一揮，倒縱而起，上了院牆，刹時失去踪影。

令童再度傳令道：「帮主致訓，全體免儀賜平坐。」

金牌帮主盈盈起立，先向藍面叟淺淺一福，然後聲如銀鈴似地開言道：「本帮成立，迄今三年，爲某種緣故，一直未向武林公佈。現因分向衡山北邙兩派拿取武林至寶大乘神經上下部之關係，業已與當今各派結怨，且因本帮各級舵主均爲當今各派之高手，一旦門戶公開，糾葛在所難免，乃由本帮主與銀牌各舵議決，敦請得武林一代異人，黑水藍面仙翁老前輩出面主持帮務，擬與來犯各派一較短長，唯仙翁修爲百年，已成神仙中人，不耐俗務糾纏，祇允居於賓位對本帮支持指點，本帮主不敢過份相强，是以本帮仍舊暫由本帮主領導，但因仙翁來帮之故，帮符必須一體更換。蒙仙翁建議，認爲原有帮符上對銀銅各舵人數限數一節不妥，天地之

大，無物不納，豈可硬性規定祗容銀牌五，銅牌五？所以，本帮主擬改帮符獻詞爲：

金牌堂主

銀牌舵主

藍玉總教練

白玉是帮主

金牌堂主是原來的銀牌舵主，銀牌舵主便是原來的銅牌舵主，竹牌舵取消，各發鐵牌一面，等級以編號爲準。堂主帮符列有堂名，舵主帮符所在地名，……希週知。」

說完坐下，全園轟諾了一聲。

令童傳令道：「請值月舵主報告帮務。」

那個眼皮下垂，十指長如鷄爪，身材瘦小的老人緩緩起身，先向主席躬了一躬，然後向左排條櫈上掃了一眼，祗見那個獨臂黃大立卽面無人色地戰抖起來。

瘦老人啞聲開言道：「銀牌一舵因事請假，但未能說明請假原因，請議處。銅牌一舵奉令鎭守總舵，缺席免議。竹牌一舵遺失帮符，請議罪。竹牌九舵受他人愚弄，請議罪。」

令童傳令道：「請值月舵主報告各級舵主失責詳情，並引述罪則，由帮主決定。」

值月舵主瘦老人銀牌三啞聲又道：「竹牌九於日間遇一自稱和本帮銀牌二舵有舊，係銀牌二舵重金禮聘爲本帮西席，約在本棧會面的少年，嗣因該少年不敢明目張胆地進入本棧，乃由竹牌九領入新大福客棧，並代付三天房錢……待銀牌二舵韓舵主趕來，竹牌九稟明原委，同往新大福查看時，該少年業已不知所之，今夜本帮開壇大典，該少年適於此際現身搗亂，據竹牌九辯稱，該少年做作老到，且深悉本帮內部組織，及帮符形狀質地，綜此觀之，此少年爲六派中人，已無可疑。竹牌九向以精明著稱，而竟有此一失，殊難原有，按本帮帮規第十五條規定，遺帮之羞者，殘一肢！」

瘦老人聲調嘶啞低沉，語音中透着無比的陰峻。瘦老人話音一歇，那個有着鷹鼻的竹牌九，業已面無人色地自條櫈上立起身來，前行兩步，撲地跪倒，直挺挺地面向帮主席位，聽候發落。

司馬玉龍心裏很難過，竹牌九雖不是甚麼善良之輩，但因他一番無意戲弄，而竟遭受殘去一肢之刑，心裏總是有點不自在。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除了睜眼看着外，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

令童傳令道：「銀牌四位舵主合議之！」

在場的銀牌舵主，實則上祗有三位，伏虎尊者自上了園牆，始終未再現身。銀牌三舵，那個瘦小老人，他既担值月之職，負檢討檢舉責任，自不便再表意見。剩下來的，祗有銀牌二五兩舵，冷面金剛和巫山淫蛟了。

巫山淫蛟奉令處法，離席靜立一邊，雙目滾閃如電，向臉上毫無一絲表情的冷面金剛望着，似乎有意讓冷面金剛先行發言。

冷面金剛乾咳一聲，果然冷冷地道：「本舵讚成按帮規行事。」

令童傳令道：「如銀牌五舵沒有意見，卽請執法舵主行刑。」

竹牌九舵跪在地下，全身開始索索地輕微抖動着。

其他的帮徒們，臉上全籠着一陣寒霜。

巫山淫蛟畧一思索，突然離座而起，向上席一躬，朗聲道：「根據本舵推斷，日間露面少年定係武當俗家弟子司馬玉龍無疑。論此子之輩份，本來無足輕重，但此子一身武功却頗令人惶惑……」巫山淫蛟說至此處，朝冷面金剛瞥了一眼，冷面金剛的臉色更冷了。

巫山淫蛟繼續說道：「上次在孝感，韓舵主曾與此子對過一掌，以韓舵主世所罕見的功力，居然……居然……居然祗能畧佔優勢……」

冷面金剛哼了一聲，巫山淫蛟接下去道：「尤其此子最後擺出一個托天指地架式，竟是大乘神功的起手式，實在令人駭異。」

巫山淫蛟畧爲一頓。

這時，全園寂然。

蒙面的金牌帮主，雙手按定桌面，神情甚爲緊張，甚至一代巨魔三色老妖也露出了傾聽神氣，全園之中，唯一有着與衆不同表情的，祗有銅牌席位上的楊花仙子一人。

看樣子，楊花仙子可能已經明白，司馬玉龍就是她那意中人「余仁」的另一化身了。頭部微微下俯，大概這就是她自知不能控制內心的矛盾，又怕他人見疑而所取的一種權宜措施吧？

衆人的緊張神態，看得司馬玉龍有點發笑。

巫山淫蛟繼續說下去道：「前據銀牌四舵描述，這位武當俗家弟子司馬玉龍，年事雖輕，胆勇却俱高人一等。但四舵報告時說，此子胆勇固佳，但武功似乎並無過人成就，那一次衡山事件，設非五行怪叟從中阻止，此子業已早斃於四舵的舍利子之下，假如此子那時已練有大乘神功在身，四舵手法縱高，區區一粒舍利子，又何能加害於他？假如此子在衡山事件後另有遇合，其最大的可能便是得傳五行神功，但他又打那兒習得大乘神功的呢？

「之後，在新堤，此子又曾露面一次，其談吐應對固屬上佳資稟，便是來去身形步法，也是一流身手……這一點，總教練藍面仙翁曾親目所覩，可

以爲證。

「所以說，此子出現於武林，如因大智僧一案啣恨本幫，一再與本幫爲難皆係出於故意，以竹牌九之泛泛身手，如何能識得對方詭計？何況竹牌九之誤中圈套實乃力行本幫幫規第三條，絕對服從高階之良好表現，來人既將幫符描述得明明白白，又諉稱銀牌二舵所約，假如實有其事，而竹牌九對來人不以禮貌週旋，其罪刑又豈止殘一肢而足……此爲本舵主所見，謹提出聊供幫主參考。」

蒙面幫主和藍面叟低語數聲，令童立即傳令道：「銀牌五舵所見甚是，總教練亦有指示，竹牌九境遇奇特，減刑自斷左手小指一隻！」

竹牌九歡呼一聲，向上叩了一個響頭，右手揑住左手小指，咬牙一拗，小指業已應手而斷。蒙面幫主纖手微揮，竹牌九滿頭大汗地起身回座。

這時，令童又往下傳令道：「請值月舵主繼續報告竹牌一失幫符經過。」

值月銀牌三舵，那個瘦小老人重新立起身來，啞聲緩緩報告道：「前在黃安，由銀牌二舵主持的一次會議裏，竹牌一擔任巡守之職，會議半途遇警，該竹牌一不先通知主持人，胆大妄爲，輕身追躡敵踪，致爲對方所乘，點中要穴，搜去幫符……。」瘦老人說至此處，令童突然發令道：「對方是何等人物，請先報告。」

瘦老人道：「據黃大事後稟稱，在月色下，隱約地看出對方是個年約廿左右，皮膚黑黑的英俊少年……。」

園中一片沉寂。

瘦老人繼續啞聲說下去道：「根據本舵主判斷，事實極爲明顯，此子亦爲司馬玉龍無疑。」

令童大聲傳道：「擬刑。」

瘦老人簡捷地道：「幫符爲第二生命，無故失落者飭令自盡。」

黃大聞言，臉如死灰。祗見他，牙關一咬，霍地挺身大踏步而出，向幫主躬身一揖，然後跪倒，大聲喊道：「竹牌一舵領刑。」

蒙面幫主微微地點了一下頭。

令童傳令道：「銀牌舵主合議。」

這時，冷面金剛突然冷冷地發言道：「本幫幫規第一條規定，無故失落幫符者，飭令自盡，請大家注意『無故』兩字。臨敵露怯意者，爲武家之賊，竹牌一不計本身功力是否爲他人之敵，勇往直前，一心擒敵立功，其錯祇在未先通知本舵，聽命行事。至於失落幫符，乃在失招之後，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時候，命都操在敵人手裏，何況身外之物？基於此，竹牌一之失落幫符，並非『無故』。其後，孝感之役，該竹牌一爲本幫公務喪失一臂，毫無怨言，新堤伺候貴賓，殷勤週詳，皆爲不沒之功。尤以此刻聆判後毅然領刑風度，在在均足爲本幫矜式，所以，本舵主建議，竹牌一功過兩抵，應予特赦。」

令童傳令道：「銀牌五舵發言。」

巫山淫蛟起身道：「本舵主意見與二舵意見相同。」

令童傳令又道：「銀牌三舵意見如何。」

瘦老人起身啞聲緩緩說道：「二五兩位舵主之提議，入情入理，無可非議。唯幫派之所以能夠發揚光大，首重賞罰分明，竹牌一爲幫殘體，自不能再處極刑，設若就功過兩抵，亦顯輕重不勻。鑒於功小過大，擬將竹牌一舵貶爲竹牌末舵，由竹牌二舵起，依次遞升。」

令童傳令道：「准銀牌三舵之議。」

黃大歡呼一聲，像竹牌九一樣，向上磕了一個響頭，起身回座而去。

這時令童繼續傳令道：「請值月舵主接下去對銀牌一舵不當缺席加以檢討。」

瘦老人立起來，神態異常嚴肅，遠非前兩次那種慢條斯理的神情可比，他先迴顧全園一週，然後向幫主之座深深一躬道：「按幫規十七條規定，開壇大典，非奉幫主之命外出者，如有缺席，且不能詳叙原委者，以叛幫論……不過……一舵已於三天前呈上請假單，且經幫主親自過目，是否另當別論，應付公議。」

司馬玉龍心想，銀牌一舵在現在來說，也不過是二人之下，其在天地幫的地位之高，蓋可想見，若要由銀牌三舵來指名定罪，自有不便。但是，他既輪擔值月之任，職責所在，又無法將此等大事畧而不提，所以現出一副左右爲難的態度，由此也可見到天地幫的幫規，確是相當嚴厲呢！

沉默了片刻，令童傳令道：「銀牌舵主，合議之。」

銀牌二舵首先道：「唯幫主裁奪。」

銀牌五舵也道：「與二舵意見同。」

銀牌三舵則具體地建議道：「銀牌一舵爲建幫重臣，依本舵看法，銀牌一舵決無明知故犯，以身試法之理，其不能如期參與開壇大典，定有與本幫不可明說之重要事故，依本舵意見，不若俟銀牌一舵返幫後補述理由，然後開壇議決。」

令童傳令道：「准議。」接着又傳令道：「奉幫主令，傳諭全幫上下得知：銀牌一舵暫領內堂香主之職。銀牌二舵實授外堂香主之職。銀牌三舵實授執法堂香主之職。銀牌四舵實授護法堂香主之職。銀牌五舵實授巡按堂香主之職。

「銅牌一舵爲首舵君山舵主。銅牌二舵爲湘陰分舵舵主。銅牌三舵爲黃坡分舵舵主。銅牌四舵爲岳陽分舵舵主。銅牌五舵暫留總舵待命，遲缺再行分發。

「竹牌廿舵一律改稱鐵牌一舵，二舵，三舵：……自今而後，全部改號，新幫符三日內發放。禮成，撤壇，上席。」

兩排條櫈上的鐵牌舵主，紛紛起立，走出園門，一會兒之後，依次托盤而進，酒肴紛呈。一片歡洽氣象。

酒過三巡，小鑼噹然一響，全園立即噤聲，令童傳令道：「巡按堂孫香主聽令，着即接替護法香主之職，轉知護法香主歸座入席。」

巫山淫蛟朗諾一聲，才待離去時，側院院牆上有人哈哈大笑道：「難得貴賓們聯袂降臨，眞乃敝幫之幸，本舵不揣冒昧，謹代敝幫幫主表示迎迓，哈哈……請。」

這是伏虎尊者的聲音。聲歇人落，一陣長短不齊的哈哈之聲相繼而起，就在同時，院牆上出現了三條人影。

司馬玉龍心頭一緊，連忙運目望去，啊，三人中最後一個，年約五旬開外，相貌奇古，頭戴天師冠，身披王恭鶴氅，腰繫羊叔子緩，足踏香山飛雲履，同字臉，古月眉，柳髯拂胸，手執拂塵一柄：……那不正是他的恩師，武當派當今掌門人，武當五清之首的上清道長麼？

在上清道長前面，站在中間的一個，長眉紅臉，身材魁梧，身着一襲淡灰僧袍，手捧碧玉如意，法相莊嚴之至……那正是衡山派掌門人一瓢大師。

最前面的一個，司馬玉龍雖不認得，但在端詳了那人的垂胸白鬚，以及那副不怒而威的劍眉虎目之後，司馬玉龍知道一點錯不了，他便是赫赫有名的，北邙天龍老人。

司馬玉龍興奮得幾乎想跳身而出，可是，他忽然想及，今夜好戲正多，出去了，除了增加紛擾外，有害無益，何不靜作壁上觀，伺機行事的好？

司馬玉龍繼續往園中望去……。牆頭三老，相顧一望，立即飄身入園。

蒙面幫主自席上立身而起。黑水黃衣藍面叟視若無覩地自顧吃喝。冷面金剛面有慚色。——其餘衆人均顯得異常惶惑。

伏虎尊者走近蒙面幫主席前，低聲報告了幾句，蒙面幫主點點頭，又吩咐了幾句，伏虎尊者躬身退下。伏虎尊者退下之後，揮手命品字下端，原來是楊花仙子等人佔據的一席全體離座，另由鐵牌舵主上前迅速清理停當，伏虎尊者上前肅客。一瓢大師高誦一聲善哉，仍由天龍老人帶頭，相將入席。

小鑼一響，全園無聲。

蒙面幫主遙向天龍老人這一席微微一福，以清脆無比的聲調致意道：「武當，衡山，北邙，爲當今武林六派中之佼佼者，今夜三位掌門人連袂降尊紆遺而來，又適值本幫壇期剛過，自不能令人視爲等閒之意外巧合，唯本幫創立伊始。與各派尚無恩怨可言，雖說本幫香主中不乏六派中人，但人各有志，志向者，道乃能合，三位掌門人胸襟豪濶，自不會爲此旣成之事斤斤計較。是以，本幫主謹代表本幫首先明告三位掌門人，三位此來，如屬觀光性質，本幫竭誠歡迎，並聊備水酒數盤，以示敬意，如三位此來另有指教，亦請明示，以便候教。」

天龍老人哈哈一陣大笑。

一瓢大師起身合掌答道：「我佛慈悲……阿彌陀佛，謝謝幫主美意，我等頭行，善善惡惡尚在一念未定，但願我佛……慈悲。……請幫主少待，貧僧與天龍老人有一點私事須先了結，方好作答。」

一瓢大師說畢落座，天龍老人手撚拂胸前白髯，起身向冷面金剛韓秋厲聲喝道：「韓秋，你倒說說看，北邙派有什麼對不起你韓某人的地方？」

經此一喝，園中氣氛立即緊張起來。

以冷面金剛之自負，在這種場合之下，天龍老人這番厲聲相責，他會受得了麼？嘿，出人意外的事情有的是，祇見他，緩緩立身而起，抱起雙掌，向天龍老人一拱，毫無表情，却微帶歉意地道：「韓秋列身北邙時，承蒙司徒兄另眼看待，此生難忘，但韓某人另有隱衷，望司徒兄不必相逼，……往事已矣，願司徒兄祇當韓某人已去人世，今後各行其是可也。」

冷面金剛說罷，又高高的抱拳，然後坐下來。

天龍老人虎目中神光閃爍，他全神貫注着冷面金剛的每一個字每一句，等到冷面金剛說完落座，他這才長嘆一聲，廢然坐下，向一瓢大師道：「輪到你啦。」

一瓢大師闖言立起身來，向伏虎尊者高擎着碧玉如意，和聲問道：「伏虎尊者，請對碧玉如意說話，你現在是什麼身份？」

伏虎尊者毫不猶疑地朗聲答道：「天地幫護法香主。」

一瓢大師並不像天龍老人那般激動，一切都似乎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等伏虎尊者說罷，放下碧玉如意，合掌胸前，祇唸得一聲佛號，便卽莊然坐下。天龍老人和一瓢大師對望一眼，一瓢大師搖搖頭道：「其他的事也不必談了，還是由你出面，和他們訂個日期，走一走武林中解決紛爭的老路子算了。」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中篇連載

蕭逸・文
培新・圖

雪嶺珠魂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蒲天河在白雪莊主江壽喜筵之夕，暗躡丁大元，見他自江壽書房偷出五嶺神珠，遂現身截取，把丁大元擊斃，取回神珠方欲離去，已爲江壽發覺，蒲天河雖知不敵，唯不甘束手，奮身拚命，不支間，幸木尺子趕到爲他解圍，師徒倆遂乘舟沿溪離開白雪山莊，至一處山隘，捨舟登陸，闖入江天恩所設伏陣，木尺子施展哭笑分神法制服江天恩，闖出陣外，詎甫越過兩處山頭，夜暗中突傳來陣陣狼嚎，隱聞獸喘聲聲，木尺子向前張望了好一會，冷笑道，不好了，狼來了——

合浦珠還去　紅鸞照命來

蒲天河心中一驚，忙自前瞻，就見對面的松樹叢中，走出了七八隻瘦長的狼影，映着天上的月光，這些畜牲的瞳子閃出一片碧光。

當他們彼此呼嘯着向前走動時，二人才聽到了，在狼羣內竟夾雜着清脆的銅鈴之聲，再仔細一看，才發現出原來每一隻狼頸之下，都垂吊着一枚閃閃發着黃光的銅鈴，因而每一走動都有叮叮之聲。

看到這裏，二人立時明白了，原來這些狼是經人所豢養的，此時放出，其意自是可想而知。

這七八隻瘦狼前行了數丈之後，俱都立着不動，紛紛抬頭發出長吠之聲。

二人心中正自奇怪，忽見林內燈光一現，由林中步出了一個手持紅燈的矮子，木尺子低叱道：「扒下！」

蒲天河把身子伏了下去，他目光却看清了來人的長相，不由嚇得打了個冷戰！

只見那個手持紅燈的矮子，竟是裸着身子，在這種大雪天裏，他身上竟然是寸縷不沾，全身上下毛茸茸地，看來簡直是個直立而行的人熊。

再一打量他的面容，蒲天河更不禁暗暗稱奇，因爲這個人那張臉竟是出奇的醜。

此人生就一張窄細的面頰，在翻着的塌鼻之下，是一張突出如猩猩的長嘴，並且在兩腮之上，每一邊都生有兩三寸長短的黃毛。

乍望，你絕對不敢相信他是一個人，可是你仔細的看清一切之後，可以斷定他是一個舉世罕見的怪人。

這時，他正搖幌着手上的燈籠，口中呼！呼！的叫着。不時的指手劃脚，像似在與前面的狼在說話。

隨着這怪人身後，陸續又走出了十幾隻狼，牠們也都與先前所出來的一般無二，每一隻頸上，都懸着一枚銅鈴。

這些狼口中都發出低低的呼嘯聲，在這赤裸的怪人足邊前後轉着，那個人指手劃脚，說了半天，就把手中的一盞紅紙燈籠，向雪裏一插，然後一屁股就地坐了下來。

羣狼見狀，紛紛都學樣把身子伏了下來，數十隻閃爍的眸子，就像是灑落在雪地裏的明珠。

這怪人見羣狼伏地之後，就伸出舌頭，交替的在雙手上舔着，那種動作，簡直就像是一隻猪。

在他點頭時，生在腦上的一簇短髮，把面上的一雙眸子都遮住了，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鬼。

而且在他抬動雙手之間，蒲天河才發現到，這怪人十指尖上，都留有彎曲像貓也似的指甲。

蒲天河眞還是第一次見過這種怪人，一時大爲驚異，他正想問一問木尺子，看看似否知道此人是一個什麼怪物，木尺子已悄悄行到他身邊，低聲道：「小蒲，你要提防這個怪小子！」

蒲天河低聲道：「這傢伙到底是人還是獸？」

木尺子哼道：「這小子我早已聽說過了，只是今天第一次見，這是雪山老魔在沙漠裏收服的一個怪人，名叫『毛狼』，據說是人狼交配後生出的一個怪物！」

蒲天河怔道：「天下還會有這種事？」

木尺子輕聲道：「江壽收服這毛狼，才使得他略通人性，爲他取名『毛人狼』，你休看他外相不濟，這傢伙可是兇殘到了極點，聽說死在這傢伙爪下的人，已不知有多少了！」

蒲天河打了一個冷戰，冷笑道：「怎麼我來時，沒看着他呢？」

木尺子道：「江壽視他如至寶，因他兇性無匹，所以一直不敢放他出來，看樣子，他今夜是專門爲了對付我們才放他出來的，你要特別小心！」

說話之時，就見一狼站起，獨自向嶺上行去，那怪人見狀，立時短嘯了一聲，連連揮手，似乎命令那狼回來，偏偏那隻大狼，或許是因爲肚子餓得太厲害的緣故，竟自怒嘯了一聲，竄身就逃！

怪人見狀，立時大怒，只聽他口中「哇！」一聲大叫，一雙後腿在雪地上猛地一彈，竟像一支箭也似的，直向着那隻欲逃的狼身上撲去。

前行大狼也不禁兇性大發，可能平日爲這「毛狼」管束得過緊，早已懷恨，此刻見狀，驀地轉過身來，揚爪張口，反向着毛狼頭上撲了過去。

兩個黑影驟然在空中一接，只聽見一聲慘號，蒲天河還沒看清楚怎麼一回事，只見人影一閃，那怪人已立在一處小丘之上。

再看他雙手之上，已多了兩片狼屍，鮮血把白雪，濺紅了一片。

隨着這怪人雙手一抖，心肝五臟，俱都灑了遍地都是，這怪人抖落五臟之後，右手一甩，手中半邊狼屍，扔向狼羣之中。

但見羣狼一擁而上，就地啃食着那半邊同類的屍體，而這怪人，却就手把另一半屍身送進口大嚼了起來，只聽見克克吃吃一陣齒咬之聲，空氣中傳過來陣陣血腥氣味，使人作嘔。

怪人轉眼之間，已把那半邊狼屍吃了一半，就手一丟，又落入狼羣之中，然後雙手交替着在面上抹擦了一陣，伸了一下脖子，又把身子坐了下來！

羣狼爭相搶食那半片狼屍，不過是瞬息間，已食了個乾乾淨淨，有那沒有吃着的，俱都引頸哀鳴不已。

蒲天河看到此，眞有些不寒而慄，偏偏他鼻子不爭氣，由於聞了些腥羶的怪味，一時忍不住，打了個噴嚏。

彼此之間，雖說是頗有一段距離，可是這聲音，立時驚動了那怪人。

那人本是把一顆怪頭，伏在雙膝上打着盹兒，蒲天河這一聲噴嚏，立時使得他雙目一睁，猛然抬起頭來。

就見他口中「咭呱」的怪叫了一聲，左右前後看了看，鼻子連連聳動着，忽地站起身來。

蒲天河心中一驚，暗忖道：「糟了！」

這時木尺子却已覺出不妙，忙道：「小心！」一言未完，那怪人已厲嘯了一聲，雙足在雪丘上奮力一點「呼！」一聲，直向着二人身前那片雪地上飛身箭也似的撲了過來。

木尺子一聲叱道：「好畜牲！」抖手一掌，直打過去，當空「呼！」地一聲，這股潛勁的風力，正正的射中在那怪人身上，就聽「呱！」地一聲大叫，但見那傢伙的身子，在雪地上球也似的滚了出去，可是並沒有傷着他。

就見他就地一滚，又自站了起來。

這時他的頭上，那一層亂毛也似的頭髮，驀地似刺蝟一般，全都倒立了起來。

木尺子掌發之後，高聲叫道：「小蒲，亮傢伙吧！」

蒲天河聞言，右手向外一抖，已把長劍掣了出來，還不容他撤出去，就聽得當空一聲悶吼，一隻餓狼，已撲到了面前。

蒲天河急切之間，來不及用劍，當下左手側着向外一封，叱了一聲：「去！」

只聽得「碰！」一聲，這一掌正正的擊在了這頭狼的頂門之上，但見那狼怪嗥了一聲，倒翻了出去，「叭達！」地落在了雪地裏，四足一陣亂打，頓時就滿口冒血死了。

此刻陸續又有四五隻狼，呼嘯着連續撲了上去，蒲天河長劍一出，如同星河倒洩！

就聽得一聲慘叫，爲首那隻大狼右前爪，竟然一劍給削了下來，痛得滿地亂滾，雪花濺得滿空都是。

餘狼一擁而上，蒲天河展開了一口劍，只見寒光閃閃，耀眼生輝，逼得兇狼嘯聲連天。

只是這些畜牲，在沙漠原野上，養成了矯捷的動作，較之普通狼大是不同，後來復經毛狼訓練，更是動作靈活厲害已極，就是普通獅虎，也未見得就是牠們對手！

蒲天河雖是連展開了一口劍，並未見得立時就能取勝，反倒是要處處留意牠們齒爪！

在另一面的木尺子，也正同着一羣餓狼打在一塊，只是此老遊戲心太重，雖說是要緊關頭，他仍然忘不了玩笑心理。

他並不像蒲天河那樣沾手就殺，却是不時的逗着牠們玩兒，有時打上一掌，或是踹上一脚，再不就用手，在狼身上抓下一把毛來。

一時之間，只把這些狼逗得鬼哭神號，叫嘯得四谷都起了回音，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木尺子打着打着，竟是上了興頭，居然連聲的狂笑了起來，凡是沾着他一點邊的狼，都爲他摔了出去，只見狼羣在空中來來去去亂成一團。

他邊笑邊打，連聲道：「過癮！過癮！我老頭子眞是好幾年沒這麼痛快過了，小蒲，別把牠們殺光了，留下幾隻叫我老人家耍着玩玩！」

蒲天河眞是有些哭笑不得，在這種要命的關頭，這老頭兒居然還忘不了玩耍，當下聞言後，一言不發。他此刻長劍運轉，又有二狼在他劍下喪生。

使他奇怪的，那個叫毛狼的怪人，只是在一邊看着，並不上前，不過他雙手連連指揮着，嘴裏學着各種不同的聲音，指揮狼羣由各個不同的方面撲噬敵人！

然而這些狼，畢竟是不能跟如此兩個高手相較的，一盞茶之後，死的死，傷的傷，剩下的幾隻，雖是不死不傷，却也都爲木尺子摔得在地上不能動了。

就在這時，那怪人才沉不住氣了。

只見他長嘴怪嘯聲聲，口涎像鼻涕一般的自口中滴洒不已，忽然尖叫了一聲，猛然朝着蒲天河身邊撲來！

可能是這怪人先前吃了木尺子的苦頭，不能再直接找他，所以改向蒲天河襲身而來！

蒲天河長劍在斬過最後一狼之後，這怪人猛地襲到，動作竟是出奇的快，只聽見「呼拉」一聲，蒲天河右腿褲管，意吃這怪人一隻利爪抓破。

由於用力過猛，這怪人在一抓之後，自己身子反倒翻了出去。

蒲天河嚇得打了個冷戰，可是因此，却也激起了他的憤怒，掌中劍向下一壓，身子「嗖！」一聲反竄而出，緊隨着這怪人之後，長劍向外一抖，直向着這怪人前心之上猛刺了過去！

那怪人「呱！」一聲短叫，右掌橫向外一推，「嗆！」一聲，蒲天河竟爲他這一蕩之力，險些栽倒在地，同時那隻持劍的右手，竟是齊根的酸麻，差一點連手中的寶劍也脫出了去！

這一來，他才眞正的體會到了對方的厲害，敢情這怪人那雙手，竟是連刀劍都不怕！

那怪人擊開長劍之後，身形像冲天鷂子也似的猛彈了起來，隨後驀地向下一落，連人帶脚，向蒲天河頭上抓去！

蒲天河長劍向上一舉，只聽怪人口中又是「呱！」地一聲怪叫，兩手向下一落，已雙雙抓住了蒲天河那口劍上。

只見他用力的向後猛一帶，蒲天河只覺得他手中那種力道，眞是大得嚇人，如果自己再不鬆手，只怕虎口也要漲開了。

在這千鈞一髮之間，蒲天河不由一咬鋼牙，他左手陡然吸聚丹田之力，順着寶劍向外一推，「順水推舟」，只聽得「碰！」一聲，正正的擊在了這怪人前心之上。

這一掌蒲天河可說是用了八成內力，慢說是血肉之軀，就算是一塊花崗石，這一掌也能把它擊得粉碎，然而，打在這怪人身上，却是大大的不然。

蒲天河掌勢一下，只聽得「碰！」一聲脆響，就像是擊在了一面大皮鼓上一般。

在他以爲，這怪人是必死無疑了，可是掌下之後，怪人身子不過是前後急速的搖了幾下，顯然這怪人是負痛不輕，發出了凄厲的一聲怪嘯。

在這緊急的時刻中，木尺子一聲怪叫道：「好個狠崽子，你還當我老子怕了你不成？」

木尺子口中叫着，方要撲身而來，暗影中忽然有人大叫道：「打！」

只見眼前寒光一閃，「砰！」一聲大响，挾着一股黃烟，竟然飛來了一片暗器，直向着木尺子全身上下，猛襲而來。

木尺子大笑道：「好孫子，眞算你狠！」

就見他兩隻袖管就空一舞，已把飛來的一蓬暗器，打得無影無踪！

暗影中又聽得另一個人的嗓音道：「老頭，你再看這個！」

「哧！」一聲，一團火珠兒，直向着木尺子面前飛來，木尺子右掌向外一吐，道：「去！」就聽得「叭！」一聲，空中的火彈，爲他這一劈空掌擊落了個粉碎，變成了一天碎火星兒，落在雪地上，哧哧啦啦一陣亂响，才相繼熄滅了！

如此一來，可算是把這老鳧的怒火引了起來，就見他一聲斷喝道：「我看你們兩個往那裏跑！」

話出人起，「刷！」一聲猛彈而起，直向着暗影中撲了過去。

木尺子身子向下一落，樹叢裏「唰！唰！」一連飛起來兩條人影，左右一分，各自急逃，木尺子狂笑道：「你們要是能跑了，我就不姓木！」

右面那人，霍地側身道：「打！」

只見他一抖手，「砰！」一聲，又是一股黃烟，再次打出了一個火球。

木尺子右脚一踹，「轟！」一聲，火光一現，又自散成了一天火星。

就在這時，木尺子向下一塌，右手用「勾摟手」向外驀地一展，看起來，他的手就好像猛然長了許多，只一把已抓在了那人脖頸之上。

這位老人家顯然也是生氣了，只見他右手向後一個倒擰，只聽見「克喳！」一聲，頓時頸骨寸碎，身子一縮就坐下不動了。

左邊那人見狀，驚得怪叫了一聲，反身投入林內，木尺子狂笑道：「小子，你別跑，老子要不把你拖出來，就跟着你姓！」

他猛然身子縱起，也向林內投去！

場內此刻只剩下了蒲天河與那怪人打在一團，這時蒲天河已累得汗如雨下，氣息喘喘，對付這個怪人，他眞是已經施出了渾身解數，可是吃虧的是，儘管自己本事再高，掌力再重，打在這個狼人身上，至多不過令他痛苦片刻，却不能對他構成了傷害！

如此時間一長，蒲天河就顯然支持不住了。

偏偏怪人毛人狼却是越戰越猛，他雖然無數次的被蒲天河打倒在地，却又數次的翻身起來，自他的口中發出咆哮的怪聲，震動了整個雪原。

蒲天河見他每發長嘯時，必將脖頸上翻，出聲如狼，那種樣子，正如一隻餓狼無異。

果然在他幾聲嘯聲之後，雪嶺附近，又出現了不少狼影，各自呼應着，直向這邊奔來。

蒲天河見狀大吃一驚，因爲這時候木尺子不在眼前，自己勉力對付這怪人毛人狼已是吃力，如果再加上這些狼，可就不是對手了。

這時那毛人狼正自躍起身子，由上往下，直撲而來，蒲天河一擰掌中劍，用「長虹貫日」的手法，猛的一劍點出。

只聽見「哧！」一聲，正刺在了怪人右腕內側，這一處在他全身來說是比較柔軟的地方，蒲天河用力又過猛，頓時被他劃開了半尺長的一道血口子，鮮血如水也似的噴了出來。

毛人狼怪叫了一聲，就空一翻，已滾了出去。

這怪人低頭看了一下腿上的傷，由不住「嗚！嗚！」一陣低鳴，伸出了舌頭，在傷處一陣舐，猛地又抬起頭來。蒲天河却發現出，他那雙眸子裏泛出了閃閃兇光。

果然，這怪物忽然發出了一聲厲吼，雙手向着蒲天河連連指動。

頃刻之間，已有五六隻壯狼，直向着蒲天河身上猛撲而來，蒲天河右足向前一跨，爲首一隻灰背白肚的老狼已自當頭撲上。

蒲天河右手長劍向上一舉，只聽見「噗！」一聲，已刺入到那隻老狼肚腹之中。

這隻負痛的狼一聲慘嗥，身子向前一縱，這口劍，足足把牠的身子劈成了兩爿，鮮血濺了一地都是。

可是，這刹那間，却另有三隻狼，由左右背後，三個不同的方向，同時猛襲了過來。

月光之下，但見牠們森森的白牙，就像是短箭一般，蒲天河右足尖向上一挑，已用「足點天燈」的步伐，把右邊這隻狼踹倒了半天之上。

他右足方自踹出，左面那隻狼的饞吻，已觸在了他的衣上。

蒲天河左掌向下一沉，已用「單掌伏虎」的掌力，把這隻餓狼震了出去。

可是這時，他顧左顧右，却不能同時顧後。

只聽見「哧！」一聲，直襲背後的那一隻餓狼，已把他背後的衣服，咬開了一大片。

這隻狼一雙前爪，接着向上一撲，蒲天河雙肩已爲牠前爪抓傷。

蒲天河不由「噢！」一聲，他身子一晃，背後那隻狼，已由肩上摔了下來。

他在震怒之下，已恨透了這隻狼，左手一伸，已抓住了這狼的前爪之上，就見他向外奮力一抖，已把這隻狼拋出了十丈以外，「碰！」一聲，猛地碰了一棵樹幹之上，頓時血肉飛濺一命嗚呼。

蒲天河雖是連斃三狼，可是他雙肩方才爲狼抓之處，這時已流出汩汩的鮮血，此刻再爲冷風一吹

，越發的痛楚，不是味兒。

他皺了一下眉，正想逃出此一地帶，先看看傷處再說，可是眼前形勢，已不容許他如此。

蒲天河方自向下一塌腰，預備竄身而起，忽地唰！唰！唰！又是三隻狼影竄了過來。

這三隻狼，直向他雙腿，咽喉三處地方猛撲過來。

蒲天河右手劍向外猛劈了出去，這隻當空撲來的狼四肢一張，竟向他劍上抱來，雖說是血濺青鋒，蒲天河頭身之上，已染滿腥臭的狼血。

這時候直襲他雙腿的狼，已雙雙咬在了他褲管之上，同時那怪人毛人狼，却由他背後雪丘之上拔身而起，雙手一連打出了四枚雪團，成一條線的向着蒲天河後腦之上奔來。

如此情形之下，蒲天河一任有多大能耐，也是不易逃開了，冷月下，忽然傳出了一聲清叱道：「快低頭，打！」

這個「打！」字一出口，蒲天河就覺得眼前白光一現。由對面叢樹林內，飛出了三粒銀星。三粒銀星，直向三狼身上襲去，一閃而至，俱都打中在三隻狼的後腦之上。

三隻餓狼頓時一聲慘叫，滾倒在一邊雪地上，四足翻仰了起來。

蒲天河身子一個側轉，長劍外撥，已把怪人發出的幾枚雪團磕了出去。

他黨中劍一觸及雪團，覺得對方力道竟是大得出奇，整個劍身弓也似的彎了過來。

而且令他更驚奇的是，那三枚雪團，竟是凝而不散，足見那怪人內力是如何的驚人了！

怪人雪團沒有傷着了對方，整個身子向下一落，像鋼鉤也似的一雙前爪，猛然向着蒲天河背上抓去。

就聽得「呼拉！」一聲，蒲天河那半件衣服，也爲抓了下來。

他驚叫了一聲，就地一滾，却發現雪地上落下一樣東西，他信手抓起來，才發覺竟是方才江天恩所贈送自己的那個葫蘆。

這葫蘆驀地使得他心中一動，猛然記起了江天恩所關照的話，當時心中一動。

這時候已沒有時間再令他考慮了，同時四面八方，又有不少的狼影奔過來。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間，蒲天河猛地拔開了葫蘆，用力的一搖，只聽見「轟！」地一聲，自葫蘆口中，竟自噴出極大的一股五彩色的奇亮煙霧。

奇怪的是，那怪人毛人狼，本已撲近他的身子，這時忽然發出了一聲怪嘯。

他好像是遇見了生平一件最可怕的東西，猛地雙手掩面倒翻了出去。

只見他連聲的驚叫着，一溜煙也似的跑得沒了影子，那大羣的狼，也似看見了尅星一般，紛紛掉轉了身子，悲咆而去！

雪地上滾起了團團白煙，刹時之間，這些狼已逃走無踪，只剩下遍地的狼屍，冷風陣陣吹過來，帶着沉重的血腥味道……

蒲天河上身已爲血漬浸滿，這些血，包括自己的血和狼血，此刻吃冷風一吹，都結成是冰冷的血渣，令他有些挺受不住。

葫蘆裏的金光閃霧一直維持了小半盞茶之久，才由强而弱，最後熄滅。

蒲天河這時强自提起內功眞力，把强烈侵入的寒氣逼出。

可是身上一熱，那許多處傷，却越發的覺得痛不可當，他摸索出身上的刀傷藥，胡亂上了一些，心中正奇怪，不知木尺子這些怎地還未回來。

正當他打算過去找一找，忽然雪嶺上一人冷冷笑道：「蒲天河，原來是你，失敬了。」

說罷，一條人影，如同一片秋葉也似的從嶺上飄了下來，現出一個魁梧的少年。

蒲天河心中一驚，後退了一步，打量了這人一眼，來人是一個身着白色長衣的少年，長眉星目，甚是雄偉，再細一注視，才認出了是江天錫，不禁面色一紅，苦笑道：「原來是江少俠……」

江天錫向着他看了一眼，冷冷一笑道：「蒲天河你僞裝花匠，潛身於白雲山莊之內，未免欺人太甚……」

說罷，目光向着雪地裏一轉，鼻中哼了一聲道：「想不到我大哥，竟會爲你買通了，居然把他護身的彩霧金光葫蘆也送與你了！」

蒲天河見這江天錫說話時，面上頗有怒色，大有不似其兄所行爲然之意，不由冷笑道：「令兄是一個明大體的人，江二俠，你縱狼傷人，却是有失俠義本色！」

江天錫一聲狂笑道：「毛人狼統率羣狼，原是防守這地方的，只怪你無端闖人，又怪得誰來？」

蒲天河怒視了他一眼，本想發作，只是此刻自己這一身實在是無臉見人。

當下只得忍着氣，冷冷的道：「在下來此山莊，並非尋仇問罪，只不過是討回我家傳神珠，賢父子如此作爲，未免太欺人！」

江天錫長眉一挑，道：「五嶺神珠乃天下至寶，留贈當今世上武功最高之人，你無力看守，又怪得誰來？」

說到此，哈哈一笑道：「蒲天河，你雖是連過

數關，可是來到這地方，我却不能放你過去——」

目光一轉，冷然又道：「你此刻已是遍體鱗傷，我如再出手，未免也太欺你，我望你還是抛下兵刄，隨我回去的好！」

蒲天河嘿嘿一笑，不由怒火頓翻。

他幌動了一下掌中劍道：「江天錫，你要留下我也可，只有一樣，你却要問過蒲某掌中的這口寶劍！」

江天錫雙目一睜，一聲狂笑，道：「好狂的小子！」

說着右手向外一分，只聽得「錚！」一聲，他掌中已多了一桿銀光閃爍的怪兵刄。

由外表形狀上看來，那是一根寒光耀眼，類同「仙人掌」的東西，像是一個銀色的仙人掌，裝在一根銀色的鋼條之上，映着寒月，奇光刺目。

蒲天河還是眞沒有見過這玩意兒，不由怔了一下。

江天錫冷冷一笑道：「姓蒲的，你可認識我這把傢伙？」

說罷信手一抖，又是「錚！」一聲脆響，就見那掌狀的東西上，驀地跳出了五把短刄，冷森森的甚是鋒利。

蒲天河冷笑道：「認不認識都是一樣，江二俠請賜招吧。」

說着長劍繞了一個劍花，寶劍向胸內一收，大有氣吞山河之概。

江天錫目光注定對方，見此情形，心中也不敢大意，他提了一下手上的兵刄道：「姓蒲的，我這兵刄叫『五劍盤』，專鎖敵人兵刄，並能待機發暗器，你試一試就知！」

說罷，五劍盤向外一點，足下微微一彈，已撲到了蒲天河近前。

他身子向前一欺，五劍盤施一招「撥風盤打」，直向蒲天河頭頂猛盤了下來。

蒲天河長劍向外一展，身隨劍走，已到了江天錫身後，寶劍向後一伸，正要點出去，江天錫已霍然地把身子躍開。

他二人兵刄在空中交接了一下，發出了「噹！」一聲，江天錫忽地兵刄一轉，伸出兵刄上的五把短刄，竟自向蒲天河劍上轉去！

蒲天河知道他是想鎖自己的劍鋒，不由冷冷一笑，長劍向後一抽，就勢正要施出劍術中絕招，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不想他寶劍方自抽出一半，忽聽得一聲叫道：「二位住手！」

二人不禁各自後退了一步，却見雪嶺上飛快馳來一人，這人手上持着了一枝火把，轉瞬間已來到近前。

蒲天河一看此人，由不住大喜，叫道：「婁兄是你……」

江天錫也面現驚異之色，沉聲叫道：「你怎麼來了？」

婁驥飛也似的來到了二人的面前，蘊着關心的目光，向着蒲天河看了一眼，說道：「兄弟，你受傷了麼？」

蒲天河冷然道：「不要緊！」

婁驥向着江天錫抱拳道：「二弟，這位蒲兄弟，乃是愚兄摯友，務請爲愚兄留點面子……」

江天錫目看着蒲天河，却向婁驥，道：「大哥旣來了，自好商量，只是要想叫我放過他，却是萬萬不可！」

蒲天河一抖手中劍，道：「莫非我還怕了你不成？」

江天錫一掄手中五劍盤，正要撲上去，婁驥怒然擺手笑道：「二位務請看在我的面上暫請住手，有話好說如何？」

江天錫嘆了一聲，垂下手中兵刄，道：「大哥有話請說。」

婁驥微微一笑道：「二弟，你可知道木老前輩也來了麼？」

江天錫點了點頭，目光却向四週一掃道：「在那裏？」

婁驥一笑道：「這位老前輩，本想過來解圍，只是據他老人家說，因爲和你有點交情，所以不便出手，這位蒲兄弟，乃是他記名弟子，二弟如果一意與他爲難，豈不是令木老前輩面上難堪？」

江天錫不由面色一紅，婁驥一笑道：「莫非二弟也要與木老前輩爲敵不成？」

江天錫長眉一挑道：「木老前輩之事，我無權過問。」

婁驥一笑道：「這位兄弟，乃是蒲大松之子，承乃父一身武學，又得木尺子指點，方才令尊在他手中，也未見得討了什麼好處，莫非二弟身手却較令尊有過之不成？」

江天錫聞言，不由臉色大紅。

他忽然長長嘆了一聲，冷漠地說道：「大哥如此說情，小弟如再不依，實在是與大哥面子過不了去——」

說至此，又苦笑道：「由此看來，大哥分明帮着他，與他站在一邊，二年前大雪山，小弟曾蒙大哥救命之恩，今日怎能有悖大哥吩咐。」

他說到這裏，抱了一下拳，道：「姓蒲的，你過去吧！」說罷逕自離去。

蒲天河見他如此而去，甚覺對婁驥不住，正想上前喚他回來，和他決一勝負，却見婁驥微笑着向自己擺了一擺手，蒲天河心知他必有用心，也就作罷。

江天錫去遠之後，蒲天河甚愧的道：「大哥怎會來到這裏？爲了小弟，令你……」

婁驥微笑道：「江天錫就是這個脾氣，過幾天等他明白之後，我再來找他不遲！」

說罷，目光向着蒲天河問道：「你身上如此多血漬，是受傷了麼？」

蒲天河苦笑一聲，道：「只是些皮肉之傷，料無大碍。」

婁驥見他要強至此，不由暗中一笑，遂關心的道：「雖是如此，也不可大意，來，我爲你包裹一下！」

說罷，把手上火把，向雪中一插，令蒲天河蹲下身子，細看他身上傷處，不禁吃驚，道：「兄弟，你能在狼羣之下生還，眞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你可知道這些生狼，乃是沙漠的『老去梅』，齒爪上都有劇毒麼？」

蒲天河聞言，大爲緊張，道：「哦？竟有這種事？」

婁驥一笑道：「今天幸虧遇到了我，兄弟，你躺下來！」

蒲天河呆了一下，遂躺了下來，道：「大哥，你莫非有解藥？」

婁驥點頭道：「當然有！」

說罷自身上摸了一個小瓶，用小指由瓶內倒出一些藥粉，在蒲天河身上遍灑了些，由地上捧起了一團白雪，在他傷處用力的揉擦了一遍。

如此一連七八次之後，蒲天河才覺出傷處痲癢不堪，忍不住道：「好癢！」

蒲天河遂站起身來微微笑道：「好啦，你可以起來了！」

說着遂把上衣脫了下來，遞給蒲天河道：「你先把這個穿上。」

蒲天河接過穿上，就聽得背後嘻嘻笑道：「你這小子眞是命長，沒事了吧？」

蒲天河忙自回頭，見是木尺子踏雪而來，瞬息已到了眼前，婁驥彎腰叫道：「老前輩！」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沒有想到，你們兩個竟會認識，這江天錫錯非是小婁這幾句話，只怕還眞不容易打發呢！」

蒲天河想起前情，兀自有些不寒而慄，他嘆了一聲，道：「如非是江天恩那個葫蘆，眞不知下場如何，那怪人太厲害！」

木尺子呵呵一笑，在他背上一拍道：「走吧，下面是江姑娘的一關，過了就沒事了！」

婁驥聞言笑道：「老前輩請放心，舍妹已去關照了，他與江瑞琪乃是至交，料無問題！」

木尺子一怔道：「怎麼，你那妹子沙漠虹婁小蘭也來了？」

婁驥點了點頭：「他是專爲救蒲兄而來的！」

說着哈哈一笑，蒲天河不由得面上一紅。

木尺子呵呵大笑了幾聲，道：「小蒲，眞是好福氣！」

蒲天河紅着臉道：「師父不要取笑！」

木尺子嘻嘻笑道：「沙漠虹婁小蘭，乃是天山道上出了名的美人兒，只可惜我老頭子竟是始終也沒有見過！」

婁驥聞言笑道：「你老人家馬上就可以看見她了！」

說話之間，但見遠處白雪翻騰，數騎快馬，如飛而來。

三人聞聲望去，就見共是六七匹健馬，奔馳於雪原之上，轉眼已來到眼前。

蒲天河聽說婁小蘭來了，眞恨不能有個地洞，好讓自己鑽進去，偏偏這種情勢之下，不容自己再逃跑。

無論就情理、道義，自己對這位婁姑娘，都該深深的敬謝，豈有再逃走之理？

只是，當他一想到與這位姑娘初見的印象，他眞有點「不寒而慄」，是以一聽說婁小蘭來了，他那張俊臉驀然就紅了。

當下大着胆子，佯作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隨着木尺子一併向前走了過去！

疾馳來的一共是六匹快馬，只是有四匹是空着鞍轡，爲首的兩匹馬上，各自坐着一個如花似玉的佳人。

尤其是那其中一匹白馬上，踏蹬端坐的紅衣少女，但見她蛾眉杏目，青絲如雲，挺坐鞍上，眞同是月下仙子一般，說不出的翩翩嬌姿，令人一望之下，頓感眼前一亮，眞正是罕世的一個嬌娃。

這姑娘背繫長劍，肩後帶着一個皮帽，頸上飄着尺許長的白綾，一副勁裝，足下那雙薄薄的蠻靴，看來只覺得平平，窄窄地，別提有多舒服了！

蒲天河一望之下，頓然一怔，心道：「這一位又是誰呀？」

可是這匹白馬，他却是認識的，正是昔日自己騎來白雲山莊的那匹「沙漠豹」，也正是婁小蘭的坐騎，這就令他大爲驚異了。

再看這紅衣少女身邊，是一騎雜花馬，其上坐着的正是江瑞琪，蒲天河是認識的。

這時，二女來到近前，各自滾鞍下馬，先向着木尺子盈盈一拜，江瑞琪含笑說道：「你老人家受驚的了！」

木尺子呵呵笑道：「不要緊，好姑娘，我早知道你是不會難爲我老頭子的。」

說着目光視向那個紅衣少女，頷首道：「如果我老眼不拙，這一位當必該是那位沙漠虹婁小蘭了吧！」

紅衣少女一笑道：「弟子正是婁小蘭，沙漠虹不過是人們戲呼的綽號，老前輩不要取笑！」

木尺子呵呵笑道：「姑娘不必客氣了，我老頭子是早已久聞你的大名，今日幸好令兄妹帮忙，眞感激之至！」

婁小蘭淺淺一笑，目光遂向着蒲天河望去，道：「蒲兄身上的傷好些了麼？」

蒲天河此刻，眞弄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這時見問，口中吶吶的說道：「謝謝姑娘，我已無妨……」

說罷，眼光轉向婁驥，吶吶道：「大哥……這位姑娘是……」

婁驥展眉笑道：「我還忘了爲你們介紹，兄弟，這就是舍妹婁小蘭，人稱沙漠虹的便是！」

蒲天河頓時一驚，他猛的轉過臉望着婁小蘭，汗顏萬分的道：「這……那……」

沙漠虹婁小蘭唇角微啓，冷冷的道：「小妹與蒲兄曾數度會面，蒲兄莫非不記得了？」

蒲天河忽然想起了那蒙面女，不由「哦！」一聲，正要道謝，婁小蘭却已轉臉視向木尺子微笑道：「小妹蒙家兄囑咐，前往託請瑞琪姐姐，請她惠於相助老前輩脫險，她一口氣答應了下來，並親自押了幾騎空着與前輩等乘騎！」

江瑞琪含笑道：「家父一時氣憤，失却理智，日後諒必知悔，老前輩請海涵才好！」

說罷，拉着一匹馬，走到蒲天河身邊，一笑道：「蒲大俠，你還生咱們的氣麼？」

她鬢邊揷着一朶紅梅，說話時面帶微笑，愈覺其面如芙蓉，柳似眉。

蒲天河此刻滿心疑問，再加上一肚子歉疚，深感自己弄錯了事情，對婁氏兄妹不住，對方兄妹以德報怨，更令他感愧良深。

這時，江瑞琪如此一問，他紅着臉，道：「江姑娘說那裏話，此次得力於賢兄妹處，實在是太多了！」

江瑞琪俏皮一笑，目光向着一邊的婁小蘭一瞟道：「婁姐姐才眞是關心你呢，快去謝謝她吧，方才你鬥打狼羣時，如不是婁姐姐用『玉指雪珠』的暗器打發，連傷多狼，只怕……」

才言到此，婁小蘭却嗔道：「要你多嘴，我們走吧！」

說罷轉身上了馬鞍，拉下了她頸後的皮帽，坐在馬背上那窈窕的身材，有如玉樹臨風。

她那長長的蛾眉，鴨蛋形的美人玉臉，似乎暗含着一些輕顰淺怨，却又轉爲笑臉，向江瑞琪道：「你這個主人，莫非還要我這個客人領前去帶路麼？」

江瑞琪一笑道：「請你帶路也不爲過，這地方那一條路，你又不清楚呢？」

她口中儘管如此說着，依然縱身躍上馬背，向着木尺子等三人說道：「請三位上馬，隨我出山便了！」

木尺子笑道：「好，好，有馬騎就好了！」

說着，已縱身上了馬背，蒲天河婁驥也翻身上了馬。

各人都上馬之後，江瑞琪晃動着手中馬鞭，一馬當先，率先前行，木尺子緊隨其後，接下去是婁驥和蒲天河。

婁小蘭猛的縱馬追上去道：「哥哥，讓我走前面。」

婁驥裝作未聞，依然前馳，蒲天河也覺得自己落在後面，和小蘭走在一塊兒，太不好意思，所以也是飛快策馬！

不想，這麼一來，正和婁小蘭馳個併排。

偏偏二人又是同樣的心情，見對方快馳，趕快勒馬慢行，如此一慢，又成了一樣，依然是併排而行。

如此一來，兩個人誰也不便再快了。

蒲天河只得愧疚的道：「姑娘辛苦了！」

婁小蘭側目看了他一眼，微笑道：「白雪山莊是我常來之處，談不到什麼辛苦！」

說罷，又似關心的看着他，道：「我哥哥可曾爲你上了狼毒的解藥？」

蒲天河感激道：「已上過了，方才如非姑娘以暗器帮忙，只怕我此刻已喪在狼羣之下了，姑娘對我屢次恩惠，眞不知如何感謝才好！」

沙漠虹婁小蘭杏目偏視着他，嫣然笑道：「不謝最好！」

說罷，微起玉手，把散在前額的秀髮理了理，忽地一磕馬腹，道：「他們走遠了，我們快追上去吧！」

說罷撥刺衝馬而前，轉眼已消失在白雲之間，蒲天河本有滿腹愧疚，想與她一談，却想不到對方飛馬前行得如此之快。

當下，他只得催馬跟上去，可是婁小蘭那匹沙

漠豹乃是馬中異種，是如何快的腳程，蒲天河坐下這匹馬，怎麼也是追趕不上。

他努力策馬，飛馳了一程之後，竟是愈拉愈後，最後竟自失去了對方的蹤影。

蒲天河心中這時眞不是味兒呢，偏偏連木尺子等三人蹤影也是不見。

他依稀記着婁小蘭前行的方向，一路策馬馳了下去，馳了一程之後，仍不見各人蹤影。

蒲天河勒住了馬，見前途不遠，共有兩條岔道，不知他們到底是走的那一條，不由得嘆了一聲，暗暗着起急來！

他心中正在發急的當兒，忽見眼前一棵大樹下步出一騎馬來，正是婁小蘭。

她招着手，說道：「快一點吧，他們都已經先走了！」

蒲天河忙趕上去，婁小蘭蛾眉輕顰，面上帶出一些不自然，道：「他們也眞是的！爲什麼不等着咱……們？」

說完了這句話，不由面上一紅，因爲這個「咱們」，顯得太親熱了一點。

蒲天河心中的慚愧，這時眞是別提了！

他嘆了一聲，道：「過去是我誤會了……姑娘你千萬不要在意！」

婁小蘭鼻子哼了一聲，一面策着馬道：「什麼誤會了？」

蒲天河道：「我……唉……我……我……」

他實在不知該怎麼說，如果說錯把那個醜女當成了她，這其中也有語病，自己豈不是喜美惡醜，失了俠義立場……

如果將那醜女的行爲說出，故然可以討得婁小蘭諒解，然而，却又有離間之嫌，以婁小蘭之玉潔冰清，自是看不慣那醜女爲人，若是爲此令二女反目，自己豈不成了罪魁禍首？這又算得什麼男子漢行爲？

有了以上兩種顧慮，蒲天河到口的話，不禁立時止住，他嘆了一口氣，苦笑道：「總之，我愧對姑娘，請多原諒！」

婁小蘭忍不住冷笑了一聲，道：「蒲兄不必再多說了，其實我兄妹也沒有強留蒲兄住下的道理，沒有什麼慚不慚愧！」

蒲天河呆了一呆，道：「姑娘還在生氣？」

婁小蘭偏頭看着他，杏目中無限沉鬱，憂情，話到唇邊，又臨時忍住。

蒲天河怔道：「姑娘有話但說無妨，就是責備我，也是應當的！」

婁小蘭冷笑道：「我怎敢責備婁大哥，要是再氣走了，我哥哥到時問我要人，我可眞是担當不起的！」

蒲天河見她愈說愈氣，也只得作罷，不敢再多說下去。

試想婁小蘭也不怪她生氣，自己作得實在太過火了，把如此一個如花似玉，玉潔冰清的嬌娥，錯當成粗俗不堪的醜女，已是罪不可逭，更有甚者，自己竟是有拂她的雅愛，不告而別，刼馬奪劍，以及天山道上諸多風險，那一件自己又對得住她？試想她一個女孩子，在遭人冷漠至此情形下，尙有何面目見人？

想到這裏，也就莫怪她會如此生氣了！

蒲天河這時眞恨不能自己重重的揍自己一頓，偏偏他對女人不大擅言，不知如何解說才好！

如此靜夜，並轡而行，本是表達心意最好時機，他却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行了很遠之後，婁小蘭忽然想起一話，笑向他道：「蒲大哥這一次可願在我家多住些時候，還是住不了幾天又要走了呢？」

這句話，使得蒲天河羞愧十分，他尷尬的笑道：「姑娘不要取笑……」

婁小蘭面色微冷道：「我說的是眞話，蒲大哥要是決定走，但願先告訴我一聲，免得我兄妹到時候弄得莫明其妙，還是當作錯了什麼事，得罪了蒲大哥呢！」

蒲天河面色大慚，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他抬起頭，注視着婁小蘭，輕輕一嘆，道：「姑娘怎知我昔日心情……？我實在放心不下這顆五嶺神珠！」

婁小蘭見蒲天河如此受窘，好似又有些於心不忍似的。

她微微苦笑道：「我無心之言，蒲大哥你不要介意，據說五嶺神珠，乃天下至寶，蒲大哥可否借我一看？」

蒲天河聞言點了點頭，伸手向背後一探，大吃了一驚，道：「啊呀……糟！」

婁小蘭一翻眸子，道：「怎麼了？」

蒲天河勒住了馬，詫聲道：「五嶺神珠丟了……這……」

婁小蘭咬着唇兒道：「怎麼會丟了呢？你再想想看！」

蒲天雙目發直道：「必定是方才打鬥羣狼時遺失了……這可怎麼是好？」

說罷滿臉焦急之色，婁小蘭冷笑道：「不是我說你，大哥你未免太大意了！」

蒲天河這時急得面色通紅，立時掉過馬頭，道：「姑娘先行一步，我去找一找，也許還在現場也

不一定！」

說罷，正要策馬，却聞得婁小蘭笑道：「不用了！」

蒲天河回頭看時，却見婁小蘭手中已多了一個匣子，她拿在手中幌了幌道：「這個可是？」

蒲天河呆了一呆，道：「這個……怎會在你手中？」

婁小蘭哼了一聲，道：「這是我在狼羣現塲檢到的，若晚一步，只怕已落在了江天錫的手中，那時，只怕他雖然大方，也不會輕易的拿出來還與你的吧！」

蒲天河接過了匣子，心中確把這婁小蘭感激得五體投地，可是他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婁小蘭望着他，淺淺一笑，道：「快帶好吧，這一次再掉了，只怕沒有人再爲你檢起來而收着的了！」

說着由不住「哧！」一笑，用着似怨又愛的眸子，向他瞟了一眼，一路抖韁直馳了下去。

蒲天河這一次自不願再落後，拚命策馬追上去，他感激、慚愧、愛慕、欽敬，兼而有之，內心像是倒了五味的瓶子一樣，說不出的酸甜苦辣……

兩匹快馬在起伏的雪原上騁馳如飛，前行來到了一處溪流，只見大片的竹子沿生在溪岸兩側。

婁小蘭手指前方道：「過了河岸，就算出了白雪山莊的勢力範圍，就用不着再担心了。」

說話之時，忽見一騎黑馬由溪邊馳了過來，馬上人影正是婁驥，他遠遠道：「二人才來麼？他們都過去了！」

婁小蘭飛馬而上道：「哥哥，你們幹嘛走的這麼快，壞死了！」

說時，已來到了溪水邊前，但見她一提馬韁，淸叱道：「過去！」

那匹「沙漠豹」一聲厲嘯，後腿一彈，「噗！」一聲已躍過了丈許寬的溪流。

水面上浮着一個大木筏，婁驥所乘之馬，並非是一匹神駒，都是由江瑞琪臨時供給的普通坐騎，二人只得打馬上了木筏，渡到河岸另一邊。

婁小蘭却已行得無影，二人牽馬併行，蒲天河緊緊握住婁驥一隻手，道：「婁大哥，你對我太好，我、我眞不知道該如何謝你……」

婁驥哈哈笑道：「兄弟，你何必說這些，我婁驥看中的人，絕不會差了，我還要深交你這個朋友呢！」

蒲天河嘆口氣道：「我此次盜馬私行，大哥不生氣？」

婁驥搖了搖頭，微笑道：「生氣的是我那位妹子！」

蒲天河搖頭苦笑，說道：「我眞是太對不起令妹了。」

婁驥看着他道：「我妹妹生性高傲，對你却是另眼相待，這些年來，我還是頭一次見過她對人這麼好過……兄弟你是個明白人，我也就不再多說的了！」

蒲天河驀地一呆，却禁不住由內心深處，昇起了一片喜悅歡欣之情，二人目光一對，彼此會心的一笑。

却聽得前面江瑞琪的聲音道：「你們可是來了，木老前輩剛才走了！」

二人一怔，遂見江瑞琪身披火狐皮袭，笑嘻嘻的策馬而前，他手裏拿着一個油紙色兒幌着，一直走到了蒲天河面前，翻身下馬，一笑道：「這是木老前輩留給你的！」

蒲天河一驚，接過匆匆打開，見是一張桑皮紙圖，其上點圈交錯，也不知道畫些什麼，那枚老人最珍惜的綠玉匙的匣子，却包在其中，一邊有幾行字，寫的是——

「願以此無比財富，權作賀禮，祝賀吾心愛弟子，與婁姑娘百年好合，文定之喜！

木某老矣，願以有限之年，作海天之遊，倦遊歸來，再圖一聚，別矣——

木尺子手書」

蒲天河握着綠玉匙匣，禁不住面色大窘，江瑞琪嘻嘻拱手道：「蒲大哥，恭喜你了！」

說罷，她左右看了一眼，笑道：「咦——小蘭姐呢？」

蒲天河吶吶道：「她剛……走……」

江瑞琪一笑道：「算便宜她了，此去一路平安，我不遠送了，不過過些時候，這杯喜酒，我是一定要去吃的——」

婁驥一笑道：「到時候一定專程奉邀。」

江瑞琪「咯咯」一笑，上馬而去。

送走了江瑞琪之後，蒲天河一笑道：「木老前輩，原來也是熱情中人……」

說到此婁驥微微一嘆道：「事到如今，我這顆心才算放下了，兄弟，你不知道，我那妹子是一頭沒有韁的野馬！」

偸眼一看，蒲天河臉紅得厲害，婁驥臨時止住了話，哈哈一笑，在他背上拍了一下道：「我們快回去吧，就此下山，再快也要一日的馬程，到天黑之前能趕到我家已是好的了！」

說罷疾速策馬，併騎而前。

此刻天已是曉月殘星，東邊大半個天，已昇起了一片濛濛的霧色，天可是有些亮了。（續完）